武俠世界



$2.00

73

·特別介紹·



新潮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虎眼** 馮嘉·著



一隻年老的馬戲老虎，爲甚麼有人屢屢要謀殺牠？美麗的女馴獸師請司馬洛把兇手找出來，結果鬧來了連串人命，也差點把司馬洛送進了老虎的肚子，結果，老虎的眼睛看出了重大的秘密……本故事是期刊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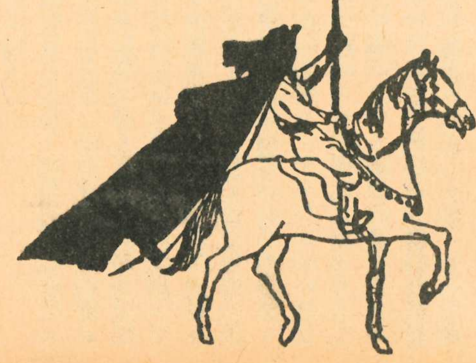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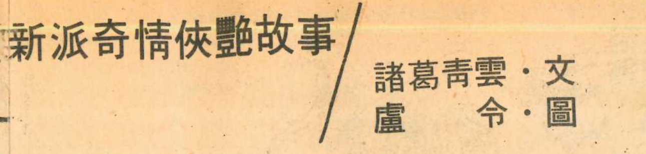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執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3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伐世家



血腥[illegible]閭門
風雨罩蘇城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也許是山川靈氣所鍾，蘇杭二州，由來即多美女。

由於這故事是發生在「蘇州」，所以這兒暫時撇開「杭州」姑娘不談，而只談「蘇州」美女。

凡是去過「蘇州」的人都知道，「蘇州」姑娘膚色之美，是遠非其他地區的女人所能企及的！

白嫩的膚色，加上清秀娟美的面貌，和婀娜多姿的身裁，已經够令人悠然神往的了。但這些都不談，只要聽聽那一口既嗲又甜的阿儂軟語，就有若醍醐灌頂，足够你全身都輕飄飄地，舒服個老半天的。

這是三月下旬的午後，也正是文人筆下「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暮春時節。

「蘇州」閶門外，來來往往的紅男綠女，摩肩接踵地，有如過江之鯽。

這批紅男綠女中，出城的是往郊外踏青，入城的則大都是業已踏青盡興而回城的倦遊歸來之士。

當然，也有不少「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浮滑少年，並非是爲了踏青，而只是借機會對踏青的姑娘們評頭論足，或伺機施以輕薄的。

就在入城的行列中，有一位身着青色衫裙的青年美婦，特別引人注目。

此人外表看來，約莫三十出頭年紀，瓜子臉，畫眉眼，鼻如懸胆，唇若新菱，那面部輪廓，與身裁之美，以及那走路時，搖曳生姿的動人丰韻，即使是對審美特別苛刻的人，也不容易挑出一點毛病來。

這裏所謂不容易挑出一點毛病來中的「不容易」三字，自然是意味着，這靑衣婦人之美，並非是十全的。

如果你不被她的美艷所懾，而能畧加注視，就能發現她的膚色，似乎白得過份了一點，而且，她那膚色之白，並非是像一般「蘇州」婦女那種得天獨厚的白，而是似乎缺少血素的白，也就是一般的所謂蒼白。

同時，她那一雙黑白分明，應該是對男人們具有勾魂攝魄的魅力的美目，也似乎有點兒呆滯，還有，她的左鼻旁，有一粒比綠豆畧小的朱砂痣，但這不能算缺點，反而更增其嫵媚。

誰都能想得到，像這樣的一位女人，在這種場合中，是必然吸引太多的注意的，尤其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浮滑少年，更是不會放棄這飽餐秀色的機會。

當她嬝嬝婷婷地經過閶門，走進大街時，兩位年約弱冠，却是油頭粉面的浮滑少年，立卽互相投過一個曖昧的眼色，亦步亦趨地，跟了上去。

左邊一個嚥下一口口水道：「光看看這走路的姿態，我就全身都酥廡了哩！」

右邊一個笑道：「我也是……」

左邊一個不勝惋惜地接道：「可惜方才我們只注意那紅衣女郎，而沒有看到這位大嫂的面孔。」

右邊一個邪笑道：「不用看，我保證錯不了。」

左邊一個道：「是的，我也這麼想，有着如此美好身裁，和醉人風度的女人，

她的面孔，是不會不美的。」

右邊一個笑道：「我們繞到前面去瞧瞧，可好？」

左邊一個有點為難地接口道：「好是好，而且，我也很想繞到前面去瞧瞧，只是……」

「只是」怎樣呢？他可沒有接下去。

右邊一個訝異問道：「怎麼不說下去了？」

左邊一個苦笑道：「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得好厲害。」

右邊一個笑道：「你是有點害怕？」

左邊一個囁嚅地答道：「好……好像是的。」

右邊一個呵呵大笑，說道：「你呀！平常見了漂亮女人，連命都可以不要，今天卻特別反常地，見了漂亮女人害怕起來，莫非是在哪個妞兒的褲襠中栽過筋斗不成？」

「笑話！」左邊的一個抬手一拍自己的胸脯，哼了一聲道：「憑我這條漢子，會在女人褲襠中栽筋斗！」

右邊一個笑道：「既然不會在女人的褲襠中栽過筋斗，那又有甚麼胆怯的？」

左邊一個軒眉接道：「誰胆怯了！」

「那麼。」右邊的一個含笑接道：「我們繞道到前面去瞧瞧。」

左邊一個挺了挺胸脯，說道：「行！走！」

「走！」

「走」字聲中，兩人同時快步繞到那青衣婦人前頭，再回過身來，由左邊一個邪笑着說道：「大嫂好美啊……」

他的話是脫口而出，但話沒說完，卻是如遇鬼魅似地，剎那之間，一張俊臉，變成一片死灰，身軀簌簌發抖。看情形，他似乎想轉身拔足離去，但他的雙腿，卻是不聽指揮地，幾乎要當場軟癱下來。

至於右邊那一位，情形也差不多，於脫口驚呼了一聲「我的媽呀」之後，就全身篩糠，牙床捉對兒厮打起來。

這可真令人費解，這位青衣婦人，除了美得出奇之外，一點也沒甚可怕之處，但這兩個浮滑少年，於一見廬山真面目之下，怕成這個樣子，莫非是中了邪不成？

更奇怪的是，當這一場令人費解的怪事發生的同時，前前後後的行人，以及街道兩旁的閒人，也一齊臉色大變地，立即避了開去。

就當那兩國浮滑少年，被嚇得臉如死灰，雙腿發軟，恨得地下能裂開一條縫，能够躲下去的剎那之間，那青衣婦人卻向着他們二人，茫然地問道：「我的心碎了……我的心在流血……你們兩個，看到了沒有？」

兩個浮滑少年瞠目結舌地，只有全身發抖的份兒。

青衣婦人逼近一步，尖聲問道：「你們能不能補好我的心呢？」

兩個浮滑少年不由自主地，同時向後面退了一大步。

那青衣婦人忽然尖聲叫道：「我要看看你們的心，是否也是破碎的……」

青衣婦人的動作，真是快得出奇。話聲未落，慘號隨之傳出，她的雙手中，已分別握着兩顆血淋淋的心，而那兩個浮滑少年的屍體，也徐徐倒了下去。

青衣美婦那本來是微顯呆滯的美目中，忽然異彩連閃，在雙手中兩顆血淋淋的人心上，來回掃視着，並尖聲叫道：「這就是我的心，哈哈……你們看到了沒有，我的心在流血呀！哈哈……」

她，雖然是在笑，但那笑聲，卻比鬼哭還要難聽。

目前這情景，已經是够令人怵目驚心的了，再加上這一串比鬼哭還要難聽的笑聲，卻更令人全身都引起鷄皮疙瘩來。

本來，附近的閒人，早就避開了的，自這慘劇發生之後，連兩旁的店舖，也紛紛關門打烊了，因而偌大一條大街，除了兩具死狀奇慘的屍體之外，就只剩下青衣婦人這一個活人了。

就當此時，一道人影，由閭門外箭疾地射落青衣婦人身前，發出一串急促的驚叫道：「娘啊！您又惹禍了……」

「沒有啊！」青衣婦人若無其事地，將手中的人心丟掉，並在衣襟上擦拭去手中的血漬，淡笑着接道：「我只是看看人家的心，是否也是破碎的。」

這位叫青衣婦人為娘的人，是一位年約弱冠的俊美少年，長得面如冠玉，猿臂蜂腰，配上那修長的身裁，和那一襲白色長衫，顯得英姿爽颯地，有若臨風玉樹。

但此刻，他那張本來就是白裏透紅的俊臉，卻是漲得通紅地，頓足長嘆道：「娘！我在路上碰到一個熟人，才談不到三幾句話，您就殺了人了！」

青衣婦人的雙目中，又呈現一片呆滯，茫然地接口聲道：「殺了人？誰殺了人呀！」

白衫少年又是頓足一嘆道：「娘，我們趕快回去吧！還得馬上派人來這兒辦理善後……」

× ×

半個時辰之後，那兩個浮滑少年的屍體被抬走了，現場也沖洗乾淨，已經打烊的店舖，又重新開門營業起來。

就在方才發生慘變的街道的右邊，是一家茶館，茶館中雖臨時打烊而關了半個多時辰的門，但裏面的茶客，卻並沒有離去。

當茶館重新開門時，又陸陸續續地，進入了十多位茶客，其中一老一少兩位，似乎還是由外地來賣唱的。

老的是一位年約半百的斑髮老者，手中提着一把胡琴。

少的則是一位年約十六七歲的姑娘，梳着兩條長辮，穿上一身翠綠衫裙，面目姣好，皮膚黝黑，貌僅中姿，但一雙大而明亮的美目，卻是特別動人。

這二位，選了一個較為靜僻的座位，各自要了一杯清茶，和一份甜點之後，那綠衣少女却嬌聲說道：「爹！方才那情形，有多可怕。」

那斑髮老者茫然地漫應道：「這世間，可怕的事情太多啦！」

綠衣少女接道：「爹！為甚麼我們所遇上的人，都不肯說明那是甚麼人呢？」

斑髮老者反問道：「妳說的，是方才那殺人的瘋婦？」

綠衣少女點首接道：「是啊！」

斑髮老者輕輕一嘆道：「這叫作明哲

保身呀！」接着，又正容說道：「丫頭，我不知告誡過妳多少次了，現在，我再說一遍，以後，不許再去打聽人家的閒事，以免惹禍上身。」

旁邊傳來一個破鑼似的語聲道：「二位說的是方才那一場活挖人心的慘劇的事情麼？」

問話的是一位本地口音的青衫文士，外表看來，倒也有幾分書卷氣息，與他同座的還有一位白衫文士。

斑髮老者連忙接道：「這位相公請莫見笑，老朽這個丫頭，自幼喪母，缺少家教，平常總是不肯聽話，見了甚麼奇異的事，都愛打聽一下。」

青衫文士笑道：「年輕人，差不多都有這個通病，其實，像方才那慘劇，也沒甚麼惹禍上身的危險，只是一般人都不願提起而已。」

日光向綠衣少女一掃，含笑接道：「這位姑娘如果想知道方才那青衫衣婦人的身份，我倒是可以說給妳聽聽。」

綠衣少女似乎是大喜過望地笑問道：「真的。」

「當然是真的。」青衫文士含笑接道：「但我有條件。」

綠衣少女微微一怔，說道：「甚麼條件啊？」

青衫文士笑問道：「二位是外地來的賣唱的？」

綠衣少女訕然一笑道：「是的。」

「來這兒多久了？」

「今天才到貴地。」

青衫文士笑道：「那真好極了，請聽好，我的條件是：揀妳最拿手的曲子，先唱給我聽，不但說故事給妳聽，曲資也特別加倍賞賜。」

綠衣少女嬌笑道：「那麼，小女子先謝啦！」

青衫文士含笑接道：「不用謝，只要在唱功上多賣點力就行了。」

綠衣少女含笑點首，卻向乃父白了一眼，嬌嗔地說道：「爹！您是怎麼啦！」

原來斑髮老者是一副茫然神色，好像是在想甚麼心事似地。

一直等他的愛女向他大發嬌嗔了，才向着青衫文士歉然一笑道：「很抱歉！小老兒正在想一個很棘手的問題，以致怠慢了相公。」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不要緊，我不會介意的。」

綠衣少女卻向他笑問道：「相公想聽點甚麼呢？」

青衫文士想了想，才含笑說道：「我想聽一段『西廂』。」

綠衣少女嬌笑道：「那好極了，元曲可正是我最拿手的。但不知相公要聽那一段？」

青衫文士沉思着接口說道：「就唱『驚艷』一章中的『元和令』，和以下的兩節吧！」

「好的。」綠衣少女嬌應聲中，斑髮老者手中的胡琴已拉起過門，緊接着，一串清脆而又嬌甜的歌聲，由綠衣少女口中唱了出來：

顛不刺的見了萬千，
這般可喜娘，罕曾見。
我眼花撩亂口難言，
魂靈兒飛去半天，
儘人調戲，
嚲着香肩，
只將花笑拈。
是兜率宮？
是離恨天？
我誰想這裏遇神仙！
宜嗔宜喜春風面。

一曲既終，茶館中所有茶客，都報以熱烈掌聲，青衫文士並搖頭晃腦地說道：「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接着，扭頭向一旁的白衫文士笑道：「王兄，此刻我也好像是張君瑞佛殿驚艷，幾疑此身已上了兜率宮啦！」

白衫文士却向綠衣少女笑道：「姑娘，這位林相公，平時風流自賞，最是多情，妳最好是再來一段『酬簡』……」

青衫文士連忙阻止道：「不行！這種人間絕唱，聽多了，會折壽的，還是到此為止吧！」

綠衣少女嬌笑道：「那麼，相公該說故事啦！」

「是的，」青衫文士含笑接道：「但我應該先給曲資才對。」

說着，探懷取出一塊約莫三兩多的碎銀，遞與斑髮老者道：「今天，我身上沒帶整錠銀子，請莫嫌棄。」

他說得很客氣，但那年頭，在這種場合中，一出手就是三兩多銀子的賞賜，已經是很闊綽的了。

因此，斑髮老者接過銀子之後，連忙與綠衣少女同聲道謝道：「多謝相公！多謝相公！」

青衫文士大笑道：「不用謝，不用謝，現在，我要開始說故事啦！」

綠衣少女嬌笑道：「小女子正恭聆着哩！」

青衫文士「哦」了一聲道：「對了，在說到故事之前，我該先問妳幾句話，姑娘仙鄉何處？」

綠衣少女嬌聲脆答道：「小地方『金陵』。」

「那不是小地方，該算是大地方，也是好地方。」青衫文士含笑接問道：「『金陵』離這兒不算太遠，二位又是跑碼頭賣藝的人，那麼，對於『蘇州』地區的一些有名人物，當不致太陌生吧？」

綠衣少女苦笑着搖搖頭，卻向乃父投過一個求援的日光。

斑髮老者含笑接道：「小丫頭年紀輕，平常不關心這些，相公請說說看，也許老朽會知道一點。」

青衫文士神色一整道：「本地有一個在武林中極有聲望的人家，也是江南地區，數一數二的首富，老丈可聽說過麼？」

斑髮老者含笑反問道：「相公所指，莫非就是武林四大家中的陳家？」

「是的。」青衫文士點首接道：「如今的四大家，已等於是名實俱亡了。」

斑髮老者臉色微變，嘴唇翕張着，却是欲言又止。

青衫文士似乎根本沒注意到對方的尷尬表情，自顧地接了下去：「方才，那位發瘋的青衣婦人，就是武林四大家中目前僅剩的一個活人，也就是陳家的主人陳紅

蓉。」

說到這裏，青衫文士忽然「咦」了一聲道：「老丈，你是怎麼啦！」

原來這時的斑髮老者，滿臉都是恐怖神色地，顯得不安已極。

他聞言之後，才苦笑了一下道：「沒甚麼，沒甚麼，不過，相公這故事，還是不談也罷。」

青衫文士卻含笑接道：「老丈不用担心，我們談的不過是陳家活着主人，對本地人來說，這位瘋婦，是耳熟能詳的人物，經常有人談她，也不會發生過甚麼禍事，何況，在下所要說的，又只是現成事實，和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而已。」

綠衣少女畢竟年紀輕，只知道好奇，而不會想到其他的事，竟然自作主張地接口道：「那麼，相公就請說下去吧！」

斑髮老者無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沒有接腔。

青衫文士長嘆一聲道：「說來，這位陳姑娘，也是怪可憐的。」

綠衣少女訝問道：「怎麼？方才那位青衣美婦還是一位姑娘？」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正是。」

綠衣少女接問道：「方才，明明有人叫她娘，兒子都這麼大了，怎會還是一位姑娘呢？」

青衫文士苦笑道：「姑娘說得有理，但事實上，陳紅蓉的確還是一位姑娘。」

「那麼。」綠衣少女接問道：「她那個兒子，又如何解釋呢？」

一旁的白衫文士插口笑道：「姑娘，未出嫁的姑娘，也不是絕對不能生孩子的啊！」

綠衣少女禁不住俏臉上，飛上一片紅雲，青衫文士卻瞪了他的同伴一眼道：「別打岔嘛！」

白衫文士笑道：「好！我不再打岔就是。」

青衫文士重行拾起原先的話題道：「陳姑娘的兒子，名陳繼志，不是陳姑娘所生，卻沒人知道她這個兒子的來歷。」

綠衣少女「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一頓話鋒，又美目深注地接問道：「方才相公說這位陳姑娘很可憐，指的是哪一方面呢？」

青衫文士輕嘆一聲道：「每一方面都可憐，姑娘試想：一個人擁有富甲江南的財富，和傲視江湖的武功，卻是瘋瘋癲癲地，過着生不如死的日子，這樣的人，還不夠可憐麼！」

綠衣少女「唔」了一聲道：「這倒是實在的。」

緊接着，卻又注目問道：「相公，這位陳姑娘，究竟有過些甚麼傷心往事，使得她發了瘋之後，還在到處向人訴說她的心在流血呢？」

青衫文士苦笑道：「姑娘，這問題，不但我沒法解答，即使妳跑遍整個『蘇州』城，也問不出所以然來的。」

綠衣少女接問道：「是不知道，還是不便說，或不敢說？」

青衫文士答得非常爽快，道：「是不知道。」

「我想。」綠衣少女蹙眉接道：「其中也一定有人是不便說，或不敢說的？」

青衫文士不自然地一笑，道：「這個……也許有此可能。」

綠衣少女接問道：「相公，看方才那兩個被殺死的浮滑少年，那種恐怖的表情，這位陳姑娘，一定是在瘋狂狀態中，殺過不少的人了吧？」

「是的。」青衫文士接口道：「凡是被她碰上，而問出『你看到我的心在流血……』的話的人，其結果都是被活挖人心而死的，除非是她的兒子在旁邊，才能倖免。」

綠衣少女注目問道：「她的兒子能阻止她殺人？」

青衫文士點首接道：「不錯，除了陳繼志之外，這世間，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夠阻止她殺人的了。」

這時，那一直靜聽着的斑髮老者，似乎已將恐怖心理壓了下去，而插口接道：「這位陳少俠，一定已盡獲乃母的武功眞傳了吧？」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人家也都是這麼說，不過，據一般人所看到的情形，陳公子阻止乃母殺人，可並不是憑武功。」

綠衣少女嬌笑道：「不憑武功去阻止，那麼，那位陳公子憑的是甚麼呢？」

青衫文士正容接道：「憑的是一句充滿感情的稱呼，當陳姑娘準備殺人時，只要陳公子輕輕叫一聲娘，她就會停止的，所以，這些年來，不論陳姑娘走到哪兒，陳公子總是寸步不離地跟着她。」

綠衣少女笑問道：「像這麼一個瘋子，爲何不乾脆將她關在家中？」

青衫文士道：「據說，是因她武功太高，不容易關得住她，同時也是不忍心關她。」

綠衣少女又問道：「那她殺了人怎麼辦？」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俗語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陳家多的是金銀珠寶，出了人命，多多花點銀子，也就太平無事了啦！」



無賴向賣唱的父女調戲，被隱身茶客中的武林高手暗中出手懲治。

那斑髮老者蹙眉接道：「像這樣有錢有勢的人家，爲甚麼不遍請天下名醫，將她的疾病治好呢？」

青衫文士忽然臉色一變道：「這問題，我就不敢說了。」

綠衣少女訝然插口問道：「爲甚麼不敢說？」

青衫文士機警地向四週掃視了一眼，才將語聲特別壓低地，接道：「以往，曾經請過很多名醫，但那些應邀前來的名醫，都在來此間途中，神秘地死亡，無一例外……」

綠衣少女禁不住截口訝問道：「那是甚麼原因？」

「不知道。」青衫文士低聲接道：「以後，就再也沒人胆敢應邀前來替陳姑娘治病了。」

綠衣少女注目問道：「難道說，是有人不願意陳姑娘康復，才故意在半途上殺死那些應邀前來治病的名醫？」

青衫文士苦笑道：「這個……我可沒法回答。」

綠衣少女秀眉一蹙道：「這故事，聽了個不上不下的，可眞是悶煞人。」

青衫文士神色一整道：「姑娘，我所知道的，都已經說出來了，不知道的，妳再問也是徒然。現在，我有幾句算得上是交淺言深的話，希望姑娘，莫當作馬耳東風。」

綠衣少女正容接道：「相公言重了，有甚教益，請儘管直言。」

青衫文士正容如故地接口說道：「姑娘年紀太輕，又是外地人，對於方才所說的故事，希望到此爲止，莫再向別人去打聽。」

斑髮老者搶先說道：「相公金玉良言，老朽謹致最眞誠的謝意。」

青衫文士已偕同同伴站了起來道：「不用客氣——老弟，咱們走吧！」

後面這句話，當然是向那位白衫文士說的。

目送兩位文士的背影消失於大門外之後，斑髮老者才向綠衣少女笑了笑道：「丫頭，我們也走吧！」

這二位還沒站起來，旁邊卻傳來一個破鑼似的語聲道：「慢着！」

那是一個年約三旬左右，算得上是滿身流氓氣息的短裝漢子，隨着話聲，他一腳踏着座位旁的一張空椅子上，目注綠衣少女，滿臉都是不懷好意的邪笑。

斑髮老者父女倆，微微一怔之間，那短裝漢子又似笑非笑地，接道：「這小妞兒，可眞不賴。」

旁邊，一個痲臉漢子接道：「只是年紀太輕，個兒也太小了一點，恐怕還不解風情。」

短裝漢子邪笑道：「這眞是外行話，咱們公子說得好，穿鞋子是越大越舒服，玩女人麼，卻是越小才越……嘻嘻……你老弟懂了麼？」

「我懂，我懂。」痲臉漢子連連點頭，並接問道：「王兄準備將這小妞兒獻給咱們公子爺？」

短裝漢子笑道：「是呀！這小妞兒除了皮膚黑一點之外，各方面都算是美人胚子，將她獻給咱們公子爺，那將是奇功一

件。」

龐臉漢子又是連連點首道：「對…對…皮膚黑一點也不要緊，那叫作黑裏俏呀……哈哈哈……」

斑髮老者，綠衣少女二人，氣得臉色鐵青，但却强忍着沒有發作。

但那二位仁兄說的，可實在不像話，因此，斑髮老者强裝笑容，向那短裝漢子說道：「這位大爺，如果沒甚吩咐的，敬請借光一下。」

「借光？」短裝漢子故意訝問道：「借甚麼光啊？」

斑髮老者接道：「因爲大爺您，擋了小老兒的去路。」

龐臉漢子接口笑道：「怎麼？這就要走了？」

斑髮老者苦笑道：「這兒已沒有我們的生意，小老兒當然要走啦！」

龐臉漢子邪笑道：「大生意上門了，你不接受？」

斑髮老者仍然是陪着笑：「大爺別開玩笑了。」

短裝漢子臉色一沉道：「誰有工夫同你開玩笑！」

微頓話鋒，又目光深注地接道：「老兒，方才我們說的話，你沒聽懂？」

斑髮老者神色一整道：「聽懂了。」

短裝漢子接道：「聽懂了還要走，是不是不願意？」

斑髮老者强抑心頭怒火，並陪上一臉苦笑道：「大爺！小老兒父女，不過是一個賣唱的。」

短裝漢子臉色一沉道：「這是說，你的女兒賣口不賣身？」

「是，是，」斑髮老者臉上充滿着歉笑道：「請大爺多多包涵。」

短裝漢子冷笑道：「眞是黃熟梅子賣青，我問你，賣唱的與賣身的，有多大分別……」

這一句粗俗而又下流的話，使得斑髮老者與綠衣少女那本已不好看的臉色，突然爲之大變。

但那短裝漢子的話聲才落，大廳內忽然傳出一聲冷笑道：「下流東西！」

緊跟着，短裝漢子「哎喲」一聲，以手掌捂住嘴唇，指縫間並立卽沁出殷紅的鮮血。

一旁的龐臉漢子臉色大變之下，厲聲喝道：「甚麼人？敢施暗算！」

大廳內又傳出一聲冷笑道：「眞是有眼無珠的狗雜種！」

方才，事出意外，沒人注意那奇異的話聲，這回可聽清楚了。那是一個頗爲清朗的語聲，顯然那說話的人，年紀很輕。

但令人詫訝的是，那語聲好像是就在你耳邊發出，也好像是由整個大廳中發出，令人莫知其所自來。

目前，這茶館的大廳中，正是生意鼎盛之際，大廳中的茶客，少說點，也有四五十人。

由於斑髮老者父女這邊的鬧劇，吸引着全部茶客的注意力，因而誰也不會開過口。更妙的是，短裝漢子與龐臉漢子二人，本來就是面對着全體茶客的，自從短裝漢子挨了一記「悶棍」之後，兩人四目，一同在人羣中不停搜視着可疑人物。

可是，就當他們全神搜索之間，兩人又挨了罵，而且罵得非常難聽。

龐臉漢子顯然是老羞成怒了。只見他三角眼一瞪，厲聲叱道：「鼠輩……」

「鼠輩」二字之後，接着的也是一聲「哎喲」。也一如那短裝漢子一樣，以手掌捂住嘴唇。

這時，短裝漢子捂住嘴唇的手掌移開了，掌心中，赫然是兩顆斷牙，和一粒瓜子。

一粒瓜子能有偌大威力，這情形，不但使那短裝漢子的臉色又是一變，連一旁的綠衣少女父女倆，也爲之直皺眉頭。

龐臉漢子的手掌也攤開了，也是兩顆斷牙和一粒瓜子。

片刻之前，這兩位還是神氣活現地，不可一世，此刻，却像是一隻鬥敗的公鷄，只有互望着發出無言的苦笑。

那奇異語聲接道：「兩個狗雜，爲何不說話了？」

那短裝漢子色厲內荏地，冷笑一聲道：「我承認，我們弟兄鬥不過你，但我們上頭，自有能人接待，你如果也算一號人物，就該報出萬兒來。」

那奇異語聲哼了一聲道：「憑你們兩個也配……」

接着，又沉聲說道：「那位老丈請聽好：目前的『蘇州』，已成了龍蛇雜處的是非之地，實非賣藝的好處所，請接受我的忠告，立卽帶着令媛，離開這兒吧！」

斑髮老者正容說道：「多謝大俠義伸援手，小老兒父女，就此告辭。」

說完，向廳中抱拳一拱，攜着綠衣少女的手，轉身匆匆離去。

後面傳來那奇異的語聲道：「誰敢再欺負這一對賣藝的父女，我不但會打斷他的狗腿，也會活剝他的狗皮……」

綠衣少女扭頭向乃父伸了一伸舌頭，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悄聲說道：「好厲害啊！」

斑髮老者正容說道：「別頑皮了，快回客棧中去。」

綠衣少女笑問道：「爹！我們眞的馬上要離開這兒？」

斑髮老者苦笑道：「不馬上離開這兒，難道妳眞要等人家來將妳獻給那個甚麼公子爺麼！」

綠衣少女嬌嗔地接道：「爹，我不來啦！」

斑髮老者拈鬚微笑道：「丫頭，別撒嬌了，如果再惹來甚麼厲害的人物，那位大俠又不能及時趕來帮忙，到時，看妳怎麼辦？」

父女倆邊走邊談地，進入一家名爲「悅來」的客棧中。

× ×

約莫是半個時辰之後，斑髮老者這一對父女，却以另一副姿態，到達一家名爲「回春堂」的藥舖前。

這回春堂藥舖，是「蘇州」城中有名的百年老店，規模相當大，門面是兩開間，縱深則爲三進。

目前的斑髮老者，已改裝成一個鬚髮全白的老家人，綠衣少女則成了一位風度翩翩的白衫書生。

這二位，進入回春堂藥舖之後，由那

老家人向櫃台上問道：「請問先生，這兒有沒有老山人參？」

那掌櫃的含笑點首道：「有，有，不知老人家須要怎樣的貨色？」

老家人接道：「須要半斤重一枝的，而且要四枝。」

掌櫃的微微一怔，整理了一下架在鼻樑上的老花眼鏡點點頭道：「半斤重一枝的也有，不過，那價錢可貴得很。」

老家人笑了笑道：「價錢貴不要緊，只要貨色好就行。」

掌櫃的笑道：「咱們這兒是百年老店，保證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接着，又注目問道：「老人家，幾時要？」

老家人接道：「最好是今夜二更之前，送到敝東家的府上去。」

掌櫃的接口問道：「老人家要不要先看貨色？」

老家人點點頭道：「當然要看。」

「好，請隨老朽來。」掌櫃的一面當先帶路，一面歉笑道：「老人家所要的貨色，太名貴了，敝店不敢擺在店舖中，只好勞駕二位，前往倉庫中去看了。」

老家人含笑接道：「不要緊，這道理老朽懂得，因爲，以往寒家也是幹這一行的。」

「那麼。」掌櫃的笑問道：「現在怎麼不幹了呢？」

老家人微微一笑，道：「一場天火，燒光啦？」

這時，他們已走到第三進的天井前。掌櫃的忽然回身注目，問道：「請教老兄是——」

白衫書生忽然搶先發出一聲嬌笑道：「李伯伯，那是我爹呀！」

掌櫃的苦笑道：「妳爹？那麼，妳又是誰呢？」

白衫書生又是一聲嬌笑道：「我是家鳳啊！」

掌櫃的「哦」地一聲，苦笑道：「原來是妳這鬼精靈。」

接着，却一把握住老家人的健腕，用力搖撼着笑道：「朱老弟，你這易容術，可是越來越高明呀！」

「老家人」哎喲一聲道：「李兄，小弟這鷄肋，難當虎腕，你還是手下留點情啊！」

掌櫃的呵呵笑道：「憑你這句話，就該罰你三大斗陳年花雕才對。」

「老家人」笑道：「三大斗不過癮，最好是三大罎才好……」

朱家鳳（白衫書生）頓足嬌嗔地道：「爹！才進門，就想喝酒了。」

掌櫃的又是一陣呵呵大笑，道：「鳳丫頭，妳現在是公子爺的身份，可不能撒嬌啊！」

「老家人」也笑道：「丫頭，爹已三天滴酒未嚐了，肚子裏的酒虫，老早就在造反了哩！」

掌櫃的拉着「老家人」的手，往裏面走去，一面笑道：「好，今宵咱們不醉不休。」

朱家鳳蹙眉說道：「李伯伯！爹！喝酒是可以，可不能喝醉。」

「老家人」笑道：「丫頭，妳又不是不知道，爹是酒喝得越多，功力也越高的，怎麼又限制爹喝酒來了。」

「是啊！」掌櫃的含笑接道：「『迷糊酒俠』朱伯倫，如果會醉了，那才是天大笑話哩！」

談笑間，已進入第三進二樓上的一個花廳中。

掌櫃的吩咐僕人準備晚餐之後，似乎忽有所憶地問道：「對了，你們怎會忽然跑到這兒來的？難道出了甚麼事情麼？」

朱伯倫（卽那老家人）苦笑道：「是的，雖然沒有出事，却受了一場虛驚，如非有高人暗中解圍，亂子可就鬧大了。」

掌櫃的臉色一變道：「會有這事？」

朱伯倫接道：「方才，我們所住的悅來客棧，已有人監視，我怕鳳丫頭會惹事，只好到這兒來避難了，因爲，目前，我們還不便公開活動。」

掌櫃的蹙眉苦笑道：「能不能說淸楚一點？」

朱伯倫接道：「事情是這樣的……」

於是，接着將他們父女倆方才所經歷的一切，詳細地說了一遍之後，才接問道：「李兄想得出那暗中帮助我們的人，是甚麼來歷麼？」

掌櫃的苦笑道：「僅僅聽到人家的聲音，和看到露上那麼一手，怎麼能想出來是誰哩！」

朱伯倫接道：「可是，當代武林中，內家眞力能够達到『六合傳聲』的標準的人，可並不多啊！」

掌櫃的點點頭道：「是的，以前，只有武林四大世家中的少數首腦人物，才有這種功力，如今，四大世家都已烟消雲散，可就更加沒法去猜測啦！」

朱伯倫苦笑道：「李兄，你這塊『通天秀士』的招牌，我看也該摘下來啦！」

掌櫃的笑道：「『通天秀士』也是凡人，可不是神仙呀！」

朱伯倫道：「但以往，一般人都說你『通天秀士』李致中是無所不通的。」

這時，門外有人恭聲說道：「稟李爺，有緊急信件傳到。」

李致中（卽那掌櫃的）沉聲接道：「快送進來。」

「是！」一位藥房伙計裝束的人，應聲而入，雙手遞上一個密封的蠟丸，然後立卽退了出去。

李致中打開蠟丸，取出一個紙團，打開匆匆看過之後，禁不住目放異彩地道：「朱老弟，你們父女可來得正是時候。」

朱伯倫笑問道：「有任務派下？」

「對了。」李致中接道：「好不容易由川西請來一位不怕死的名醫，但咱們大哥仍恐中途會發生意外，所以，才特別急足傳信，要這兒就近派出高手，前往迎護，你想想看，你們父女，不正是最適當的人選麼？」

朱家鳳首先拍掌嬌笑道：「那眞好極了！」

李致中臉色一整道：「家鳳，我不能不向妳澆冷水，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敵人功力高深莫測，行動上更是神出鬼沒，多少年來，我們損兵折將，處處吃癟，却連敵人的影子都沒摸到，妳以爲他們是那麼好相與的。」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春雨濺花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雁翎追截蓋雪松，詎爲一幪面客橫加干預，譚雁翎與敵，負創而歸，時適客來居老闆歐陽虹來告，有二陌生客有大批皮貨出售，譚雁翎命胡子玉携江南田地產契往購，胡子玉雖步步爲營萬分謹愼，終也落入司徒火所設陷阱，被那稱有皮貨出售的二陌生客引至貨倉，猝起攻擊，胡子玉將二陌生客擊得一死一傷，正欲奪門奔出。冷不防被簡兵暗器所傷，並被定住穴道，懷中的田地產契爲簡兵取去，胡子玉雖欲拚死反抗，但爲簡兵手中竹竿定住穴道，休想移動分毫——

痛遭喪明報　驚聞血海仇

胡子玉已由簡兵這種動作中，看出了事態的不妙，可是却猜不出對方將要以一種什麼樣的手法來對付自己！

簡兵張着沒有牙齒的嘴，發出了令人汗毛聳然的一陣笑聲——

「胡老七，念在當年你我兄弟一場的情意，我決計放你離開，你意如何？」

胡子玉冷冷一笑，道：「只怕你未必心口如一！」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那，我就謝了！」

胡子玉冷漠的說了這句話，心裏仍然存着狐疑！

「你是要謝謝我！」簡兵緩緩的道：「但却不是這個時候！」

「什麼時候？」

胡子玉在說話的時候，却已經發現到由簡兵眸子裏傳出的凌厲殺機，想到了此人素來的心狠手辣，由不住有些兒胆戰心驚！未卜生死！

「胡老七，你放心，現在我有幾句話要交待你，你却要聽淸楚，否則你可就回不去了！」

胡子玉只把湛湛的雙目注定着對方，要聽他到底說些什麼。

「瞽目閻羅」簡兵道：「這裏是曹家集，你出得門後只消直走，左邊是冰河，右面是百里荆棘，對於一個失去雙目的人，是很危險的！」

胡子玉陡地昇起了一陣寒意。

「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簡兵冷冷的道：「到了這時候，你還不知道我要幹什麼？」

他緩緩的抬起了左手，分開了中食二指，顫抖的手指，表露了他內心毒惡的殺機——

「我要你跟我一樣，先嚐嚐瞎眼的滋味！」話聲一落，他的兩根手指已飛點直出，正中胡子玉雙瞳！

可憐胡子玉空負一身武功，只是此刻「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除了睜眼待死以外，別無良策！

鮮血怒濺中，簡兵一雙手指快速的拔出來，隨着他的手勢，胡子玉的一雙眼珠已滾墜在地。

在此同時，簡兵的身子，却如同旋風般的向後面撤開，手中的竹杖，也同時離開了胡子玉的「心坎穴」道。

胡子玉痛失雙目時，情不自禁的發出了淒厲的一聲吼叫。

他恨透了面前的簡兵——

是以，在簡兵猝然收撤竹杖的同時，胡子玉却於澈骨的創痛之面，排山運掌，巨大的掌力，直向着簡兵後退的身勢，猛攻出去！

簡兵昔日外號「來如風」，當可知他行動之敏捷。

只是胡子玉這種排山掌暗藏「天昆」功力，其威力却是非同凡响。

簡兵那麼快的退身勢子，依然爲他掌風所襲中——

像是一把銳利的鋼刀掃過一般，連衣帶肉，被斬下了一片來！

簡兵就地一滾，騰身而起，已落在了堆集如山的皮貨堆上！

他忍着一時皮肉之痛，憤怒的面頰上暗含着幾許快意，領受着他加之於胡子玉身上的傑作！

胡子玉像是失去了人性般的咆哮着，面頰上滿是鮮血，特別醒目的是他那雙失去瞳子的眼睛！隨着他踉蹌奔馳的身形，頻頻的揮動着雙掌！

掌力過處，四壁齊响，彷彿整個的庫房都要倒塌了下來。

「簡老八，你好狠的心！」

「有種的過來，我們就在這裏併了骨吧！」

一任他叫啞了喉嚨，伏身在貨堆上的簡兵却是一動也不動！

雖然他眼睛看不見，可是他靈敏的雙耳却能兼同眸子的作用，聽得出對方淒厲狼狽的景像——

這一刹那，他無異的感到滿足了。

多少年壓制在內心仇恨，在這一瞬間，獲得了充分的發洩！

他本可以此刻出手，順利的結果了胡子玉的性命。

但是他偏偏不要。

終于，胡子玉在一番瘋狂般的拚命叫囂之後，盲目的衝了出去！

守候在庫房外的是曹村長，以爲有機可乘，他手裏掣着一口鋼刀，迎着胡子玉撲出的身子，陡的一刀揮下來。

胡子玉雖說是身處於盲目瘋狂狀態，可是能具有他們這類身手的人，即使是失去雙目，也能有特殊而有異於常人的感觸能力！

是以曹村長的這一刀，誠爲不智之極！刀身儘管是遞出得疾快無比，可是尚還沒有接觸到胡子玉的頭頂，已爲胡子玉抬手抓住了他那隻持刀的手。

曹村長大吃一驚，用力的想往後奪刀，却已是無能力！

胡子玉啞叫一聲道：「無耻的東西！」右手乍揮，如同一口鋼刀般的，已砍落在曹村長的頸頸之上。

只聽得「克喳！」一聲，這一掌雖不曾把曹村長的人頭砍落，可是充沛的內力，却把曹村長頸項骨，生生的折斷。

曹村長「吭」了一聲，一頭扎下去，登時一命嗚呼！

胡子玉這時已拾得了曹村長手上的鋼刀！此刻吃撲面的夜風一吹，頓時頭腦清醒了許多！

俗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胡子玉在喪失雙目之後，忽然珍惜到生命的可貴！

這一刹間，他決計要死中求活，逃得活命了！

——像是凶魂厲鬼般的，他舞動着手上的那口鋼刀，連蹦帶跳的，已瞎亂胡闖的離開了曹家集！

一切都好像是敵人設置好的圈套，在這個回合裏，譚雁翎這一方面，無疑的是吃了大虧！

胡子玉狀若血人的奔出曹家集——

這條路他不須要簡兵的關照，事實上已是相當的熟悉！

只是，對於一個猝失雙目，由光明驟然間變爲黑暗的人來說，仍是感覺到極大的不便！

他在一陣疾奔之後，不得不停下了脚步來！

這是一片曠野，這一點他是可以確定的，只是再前進里許，可就如同簡兵所說，左有冰河，右是毒荆，僅僅當中有一條可容兩輛馬車併進的驛道。

對於一個瞎子來說，的確是太危險了，尤其是一個猝然失去眼睛的瞎子來說，那就更殘忍了。

胡子玉足足在這裏站立了有半盞茶之久，還不敢下脚——

失去瞳子的一雙眼眶裏，不僅僅染滿了鮮血，更多的是汩汩的淚水。

悵恨！悵恨！

懊惱！懊惱！

說不出的淒冷，怒忿，仇恨，自憐……如此多的感觸，一刹間衝襲着他，幾乎使得他爲之痲木了！

抬起了袍袖，擦了一下臉上的淚和血，他開始繼續前行！

不意才走了兩步，却被地面上的一塊凸出石塊絆了一跤，手裏的刀幾乎插進了自己的胸膛！

他不勝狼狽的爬起來！一時變得呆痴，猝然間，使他體會出這種失去眸子的生活，簡直比死更可怕的意念！

無限的悽愴，轉瞬間化爲滿腔的悲憤，長嘯一聲，他決計不顧生死，展開了身法，倏起倏落的向前直衝過去！

他這時的心情，眞恨不能一頭撞死還來得好些！

偏偏面前一無攔阻，一任他橫衝直撞，竟然碰不到一點阻碍！

他喘息着定下了身子，內心之悲忿感傷，直是無法形容，這一陣子急奔意圖求死的勇氣過去之後，他又不想再死了。

事實上，他眼前又來到了冰河的邊緣，當他再前進幾步時，只覺得足下踏空，一時收足不及，噗通一聲，已墜身於展望無及的冰水之內！

胡子玉原本是輕功極佳之人，只恨此刻壞了眸子，失却先機，一脚踏空，再想拔身，已是萬難，眼看着全身下沉，却遭

減頂！

值此一髮千鈞之間，陡地自河岸上拋下來一根絲絲！

這根絲絲可說是他眼前唯一救命的東西了，胡子玉當然不肯錯過，他一把抓住了絲絲一端！

手方抓牢，即時岸上人手腕一振，並聽得嘩啦！水响之聲，胡子玉偌大的一個人，就像是一條上鈎的大魚，隨着他翻起的手腕，高高的拋擲而起，遂即四平八穩的落在了地上！

胡子玉此刻眞是狼狽極了，全身水淋淋的，由於事發倉促，竟連閉氣也是不及，急切間，一連灌了兩口冷水，這時再吃夜風一陣吹襲，由不住機伶伶打了幾個寒顫，一連打了幾個噴嚏！

他手裏兀自緊緊持抓着那根繩索，而繩索的另一端，却顯然持抓在另一個人的手中！

那人目光烱烱的注視着他，他神采自若，雖然畧現同情，却並不顯著！

這時他冷冷一笑，道：「春來春去有空時，花開花落無盡期，閣下一方之尊，如今竟然落得如此下場着實令人可憐！」

胡子玉陡地一呆，睜着一雙淌着血的眼窟窿，道：「足下是誰？救命之恩本應拜謝，只是胡某一生骨硬，從不受人憐惜，足下如果只為憐恤在下，那就大可不必了！」

那人原本心存輕視的意念，一刹間轉為嚴肅！

士可殺不可辱！

此人能在窮途末路；身負重傷之際，兀自不肯示弱於人，只此氣魄，却也令人欽佩！

那人如非事先對於譚，胡二人抱定極深之成見原則而來，幾乎對於眼前這個人心存諒解了——

他當然不是一個隨便放棄原則的人，正因為如此，他才不願意落井下石，打落水狗！

對於他所深痛惡絕的大仇人，亦復如此！

他直直的注視着胡子玉——

良久之後，他鼻中「哼！」了一聲，道：「閣下有這番氣度，倒不愧是條漢子，只可惜——」

說到這裏，臨時把話吞住。

胡子玉儘管是冷得全身發抖，可是却清楚的聽見了對方所說的每一句話。

這時，他怔了一下，道：「只可惜什麼？」

「唉——」那人嘆息了一聲道：「只可惜足下與貴上早年所行非是，以至於種下了今日的禍因，遲早難免一死！」

胡子玉冷冷笑道：「莫非是司徒火老賊一夥的麼？」

那人寒聲道：「雖不是司徒火一夥，却也不是你們一路的！」

胡子玉道：「請問大名？」

那人「哼」了一聲，目光中帶着憐惜，他打量着眼前的胡子玉——長久以來，這個人一直是譚雁翎的左右手，運籌帷幄，素有智囊之稱，譚雁翎的所行的每一件事，如非是出諸他的主謀，也多少參與此人的意見在內！

說他是主凶之謀，應該不為過之！

那人在一開始說話之時，即變換了嗓子，用衷氣發音，使得聲音與他一貫的口音完全不同，是以胡子玉用盡了智力辨別，却也分辨不出。

那人注視着胡子玉良久之後，遂道：「有一句話，要當面向胡兄請教！」

胡子玉此刻已運用內功，自丹田內提吸起一股元陽之氣，已繼續貫注全身，收到了却寒作用！

這時聆聽之下，他徐徐道：「請發問，在下知無不言！」

那人冷冷的道：「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地點是金陵舊地，被害人，乃是當時富甲一方，而有樂善好施的梁仲舉，梁先生！」

胡子玉忽然打了一個寒噤！

「梁先生？」說着，他後退了一步，倒吸了一口冷氣，點點頭道：「有關梁先生的事情，只怕我知道得很少！」

「你知道得很多！」

那人毫不客氣的戳穿了胡子玉的假面具，進一步的道：「請你直話直說，不要掩遮！」

胡子玉眞恨不能把這個人瞧個清楚，這一願望即使在一個時辰之前，尙還可以達到，而現在却似乎是一種侈望了。

「你到底是誰？」

「這些不關宏旨，眼前我只希望你能具實告訴我！」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因為我救了你的命！」

那人又似變得很斯文的笑了一下，接着道：「一條命，換幾句話，應該很划得來吧！」

胡子玉低頭盤算了一下——

對方說得不錯，這個要求不算是苛，如果他是那個事件裏的仇家，他又何必救自己？既然救了自己，似乎沒有再殺自己的必要！

畧一盤算，他即點點頭道：「好吧，你要問些什麼？」

那人冷冷的說道：「你我借一步再談話！」

說完拉動手上的絲絲，把胡子玉引到了附近，道：「坐下再談！」

胡子玉嘆息一聲，坐了下來！

那人頓了一下，道：「據我所知，當年皮大王梁仲舉先生是遭人暗算而死，胡先生看法如何？」

胡子玉怔了一下，瞪着一雙血窟窿，道：「哦！我知道了，你莫非是那位桑先生？」

那人冷笑道：「不認識！」

胡子玉自己也搖了搖頭，因為那個叫桑南圃的皮貨客人，與眼前這個人，聲音差得太遠了。

他在飽受殘害之後，意念已灰，對於昔日事，看得淡多了，但求片刻心安，決計不再隱瞞一切！

頓了一下，他慨然的道：「不錯，梁先生據說確是受人暗算的！」

那人神色一振，道：「據說？莫非連你也不能斷言麼？」

胡子玉一怔，吶吶道：「我……怎麼可以斷言？」

那人走近一步，截鐵斷釘般的口氣，道：「暗害梁先生的人，一共有兩個人是不是？」

胡子玉冷冷一笑，說道：「怎會是兩個人？」

「怎麼不會？」那人冷聲逼問道：「一個人策劃，一個人下手，不就是兩個人麼？」

胡子玉神色變了一下。

雖然天黑，那人湛湛有神的目光，依然能洞悉一切，胡子玉的一點微妙的表情也難逃過他細心的觀察之下！

「是誰？」胡子玉反問了一句！

那人冷笑了一聲，道：「那兩個人，你不認識麼？」

「我——」胡子玉木訥的笑了一下，吶吶道：「足下在開玩笑了！」

「那兩個人一個姓譚，一個姓胡，姓譚的就是今天的皮大王譚雁翎，姓胡的自然就是閣下不會錯了！」

胡子玉一聲怪笑道：「一派胡言！」

他在說這句話之前，早已盤知對方站立的地位，話聲一出口，雙掌同出，施展排山運掌的凌厲掌功，陡地向着面前這人全身擊出！

這人顯然是具有莫測的身手，在胡子玉尚未出手之前，已先洞悉了對方的意圖和心機！

這時他身子驀地昇空而起，迎着對方推出的凌厲掌風，就像是濁流中的一匹緞子般的輕巧迤邐——

「呼——」一聲，已然飄落向胡子玉身後，其勢絕快，簡直不容胡子玉少緩須臾，以胡子玉那般身法之人，竟然連回身的時間都沒有！

接着那人的雙掌「噗！」一聲，已經分按在胡子玉雙肩之上！

「坐下！」那人輕叱一聲，胡子玉倒是眞聽話，登時坐了下來！

那人冷笑一聲，說道：「憑閣下身手，要想向我出招，只怕還得要苦練幾年才成！」

胡子玉嘆了一聲，如喪考妣的道：「足下身手驚人，武林罕見，胡某決計求死，請給我一個痛快吧！」

「你現在還不能死，再說，我此刻也沒有殺你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你和譚老頭當年如何殺害梁氏昆仲的經過！」

胡子玉呆了半晌，苦笑着搖搖頭道：「事過境遷，這件事還談他幹什麼？」

「當然要談清楚——」

那人在說這句話時，聲音是異常的冷，不容你違抗他的意思！

胡子玉長嘆了一聲，搖搖頭道：「世事變遷，太離奇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好吧……我就告訴你吧！」

那人問道：「梁仲舉老先生，是誰殺的？」

「是譚先生……和我！」

「誰下的手？」

「譚先生！」

「你呢？」

「我不曾直接下手，但是……唉！我也脫不了干係！」

「你是說，是你的計劃？」

「也可以這麼說吧！」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那人聲音顯得很激動的說道：「梁先生與你們有深仇？」

「沒有——沒有——」胡子玉頻頻的搖着頭：「純粹是商場上的手段！」

「什麼叫商場上的手段？」

「那梁仲舉家大業大，做生意太獨佔了，不容許外人插入——」

說到這裏，胡子玉微微頓了一下，道：「……那時我與譚先生方自打入皮貨業，梁仲舉不但不予扶植，反而百般刁難，處處以大吃小……」

「原來如此！」那人冷冷的一哼，說道：「這麼一來，你們的生意就不好作了，可是？」

胡子玉苦笑了一下，道：「非但是不好作，簡直無法維持！」

「後來呢！」

「唉！」胡子玉咬了一下牙齒，道：「那時，我與譚先生新入皮業界，開始只是做皮貨供應商，漸漸摸清了行路，想轉營皮貨店，想不到，梁仲舉以其壓倒性的大勢力，聯合各界，一致杯葛，致使得我們那家皮貨行開張不及半年，就匆匆的倒閉了！」

「這話可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

「好！」那人冷冷的道：「你再說下去！」

胡子玉二十年從來不曾啓口的話，一旦說開了，想要停止也是不能，一時滔滔不住，有問必答！

胡子玉道：「我與譚大哥迫於生存，因啣恨梁仲舉做生意的獨霸，才不得不下此毒手！」

「怎麼下的手？」

又是一聲輕輕的嘆息，稍稍的停了一會兒——

「是這樣的！」胡子玉說道：「那梁仲舉新買了一輛油壁車，又新納了一房寵妾——」

「是荷姑吧？」

「咦——？」胡子玉一驚，道：「你怎麼知道？」

「不必多問，你說下去就是了！」

胡子玉道：「不錯，是荷姑……梁仲舉對於那個荷姑，百般的寵愛……那時候，時逢盛夏，梁仲舉每晚必偕荷姑，乘彩車至郊外乘涼遊玩！」

頓了一下，胡子玉仰天想了一陣，時間太久了，也許他有點模糊了，但是，到底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他是不會忘記的！

「……那一夜，譚先生和我事先喬裝為他家的馬伕與跟班的……在他出門以前，先下手殺了車伕和那個叫『周福』的跟班的，我二人就冒充是他們兩個！」

「那位梁老先生莫非是瞎子不成？」

「姓梁的出門就往車子裏鑽，根本不注意坐在車前座上的車伕與跟班！」

「荷姑可曾同去？」

「同去了！」胡子玉道：「俟他二人上了車，姓梁的吩咐去燕子磯！」

他臉上帶出了一片獰笑，並無絲毫懺悔的表情！

「——譚先生做事最稱俐落，事前事

後，一向是不露出一些痕跡！就這樣，在車行燕子磯的途次，就下手殺了梁仲舉和那個女人！」

「就只這麼容易？」

「就是這樣容易！」

胡子玉與那人已十分的接近了，可是他卻無從看見他的臉。

他已經是個瞎子——這一個嶄新的印像，不時的刺激着他，使他每當冀圖着要看人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新的刺痛。

現在他感覺到那個人又在冷笑了。

那人的武功，剛剛他已經領教過了，除非萬不得已，在那人要動自己的性命時，他不會再蠢到向對方出手！

「一派胡言！」那人在用着比冰還冷的聲音道：「說了半天，你始終隱瞞着兩件最大的事實！」

「我什麼也……沒有隱瞞！」胡子玉聲音已經顯出了他的內怯！

那人冷笑了一聲，道：「梁老先生沒有武功麼？」

「這……」

「據我所知！」那人道：「梁氏昆仲，雖是馳名商界的聞人，事實上卻是得自青城派的嫡傳高手，以你和譚雁翎那時武功就是兩個人聯手，只怕也絕非是梁仲舉的敵手吧！」

胡子玉用力的擠了一下兩個血窟窿的眼睛，好似在驚異對方的無所不知！

「是……的！他確是有武功！」

「以他之武功，是不可能死於譚霜飛之手的！否則，你和譚霜飛何須費這麼大的事還要喬裝車伕跟班？這件事不是很明顯麼！」

胡子玉默然的點點頭！沒有吭氣，不吭氣就等於默認了。

那人又道：「還有，那個荷姑也沒有死，對不對？」

胡子玉怔了一下，也沒有吭聲。

當然也等於承認了！

「那位梁老先生死於譚雁翎的乾元掌下是不錯的，但是是在意識迷失之後才遭的毒手，對也不對？」

胡子玉幾乎緊張得要站了起來。

「你怎麼知道？」

「那不關緊要，我只問是也不是？」

「確是如此！」到了這個時候，胡子玉眞是有一句說一句了——

「那是因爲他事先飲下了『蛇骨散』，一旦發作，遍體酥軟，就只有等死之一途了！」

「梁老先生何至於如此胡塗？以他素日之精明，怎會犯下這等疏忽大錯？」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說！」那人一隻手用力的搭在了胡子玉的肩上，由他掌心之內，傳出了令人莫可抗拒的一股奇熱氣流！

這股氣流在甫一和胡子玉全身一接觸的當兒，胡子玉全身一震，只痛得鼻子裏「哼」了一聲！

「不必如此——」胡子玉痛得臉色發白的道：「我一切照說，只求你答允一件事！」

「說吧！」

胡子玉道：「這件事我如道出，請閣下聽明之後，賜我一死！」

「哼！」那人冷冷哼了一聲，未置可否，但是在胡子玉聽來，卻認爲他是答應了。

胡子玉黯然說道：「那梁仲舉雖然是武技精湛，但是，他防得了外，卻防不了內！」

「這話怎麼說？」

「蛇骨散，是串通了他家裏的人放下去的！」

那人呆了一下，盡量的不現出吃驚的口吻道：「串通了誰？」

「串……串通的是……是——」胡子玉感傷着搖搖頭道：「每人口下三分德，朋友你何必非要問得那麼清楚不可？」

那人道：「是非黑白是要分清楚的，你說吧！」

胡子玉目眶裏又淌出了淚水，他緩緩搖着頭，說道：「我……我不能說……不能說！」

「你一定要說。」

「爲什麼一定要說？」胡子玉冷笑道：「我既有求死之心，又何必要接受你的恐嚇？」

那人道：「因爲這是件喪盡天良的事情，你不說出來，恐怕永遠不會被人道出，永遠不爲外人所知，那是不公平的！」

胡子玉擠了一下兩個血窟窿，道：「誰不公平？」

「對死去的梁仲舉，以及活着的梁氏家屬！」

說到後來，那人的聲音，都有點發抖了。

「梁氏家屬——？」胡子玉打了一個寒噤道：「梁氏還有家屬？」

「每個人都有家屬，你胡子玉也不例外！」

胡子玉怔了一下，偏着頭想了一刻，終於感傷着道：「好吧……你只要發誓不把我的話告訴梁氏家屬，我就告訴你一切眞情！」

那人點點頭道：「我可以答應你，絕不把這些話，透露給任何人！你總可放心了吧！」

胡子玉道：「你發誓！」

「如違此言，萬箭穿心！」

須知武林中人對誓言極爲重視，一經出口，絕無反悔！

胡子玉聽得那人盟了誓言，不禁寬心大放，只是他卻沒有深一層的去想，如果他想到了對方的着實身份，可能他什麼話也不會說了。

「好吧！」胡子玉道：「你是要問梁家串通的內綫是誰麼？」

「正是！」

「是荷姑！」

「荷姑？」那人顯然大吃了一驚：「你是說梁老先生的愛妾？」

「不錯！」胡子玉道：「婚後她是梁仲舉的愛妾，婚前卻不是的！」

「婚前她是……？」

「荷姑姓陶……乃是江南著名鏢頭陶松的獨生愛女——」

這一點，顯然那人不知道，是以他在聆聽此語之後，無從答起！

胡子玉繼續道：「那時荷姑僅是她的小名，那時她的名字是陶錦璧。」



痛失雙目墜下冰河的胡子玉抓住岸上青年抛下的絲縧。

「原來是這樣……」那人咬了一下牙齒。

「也許是梁仲舉年事已高，也許是荷姑對譚先生早有曖昧，這個我可就不清楚了，反正是他們暗中却已有了來往，只是瞞着梁老頭不知道罷了！」

那人怔了一下，臉色極爲可怕的道：「這麼說起來，荷姑有謀害親夫之嫌！」

胡子玉道：「也可以這麼說吧，反正那包蛇骨散，是荷姑偸放在梁老頭每日必食的燕窩羹中，梁老頭不知食下去，這一點毫無疑問！」

那人點點頭道：「這麼說我就明白一切了，唉！可憐那位梁老頭竟然不知床頭愛妾，居然會勾合外人，成了謀害他本人的元凶大惡！」

胡子玉嘆了一聲，道：「說到這裏，你應該一切全都瞭解了。」

「我還有不明之處！」那人聲音顯得較前更爲寒冷的道：「梁先生遇害之後，荷姑的下落怎麼了？」

「曖呀！」胡子玉心裏暗叫一聲，道：「這人莫非還不知道麼？」

那人用力的拍着他的肩，冷冷道：「說！」

胡子玉搖搖頭，沮喪的道：「荷姑——不！現在我應該稱呼她爲陶夫人了，她自從離開梁老頭之後，搖身一變即爲譚先生的愛妾，自此而後，情深意重，二十年來與譚先生晨昏與共，形影不離……」

他不勝感慨的接下去道：「……她端莊，美麗，賢淑，大方……二十年與譚先生親愛共守，才使得譚先生勇於創業，而無後顧之憂！」

那人冷冷的一笑道：「謀害親夫的賤人，也配你如此看重麼？」

「唉……兄弟！」胡子玉感傷的道：「聽你口音，大概歲數不大……你不會瞭解一個人的始末，切莫猝下斷語，二十年來，我親眼旁觀，足以証明這位陶夫人却是如此……再說……再說……」

「再說什麼？」

「再說陶夫人只是放置了蛇骨散，並未曾料及到我們會下手殺害梁老頭！事後確曾後悔傷心不已！」

「那也無補於事！」那人冷森森的道：「她仍然逃脫不了帮凶從犯的罪名！」

「你……你這些話是什麼意思？」胡子玉猛然一驚道：「你到底是誰？」

那人一笑——笑得是那麼淒涼！

「我已經發過誓了，你何必還要再顧忌我？」

胡子玉點點頭，他本來是智力過人，極其冷靜的一個人，可是今夜的事情紛至沓來，加以殘酷的打擊，在在使得他亂了方寸，幾至於達到崩潰的地步！

那人還有未盡然處，必須要一一問清楚——

他繼續問道：「你們既然殺死了梁大爺，很可以就此罷手了，何必還要再殺死梁二爺？」

「那是怕他走口。」

「走口什麼？」

「梁二爺武功不遜于梁老大，梁老大的死瞞得過別人，却是無論如何瞞他不過，一來怕他走口，再者怕他復仇，三來又怕荷花爲此遇害……」

「這件事又與荷花有什麼關係？」

胡子玉道：「當然有關係，荷花出嫁梁大爺爲妾，是梁二爺拉的皮條，做的大媒，梁二爺如識破其中機秘，焉能放得過荷花……所以非下手不可！」

「你們的心也太狠了，這件事荷花知道不知道？」

「她不知道！」胡子玉用力的搖着頭道：「只怕直到現在，她還是不知道！」

那人默默的低下了頭，兩行淚水，順腮而下——

他心裏面由不住自語道：「父親，叔叔，你們死得太慘了，直到今天我才眞正察明了你們正確的死因！」

胡子玉哈哈一笑道：「足下可曾問完了？還有什麼話要問麼？」

「差不多了！」那人緩緩的站起身來，道：「你們百密却有一疏，是以事後仍然被人識出了謀害梁氏二老的是你們！」

胡子玉一呆，道：「這——這不可能吧！」

那人道：「抛開了譚霜飛的獨門手法乾元掌以外，那位梁二爺擅施『閉氣』之法，你們竟是不知！」

「這……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那人道：「當時你們以爲梁二爺是死了，其實他只不過在施展閉氣法，當場就瞞過了你們！」

「啊——」這一次該輪到他吃驚了。

那人冷笑道：「等到你們離開之後，那位梁二爺重復醒轉，將你二人名姓模樣，繪影繪形的訴說與他妻子，說完之從又停了半日，才行眞的死了！」

胡子玉冷冷一笑道：「這話我難以相信，如果那梁二爺的妻子眞的知道了這件事，就該召告江湖，請當時一干武林中人主持正義，又何容得我二人逍遙法外二十年之久？」

「說得好！」那人哈哈笑道：「只是那位梁二爺夫人却以爲是他們家中一件私事，不欲爲外人所知，從此以後，這位梁夫人閉門謝客，眞心一意調敎後人，發誓要爲死者復仇！」

胡子玉嘿嘿一笑，道：「你這話可就說錯了，據我們所知，梁氏二老都不會有後啊！」

那人冷聲道：「眞的沒有麼？」

胡子玉沉思少頃，道：「事後據荷姑說起，梁大爺曾有一子，但是並非親生，……那時年歲既幼，更不在身邊……」

「就是這個孩子！」那人冷笑一聲道：「你二人既然狠心殺人，却連斬草除根這句俗語，也不知道，豈非是犯了殺者的大忌？」

胡子玉長嘆一聲，道：「如依着我二人，是斷斷放不過那個梁家養子的！」

「可是又爲了什麼？」

「是因爲那荷花苦苦哀求，聲言要爲梁家留下一條後根，她哭得凄涼，把譚先生和我的心都哭軟了……我二人當時硏討了一下，因爲那小子既非梁老大的親生兒子，此事又天衣無縫，一時動了慈念，也就算了！」

「所以你就錯了！」

「爲什麼？」

那人沉笑了一聲，道：「那人雖非梁大爺親生兒子，却是梁二爺的親生兒子，雖是梁二爺的親生兒子，却要稱呼梁大爺一聲爸爸！」

胡子玉吶吶道：「這……是什麼玩藝兒？你說淸楚一點好不好？」

那人一笑道：「道理極爲簡單，因爲那小子是梁二爺唯一子嗣，但是因爲梁大爺無子，依照族規，梁二爺就把這個兒子送到了兄長門下領養，直稱其兄爲父，反倒稱其生父梁二爺爲叔父了！」

胡子玉怔了半天，才吶吶道：「原來是這樣……」

那人一笑道：「那時，此子不過六歲稚齡，可是二十年後今天，這個小子，應該是一條漢子了！」

「這孩子還在麼？」

「應該健在！」那人凄涼又洒脫的一笑道：「一定在！」

「有武功麼？」

「家學淵源，又得靑城鼻祖樊先生親自傳授，焉有不擅武功的道理？」

「這就不好了……」

「更不好的是——」那人緩緩的接下去道：「那小子據說已經登程，開始尋仇，揚言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這兩個仇人，使他們受盡折磨而死，以爲死去的父親叔叔復仇！」

胡子玉先是一呆，禁不住冷冷大笑起來。

那人一怔，冷笑一聲，道：「有什麼好笑的？」

胡子玉道：「那小子來的太晚了！」

「此話怎講？」

「足下請想！」胡子玉道：「眼前我就將要死在你的手中，譚先生也將要死在司徒火一般舊日夥件之手，那小子這番心血豈非白用了！」

那人凄涼的一笑，道：「等着瞧吧，也許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

「一定如此！」

胡子玉用手指着自己的雙目，道：「你可曾看見了，我這雙眸子，就是那夥子人的傑作！」

那人冷冷一笑，道：「可是，你並沒有死！」

胡子玉一怔，道：「——可是你答應成全我一死的！」

「我沒有答應你！」那人冷冷的道：「非但如此，我還要救你回去，我們這就走吧！」

說完一隻手掌突地向着胡子玉背上一拍，拍時手指微挺，已點中在胡子玉背後「志堂穴」上！

胡子玉只覺得全身一震，身子一栽，頓時人事不省！

那人冷冷一笑，伸出一隻手，毫不費力的已把胡子玉提了起來。

月光一片，正照着那人的臉——

這個人非是他人，就是那個單身的皮貨客人——桑南圃。

× ×

一盞孤燈，明滅搖幌在凄離的客房裏，桑南圃來回的在房中踱着。

今夜，他顯得那麼的不平靜！

太多的事情困繞着他，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其中甚多不爲自己所知的秘事，一旦揭開了，結果却使得他更煩躁，坐寢不安！

譚雁翎，胡子玉是自己殺害父叔的大仇人不容置疑了。

「荷花」就是今天的譚夫人——

一想到她，桑南圃內心就情不自禁的浮現出那日馬車內的一段邂逅。

那是何等端莊，美麗，賢淑的一個婦人，她竟然會是串通情夫，早年謀害親夫的惡毒女人！

如果不是胡子玉親口道出，桑南圃死也不會相信。

但是現在他畢竟承認這是一件事實，從而推想出那個美麗，活潑，聰明伶俐的譚家大小姐，譚貴芝，也正是荷花從配譚雁翎之後，所出的掌上明珠了。

想到這裏，他不禁對於造物者的捉弄，感到有些啼笑皆非！

他很慶幸，這些秘聞在他一開始復仇的時候就知道了，而非復仇的中途，更不是結束的時候，這樣他心理上就可有一個萬全而不突然的準備！

復仇的對像，應該一視同仁，不分男女，他要很冷靜且理智的深思一切，要一干作奸犯科殘害自己家人的劊子手！帮兇從犯每一個人都得到應有的懲罰！

他相信這一點他一定可以做到，而且他已經開始做了！

甚至于眼前，他已達到了心目中預期的復仇效果——

他也有寞寞的傷感！

一個原本是完整幸福的家，將要在他蓄意的促使進行之下，開始一步步瓦解崩潰……

巧合的是，他的這種復仇意念，竟然與「江南五殺手」復仇的手段異曲同工，不謀而合，只是他內心的籌劃，却要較五殺手更完美，手段更毒辣！

當他發覺到以司徒火爲首的「五殺手」所聯合的復仇陣營，正自不擇手段的向譚胡二人進攻時，他樂得暫作壁上觀——

每一件使譚老頭失意，挫折的事，都使得他不勝快意——

但是他却不容許五殺手下手殺死譚胡二人，他堅持仇人必須要死在自己手下，甚至於要他們跪在自己的膝前叩頭泣求，在他們喪失了一切的生機之後，自己才制死他們——

面對着几上的燈盞，往事把他拉入到回憶裏……

猶記得那年自己八歲的那一年，孀母——也是生母，千里迢迢的找到了自己，把自己送到了娘舅「鐵簫」桑五湖門下，拜舅父爲父，易姓桑南圃，此後的歲月，自己隨同舅父苦練武功，母親爲恐走了消息，狠下心來，不來探望自己！

十二歲那年，自己武功已紮下了很好的底子，舅父似乎已沒有什麼再可以傳授他的了。

那一年，自己單身探母，母子見面後不及一年，母親就死了。

母親臨死的時候，猶念念不忘的囑咐「復仇」二字！千囑萬囑，要自己立志習武，要吃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母親死了，桑南圃再回到舅舅的家，却見惡於舅媽那個狠毒的婦人，生生的把這個孤伶伶的外甥，看成眼中釘，肉中刺，……

往後的四年……他眞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捱下去的……

也許是舅舅眞的老瞶了，一切都由着那個兇舅媽……桑南圃想到了那漫長的四年，眞的比狗還不如！

……所幸自己自幼卽養成了堅忍卓絕的性情，一切逆來順受，絲毫不發怨言，更何幸的是，舅舅膝下那個漂亮多情的表妹，時時的對自己噓寒問暖，使得自己在冰雪加身的殘酷世界裏，仍能體會出一些差堪慰留的温情。

想到這裏，桑南圃的眼睛都由不住濕了，面前不禁浮起了表妹娟秀的笑臉，誰又會想到，那個好心美麗的女孩子，竟然那般的命苦！

舅父死了第二年，表妹出嫁了，嫁給了一家珠寶行的少東，親事是由小就定下的，由不得她不從——

雖然她心目中的愛人是桑南圃，可是却無力反抗。

桑南圃猶記得表妹離家時的悲傷情景，哭得淚人似的……

表妹出嫁以後，自己因不見容舅媽，被逐出走，身上揣着父親的一件信物，歷經千辛萬苦的來到了靑城山，所幸見着了父親當年的恩師靑城鼻祖樊先生！

樊先生那年總有九十歲了，本已不再收徒了，終因同情自己的身世，在他垂暮之年，又用了八年的時間，把一身武功傾本相授——

據樊先生讚許說，自己一身武功已遠遠駕凌父叔之上，爲今日江湖武林中罕見僅有的人物！

春花秋月，光陰荏苒，轉眼間又是三年過去了。

五年來，桑南圃找遍了大江南北，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想不到在心灰意懶之境，在這偏僻的遠荒小鎭裏，探到了仇人的踪跡！

他將要眼看着譚雁翎窒息而亡，眼看着此一元凶大惡卽將在自己膝下痛苦的呻吟而亡……

羈旅之中，回憶起這件往事，眞有無邊感傷。

遠處有人在敲着梆子，數一數，已是四更時候！

他畧微把身上規置了一下，悄悄推開了窗戶，陡地飄身而出，像是一片桐葉般的輕巧，順着迎春坊前面的那條石板道，他放開身法，一路輕登巧縱直向着譚宅撲奔過去！

× ×

譚家大廳裏亮着燈！

在遭遇到如此重大變故之後，譚雁翎看上去似乎有些把持不住了！

胡子玉雙目已經上藥，纏着厚厚的一層布帶，呆坐一隅！

自從桑南圃把他救回之後，譚雁翎爲他解開了穴道，胡子玉悲訴經過，一字一淚，直到現在，才告一段落。

譚雁翎呆坐了半晌，冷哼一聲，道：「子玉，你太糊塗了，這種事只能你知我知，焉能向外人提及，太荒唐了！」

胡子玉吶吶道：「我當時但求一死，誰知那人偏偏要苟全我！」

譚雁翎瑟聲道：「生死事小……這些話不僅僅關係着你一個人……你知道我與荷姑……多少人都要如此受害——」

長嘆一聲，他恨恨的道：「二十年英名，只怕付與流水了……」

胡子玉想想也不是個滋味，兩隻手抱着纏着白布的頭，一聲不吭！

譚雁翎道：「這人是什麼樣子？」

胡子玉搖搖頭，冷笑道：「但願我能看見就好了！」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獨孤紅·文
盧令·圖

神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梅恨天與楚雲秋約好各自分頭找尋殘廢老人和殘缺門主後，偕黃君別去，傅飄紅不知受何感觸，托詞離楚雲秋而去，楚雲秋獨自走下山坡，遇南宮海天與冷鐵生，要以殘廢老人交換楚雲秋懷中的一頁三式刀法，楚雲秋正感爲難之際，神偸時逸和賭王左北斗突在山下疾奔而來，他們假作一追一逃，到得南宮海天等停身處，左北斗出其不意地把挾作人質的殘廢老人搶到手中，竄向楚雲秋身邊，南宮海天等悻悻而去。楚雲秋得回殘廢老人後與二奇相偕離去，這時有一冷冰語聲和清朗話聲相談自石後响起——

****

母子不相認　仇親兩難分

那陰森冰冷話聲冷笑道：「你錯了，簡直是大錯特錯。當世之中沒有一個人比我們更瞭解那小子。不錯，他是敵人，可是他是個講理的人，尤其是現在，只要你照我教你的去做，準保他不會動你一根汗毛。」

沒聽那清朗話聲响起。

旋聽那陰森冰冷話聲又道：「別忘了你爲我們做這件事的好處，更別忘了你不爲我們做這件事的害處……」

那清朗話聲突然响起：「當日做那件事的共有六家，你們爲什麼單找上我。」

那陰森冰冷話聲道：「那是你跟你們家的運氣好，你被我們找着了，而且解鈴還得繫鈴人，你明白了麼？」

那清朗話聲道：「那可眞是我跟我們家的福氣。」

那陰森冰冷話聲道：「那可是一點都不差，另五家眼看就要從武林中除名，只有你們家仍在武林中屹立不倒，只有你們家的可以一代一代的傳下去，而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這不是福氣是什麼？」

那清朗話聲道：「怕只怕……」

那陰森冰冷話聲陰笑一聲道：「你不用再說什麼，願不願意隨你，你不願意我就另找別人，只要有你的東西，我相信這件事任何人辦得了。」

那清朗話聲忙道：「我沒說不願意，我說了麼？」

那陰森冰冷話聲道：「那就少囉嗦，趕快去辦去，這件事的成敗關係很大，我還等着回去覆命呢！」

那清朗話聲說道：「好吧，我豁出去了！」

只見巨石上方一條黃影冲天而起，飛射不見。

× ×

梅恨天跟黃君往「揚州」方向走，他們倆都相信楚雲秋所說的，如果那殘廢老人眞是梅恨天的尊人梅凌煙，即使如今已不在「梅家廢宅」，相信也不會離「梅家廢宅」太遠。

如今的情形跟數日前已經不同了，如今黃君有了轉變，而且很明白地表示了心跡，她已經把她自己當成了梅恨天的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以梅恨天的妻子自居，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帶着似水柔情。

梅恨天也像變了個人，談笑風生，神采飛揚，令人不能不感嘆情愛兩字魔力之大。

在別人眼裏，唯一的遺憾應是梅恨天缺了一隻手，但黃君自己全不在意，她連想都沒想到，甚至根本沒把梅恨天當成一個殘缺的人！

情愛本只是兩個人的事。

要在一起過一輩子的是他們倆，跟第三者沒關係。

所以，他們倆應是一對令人羨煞的璧人。

他倆一路依偎着往前走，梅恨天神采飛揚，談笑風生，黃君嬌媚無限，笑語如珠，當眞就看紅了一個人的兩眼。

這個人躲在前面不遠處一片樹林裏，他那雙目光包含的有强烈的羨慕，也有强烈的嫉妬。

很快地，梅恨天跟黃君到了那片樹林旁，突然，梅恨天停了步，橫跨一步攔在黃君身前，目射穿去望着樹林冷然說道：「你沒法瞞過我，出來吧。」

只聽一個帶着怯意的清朗話聲透林而出：「二位千萬別誤會，這回我是一點惡意都沒有，皇天在上，神人共鑒，黃姑娘可千萬別出手。」

梅恨天一怔，兩眼精光暴射。

黃君也一怔脫口叫道：「柳不凡。」

忙壓低話聲在梅恨天身後低低說了幾句。

只見梅恨天煞威倏歛，揚聲道：「柳不凡，是你麼？」

柳不凡在樹林裏道：「正是小弟，正是小弟。」

梅恨天道：「你以怨報德，恩將仇報，害苦了我，如今又躲在此處窺伺，你是什麼意思，莫非還想……」

柳不凡忙道：「不，不，不，小弟剛才說過，二位千萬別誤會，小弟就是因爲一時糊塗，讓鬼迷了心竅，做出了這種神人共憤的事而深感羞慚，二位不知道，這些日子來小弟受良心譴責，簡直就坐立不是，寢食難安。因之特地給梅兄你送解藥來以贖前愆，可是又怕二位不明瞭小弟的心意，所以躲在林內遲遲不敢現身。」

黃君嘴唇啓動，在梅恨天身後又低低說了兩句。

梅恨天道：「你會給我送解藥來，柳不凡，太陽從西邊升上來了麼。」

柳不凡忙道：「梅兄，小弟剛說過，皇天后土，神人共鑒，小弟當眞是受良心譴責深感羞慚，深感痛苦……」

黃君忽然從梅恨天身後閃出，道：「既是這樣，你就把解藥送過來。」

柳不凡道：「梅兄請接好……」

「慢着，」黃君道：「你既是天良發現，爲什麼不把解藥送過來，服了你的解藥並不能馬上把毒袪除，你又怕什麼？」

柳不凡道：「這個……小弟唯恐黃姑娘……」

黃君截口道：「唯恐黃姑娘怎麼樣，黃姑娘不見得能奈何你，你又怕什麼。」

的確是這樣的，黃君不見得能奈何這位柳公子，可是柳不凡幹了這種事，如今讓他再面對梅恨天跟黃君，他自是難免心虛。

只聽柳不凡道：「話是不錯，只是，其實只要小弟把解藥交到二位手裏。二位又何必非讓小弟出去不可。」

黃君道：「柳不凡，既然我們倆一時奈何你不得，你出來跟躲在樹林裏又有什麼兩樣。」

柳不凡道：「黃姑娘非讓小弟出去不可，小弟是越聽越心驚，越聽越害怕，這兒有件事先奉知一聲，江山已經找到了殘廢老人，現在送交殘缺門主途中，小弟聽說那殘廢老人可能是梅兄的尊人……」

梅恨天冷笑一聲剛要說話。

黃君偷偷扯了一下梅恨天的衣裳，道：「你怎麼知道江山已經找到了那殘廢老人。」

柳不凡道：「小弟親眼看見的……」他眞是親眼看見的，他把他所看到的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黃君道：「原來如此，那麼，你是怎麼知道那殘廢老人，可能是梅恨天的尊人的。」

柳不凡道：「這個……小弟是聽別人說的……」

黃君道：「原來你是聽別人說的，你古道熱腸，這番好意令人感激，可是梅恨天僅有的這隻手不能動，他如何能去截江山！」

柳不凡道：「小弟這不是為梅兄送解藥來了麼！」

黃君香唇邊掠過一絲冷冰笑意，「哦」地一聲道：「原來如此，那眞是甚感激你了，柳不凡，你這番心機白費了，你以怨報德，恩將仇報，以卑鄙手法害了梅恨天，又跑去告訴江山說梅恨天劫擄了我，想藉江山之手殺了梅恨天，如今你又反過頭來在梅恨天面前點火，柳不凡，你這個人甚陰毒，太卑鄙了，留你在人世是個大禍害，今天你是死定了。」

她這句話剛說完，梅恨天已騰身掠起，半空中刀出鞘，他人刀合一，只見一道寒光像電似的射向那片樹林。

樹林裏響起了柳不凡一聲驚呼。

這當兒那道寒光已射到林邊，一陣驚天動地的震動，好幾棵樹倒了下來，枝葉橫飛，塵土飛起，聲勢好不驚人！

旋見那片寒光捲進了樹林，左衝右突，矯若閃電，寒光所經，樹一棵連一棵的倒下，頃刻間一片樹林變得好不稀疏，一眼都可以看穿到樹林的那一邊去。

黃君飛身掠了過去，高聲叫道：「恨天。」

寒光倏斂，梅恨天仗刀立在橫七豎八的樹木叢中，煞威凜人。

黃君忙道：「找着他沒有？」

梅恨天冰冷道：「這東西够狡猾，居然讓他跑了。」

黃君剛要說話，一眼瞥見百丈外一條黃影往西北方向疾奔，她忙抬手一指道：「在那兒。」

梅恨天轉身望去，仰首一聲裂石穿雲的長嘯，騰身追了過去。

黃君急騰起。

柳不凡的武功不如梅恨天，可是輕功身法却高人一籌，而且他不是筆直的跑，一會兒東，一會兒西，到處亂竄，不到盞茶工夫竟被他跑得沒了影兒。

黃君一見這情形，忙把梅恨天叫住，梅恨天立時停了下來，他好氣惱，好恨，狠狠地虛空掠了幾刀。

黃君到了他身邊，忙抓住他的胳膊道：「恨天，別這樣，山不轉路轉，咱們總會碰見他的，再說他又不是個沒根兒的人，急什麼。」

梅恨天咬牙道：「這東西太鄙卑，太陰毒，太可惡了，我非殺他不可，要是在江湖道上碰不見他，我就要找到他的家裏去。」

黃君道：「我就是這個主意，現在咱們還有好多正事待辦。」

梅恨天氣似乎消了些，目光一凝道：「你看柳不凡的話可信不可信！」

黃君一搖頭道：「不，我不信，我絕不信他會把那位老人家送交殘缺門主！」

梅恨天道：「這我也不信，我不是指這，我是指柳不凡所說南宮海天跟冷鐵生以那位老人家跟楚雲秋換那一頁三式刀法，結果楚雲秋得『風塵三奇』中那兩位之助把那位老人家奪了過來這件事。」

黃君沉吟了一下道：「可信，一則柳不凡那東西繪影繪聲，二則他旨在挑起你跟楚雲秋的搏鬥，要是虛而不實，他不會冒險給你送解藥來。」

梅恨天臉上掠過一片激動神色，道：「希望是眞不假，那可就是天可憐了，現在咱們是不是還需要到『揚州』去？」

黃君道：「我看……」

只見遠處奔來一隊人，那隊人裏似乎還有一頂轎子。

黃君神情猛地一震，急道：「恨天，我義母來了。」

梅恨天忙轉身望去，那隊人賽逾奔馬，就這一句話工夫已進入五十丈內，果眞是楚雲秋見過的「雙鳳門主」那支隊伍！

黃君急低叫一聲：「恨天，快跟我跪下！」

她一矮嬌軀跪了下去。

梅恨天遲疑了一下，也亦跟着跪了下去。

他兩個剛跪下，「雙鳳門主」的那隊人已然來到，停在了一丈內，只聽「雙鳳門主」冰冷說道：「什麼人攔轎。」

四名護法躬身低頭，沒敢說話。

黃君螓首低垂，道：「稟義母，是小君。」

雙鳳門主道：「原來是『雙鳳門』的公主，這叫我怎麼敢當，快快請起。」

黃君道：「義母，小君知罪。」

雙鳳門主冷笑一聲道：「妳何罪之有，怪是怪我這個門主不近人情……」

黃君道：「義母……」

雙鳳門主沉聲道：「妳還認我這個義母麼，妳眼睛裏還有我這個義母麼。」

黃君道：「小君知罪，願領門規。」

雙鳳門主沒說話，半晌才聽她一嘆說

道：「要是在數日前妳讓我找到，我非以最嚴厲的門規，懲處妳不可，可是，現在……我已經把那條不近人情的規法廢除了，所以我也不打算懲處妳了，也就是說我答應妳跟那個叫江山的……」

黃君忙搖螓首，道：「不，義母，不是江山。」

雙鳳門主訝然道：「不是江山，聽潘護法他們說，妳不是跟那個叫江山的很要好麼！」

黃君嬌靨酡紅低下了頭，可是她旋又抬起頭道：「潘護法他們沒說錯，小君只是對江山……可是到後來小君發現對江山只是一種崇拜，並不是情愫……」

雙鳳門主沉聲道：「胡鬧，這怎麼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黃君遂把梅恨天劫擄她的經過，以及她自己的轉變說了一遍。

「有這種事，」雙鳳門主冷笑一聲道：「我說他怎麼會跟妳跪在一起，原來是……我已經把那條不近人情的規法廢除，我也不再怪妳，可是用下五門的手法劫擄我『雙鳳公主』這件事我却不能不追究，我也不能讓妳嫁這麼一個行為不端……」

梅恨天猛然抬起了頭，道：「門主，後輩是不得已，不如此後輩無法獲得黃姑娘，可是後輩自知這種行徑不對，後輩願意領受一切，只求門主成全後輩跟黃姑娘，後輩愛她勝過愛後輩自己，不能蒙門主成全，後輩不惜一切。」

「雙鳳門」的人都為之動容。

却沒聽雙鳳門主說話。

黃君叫道：「義母……」

忽聽雙鳳門主顫聲道：「年輕人，你姓什麼，叫什麼，什麼地方人。」

梅恨天道：「後輩姓梅，叫梅恨天，『揚州』人。」

那頂軟轎忽然一陣抖動，只聽雙鳳門主道：「你姓梅，是『揚州』人！」

梅恨天道：「是的。」

雙鳳門主道：「據我所知，『揚州』姓梅的人家不少，你是……」

黃君道：「義母，他是江南首富，武林世家的『揚州』梅家的後人。」

雙鳳門主的話聲突然間顫抖得更厲害了，道：「這麼說那梅凌烟是你的……」

梅恨天道：「那是家父。」

雙鳳門主忽然間又不說話了。

黃君嬌靨上掠過一片詫異色，道：「義母，你怎麼了！」

沒聽雙鳳門主說話。

黃君忙站了起來，驚聲叫道：「義母，您……」

雙鳳門主突然說了話，話聲不再顫抖了，不但不再顫抖了，而且平靜得出奇，就像剛才那顫抖話聲不是出自她口一樣：「小君，扶梅少俠起來，你們的事我答應了！」

黃君猛然一怔，繼而大喜，急轉望梅恨天叫道：「恨天……」

梅恨天先聽雙鳳門主話聲顫抖，他也詫異，可是他不便問，這當兒他更覺大出意料，他怔了一怔忙道：「謝門主，後輩永遠感激。」

他站了起來！

只聽雙鳳門主道：「你不必謝我，當年我欠過你父親的，梅家遭逢變故之後我只道報償無望，沒想到梅家還有你這個後人，那麼我該把欠你父親的報償在你身上，而且我們認為一個女兒家與其嫁一個她愛的，不如嫁一個愛她的，當然，像你們倆這樣那是更好。」

原來如此，怪不得雙鳳門主有這種轉變。

黃君釋然了，嬌靨微紅，垂下螓首。

梅恨天明白了也有點赧然，他低了低頭，說道：「家父的當年事，晚輩當時年紀小，不淸楚，晚輩只知道如今門主大恩成全……」

雙鳳門主笑聲道：「你還叫我門主麼，是不是也該跟小君一樣，叫我一聲義母了！」

梅恨天忙道：「是，義母，不管怎麼說，恨天對義母永遠感激！」

雙鳳門主道：「不要再對我說感激了，我欠你父親的，也可以說是欠你的，太多太多了，我如今所作的報償，比起我欠你的，那是太微不足道了。」

梅恨天道：「恨天……」

雙鳳門主忽然截口道：「恨天，這個名字是誰給你起的。」

梅恨天道：「是恨天自己，那是恨天自感身世太悲慘，天心太刻薄。」

雙鳳門主嘆了口氣道：「你的身世的確太悲慘了，不過這不能怨天，你還有別的名字麼？」

梅恨天道：「恨天原叫慕民。」

雙鳳門主道：「我想讓你從現在起改過來叫慕民……」

梅恨天道：「慕民理應敬遵。」

雙鳳門主道：「慕民，據我所知，梅家當年遭逢的是滅門慘禍，一家近百口無一倖免，你是怎麼逃脫的？」

梅恨天把當年他僥倖的情形重說了一遍。

雙鳳門主的話聲又帶了激動，道：「天可憐，天可憐沒絕梅家之後，像這樣可以說天心相當寬厚了，怎麼能再怨天？」

梅恨天口齒啓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雙鳳門主道：「你想說什麼，盡管說就是。」

梅恨天雙眉微揚道：「以梅家沒絕後看，天心似乎是相當寬厚，若以整個變故看，慕民斗胆，仍以為天心刻薄，梅家沒做什麼……」

臉色陡然一變，倏地住口不言。

雙鳳門主連忙說道：「慕民，你怎麼了。」

梅恨天臉色有點異樣，道：「慕民不敢再怨天心刻薄了！」

雙鳳門主訝然道：「怎麼了，你剛不是說……」

梅恨天道：「慕民剛才沒想到，這是梅家自己招的災。」

雙鳳門主道：「這麼說你知道梅家為什麼遭逢這種悲慘變故。」

梅恨天道：「災由一人起，禍由一人生，梅家當年所遭逢的變故雖不見得跟這個人的所作所為有直接關係，但却可以說是一種報應，一個人遭了天譴，連累了梅氏一家，梅家出了這麼一個人，慕民怎麼敢再怨天！」

雙鳳門主詫聲道：「慕民，你這話，……這個人是……」

梅恨天欠身道：「這件事對梅家來說是恥辱，對慕民來說是痛苦，慕民斗胆，請求義母別問。」

雙鳳門主的話聲又起了顫抖，她道：「好吧，我不問，災既由一人起，禍既由一人生，無論什麼樣的災禍都該由這一個人承當，盡管這個人是梅家的人，可是連累梅氏全家却有點不大公平，這個人若是知道災是由她起，禍是由她生，她應該後悔，也應該覺得愧對梅氏一家。」

黃君馬上聽出她的話聲不對了，忙道：「義母……」

只聽雙鳳門主道：「我不要緊，我只是替梅家人不平而已……」

話音微頓，接道：「慕民，聽你剛才所說的話，似乎應該知道下這個毒手的殘兇是誰，但你却又說梅家遭逢的這悲慘變故，不見得跟那個人的所作所爲有直接關係，這是……」

梅恨天道：「按情按理，梅家所遭逢的變故應該是某人下的毒手，但實際上這個人是舉世皆知的俠義，甚至可以說他是當世武林的第一人，而且早在多少年前他也落得了家破人亡不在人世了……」

雙鳳門主忽然冷笑一聲截口道：「慕民，你要知道，天地間不乏欺世盜名之輩，有的人衆所週知是舉世景欽的俠義，但他却可能是世間最卑鄙，最邪惡的人。」

梅恨天道：「這個慕民知道，只是現在有跡象顯示，當年下毒手殺害梅家近百以上的却是另一個人。」

雙鳳門主「哦」地一聲，說道：「是誰？」

梅恨天道：「殘缺門主。」

雙鳳門主詫聲道：「殘缺門主？怎麼見得。」

梅恨天遂把那殘廢老人可能是他父親，以及「殘缺門主」指那殘廢老人奪他愛妻，害得他家破人亡的事情，以及自己投入缺殘門學習左手刀法的經過及疑點。

梅恨天在叙述前情的時候，雙鳳門主似乎沒有甚麼反應，因爲她沒說話，一直在靜靜的聽，可是當梅恨天一提及他自己爲了報仇而不惜殘一隻右手投入「殘缺門」學習「左手刀法」時，却聽雙鳳門主驚聲急急說道：「怎麼說，慕民，你曾經投入『殘缺門』學習了他們的『左手刀法』，你怎麼那麼糊塗，『殘缺門』的『左手刀法』並不是天下無敵的，反之……唉，這也怪不得你，那時候你那麼小，心裏只記着報仇，別的甚麼都不懂，怪不得你那個奶媽跟她那個哥哥，他們怎麼……唉，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怪只怪當時沒有人在你身邊，可是……說來說去還是怪，……怪那個人，要不是她招災招禍不就甚麼事也沒有了麼，慕民，你可知道，當年有一個人就是因爲習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招致身敗名裂，最後死在衆白道俠義圍攻之下，只是那是他自作自受，罪有應得，可是你……」

半子之誼，果不等閒，雙鳳門主如今對梅恨天的關心就跟一般不同，這種關心甚至於超越了那對半子之誼的梅恨天所該有的。

梅恨天聽了好生感動，他接口說道：「義母，你說的這些慕民都知道，慕民也自知當年一步走錯，不過你請放心，有小君在身邊隨時阻攔，慕民也會盡所能克制自己，應該不會闖甚麼大禍，鑄甚麼大錯，事實上慕民現在的情緒確已經大異往昔了。」

雙鳳門主道：「不管你怎麼說，我還是不放心……」

梅恨天眉宇間掠過一絲異樣神色，道：「你請放心，必要時慕民不惜再殘左手，絕不會讓『殘缺門』這『左手刀法』毀了自己。」

雙鳳門主失聲叫道：「不，慕民，你不能……」

梅恨天連忙說道：「慕民只是說必要時，……」

雙鳳門主急急說道：「必要時你也不能……」

突然住口不言。

黃君忙道：「義母，你……」

雙鳳門主又說了話，話聲顯得那麼有氣無力：「我知道，這是唯一能阻攔你毀你自己的辦法，這是作的甚麼孽，作的甚麼孽啊！」

梅恨天毅然說道：「你老人家請放心，小君給我的幫助很大，我絕不相信我會有用這辦法的一天。」

雙鳳門主道：「但願如此，但願如此了，天既可憐爲梅家留下了你這條根，就不該再把任何一點不幸，加諸於在你的身上。」

沉默了一下，接着又道：「聽你這麼說，我也有點懷疑這是『殘缺門』的歹毒安排，可是我却想不出他們的用意何在，要如你所說，當初是『殘缺門』下的毒手，引你入『殘缺門』也只是爲毀了你，他們又何必冒你發現眞象之險等到將來，當初殺你不是更容易了麼？」

梅恨天道：「小君跟我也想不通這一關，不過小君曾這麼猜，『殘缺門』的報復手法太陰毒，他們當初所以留下我，又把我引進『殘缺門』，是知道我父親沒遭到他們的毒手，想讓我有一天親手殺了自己的父親——」

雙鳳門主道：「小君胡說，誰還能不認識自己的生身父母，何況慕民那時候已十幾歲了。」

黃君道：「義母，現在那位殘廢老人已面目全非了。」

雙鳳門主道：「這我知道，或許這也是『殘缺門』的一項安排，只讓那老人落得面目全非，身體殘廢，讓人認不出他是誰來，可是慕民並沒有理由殺他，當初他們告訴慕民的那些兇手中並沒有把這個殘廢老人列進去，可見不是這麼回事，也就是說當初殺害梅家近百口的不可能是『殘缺門』，奶媽兄妹倆可疑，但她兄妹却不見得非是『殘缺門』中人不可，這件事咱們慢慢再琢磨，現在我要跟慕民談談另一件事，就是關於『殘缺門主』指你父親奪他愛妻，害他家破人亡這件事……」

梅恨天道：「義母，你知道我父親，他不可能……」

「慕民，」雙鳳門主道：「就是因爲我知道你父親，所以我才要跟你談談這件



黃君和梅恨天雙雙跪在地上恭候雙鳳門主。

事。」

梅恨天也是個聰明人，他馬上聽出不對來，微微一怔道：「你是說……」

雙鳳門主道：「有件事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你的父母感情並不好。」

梅恨天又復一怔，道：「這件事你怎麼……」

雙鳳門主道：「你奇怪我怎麼會知道，是不是，我可以告訴你，我跟你的父母都算得舊識，所以他們兩個之間的事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梅恨天道：「這麼說你也知道我父母爲甚麼感情不好。」

雙鳳門主道：「我知道，我當然知道，站在第三者的立場，我不偏誰，也不向誰，你父母的感情所以不好，要怪只能怪你的父親——」

梅恨天雙眉陡地一揚，說道：「不瞞你說，就當年的記憶，慕民也這麼想，可是就如今的所知，慕民就不能再怪他老人家了。」

雙鳳門主道：「慕民，你可願意聽我說下去。」

梅恨天欠身道：「你請說，慕民洗耳恭聽。」

雙鳳門主道：「把轎放下，你們都先到一邊兒歇歇去。」

四名紫衣漢子放下了軟轎，「雙鳳門」的人一起退出了數丈外。

雙鳳門主說道：「你們倆往上前來一點。」

梅恨天恭應一聲，偕同黃君往前走了幾步，到了轎前三尺處停下。

雙鳳門主道：「慕民，你可知道我爲甚麼怪你的父親。」

梅恨天說道：「慕民不知道，請你指教。」

雙鳳門主道：「那是因爲你父親有外遇，你知道麼？」

梅恨天雙眉微揚道：「慕民不敢相信，據慕民所知——」

他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雙鳳門主道：「據你所知有外遇的不是你父親，而是你母親，可是？」

梅恨天脣邊掠過一絲抽搐，一點頭道：「不錯。」

雙鳳門主道：「慕民，你爲甚麼沒有耐心聽我說下去。」

梅恨天忙道：「你請說，慕民不敢再插嘴。」

雙鳳門主道：「你放心，我剛說過，我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我不偏誰，也不向誰……」

頓了頓道：「據我所知，你父親在娶你母親之前曾經有過一個女人，但由於你爺爺奶奶不贊成這件事，你父親很孝順，只有憑父母之命娶了你母親，你母親是當世的第一美人，出身大家，人也很賢慧，你父親對你母親起先很不錯，夫妻間的感情也相當好，可是自從你爺爺奶奶相繼過世之後，你父親就變了，他經常一個人出門，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他是不是去會那個女人了，我不知道，從那時起他對你母親逐漸冷淡，夫妻間的感情就不好了是事實，而且從那時以後，他的所作所爲也讓一個做妻子的難以忍受，他一個人搬到水榭裏去住，他絕少到你母親房裏去，也不許你母親擅自進入水榭，甚至身比陸放翁，把陸放翁的那闋『釵頭鳳』寫在粉牆上給你母親看，算算那時候你已經記事了，這些你都應該知道才對！」

雙鳳門主說的這都是事實，梅恨天不能不點頭承認，他道：「是的，這些慕民都知道，可是後來——」

雙鳳門主道：「後來你母親變了節，這是事實，我也知道，可是你知道，一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母親這完全是被逼的，純粹是一種報復，你母親算得上天

地間第一等可憐人，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可是，畢竟這步路她走錯了，你知道，從古至今禮教只束縛女人，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胡作非爲，女人却不能有一念之差，半步之錯，這是不公平的，太不公平了，你母親的錯，爲禮教所難容，爲世人所詬病，但我希望你能諒解你的母親，因爲，她太可憐了，眞要說起來，她並沒有錯，她唯一的錯，唯一的罪孽，就是連累了你的全家，這使她至死愧疚，至死也不安……」

梅恨天目光一凝道：「慕民是不是能插句嘴。」

雙鳳門主道：「你說。」

梅恨天道：「你剛說我母親唯一的錯，唯一的罪孽是連累了我全家……」

雙鳳門主道：「聽你剛才的口氣，你似乎知道你母親是跟誰……」

梅恨天道：「是的，慕民知道。」

雙鳳門主道：「誰，你說出來，讓我聽聽。」

梅恨天沉聲說道：「『神手書生』楚凌霄。」

雙鳳門主道：「你……你是怎麽知道的。」

梅恨天道：「我母親曾經送給楚凌霄一副畫像。」

雙鳳門主道：「沒錯，這我知道，你母親的確給過楚凌霄一副她自己的畫像，跟她有來往的也確是楚凌霄，而且我可以告訴你，殺害你全家的人也就是這個『神手書生』楚凌霄。」

梅恨天，黃君却猛然一怔，黃君頭一個叫道：「怎麽說，殺害梅氏一家的是楚凌霄。」

雙鳳門主道：「不錯，是他。」

梅恨天道：「你怎麽知道？」

雙鳳門主道：「我當然知道，沒有人比我更淸楚這件事，可惜，楚凌霄已經遭到了報應，要不然我當面指證他絕無法否認。」

黃君瞪圓了美目，失聲叫道：「這，這怎麽會，這怎麽可能……」

梅恨天高揚起一雙眉梢兒，道：「義母，你原諒，不是慕民不相信你，事關重大，慕民不能不確定一下，你確知殺害梅氏一家的是楚凌霄。」

雙鳳門主道：「我可以拿我這條命担保，够麽。」

梅恨天道：「楚凌霄爲甚麽會下這毒手。」

雙鳳門主道：「他想跟你母親作長久打算。」

梅恨天詫聲叫道：「可是，可是，『殘缺門』……」

雙鳳門主道：「你的奶媽兄妹倆被楚凌霄收買了，楚凌霄殺了你的全家，讓你奶媽兄妹把你引進『殘缺門』……」

梅恨天道：「義母，楚凌霄是不是也沒理由留下慕民。」

雙鳳門主道：「不，他一定有理由，他是個工心計的人，他一定有他的用意，可是我不知道他是甚麽用意，不過殺害梅氏一家的確是他。」

梅恨天道：「那麽『殘缺門主』說我父親奪他愛妻……」

雙鳳門主道：「我說句話你別在意，你父親既能跟一個女人有來往，自然可能跟第二個女人有來往。」

梅恨天臉色好難看，冷笑一聲道：「想不到梅家的人都是這樣的，想不到是楚凌霄殺害了我全家，這個仇我不能不報，誰叫我身爲人子？說不得我只有……」

倏地住口不言。

黃君驚道：「慕民，你要幹甚麽？」

梅恨天緩緩說道：「柳不凡說，可能是我父親的那位殘廢老人落在了楚雲秋手裏，楚雲秋已在把他送交『殘缺門主』，這話我現在有點相信了。」

黃君急道：「不，你怎麽……柳不凡的話你怎麽能信，你明知道柳不凡這個人卑鄙陰毒，你明知道楚雲秋當初並沒有傷那位殘廢老人……」

雙鳳門主道：「誰是楚雲秋。」

黃君道：「楚凌霄的兒子，就是江山，江山是他的化名！」

雙鳳門主道：「怎麽說，江山就是楚凌霄的兒子……」

黃君霍地轉望梅恨天，道：「楚雲秋不知道這件事，他一定不知道，要不然他不可能讓你知道他是楚雲秋。」

梅恨天道：「他或許不知道，可是我不能不找他……」

黃君道：「你不能找他，也不該找他，殺你全家的是楚凌霄，不是他。」

梅恨天道：「可是楚凌霄已死了。」

黃君脫口叫道：「不，楚凌霄並沒有死——」

猛覺失言，一驚住口。

只聽雙鳳門主道：「怎麽說，小君，楚凌霄並沒有死？」

黃君沒說話。

雙鳳門主沉聲道：「答我問話。」

事到如今，也由不得她不說了。

黃君咬一咬牙道：「是的。」

雙鳳門主道：「妳怎麽知道楚凌霄並沒有死。」

黃君道：「是楚雲秋告訴我的。」

她忍着悲痛把楚雲秋告訴她的一股腦兒全說了出來。

靜靜聽畢，雙鳳門主冰冷說道：「原來如此，我還當他已經遭到了報應了呢，原來……齊神君可敬可佩，楚凌霄可卑可誅……」

梅恨天道：「那更好，楚雲秋一定知道他父親在甚麽地方。」

黃君道：「不，他不知道……」

梅恨天道：「他一定知道，他會知道的……」

一躬身道：「義母原諒。」

突然長身騰起，飛射而去。

黃君大驚，急急叫道：「慕民，你等等……」

她閃身要動。

雙鳳門主沉聲喝道：「小君，給我站住。」

黃君轉過來叫道：「義母……」

雙鳳門主道：「你不該阻他報仇。」

黃君急得都要掉淚了，急急說道：「我不是阻攔他報仇，我敢說楚雲秋絕不知道這件事，而且他對慕民有恩……」

接着他把楚雲秋當日在「百花城」如

何幫梅恨天，以後又如何勸她幫梅恨天的事飛快地說了一遍。

雙鳳門主嘆了口氣道：「我見過楚凌霄這個兒子，我看得出他是怎麽樣一個人，楚凌霄不該有這種兒子，也不配有這種兒子，我也知道慕民不該找他，可是這種事並不是幾句話就能攔得住的……」

黃君突然高揚黛眉道：「你能確定當初殺害梅氏一家的是楚凌霄。」

雙鳳門主沉默了一下道：「小君，我不再瞞你了，我就是梅凌烟的妻子，慕民的生身之母秦含烟。」

黃君猛然一怔，失聲叫道：「怎麽說，你，你就是梅凌烟的妻子，慕民的生身之母？」

雙鳳門主話聲忽然變得有點沙啞，道：「是的，小君，當年我早在梅家被害的前一天就離開了梅家，當時梅凌烟又出遠門去了，不在家，可是後來我知道楚凌霄殺了梅氏一家，我悲痛憤恨之下就又離開了楚凌霄。」

黃君道：「梅家這件慘案一幌這麽當年，你既然知道殺害梅氏一家的是楚凌霄，爲甚麽不早揭發……」

雙鳳門主道：「小君，一個人不能一步走錯，尤其是一個女人，像我這麽個變節失貞的女人有臉揭發誰，我沒有這個勇氣。」

黃君道：「那麽你剛才爲甚麽不讓慕民知道……」

雙鳳門主道：「小君，你不知道，我是這麽一個女人，這麽一個母親，尤其慕民他不齒他母親的作爲，甚至有點痛恨他的母親，我怎麽能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生身之母，我所以偸生苟活，是因爲楚凌霄告訴我他沒傷我的兒子，我現在見我兒子一面，現在總算是天可憐讓我見着了……」

黃君大驚說道：「義母，你……你絕不能……」

雙鳳門主道：「傻孩子，別急，我還會活下去，因爲我知道楚凌霄還在人世，我不會先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我要看他遭報應，我要看他遭天譴，誰都知道楚凌霄是天地間一等奇男子，誰都知道他是當世武林的英雄翹楚，一等俠義，只有我知道，他不是，他是這世上最醜惡的人！」

黃君道：「義母，不管楚凌霄是怎麽樣一個人，這不能全怪你，也跟楚雲秋沒關係……」

雙鳳門主道：「傻孩子，妳不用安慰我了，不錯，我走錯路是由梅凌烟逼的，可是一半也怪我自己意志不堅，一個女人變了節，失了貞，還有甚麽理由好說，而且由於我一步走錯，致使梅家遭逢滅門慘禍，這我難辭其咎，至於楚雲秋，憑心而說，他是無辜，我會幫你勸阻慕民的，妳不要着急，慕民不可能是楚雲秋的對手，楚雲秋也不會傷慕民，何況，慕民不一定能同咱們等一起找到楚雲秋？咱們現在動身趕去還來得及的，不過妳要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絕不能讓慕民知道我就是他那偸生苟活的生身之母，我寧願讓他以爲我死了，妳答應了。」

黃君道：「義母，你這是……」

雙鳳門主道：「小君，看在我撫養妳調教妳這麽多年份上，答應我。」

黃君忽覺心中一慘，她一咬牙含淚點頭：「小君答應就是！」

「好了，」雙鳳門主道：「把他們叫過來，咱們趕一陣吧。」

黃君舉袖抹淚，竭力平靜了自己一下，轉身揚起了手！

× ×

柳不凡這個驚弓之鳥，漏網之魚還在沒命的跑，他連頭都沒敢回，他是嚇破了胆了。

他不敢找空曠的地方跑因爲那會暴露身份，他專找能掩蔽他身形的地方跑。

跑着跑着，他眼前出現了一片密樹林，他心裏一喜，加速身法疾掠撲去，幾個起落奔到，一頭鑽進了樹林裏。

進樹林轉身外望，那裏有那個煞星的人影，柳不凡心身都爲之一鬆，剛才使的是一口氣，現在心身一鬆人就像洩了氣的皮球，往樹幹上一靠，順着樹幹滑了下去，在喘，喘得好厲害。

他這裏身子剛着地，突然一個冰冷話聲自身後響起：「你跑得可眞不慢哪！」

柳不凡魂飛魄散，心胆欲裂，顧不得再跑了，他也知道來不及，其實他還想跑，奈何兩腿發軟，不聽使喚，他在尖叫一聲：「梅兄饒命——」翻身跪倒在地。

他跪下去了，可是他也直了眼，眼前那裏是那個煞星梅恨天，赫然是個兩眼透射陰森光芒的黑衣蒙面人，他人虛脫了，身子一幌差點沒倒下去。

只聽那黑衣蒙面人冷笑道：「眞光采，眞露臉，武林六公子之一的柳不凡，居然讓個殘廢人，嚇破了胆，還跪下來求他饒命，這要是傳揚出去……」

柳不凡白淨的一張玉面刹時通紅，他霍地竄起來道：「你這是甚麽意思。」

那黑衣蒙面人沉聲道：「你辦砸了我的事，還有臉問我是甚麽意思。」

柳不凡抗聲道：「那不能怪我，誰知道梅恨天的毒已經解了……」

那黑衣蒙面人道：「誰解的。」

柳不凡道：「我怎麽知道，你問我，我問誰。」

那黑衣蒙面人冷笑道：「你問誰，那種毒非你的獨門解藥不能解，你問誰！」

柳不凡道：「天地良心，我沒有給他解藥，你怎麽不想想，我會給他解藥麽，我要是給了他解藥還敢去找……」

那蒙面人道：「那麽是誰解了他的毒，誰又能解他的毒！」

柳不凡道：「我怎麽知道，我要是知道不就好了麽？」

那黑衣蒙面人沉默了一會道：「不管怎麽說，這件事算砸了，砸了這件事對本門的影響很大，我一定要補救……」

柳不凡忙道：「那是你們的事，別再找我了。」

那黑衣蒙面人森陰日光一凝道：「那是本門的事？」

哼哼一陣陰森冷笑，接道：「誰告訴你那是本門的事，別忘了，這件事是你這位公子辦砸的，而且楚家這個後人在一天，對你六大世家就是一個大威脅，設若讓他知道當年圍攻他父親是你六大世家，我不知道那後果……」

哼哼兩聲住口不言。

（未完）

民初游俠傳

朱　羽・文
盧　令・圖

曉山風雲（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正風因兒子失踪，往請范長順帮忙，途爲六大漢截擊，馬拔槍嚇走六大漢，正欲繼續趕路，忽見范五爺縱身來到，要他代辦一事，馬正風立即答允，依計往一娼寮，果然找出了出賣革命軍的奸細，馬正風當時不動聲色，暗中回報了范五爺，范五爺也答允命范長順派人往搜尋馬小桐的下落，作爲酬報，馬正風返回寄居客棧，躺在床上，陷入沉思，他發覺到當一個人遭遇重大變故時想保持鎭靜是多麼困難，他來曉山時，有多大風險，他已估量過，他不怕死，但現在所生變故却使他措手無及——

煉獄驚魂夜　牢卒催死聲

馬正風感到非常疲倦，却又毫無睡意，一個勁地將眼前的情況揉成一根根的線，再加以編織。編來織去，竟然織成了一面迷惑的網，將他一層又一層地裹住了。

窗外突然傳來一陣蟋蟀聲；那聲音嘹亮而有節奏。

馬正風猛然從迷惑中驚醒，如今已是深秋，怎會有蟋蟀鳴叫呢？莫不是……？

側耳傾聽，蟋蟀仍在鳴叫，兩長一短，很有規律地一再反覆。馬正風頓覺倦意全消，原來是在暗中指揮他的秦子豪到了。

馬正風不想驚動他的妻子，是以輕輕地從椅上站起，躡手躡足地走向窗邊。

他輕輕在窗櫺上彈了三下，外面緊接着響起五下彈指之聲。連絡的記號一點也沒有錯，馬正風這才推開了窗戶。

窗戶下站着一個人，雖然夜色很暗，馬正風也看出那就是他渴於一見的秦子豪，手在窗台一按，人就縱了出去。

二人離開窗下，來到牆脚邊蹲下，開始了低聲交談。

「我今天去了一趟河間鎭，」那人的聲音低沉而有力，語氣非常穩定。「和軍方搭上了線，那三個小伙子是軍部諜報隊派來的。」

「眞是冒失，」馬正風感嘆說：「如果先跟咱們連絡……」

「這也難怪他們，軍方有命令，若非必要，不准他們跟咱們連絡。軍方決定初八晚上進兵曉山，想派幾個諜報人員混在迎神賽會的隊伍裏作爲內應，想不到出了這麼大漏子。幸虧趙協成去告密的時候被譚道發覺了，不然……」說到這兒，秦子豪的語氣突然一轉：「對了！你會過譚道沒有？」

「會過了，」馬正風的語氣中有明顯的懊惱：「老秦，我覺得咱們這樣作法，似乎太不近情理了。若是沒有譚道，目前情況眞不知道要糟到什麼樣兒哩！」

「老馬，」秦子豪很嚴肅地說：「你以爲我不明白這些道理？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事。譚道的目標太大，武瑤軍和徐成龍一定在暗中用最陰險的法子對付他，這會間接妨害咱們的事，他非得在初八天黑以前離開曉山不可。」

「我看他是吃了秤錘鐵了心，絕不會走。」

「哦！……」

「老秦！咱們這個激將之法是絕對用錯了，若是敞開來對他明說，也許……」

「那絕對不行。」秦子豪很快地封住了馬正風的口。「咱們的行動關係着革命軍的進軍計劃，一點兒也不能馬虎。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誰也看不透誰……」

「老秦！我可看透了譚道，他是個血性漢子……」

「老馬！我也看透了他，但是，也得防備咱們看走了眼。咱們那兩個伙伴是不是眞的在特務隊歸了天？武瑤軍的二姨太，是不是眞的上了吊？誰也沒有見着。這件事交給我來辦，你還有別的事……」

「什麼事？」馬正風迫不及待地問。

「初八上燈以前有一個姓仇的來會你，聯絡暗語還是老樣，他是軍方諜報隊派來的，你得掩護他手下的人混在迎神賽會的隊伍裏。」說到這裏，秦子豪一隻手搭上了馬正風的肩頭。「老馬！別再去想譚道了，咱們幹的是革命工作，不能老是將私情放在心上。」

「老秦！我想問問，你打算怎麼對付他？」

「攆他，或者逼他……不管用什麼方法，總之初八那晚一上

燈之後，他再也不能在曉山出現。」

「你用什麼方法都可以，千萬別傷他的心。」

「想不到你會這般惦他，放心，我不會存心害他的……對了！今天鎮上的情況怎麼樣？」

「我這邊有了大痲煩……」馬正風將那封邀約的簡函……牲口的被殺，兒子的失踪，源源本本地述說了一遍。

足足有五分鐘之久，秦子豪都沒有出聲。

馬正風不禁蹩不住了，他沉着聲問道：「以你看，這是冲着我一個人來的呢？還是……？」

「老馬，對方是你的仇家。」

「你肯定？」

「沒錯。你好生想想，在什麼地方跟人結了怨？」

「哼！」馬正風發出一聲冷笑。「闖蕩江湖半生，沒有幹過半樁正經事，仇家！那眞是太多了。」

秦子豪神色凝重地說道：「老馬！別那麼輕鬆。人在江湖，不可能沒有仇敵，這原本算不了什麼。但是現在你並不是一個自由自在的江湖人，你身上，挑着重担啊！」

「那……我該怎麼辦呢？」

「爲了大局，我該教你連夜離開曉山，可是……」

「可是，又沒有人接手，是不是？」

「對啊！」秦子豪很煩惱地搖着頭。「眞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個枝節。」

「老秦！你儘管放心。」馬正風的語氣非常穩定。「若是純爲私仇，有我一個人頂着，初八一大早我會赴約，就算我死在亂葬崗上，還有我的老婆，我的子女……放心，誤不了你的事。」

「我的事！」秦子豪的手又搭上了馬正風的肩頭。「你說錯啦！這是革命軍的事，也可以說是全國老百姓的事。」

「我明白，」馬正風仰望繁星點點的夜空，喃喃地說：「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白，我可以應付任何詭變，絕對誤不了事。」

「我信任你。」秦子豪的手在馬正風的肩頭上重重地揑了一下。

× ×

天終於亮了；在馬正風來說，這眞是一個漫長的夜。

沉睡的客棧甦醒了，店家，客人，已陸續起床，紛紛走動。只閉了一會兒眼睛的馬正風也被嘈雜的聲浪吵醒了。

但他仍然躺在靠背椅上閉着眼睛，似乎還在貪戀那一刻即逝的睡意。

「馬班主！馬班主！」外面有人提高了嗓門喊叫。

馬正風騰身跳起，打開房門，迎面一股油香，一個渾身油漬的壯漢在房門口。

他含笑問：「您早！有什麼事嗎？」

「哦！」那壯漢有些神秘地壓低了嗓門：「對不住！咱們掌櫃的請你到油坊去一趟。」

馬正風立刻就跟那壯漢走了，路上不禁心頭嘭嘭跳，他知道此去必定和他的兒子小桐有關；但他不知道小桐身受何種遭遇。

范長順就站在廣濟油坊的院子裏，一見馬正風來到，微微一擺手，其餘的人都退走了。

「馬班主！」范長順背過了身子，目光望着別處。「昨晚背街一家私窠子出了命案。」

馬正風心頭不禁一跳，他不明白范長順何以向他提起這件事，因此猶疑着不敢接腔。

「一個姓陳的嫖客，被人在頭上敲了一個窟窿，據陪宿的土娼彩霞說，半夜裏有一個人去會過姓陳的，咱們正在查那個人。」

馬正風心裏說：那是你爹幹的啊！你在我面前提這些幹啥呢？心裏雖然嘀咕着，口裏却依然沒有出聲。

范長順轉過身來，目光盯在馬正風臉上，很慢地說：「那家私窠子有三個土娼，昨晚都有客。娼館裏出了命案，待在那兒的人自然都有嫌疑，所以，老鴇子，窰姐兒，嫖客都被帶到鄉團去審問，你的兒子馬小桐也是其中一個。」

馬正風就像突然挨了一記悶雷，震得他耳朵嗡嗡响，眼睛直冒花。十八歲的小桐會嫖妓？這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范長順似乎沒有去注視他的反應，又自顧自地道：「根據調查，你兒子昨晚喝得大醉酩酊，一宿睡到天光，因此他沒有嫌疑，你到鄉團將他領回去吧！」

「謝謝范掌櫃！謝謝！」馬正風這才開了口。

「馬班主！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就會逛窰子，這可不大好，往後你得管緊點。」

「是！是！小的慚愧得很。」

范長順走近了一些，用極爲輕微的聲音說：「馬班主！今年兵荒馬亂，地方上不很平靜，你一切多加小心。咱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只怕照顧不了你們。沒事了，你請回吧！」

這番話分明有强烈的暗示，馬正風何嘗聽不懂。心中眞是無限感激，却又不便道破。只得含糊地說：「多謝掌櫃提醒，小的賣藝混飯吃，能不與人爭就不會爭，絕不會給貴寶地添痲煩。」

「但願大家都太平，」范長順笑了笑，然後拱拱手。「馬班主！你請回吧！」

馬正風就像旋風似地捲到鄉團，領回了滿面羞慚的小桐，也不回客棧，先來到鎮東頭那座林子裏。兜頭蓋臉地一頓拳脚，打够了，才開始質問他的兒子因何這樣荒唐。

那小傢伙天生牛脾氣，若是馬正風好好問，也許還能問得出青紅皂白，這一頓打，使得馬小桐變成了一個悶葫蘆，牙關咬得緊緊的，一個字也不吐露了。

× ×

晌午，安居客棧冷清清的。

這時，門前來了一位客人，青布長衫，連一道摺子都沒有。兩手空空，不像是前來投宿的。店家一搭眼就知道不是本地人，於是迎了上去，含笑問道：「客官！您要找人麼？」

此人正是昨夜和馬正風會晤的秦子豪，他機警的目光先向四週一打量，又摸出一塊大洋放在老店家的手掌心裏，才輕聲問道：「小桃紅姑娘在麼？」

「在！在！我給您帶路。」老店家雖然有些瞧不起小桃紅，却不會看不起出手就是一塊大洋的豪客。

「不用了，我自己去。」

進了內院，敲了門，半晌，房門才呀然而開。不施脂粉，雲鬢蓬亂的小桃紅在門縫中露出半張臉，瞪視着這位陌生的來客，沒好聲地問：「幹啥？」

「慕名來訪……」

話才說到一半，小桃紅就要關門，似乎又被一種好奇心所驅使，反而將門打開了。

秦子豪走了進去，隨手關上了門。

小桃紅在唇間啣上一根烟捲兒，點燃吸了一口，吐出一大口烟霧，冷冷地說：「我這兩天心情不好，所以不陪宿，只拉鋪，價錢照樣是三塊大洋，先拿來。」

秦子豪笑了笑，從荷包中摸出三塊大洋放在小桃紅攤開高舉的手掌心裏。

小桃紅先將那三塊大洋玎玎璫璫地敲了一陣，然後往梳粧台上一丟。一屁股坐上了床椽，捺熄了烟蒂，招招手：「來吧！我只能侍候你一個鐘頭。」

秦子豪在椅子上坐下，笑容可掬地說：「聽說姑娘風華絕代，談吐不俗，所以才慕名來訪。這樣好像太煞風景了吧？」

「哦！」小桃紅瞪起了眼珠子。「你想怎樣？」

「聊聊。」

「聊什麼？」

「聊點與姑娘切身有關的事。」

「喲——」小桃紅嚷叫着站了起來，一屁股坐上了秦子豪的大腿，雙手摟上了他的頸子。嬌聲嬌氣地問：「怎麼？你打算養我？」

秦子豪暗暗皺眉，不着痕跡地將她推開，站了起來，兩道銳利的目光盯在小桃紅的臉上，慢慢地說：「小桃紅！妳雖然落入風塵，却與別的土娼大不相同，所以跟妳說話用不着拐彎抹角。說句良心話，妳是不是喜歡那個姓譚的？」

小桃紅在風塵中打滾許多年，早已習慣了生張熟魏，朝秦暮楚的生涯，什麼的男人她都不在乎。但却最怕意不在色的男人。心頭暗暗提高警覺，口裏却故意問道：「那個姓譚的？」

「別裝迷糊，我說的是譚道。」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他？」

「我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且能一眼看透妳的心。」

小桃紅心中不禁連連冷笑：不錯，我喜歡他；但是你却看不出我要殺他。

「乾脆點！」小桃紅又點燃一支烟。「說出你的來意吧！」

「譚道身在險地而不覺，我很想救他，力量又有限，想請妳幫忙。」

「你是他的朋友？」

「素不相識。」

「那就怪了……」

「沒有什麼奇怪的，這許多年來，妳認識多少男人？爲什麼不偏偏一見面就喜歡他？」

「別說得太肯定。」

「小桃紅！」秦子豪走到她的面前，將她的唇間的烟捲兒取下來丟在地上用脚踩熄。「我說出來妳可別發火，妳和譚道的幾次談話，湊巧我都聽到了。」

小桃紅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寒顫，心想：我和徐成龍的幾次談話是否也被你湊巧聽到了呢？她相信自己的目光，這傢伙一定不會發覺自己和徐成龍暗中有連繫，否則絕不會跑到這裏來提出如此愚蠢要求。

她鬆了一口氣，顯得很認眞地問道：「我幫得上忙嗎？」

「行。」

「那麼，我有什麼好處呢？」

「眞想不到妳會有此一問，」秦子豪笑了。「幫忙救一個妳喜歡的男人，我相信妳會永遠愉快。如果眞要我付出代價才能表現我的誠意，那就請妳說個數目！」

「好！這先不談。」小桃紅心頭有數，談了也是空談。她已拿定主意，要殺譚道去拯救她的親人，因此機伶地轉換了話：「你要我作些什麼？」

「現在只要妳答應，到時候我自然會告訴妳如何去做。」

小桃紅凝視着他，似乎想一眼看穿他的心。過了很久，她才喃喃地道：「如果我問你，你是什麼來路，你不會說；如果我問你爲什麼要暗中幫譚道的忙，你也不會說，所以我不問。我久經風塵，見識過不少人，自信也有一點眼光，以我看，你不是一個普通人。」

秦子豪以微笑代替了回答。

「你要我答應你救譚道出險，如果我答應，就一定會盡心盡力，不過在我答應之前，有一個小小的交換條件。」

「妳說！」秦子豪顯得很興奮。

「煩你查一查，省城大牢裏是不是關了一個名叫蕭三白的犯人。」

秦子豪楞住了，許久，他才緩緩地說：「用不着問那個人與妳有什麼關係，更用不着問妳爲什麼要打聽他。但我却要問，爲什麼要托我去查？」

小桃紅狡黠地笑了：「我看得出你大有來頭，一定可以辦成這樁事。我明天一大早就要回話，有了你回話，我才能決定是否助你一臂之力。」

「在那種情況下妳才答應幫我呢？」

「你這句話似乎問得太愚蠢了吧？」

「是太愚蠢了，」秦子豪自嘲地笑了。「妳的眼光不錯，這事我一定可以打探出，明兒一大早就來給妳回話。」

秦子豪匆匆走了，小桃紅陷入了攢眉苦思之中。

× ×

徐成龍眞像一條龍，儘管他是一條興風作浪的孽龍，也照樣有排山倒海的功夫；他已經有一夜沒有閉過眼睛，精神仍很旺盛。他能攀上這個特務隊隊長的寶座，倒不是偶然的。

現在，他坐在特務隊隊部，手裏端着一盅茶，眼睛望着進門處，似在等待什麼，他的神態並不急躁，一口一口喝着茶。可是當他手中那盅茶不再冒氣，茶汁也喝乾了的時候，就開始蹙眉瞪眼，顯得有些不耐煩了。

他放下了茶盅，掏出銀鍊掛錶來看時間，差不多每隔兩、三分鐘他就要看一次錶；也許在他的感覺上，兩、三分鐘漫長得好像是幾個小時。

終於，他拉開嗓門叫道：「小三！」

「有！」門外一聲吆喝，他的勤務兵推門走了進來。

「小三！」徐成龍沉聲問道：「他奶奶的，你有沒有聽錯？」

「隊長！」那勤務兵是伶牙俐齒的：「我跟你這多年了，連接個電話都要出錯，早該槍斃八十回啦！」

「嗯！你再說一遍。」

「熊標已經安全通過石家莊革命軍的檢查哨，晌午之前就可以趕到省城……」

「都他奶奶的十二點半了！」徐成龍暴躁地揮着手。「小三！搖個電話問問鐵路局，南來的火車什麼時候到站？他奶奶的！這些王八蛋都該槍斃，沒有一班車子是準時的。」

小三應聲去搖電話，只問了一句話，他就將話筒掛上，轉過頭來喜孜孜地說：「報告隊長！車子已經進站十多分鐘了，我看……」

「報告！」門外響起洪亮的聲音，將小三的話打斷了。

徐成龍一聽就知道是他等待的人到了，一縱身從他的寶座上跳了起來，忙不迭地說道：「進來，進來……小三，你出去。呃！給我守在門外，任何人也不准許進來。」

「是！」小三連忙走了出去。

進來的人約莫三十多歲，穿着一件靑緞長袍，很像一個買賣人。但是，從他那雙精光外露的眼睛又可以看出他這個買賣人的模樣分明是喬扮的。

「熊標！」徐成龍一個箭步搶過去，握住了那人的手，連連搖撼。「眞難爲你，一個來回只化了六天工夫，路上好不好走？」

「隊長！托您的洪福，這一路上革命軍盤查非常森嚴，總算平安過去了。」

「見着薛二爺沒有？」

「沒見着……」

「什麼？」徐成龍滿臉的笑容頃刻之間化爲烏有。「他奶奶的！難道你到南京去逛夫子廟，遊秦淮河的？嗯？」

「隊長！您別急呀！」熊標胸有成竹地笑着說：「人雖沒有見着，隊長的禮物和口信都捎到了，而且還討到了薛二爺的一封密函。」

「他奶奶的！」徐成龍一巴掌拍到熊標的肩頭上，濃郁的笑容又爬上了他那皺紋密佈的面孔。「幹麼說話大喘氣？若是挨了我一頓臭罵豈不寃枉？快！快！薛二爺的密函呢？」

熊標能夠被徐成龍看中，派他潛赴南京打探機密消息，自然不是一個三脚貓。雖然徐成龍催得緊，他却一些兒也不急，慢慢地脫下了靑緞長袍，撕開下擺，拿出一張摺疊得細細長長的小紙條。

「隊長！」熊標將那小紙條遞過去，壓低了嗓門說：「薛二爺教人傳話，只要拿火一烘，紙上的字就顯出來了。」

徐成龍既然幹上了特務隊長，自然懂得這些把戲；那一定是用米湯寫的字，乾了之後不顯痕迹，經火一烘，字就顯出來了。

他劃燃一根火柴，小心翼翼地烘烤着。果然，那小張紙條上顯出八個字：

「弓長有變，捉拏春秋。」

徐成龍乍見之下，不禁楞住了。

熊標貼近了一步，悄聲說：「隊長，傳話的人還說，怕萬一被革命軍搜了洩漏天機，所以密函上沒有明言，用的是拆字格。說什麼薛二爺當年和隊長在關外混的時候，經常用這個法兒互通消息。只要隊長稍稍一想，就會明白……」

徐成龍突然捏緊拳頭驚天動地般一擂，嚇得熊標連忙停住了口，身不由主地連連退了好幾步。

然而，熊標那顆懸起來的心，頃刻之間又放了下來。因爲他發現徐成龍臉上佈滿了得意的笑容。於是諂媚地說道：「隊長！……」

「熊標！」徐成龍欣喜若狂地說：「你立下了大功。聽着：犒賞大洋一百塊，連陞三級……告訴你，可別給我漏出一絲兒風點，不然，我就砍你的腦袋。」

「是！我懂得。」

× ×

武瑤軍一個人在喝悶酒，他雙眼佈滿紅絲，酒意加上疲累，憤怒，使他的神色變得猙獰可佈。

一聲報告，徐成龍推門而進。

武瑤軍根本就懶得去理他。在眼角餘光一掃之下，竟然發現徐成龍滿臉喜色，不由得火冒三丈，沉聲叱道：「有什麼好高興的？」

徐成龍諂諛地道：「恭喜處長！賀喜處長，這一回……」

「徐成龍！」武瑤軍一聲叱喝，倏地站起，手中的酒杯摔得粉碎。「你要不是發了瘋，就是活得不耐煩了……」

「處長，先別發火。」這個時候，徐成龍自然不會將武瑤軍的震怒放在眼裏了。狡黠地笑着說：「且聽我細說分明；我，我幹下了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

「哦！」武瑤軍臉上的怒容消失了，代之而起是疑信參半的迷惑之情。

徐成龍得意洋洋，搖頭幌腦地說道：「咱們這邊誰要反，我知道；革命軍派來的探子是誰，我也知道。」

「你打那兒來的消息？」

「瞧這個。」徐成龍將那件密函從軍服口袋裏掏摸出來，像獻寶似地雙手遞了過去。

武瑤軍看看那焦焦黃黃的八個字，又看看徐成龍，然後再看那八個字……

徐成龍討巧賣乖地說：「這『弓長有變』，指的是張團……」

「那麼這個『春秋』又是誰？」

「指一個姓秦的，就是革命軍派來的探子。」

「弓長爲張，嗯！」武瑤軍喃喃自語着，突然揚眉問道：「春秋怎麼是秦？」

「春字一半，秋字一半，拼起來豈不是個秦字？」

「這是從那兒來的？」

「這可得細說從頭了，」徐成龍嚥口唾沫潤潤嗓子這才從頭細述：「我有個叩頭兄弟叫薛文斌的，在南京革命軍那邊混得不錯，還幹上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參謀。自從得到消息說咱們軍裏可能有一個團跟那邊搭上綫之後，我就一直沒安穩過。突然教我想到了薛老二，於是我派隊上一個兄弟去了一趟，這件由米湯寫的密函就是

薛老二帶來的……」

不等他說完，武瑤軍就瞪眼豎眉，破口大罵：「你眞是一頭蠢驢！你以爲革命軍都是傻鳥？你那叩頭兄弟既然混上了這一個參謀職位，又怎肯漏消息給你？難道他不怕殺頭？這……這八成是假的。」

「處長！」徐成龍掄起手掌在後頸上一比，神態認眞地說：「倘若這個消息是假的，你砍我的腦袋。」

武瑤軍冷冷道：「你有幾顆腦袋，敢說這種大話？」

「處長！你聽我說呀！我這個叩頭兄弟不嫖不賭，滴酒不沾，可就是有個抽兩筒的毛病。」徐成龍翹起姆指與小指，作了個大烟槍的手勢。「我這回先着人捎去二十兩上等雲土，答應他過些時候再送他一百兩極品貨色。千兩，萬兩黃金或許打不動他。這一百二十兩雲土的引誘，他可就非動心不行了。」

武瑤軍半晌沒有說話，一直在皺眉沉吟。過了許久許久，他才神色凝重地說：「憑我軍法執行處這塊招牌，抓個把團長送進大牢，根本就不算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不過，這傢伙跟旁人不同，他是大帥的遠房侄子，萬一……」

「哼！」徐成龍冷笑着接上了口，說道：「遠房侄子，夠遠的，遠得八桿子打不着。這傢伙平日裏就是牢騷滿腹，說不定他壓根兒就沒將那個遠房叔伯大帥放在眼裏……」

「徐成龍！」武瑤軍聲色俱厲地說道：「我可要跟你打聲招呼，那小子生性狂妄，仗着他是大帥的侄子，目空一切，曾經給過你好幾次難堪，你該不是公報私仇吧？」

「處長！你可寃苦我啦！」徐成龍拉長了臉，大有泫然欲淚之概。「我派人去南京爲啥事先沒向你報告？是怕此行出紕漏。出了漏子我担着，因爲我獨斷獨行，並未經你許可，與你處長毫不相干。事情辦成了，功勞是你處長的，我一樣心頭高興。我有今天，還不都是處長您的栽培，報効賣命，唯恐來不及，那敢給你銃漏子啊！」

武瑤軍這幾天來淤積的一肚子怨氣，就給徐成龍這番甜言蜜語，輕易地打發掉了。敵人對他毫不容情；愛妾對他毫不留情，却有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部下，更有何憾？此刻，他感到心情無比的舒泰，眞想衝過去狠狠在徐成龍肩頭上重拍幾下，以示嘉許。但他並沒有如此作；他深明統御之策，對部下過份的誇讚，無異縱其驕狂。

「徐成龍！」武瑤軍背過了身子，似乎唯恐對方一眼看透他心中的欣喜。「我不是獨霸功勞的人，只要有功，一定有你一份。不過，以後作事千萬不可擅作主張，都得先問問我。」

「是！是！」徐成龍表現得必恭必敬地說。

「張團的事情暫且先別動，拏住那個姓秦的再作道理。如果眞有這個人，那就証明你那叩頭兄弟來的消息多半可靠；若是姓秦的傢伙一招供，咱們手上握住了鐵証。別說是大帥的遠房侄子，就是大帥的親兒子，咱們軍法執行處照樣辦人。」

「是！是！處長眞有遠見。」

「嗯！」武瑤軍這才回過身來望了徐成龍一眼。「譚道他怎麼樣了？」

「他？嘿嘿！」徐成龍奸笑了一聲。「那小子穩坐釣魚台。」

「怎麼？」武瑤軍那雙濃眉倏地挑了起來。「你將他比成姜太公？」

徐成龍嘿嘿笑道：「當然這小子沒有姜太公的能耐……」

「就算他有姜太公的能耐，我也有法子懲治他。」武瑤軍連連地陰笑了幾聲，又冷酷地說：「徐成龍！你瞧着，我要親自剝他的皮，挖他的心。」

關於這一點，徐成龍倒是看得很淸楚，他深知武瑤軍完全是在逞意氣，到頭來不但剝不了譚道的皮、挖不了他的心，只怕還要栽上一個小觔斛，因此他就不將暗中安排殺害譚道的事說破了。

「報告處長，」徐成龍靠上了脚後跟，行了一個軍禮。「我立刻要趕到曉山鎭去，捉拿那個姓秦的，日落之前就可趕回省城。」

「你怎能肯定姓秦的匿居曉山？」

「趙協成有神秘人物跟他接頭，說是請他安排幾個人混在迎神的隊伍裏，那邊多半想趁初八晚上進軍，到時好裏應外合，以此推斷，姓秦的一定在曉山活動。」

「有理！有理！」武瑤軍連連地點着頭，突地一個大步跨到徐成龍面前，低聲道：「軍部有密令嚴查中級幹部的忠貞。姚團位居第一綫，對這一場戰役的影響最大，你看老姚這個人怎麼樣？」

徐成龍得意洋洋地笑着說：「我已經試過他好幾次了，我看，他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這樣有把握？」武瑤軍神色之間顯出了輕微的詫異。

「不會錯。」徐成龍回答得一點也不猶豫。

「你倒說說看，根據什麼？」

「他處處護着地方上……」

武瑤軍咆哮着插上了口：「徐成龍，你它媽的昏頭啦！他處處護着地方上，這分明是跟咱們執法處唱反調，其中一定大有文章。」

「處長！您聽我細說分明……」徐成龍嚥口唾沫潤潤喉嚨，顯得胸有成竹地說道：「他處處護着地方上，是有原因的。曉山有一隊人槍頗衆的鄉團，當戰局一拉開，這股實力非常管用。老姚處處討好范長順，在他心裏建立良好的印象，到時才能運用自如，這也是老姚的一番苦心，處長可莫錯怪了他。」

「嗯！還有麼？」武瑤軍神色緩和了一些。

「奸細的事，已經鬧了十來天，軍部上上下下誰都聽到了謠言，老姚可不是個傻瓜，倘若是他暗中跟革命軍搭上了綫，他就絕不會跟咱們唱反調，惹咱們起疑心了。」

武瑤軍搔頭摸腦，喃喃地說：「軍部派姚團駐紮曉山之前，也曾仔細考慮過。老姚這個人有點學問，却只會吟詩塡詞，作騷人墨客，而不關心政治。再說，他曾經在大帥跟前作過參謀，他能有今天，全是大帥的一手提拔，照說，他絕不至於忘

恩負義才對……」

「是啊！」徐成龍打蛇隨棍上，很快地附合上。他倒不是因爲和姚子健有特殊交情而幫姚團說話，而是要證實自己的看法正確，在武瑤軍面前求表現。「目前只有姚團是最可靠的了。」

「你得趕緊去了，」武瑤軍結束討論，揮了揮手。「順便給老姚帶個信，就說軍部和執法處，都對他特別信任，要他好好幹。」

「是！」徐成龍脚後跟靠攏的時候砰碰有聲。

× ×

秦子豪在客棧裏用過晌午，還小睡了片刻。起身後，他換上一套潔淨的衣服，打算到省城裏走一趟，他並沒有忘記向小桃紅許下的諾言。

一走到店堂，就發現了徐成龍，他手中拿着客棧的號簿，正在翻閱，店門口站滿了荷槍實彈的北洋大兵。

秦子豪表現得很鎭定，仍然步履安詳地向店門口走去。

「站住！」徐成龍在他身後輕叱了一聲。

緊接着，四個大兵圍住了他，上了刺刀的槍尖前前後後地將他抵着。

秦子豪不由得大吃一驚，面上的驚色對他來說倒是一種保護。一個規規矩矩的買賣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若是安詳鎭定，反倒教人啓疑了。

徐成龍手裏拿着號簿，瞇起眼凝視着他，慢慢踱到他面前，冷冷問道：「你姓秦？」

「是！是！是！」秦子豪裝出一副畏懼的神色。

「叫什麼名？」

「我叫秦子豪……」

「打那兒來？」

「杭州。」

「作什麼買賣？」

「作綢緞生意。」

「是買？還是賣？」

「賣……」

「那家字號？」

「老福昌。」

「姓秦的，」徐成龍的面色沉了下來。「你到底是幹啥的，你淸楚，我也淸楚。你不是從杭州來的，是從南京來的，對吧？」

「南京？」秦子豪大吃一驚，面上的驚色可不是裝出來的。「我……這一輩都沒有去過。」

徐成龍不再與他搭腔，只是歪了一歪頭。

那四個圍着秦子豪的大兵立刻搜他的身上，另外幾個則由店小二帶着往後面去了。

秦子豪雖然身入險境，却還在往好處想，他的身上和房裏既沒有違法的槍械，也沒有什麼秘密，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徐成龍也許會放過他。倘若他明白內中情由，也就絕不會有這種僥倖之想了。

身上沒有搜出什麼，房裏也沒有搜出什麼，這倒有些出乎徐成龍的意料之外。但他心中已認定秦子豪就是革命軍派來的奸細頭兒，事也湊巧，曉山有百來個外客，就他這麼一個姓秦的，徐成龍自然不會放過他了。

姆指粗的繩子綁上了秦子豪的身，他這才發覺情況已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而他却想不出他的身份是如何暴露的。在極度緊張之中，他的頭腦，仍然保持了適當的淸醒。他突然想到了小桃紅，莫非是她……？

當徐成龍押着他的俘虜呼嘯而去時，有許多居民都在圍觀，自然譚道也在其中。但他的目光，却沒有去注意那個繩綑索綁的囚犯，而是盯在行動掩閃的馬小桐身上。

馬小桐面上的驚惶之色絕對瞞不過譚道那雙利眼，當那小伙子快速地奔離現場之後，譚道也就明白了那個囚犯的眞正身份。

馬小桐三步併成兩步地奔回客棧，一見他爹，就氣喘吁吁地說：「不……好了！秦叔叔被……」

馬正鳳當時正在院子裏踱步，一把將他兒子拖進了廂房，疾聲問道：「是怎麼回事？」

「秦叔叔被……被北洋軍抓去了。」

馬正鳳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的老婆和兩個女兒都趕過來瞪眼瞧着他。大夥兒想着同一個問題：秦子豪和他們一家有密切的聯繫，如今他被北洋軍抓去，是不是會影響到他們的安全？

馬正鳳沉吟不語，也是正在想這個問題。

許久，他才低沉而有力地說：「別慌，穩住。」

「老頭！」他的老婆在旁提醒他道：「你可得想想淸楚，這個消息，是如何會走漏的？……」

「我想過了，」馬正鳳飛快截住他老婆的話。「若是北洋軍摸淸了咱們一家人的底，絕不會只帶走老秦而撇下咱們。老秦此去自然會遭受嚴刑拷打，我摸得淸他的骨頭，就算將他砸成肉醬，也不會扯上咱們。鎭上一定有北洋軍的鷹爪子，咱們一慌，反倒惹人啓疑，一擦黑，咱們就到關帝廟前拉場子……」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外面有人喊道：「馬班主在麼？」

馬正鳳不禁神色一楞，低聲說道：「是譚道，來的眞巧，你們別露面，我去會他。」

譚道自然明白這一家人正在密商大計，故而站得遠遠的沒有走過來。

馬正鳳在廂房門口一亮相，神態鎭定地向對方打招呼：「老弟，有事麼？」

譚道沒有答話，低着頭向院子角落走去，馬正鳳在他身後跟着。

一直走到牆特角，譚道站定了，依然沒有回過頭來，只是輕輕地說：「馬班主！現在有機會讓我表白心跡了。」

馬正鳳悶聲不接腔。

譚道緩緩回過身來，目光盯在馬正鳳臉上，輕輕地問道：「要不要我趕到省裏去一趟？」

「有什麼用？」馬正鳳反問了一句。大家都未明說，却是心照不宣。

譚道說：「最少，我可以爲你打探一點消息。」

「譚老弟！」馬正鳳語氣誠懇地說：「你的心意我明白，我的朋友也明白，你不必表明。我只要求你一件事。」

「馬班主不必太客氣……」

馬正鳳道：「不是客氣，而是誠心誠意的要求。」馬正鳳頓住了，吸了一口氣，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請你不要管我們的事。」

譚道說：「我不是好管閒事，而是誠心相助！……」

「我明白，」馬正鳳打手勢示意對方不要說下去。「不過實際情況却不如人意，若是老弟袖手旁觀，反倒是幫了咱們的大忙。」

「這是什麼話？」譚道沉臉提出了質問。

「老弟！」馬正鳳不得不實話實說了：「難道你不明白，武瑤軍正以全副精神在對付你？」

「我明白。」

「那就對了。若是他集中心力在對付你，就會對咱們這邊疏忽，你一旦處處幫咱們的忙，豈不是將那個殺人魔王的注意力轉移到咱們身上來了？」

「哼！」譚道冷笑了一聲。「那是馬班主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武瑤軍並沒有放過你們，方才徐成龍還逮走你們一個伙伴，這就是明證。」

「是的。」馬正鳳顯得無力地點了點頭。「情況似乎愈來愈糟，但是，我仍然不能接受你老弟的好意。我曾經對你用過激將法，現在我要向你懇求，快些離開曉山，走得愈遠愈好。」

「我不能走。」譚道回答得很快。

「老弟！你該作的已經作了，能夠盡的力，也盡完了，說句文縐縐的話，你是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地。走正其時，留此，只怕要遭殺身之禍。」馬正鳳再度表示他的誠意：「老弟！我勸你走，是爲你好。」

「馬班主！你可知道武瑤軍的二姨太是爲何而死？」譚道緊接着又說出了答案：「她原本是一條低賤的命，在窰子裏生張熟魏，然後又作了殺人魔王武瑤軍的玩物。當我救過她一次之後，以前那條低賤的命消逝了，她得到了一條新的命，她要這條新的生命輝煌燦爛，所以才作了那樣勇敢的事。現在我的眼睛就好像是她的眼睛，我要站在曉山鎭的路口上，看見革命軍浩浩蕩蕩地開來，看着北洋軍瓦解冰消，所以我不能走。不但不能走，而且還不能死，最少我要眼看着殺人魔王武瑤軍死在我的前面。」

那種凛冽的神情，那種嚴正的語氣，誰能給予反駁呢？馬正鳳不再接腔，只是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譚道又語氣凝重地說：「馬班主！我在關外待得太久，看够了北洋軍的兇狠殘暴，打從心眼裏就希望他們失敗滅亡，所以我幫革命軍的忙，也可以說是出於私怨，談不上什麼大義。這自然比不上你們因民族大義而冒險犯難。你的話我應該聽，從此刻起，我絕不違背你的心願。如果眞有用到我之處，絕對萬死不辭。但願後會有期。」

走了，譚道走得那樣飄逸。馬正鳳多麼希望有這麼一個好伙伴，而他却嚴格遵守了秦子豪的命令。

× ×

繩綑索綁的囚犯一帶到隊部，徐成龍手下那幫爪牙立刻忙碌起來，紛紛準備刑具，殘酷的獸性使得他們血液沸騰，當受刑者血肉橫飛之際，也正是他們享有最大快感的時候。人在他們面前變成了獸，他們自己也同樣變成了獸，所不同的是前者只有被宰割的份。

料不到徐成龍今天却一反常態，他揮揮手，吩咐將犯人暫時囚進大牢。

先前那兩個不也是用盡了百般刑罰麼？但是一句口供也沒有逼出來。徐成龍不是個死不認輸的人，他明白，對付革命軍那邊派過來的探子不是可以硬功可以制服的。他得用點別的花招。

用什麼花招呢？那得好生想一想了。

當犯人被押解走之後，徐成龍泡進了溫溫的洗澡盆裏，舒展了四肢百骸，閉目細思。

他已經了解當前的情況，北洋軍節節失利，曉山之役將是決定性的一場大戰。他從頭到尾想的都是贏，從不曾想到過輸。只要這一仗勝了，武瑤軍將會調昇京畿總執法處長，而武瑤軍的遺缺自然是他徐成龍的，因此他必須力求表現，他甚至自我陶醉地認爲——北洋軍的存亡絕續完全在他一個人身上。

薛老二來的消息沒有錯，就是這個姓秦的，問題是——如何將那小子肚裏的秘密挖出來。

他想了千百種法子，似乎每一種法子都有成功的可能，只有一個法子絕對不能用，那就是用刑。

洗完澡，徐成龍吩咐勤務兵爲他準備一套便衣，並備下一桌上好酒菜，很明顯，他要對秦子豪使用軟功。

× ×

粗大的鐵欄，重重的鎖，腐臭的空氣，潮濕的地。任何人進入了這陰森森的牢房都會感覺到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秦子豪自然有這種感覺。他浪蕩江湖半生，曾經無數次嗅到死亡的氣息，只是任何一次的氣味都沒有這一次來得濁重而明顯。

這座陰森森的大牢裏一定關了不少死囚，秦子豪似乎要比其他的人冷靜些。在江湖上闖蕩，殺人幾乎成了一種必須的手段，因此有許許多多人在他手下送命，有的是因仇，有的是因利，有的則是由於意氣之爭。那些死者或許各有多多少少該死的理由，但是否該當他來執行却很難說，所以秦子豪將自己的死亡看成一種報應，每當他面臨死亡時，他都是心平氣和地去等待死亡的降臨。

現在，他的心情與過去又多少有點不同了。他不再是生死由己的自由之身，他肩負重任，使他不能輕死。儘管他不怕死，却又不想死。此刻，他雖是冷靜的，然而在冷靜中也有一份不算太輕的愁苦。

長廊上傳來了獄卒的步履聲，手中拿着的鎖匙叮叮噹噹響，就像是招魂使者的索魂鈴。聽在視死如歸的秦子豪的耳裏，也會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步履聲在鐵欄前停了下來，久久未去

。坐在陰暗一隅的秦子豪也不禁好奇地抬起了頭。

「你是從南京販茶葉來的麼？」那獄卒身子靠在鐵欄干上，目光望着長廊，輕輕地問。

這句話帶給秦子豪極大的震動，就像一個全身癱瘓的人經觀音菩薩手上的楊柳枝一拂又恢復了機能。他騰身而起，衝到欄干邊，激動地答道：「是的。」

「香片一斤多少錢？」

「二角七。」

「清茶一斤多少錢？」

「四角六。」

「密令：」那獄卒一個字一個字清晰有力地說：「當徐成龍審問你的時候，有關張團的事你要一字不漏地招供，別的事則一概不提。切記，要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招供，要使徐成龍確信你的供辭。」

秦子豪頗感茫然，他眞弄不淸楚這是怎麼回事。他想發問，然而那個傳達密令的獄卒却已經走了。

一陣迷惘之後，秦子豪終於恢復了靈智，他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他的心情是七分憤怒，三分悲哀。他現在才發現他只不過是一顆棋子，暗中還有一個下棋的人。那位枰上高手已經佈成了「棄車成殺」的陣式，而他不幸的正是那隻「車」。

憤怒來得急，走得也快，憤怒一旦消失，那三分悲哀也跟着離開了他的胸臆。當初在南京接受這樁差事的時候就下定了赴死的決心，死難道還有什麼分別？有的，小小的一點分別：一是甘願赴死，一是被人擺佈，然而死亡的代價和目的却是一樣啊！

想到這裏，他心平氣和了。他惋惜手邊沒有一面鏡子，不然他一定可以看到自已目光中漾出的異采。

長廊又响起了脚步聲，這回來的不是獄卒，而是兩個北洋大兵。秦子豪認得他們，方才押他進大牢時就有他們兩個。所不同的是，臉上的兇相消失了，也沒有帶槍。

那個傳達密令的獄卒過了一陣才來到牢房門口，顯得無精打彩地啓開了鎖，拉開鐵柵門。

兩個大兵其中的一個開了口：「秦先生！咱們哥兒倆看得出，你是在外面混混的，所以不綁你，也沒有帶槍。秦先生萬萬不要跟咱們哥兒倆爲難啊！」

秦子豪不禁大大一楞，如此禮遇非他所料，這當然是徐成龍的授意，否則這兩個大兵就算向老天爺借胆也不敢這樣作。

「放心！」秦子豪裝瘋賣傻地說：「只要我能够洗脫寃枉，一定重重地酬謝二位。」

「不敢！請秦先生出來吧！」

從大牢到特務隊隊部雖然只有兩百來步，在押解一個重犯的情況來說，這段距離却也不算太短。那兩個大兵却輕鬆得很。秦子豪肚裏點燈籠——雪漂亮，暗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槍在監視他，縱有飛天遁地的本領只怕也逃不掉。自然，他壓根兒就沒有逃意。

到了特務隊隊部，那兩個大兵仍然往前指，這可教秦子豪迷糊了。又是走了約莫二百步，來到一家「鴻興飯莊」門前，那兩個大兵才彎腰抬手，作了一個肅客的表示。

一間精緻的雅房，一桌上好的酒席，一個笑容滿面的主人。秦子豪不再迷糊了，原來徐成龍粗中有細，硬裏有軟，玩出了這樣一着花招。

徐成龍換上了一件皂色軟緞大衫，光着腦袋瓜子，顯得有一些不倫不類。一見秦子豪踏進門，忙不迭地招呼道：「坐！坐！」

秦子豪穩穩落座，面上仍然裝出不勝愕然的表情。

那兩個大兵輕輕帶上雕花的門扉，走了。

徐成龍忙着斟酒，舉杯，再斟酒，再舉杯……待三杯落肚，才笑瞇瞇地說道：「我只怕有二十多年沒穿過身上這種衣服了，爲了要使秦先生安心，就算蹩扭也得忍着點。老虎皮脫下了，我就不是什麼隊長。咱們平起平坐，就像故友重逢，杯酒言歡。」

「徐隊長……」

「噯——」徐成龍連忙一抬手，將他的話截住。「我方才就說過了，咱們平起平坐，什麼徐隊長，千萬別那麼叫。下午在曉山委屈了你，特地擺酒賠罪。秦先生！可要給我面子喲！」

「徐……」秦子豪雖有些意外，却也是塊老薑，這種場面自然還能應付過去。「……徐先生！我……我……我……」

「秦先生！」徐成龍一面打手勢阻住他的話，一面將腦袋湊了過來。「我再問一次，不管你怎麼回答，我都相信——你到底是幹啥的？」

「買賣人。」秦子豪提高了嗓門，回答得斬釘截鐵。好像如此就不足以表示此話的眞實性。

「我信得過，一百二十萬分的信得過。」徐成龍身子往後一仰，使得那張籐製的靠背椅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音。「那麼，咱們就談買賣。」

「買賣？」秦子豪透着滿面迷惑，自然這種表情是假的。他深深覺得，在人生舞台上，他對他所扮演的角色演得並不理想。若要討好，也只有這一場戲了，因此他是全力以赴的。

「嗯！」徐成龍神色認眞地點着頭。「你賣，我買，價錢由你開。」

「徐隊長！啊！不，徐先生，我這個人很本份，該賺的就賺，絕不會漫天要價。請你吩咐：是杭紡？還是印度綢……」

「秦先生！你這個人並不本份。」徐成龍的臉色放了下來。「你明明知道我是個穿二尺五的軍人，不會買那些東西。」

「那……你要啥？」

「南京那邊派你來幹啥？嗯？」徐成龍瞇起了眼睛。「我就要那幾句話。大洋一萬元，現兌現，這筆錢够你過下半輩子啦！」

「說來說去，徐……先生還是認爲我是革命軍那邊派來的探子？」

「不是我小看你，若說你是革命軍派來的探子，只怕你還不够格。」徐成龍故意將目光望着頭頂上那盞明晃晃的煤氣燈。「我看得出，你是個跑江湖，混世面的。攢了點錢，金盆洗了手，作起小買賣來

啦！這回剛巧到北邊來，革命軍也就順便托你辦樁差事。說不定你壓根兒就不願意淌這渾水。又有什麼法子呢？妻兒老小都在那邊，不幹行麼？放心，我不問你的罪，只跟你談買賣。」

「徐先生！」秦子豪皺起了眉頭。「教我說什麼好呢？」

「什麼也不必說，只告訴我一聲：到底要不要作這筆買賣？」

「徐先生！只怕你是找錯人啦！提着瓶子到油坊裏來打醋那能不空手而回？」

「秦先生！」徐成龍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仰起脖子來乾了一杯酒。「你若是一個勁地不認賬，那可就不够光棍了。」

「老實說，我跟革命軍根本就扯不上邊。」秦子豪一口咬定，他知道這會兒還不到鬆口的時候。

徐成龍雙眼一瞪，心田裏那股子火氣直往上沖。多少年了，如此和顏悅色地跟別人打交道還是頭一回，何況對手又是一個命根子担在他手心裏的人犯。一句粗口尚未出口之際，他又忍了回去。心想：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以洩心頭之恨，有的是時間，這會兒還是忍着點吧！

「哼！」徐成龍雖有心忍，仍是不由自主地冷笑了一聲。「秦先生！別將我姓徐的當傻子。我人在北邊，耳朶却在南邊。消息是打革命軍總部裏面洩漏出來的，絕對錯不了。」

在這節骨眼兒上，秦子豪眞不知道該如何接腔，只得端起酒杯來喝了一口酒。

徐成龍又說道：「我儘可以將你押到刑房，打板子，抽皮鞭，上夾棍，倒灌辣椒水。而我却在這兒擺酒跟你壓驚，笑着跟你談買賣，那是因爲我將你當一個上路的江湖朋友看。若是你牙關咬得緊，啃着蘿蔔硬說是芋頭，我可就沒有法子了。」

這場戲的情節已經到了緊湊的時候，因此秦子豪的面色也就沉了下來，連連冷笑兩聲：「嘿嘿！你這兩句話倒是很中聽。不過，你也許沒想到，倘若我眞是南邊派來的探子，你就算拆散了我週身的骨頭，也沒法子問出我一句話。」

「哦！」徐成龍兩道濃眉倏地挑了起來。「你是銅打的？鐵澆的？……」

「誰都是血肉做的，這裏頭，有個道理。」

「說說看。」

「我就算怕受皮肉之苦，招了供吧！你肯信麼？絕對不會輕信，仍然要繼續酷刑相逼。說了也是挨，不說還是挨，倒不如不說了。」

徐成龍先是一楞，接着發出了一聲爆笑：「哈哈……有理！有理！我一搭眼，就瞧出你與衆不同，所以不來那一套。談買賣，公公道道，大家樂意，哈哈……」

「這筆買賣談不攏。」

「爲啥？價錢太低？」

「不是價錢的問題。」

「那又是啥問題？」

「你不會信任我交的貨。」

「秦先生！」徐成龍笑呵呵地說道：「咱們總算談到節骨眼上來了。我不信你，爲啥肯出一萬大洋的高價？再說，我這個特務隊長可不是打地上檢來的，是一天一天慢慢熬出來的啊！眞話，假話我還分不清楚麼？」

秦子豪一個勁兒地搖着腦袋：「我看這筆買賣還是談不攏。」

「爲啥？」徐成龍又瞪眼了。

「你信得過我我却未必信得過你。」

「以爲我跟你打高空？說大話？好！我立刻派人將那一萬塊大洋搬了來放在你面前。」

「徐隊長！別來這一套啦！」秦子豪喝了一個滿杯，砰地一聲放下杯子，緊繃着臉說：「就是十萬塊大洋放在我面前又有什麼用，我能帶得走麼？」

「哦！你是嫌重？沒關係，我給你銀票。若是怕官家銀行到時提不到欵，我跟你開民間錢莊的銀票。北京有名的錢莊隨你點。」

「徐隊長！你的辭兒眞是中聽極了。但我也不是個三言兩語就能被騙倒的人。這座城子在你的手掌心裏，裏裏外外全是你的人，我就是平空生出一對翅膀來，只怕也飛不脫啊！」

「你是說，你老老實實的作了供，到時我不但不給你錢，更不會放你走，對不對？」

「一點也不錯。」

「說吧！那該怎麼辦？」

秦子豪伸直了脊樑骨，一個字一個字緩緩有力地說道：「這不是磨房，咱們也不必繞圈子了。你既然是從南京革命軍總部得來的消息，我也不必賴賬了。不錯，我正是你要找的人，你抓我沒有抓錯。如今攤在咱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

「你說，那一條路？」

「押我去刑房，將你的法寶全搬出來。看看誰硬？若是你不想白費精神氣力，乾脆就在這酒樓門口拉槍把我斃了，給我一個痛快。」

徐成龍眞是氣得想推翻桌子，將盤碗全砸在秦子豪的臉上。而他却再一次忍住了火氣，大姆指往上一挑：「够種！我姓徐的沒看錯人。難怪革命軍節節得勝，步步緊逼，原來他們找來聽差跑腿都是這種血性漢子。說吧！要怎麼才信得過我？」

「徐隊長！」秦子豪明白這時候該鬆綫了，因此口氣也就軟了下來。「人沒有不貪生的。你能給我一條生路，我不能不走。不過話又說回來，要是我一字不漏地招了供，你突然笑臉一變鬼臉。我仍然免不了受酷刑，吃衞生丸，橫屍殺場，那有多寃呀！」

「有理！有理！」徐成龍連連地點頭。「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你當然要爲你自己作打算。說吧！要怎麼樣你才信得過我？」

「我也說不上來。」

「這樣吧，我賭一個血咒，自從十多年前我跟幾個混混的朋友轉把子，結兄弟的時候起過一回誓之後，還不會再來過。爲了取信於你……」

「徐隊長！這……這不太妥當吧？」

「就這麼說啦！你聽着：我姓徐的若是說話不算話，事後難爲你，我就是……」徐成龍說着伸出右手虛空往桌上一按，中指伸得筆直，作了一個烏龜的樣子。「……我就是……我就是王七且的弟弟，王九蛋的哥哥，行了吧？」（未完）

新潮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培新·圖

虎眼



美人投懷　屈操賤業

那個女郞出現在司馬洛的眼前時，司馬洛幾乎可以發誓，他是第一次看見她的。因爲這麼美麗的女人，如果他以前見過的話，他決不可能會毫無印象，連她的名字都忘記了的。

但是那個女郞却說：「你記得我嗎，司馬洛叔叔？」

「叔叔」二個字刺得司馬洛的耳朶很不舒服。他的年紀還不到四十歲，絶不是一個老人，而且他的外表也是絲毫沒有老態。事實上，經常運動，上好的衣食住行，使他看來就像祇是剛剛三十出頭而已。不過，這個女郞稱呼他作叔叔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看她的樣子，她大概是還沒有超過二十歲的。

「司馬洛叔叔，」那女郞又說：「我就是寶妮！」

這個名字就有點似曾相識的了，但司馬洛還是記不起來。

「寶妮？很美麗的名字，」他露出一個十分之友善的微笑，「進來吧，認不認得，又有什麼要緊呢？相逢何必曾相識！」對於美麗的女人，司馬洛永遠是門閞方便的。

那個女郞踏進了門來，司馬洛又發覺，她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那就是，她的步伐輕盈，走起路來像是在浮動着似的，似乎她的身子是毫無重量。她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了下來，下身那條迷你裙由於這一下動作，就縮了上去，縮到大腿也幾乎全部露出來了。那是一雙十分之美妙的大腿，皮膚嫩白之外，並且線條圓實，看來她是一個很注重運動的人。

「你要喝點什麼嗎？」司馬洛問。

「不用客氣了，」寶妮說：「剛才是我打電話來的，我很抱歉把你吵醒了！」

剛才，司馬洛在床上睡得正好時，電話响了，當他接聽的時候，一個女人的聲音說：「司馬洛先生嗎？謝謝天你正在家裏！你不要出去，我馬上就上來找你！」

然後她就收了線。

當時司馬洛就祇是呆呆地坐在那裏，咒駡着那個和他閞玩笑的人。可是五分鐘之後，她就來按門鈴了，他才知道原來這並不是一個玩笑。

現在，司馬洛連忙應道：「哦，不要緊，這不算一回事！」半夜裏把他從床上拉起來的原來是這樣可愛的一個女人，他就生不起氣來了。

「你不認得我吧，司馬洛叔叔？」寶妮看着他，「你好像一點沒有變，我却變了很多。在你的錢包裏裝進十條蚯蚓的寶妮，你還記得嗎？」

「寶妮？」司馬洛的眼睛一睜，歡呼起來，「是你，寶妮，是你！」

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這個少女，佩服着上帝造物手法的多采多姿！不錯，現在當寶妮一講，他就記起來了。七年之前他不但見過寶妮，而且打過寶妮的屁股！那時司馬洛是在一個馬戲團裏生活，在馬戲團中表演紙牌戲法。當然，以司馬洛的神通廣大，他是不需要靠表演紙牌戲法爲生的。而他那時也並不是爲了生活；他是爲了一個女飛人。除了加入馬戲團之外，他是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接近她了。馬戲團是經常走埠的，他可不能作一個忠實觀衆，而跟着馬戲團從一個埠跑到另一個埠。在那時，寶妮是馬戲團主人收養的一個孤女；她是與司馬洛作對的，由於她認爲，那個女飛人與另一個男飛人是更加配合的一對，所以她常常作弄司馬洛。把司馬洛的錢包中錢偷走而換進幾條蚯蚓，是她的惡作劇之中較爲嚴重的一次。那一次，使司馬洛差點打腫了她的屁股。

結果，那個女飛人還是跟了男飛人，不是因爲寶妮的幫助，而是因爲那個男飛人肯和她結婚。於是，在婚禮舉行前夕，司馬洛就黯然離閞了馬戲團。

但，那時的寶妮，就是眼前這個尤物嗎？那時的寶妮，就像是用五根竹子串成的，一根竹子是身體，另外四根竹子是手和脚，而她全身就祇有皮和骨，找不到一點肌肉。但是，那張臉是沒有錯的。把那雙眼睛的眼皮變成雙線，臉上加一點肉，身體加上畫家夢想中的線條，就是現在眼前的這個尤物了。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她的時候，寶妮就掩着臉，凄凉地哭泣起來了。

「怎麼了，寶妮？」司馬洛有點手足無措的，「有什麼不對了？」

「老頭子已經死了！」她嗚咽着。

零碎的回憶冲上司馬洛的腦海，替他帶來一陣凄酸。老頭子就是馬戲團的主人，寶妮的養父，而且司馬洛相信，也許是世界上最好的老人之一了。在馬戲團裏，司馬洛和他已經成爲了好朋友，而在離開了之後，司馬洛也和他通過兩封信。這個人的死，對世界是一種損失。他聳聳肩：

「人總有一死的！」

「但他是給謀殺的！」寶妮抽泣着說，「有人殺死了他！也有人要殺死我和菲菲！」

「菲菲是誰？」司馬洛問。這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菲菲——」寶妮停了一停，「哦，對了，你沒有見過菲菲！菲菲就是我們的老虎！」

「有人謀殺你們的老虎？」司馬洛莫明其妙地看着她。

寶妮點着頭。「前兩個星期菲菲忽然不肯吃牠的午餐，我們以爲是那盤牛肉不新鮮，看淸楚一點，就嗅到了一股不對的氣味。我們檢驗一下，驗出原來那牛肉裏滲了烈性的毒藥，幸而菲菲不肯吃，不然，牠也許會給毒死了！」

「但爲什麼呢？」司馬洛問，「爲什麼有人要毒死菲菲？」

「沒有人知道，」寶妮搖着頭，「一隻與世無爭的老虎，誰會與牠成爲仇家呢？不過我們倒知道，這件事，是那個新來的小丑幹的！」

「那小丑有告訴你們爲什麼嗎？」

寶妮搖着頭。「他沒有機會。他第二天就死掉了。他大清早一個人在鋼線上練習，就掉下來跌死了！我們從他的衣箱裏找出了一大瓶那種毒藥。」

「他倒死得眞湊巧！」

「他是給人推下來的！」寶妮嚴肅地說，「你知道的，在鋼線上表演的人，在鋼線上走比在地上走得更穩，如果掉下來，那一定是給人推下來的了！你聽說過幾個空中飛人是跌死的？」

司馬洛聳聳肩。「老頭子呢？他又是怎麼死的？」

「他是給人開槍打死的，」寶妮說，「沒有人知道誰是兇手！總之，近來馬戲團太多古怪事情發生了！有人——有人正在進行着一些可怕的事情，那個小丑，可能眞是他下毒，也可能是被嫁禍的。總之，把他推下來的人，一定仍在我們的團中，還要進行什麼可怕的事情！我知道的！所以，司馬洛，你得來幫助我們，把這個人找出來——或者解決這件事！」

「我？」

「如果老頭子活着，他一定也會叫我找你的，」寶妮凝視着司馬洛，哀求地，「我知道這一定會是他的心意。我們的馬戲團現在正乘船經過這裏，到德國去。我記得老頭子最後接到你的信，地址就在這裏，所以我來找你！再進我們團中來吧，司馬洛，和我們一起旅行——你——可以走開的吧？你不是已經結了婚吧？」

「沒有，」司馬洛聳聳肩，苦笑着，「我還是一個天涯浪子，還是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但是……」

「美芝蓮嗎？」寶妮凝視着他，「你用不着担心，她已經不在了，我們團中換了許多新人！」

美芝蓮就是昔日司馬洛追求的那個女空中飛人。不錯，這正是司馬洛遲疑的原因。如果再見她，似乎場面會很尷尬的。

「她丈夫病死了！」寶妮補充。

「眞可憐！」司馬洛同情地說。

寶妮忽然站起來，走到司馬洛的面前來，用兩隻手按着他的肩，司馬洛就可以嗅到那一股少女特有，並非發自香水的幽香來自她的身上。「我很抱歉，」她說，「以前我總是和你倒蛋，搗亂你和美芝蓮的事，現在我知道我是不對的，你，還生我的氣嗎？」

司馬洛搖頭。他還是生氣以前那個好像用五根竹子串成的寶妮，但是不恨眼前這個尤物的寶妮。他對於美麗的女人總是特別偏心的。

「那麼，」寶妮挨近一點，那挺聳的乳尖很接近他的鼻子。加果她是正在進行肉誘的話，那她是做得很成功的，「你會來的？爲了老頭子？爲了我？」

「現在誰是老闆呢？」司馬洛問。

「現在的團長是焦大圓，」寶妮見已經談得有點結果了，又退回沙發上，「一個好好先生！老頭子借了他很多錢——你知道的，生意一直都不好，這個時代，是愈來愈少人看馬戲了。總之老頭子借了他不少錢，用馬戲團作抵押，老頭子一死，馬戲團就一大半屬於他了。焦團長繼續經營下去。以我的身份，我是可以安插你在馬戲團裏做一份工作的。焦團長一定會答應！」

「你又是什麼身份？」司馬洛問。

「助理馴獸師，」寶妮得意地微笑着，「你也知道，我向來都是那麼愛動物的，這就是爲什麼要替菲菲想辦法，我是那麼愛牠！」

「哦！」司馬洛說。

「而且，」寶妮對他露着一個嫵媚的微笑，「假加你嫌我太年輕的話，團裏還有很多美麗的女人。比以前多了很多！焦團長是比較懂得做生意！」

司馬洛忽然記起老頭子對他說過，寶妮是有吉卜賽人血統的。吉卜賽人浪漫不羈，熱情而狡黠，顯然寶妮也是長成一個這樣的女人了。實在她小時已經是這樣。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深深地抽吸着，思索着，後來說：「我有多少時間收拾行李！」

她一躍起來，坐到他的腿上，擁着他，深深地吻着，她發散的香氣使他快要窒息了。

「告訴我，司馬洛，你是爲了誰這樣做的？爲了我，還是爲了老頭子？」她的臉離開他祇有一吋。她果然充份發揮她的吉卜賽血統，在這短短一段時間內，喜怒哀樂各種表情她都拿過出來了。

司馬洛微笑：「爲了你們兩個！」其實，憑良心講，他還是爲了老頭子。他不高與他的好朋友被謀殺掉而找不到兇手！

「我們的船明天就要開了，」寶妮的嘴巴在他的臉旁呵着氣，「你得快一點！我幫助你收拾行李好了！」

「但——」司馬洛皺起眉頭苦着臉，「在馬戲班裏，我幹什麼好呢？」

「玩紙牌戲法，」寶妮說，「你以前不是玩得很好的嗎？現在還沒有將它忘記掉吧？」

「沒有，」司馬洛搖頭，「我沒有忘記掉！」

× ×

那馬戲團連名字都改了，現在是叫珍珠馬戲團。暫時，珍珠馬戲團並沒有節目演出，因爲它是正在旅途中。它的全部都裝在一艘大輪船的貨艙裏，而這艘大輪船正在微雨之中開了出海。

司馬洛就在這艘船上底艙之中。

他正背靠着一隻獅子籠在打盹，可是不能入睡。因爲，每當他剛要入夢的時候，獅子就發出一聲吼叫，而對面籠中的老虎就報以惱怒的咆吼。司馬洛不是一個胆小的人，但這却使他混身不安。人類他是不怕的，再強蠻的人類，他不能力敵的時候，也可以利用對方的心理，用言語之類作武器去加以戰勝。但野獸是不同的。野獸不會聽你說一句話。

司馬洛一給吵醒，就喃喃自語地咒罵起來。他咒罵的是寶妮。這個女騙子！當她帶司馬洛去見團長焦大圓時，焦大圓那張圓臉上裂開了一個微笑，但是在搖着頭。不，他說，他不想請一個變紙牌戲法的，他寧可多請幾個肯脫衣服的美女。不過，打掃野獸籠的雜工兼小丑的空缺倒是有一個的。

而那女騙子寶妮，在他能抗議之前就替他接受下來了。於是，司馬洛就簡直給捉到這下面來了。雜工在船上沒有專用的艙房，他的住處就是這裏，獸籠之間。

菲菲又吼叫起來了。司馬洛又咒罵。

這馬戲團裏似乎沒有一些博得他好感的東西，而寶妮所說的那些許多美女他也沒有看見。起碼，那些美女們都在上面的艙房中享受舒適，不會到這又臭又悶的底艙中來的！如果他一天到晚守在這裏，他怎有機會和馬戲團中的其他團員打交道呢？因此，他又怎能刺探出，殺死老頭子的兇手是誰呢？

終於，司馬洛打消了睡覺的念頭，而決定到甲板上去走一遭。於是他站起來，伸了個懶腰。

細雨把甲板洒了一層油，也使旅客們不願意出來了。

甲板上祇有一雙男女，倚偎着靠在最遠一個角落的欄桿上，就像世界上祇剩下他們二人了。他們看來像是一雙正在渡蜜月的新婚夫婦。司馬洛在靠着艙門口的一張木摺椅上坐下了，取出一根縐而曲的香烟，點上了，深吸着。烟和那潮濕而微冷的空氣一同進入他的肺裏，造成一種奇異而舒服的感覺。

那雙男女回轉身，向這邊走過來，仍然緊緊地依偎着。他們走到司馬洛的身邊時，那女的忽然一轉頭看見司馬洛，說：

「怎麼，你不是那個小丑嗎？」

「對了，」那個男的扶正一下他的鼻樑上的那副黑框眼鏡：「我們在馬戲中看到過你的！」

「別演戲了阿利，」司馬洛說：「沒有人在欣賞！」

「噢，」這個叫阿利的人鬆了一口氣，「有什麼發現嗎，老闆？」

這個叫阿利的靑年人，和他的女同伴美寶都是司馬洛的手下，他們兩個本來是在大學裏研究犯罪學的，他們一直寃魂不息地纏着司馬洛，要司馬洛給他們實習的機會。這一次，機會來了。由於一艘船是一個生活圈子窄小的地方，司馬洛覺得，如果要刺探什麼的話，單單他一個人是不够的，如果有兩個連寶妮都不知道存在的幫手，就會方便得多。於是阿利和美寶便以新婚夫婦的身份，也登上了這一艘船。

「什麼也沒有發現，」司馬洛說，「我不是上來找你們的！我祇是上來吸一口新鮮空氣，別跟我搭訕好不好！」

「好吧，」阿利聳聳肩，把美寶的腰再摟緊一點，「說實在的，我們是新婚夫婦，爲什麼要把甜蜜的時光浪費在一個小丑的身上呢。」

他擁着美寶走開了。

司馬洛沒有看他們，不過却很美慕阿利。阿利這一份差事，顯然是比他優越的。他可以整天攬着一個美麗的女郎，又可以和這個美麗的女郎同房。至於司馬洛，他却是和獅子老虎同房，這相差太遠了。

他繼續在那裏吸烟，把那根香烟直吸到剩下了最後的半吋，才用手指彈進大海裏。

背後有輕微的脚步聲，司馬洛沒有回頭。一個人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一張有幾點雀斑的臉對他微笑。那是一張很年輕的臉，臉的主人是一位年輕而美好的女孩子，有一頭長長的栗色頭髮。

司馬洛忽然覺得，自己的運氣改變了。他知道她叫蘇珊娜，就是馬戲團中表演脫衣舞的女郎之一。不過不是主角，祇是穿着很少衣服站在一邊作陪襯的。他對她點點頭招呼。

蘇珊娜說：「我剛才在看着你！」

司馬洛有點意外。「爲什麼呢？」他希望她不是看出了，他和阿利與美寶這一對是認識的。

「沒什麼，」蘇珊娜聳聳肩，「這是我的嗜好！我喜歡觀察別人！我看過許多小丑。我知道有一句話是眞的。小丑很落力逗人笑，可是自己却從來不笑！」

司馬洛聳聳肩。「我也知道這是眞的！」這個女郎，不單祇有美麗的外殼而已，而且這具外殼的裏面居然還有可用的腦汁！他覺得更幸運一點了。「但，你以爲我不笑又是在担心什麼呢？」

「我想你一定在担心錢了，」蘇珊娜說，「你是窮人！小丑都是窮人，窮人都担心錢的！」

這一點她却說得不大對了。司馬洛並不是一個窮人。事實上他的環境相當好，因爲，司馬洛是一個近代的俠盜式人物，他常常去做那些鋤強扶弱的事情，雖然有時做這些事情他完全得不到什麼利益，祇是爲了正義感，但也有時，他是可得厚利的。譬如最近一次，他替一位被販毒集團殺死的朋友報仇，找到了集團的頭目，使他落進了警方之手，而那頭目的保險箱中，一大批不能入帳的美鈔就給司馬洛轉進了他自己的保險箱中。

不過，他覺得沒有需要對蘇珊娜說淸楚這個的。所以他說：「你猜對了。」

蘇珊娜忽然伸手把他的臉扳轉過來對

着她。她說：「你知道嗎，司馬洛？當你抹去了小丑的油彩之後，你實在是一個很英俊的男人！為什麼你不去做電影明星？做小丑永不會有錢的。你做到老，翻不動跟斗時，你就要捱餓了！坦白說，你的小丑也做得不好！」

司馬洛的臉一紅。在被錄用之後，他曾被逼穿上了小丑衣服，臉上塗了油彩，在大家面前表演了一次。他從沒有做過小丑，當然表演得不好了。這使他在心裏咒罵寶妮了！

「你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蘇珊娜，為什麼你又不去做電影明星？」

蘇珊娜聳聳肩：「我喜歡馬戲團，我喜歡那同甘共苦的生活！賣座滿堂紅時的興奮，淡到連飯也沒得吃的凄苦！沒有另一種行業更能令我留戀！」

司馬洛微笑，繼續說謊：「你也回答了我的問題，我也是為了同樣理由而留在這裏！」

蘇珊娜忽然哈哈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的？」司馬洛問。

「我是在笑，」蘇珊娜說，「我們是在騙人，我們自己都知道的，我們是在騙人！」

「怎樣騙人呢？」司馬洛問。

「騙人為什麼我們不去做電影明星，」蘇珊娜說，「你知道我也知道，是因為我沒有機會。如果有機會，我早已離開馬戲班這老鼠窩了，難道你就不是這樣？」

司馬洛從頭到脚打量了她一遍：「你倒真坦白，蘇珊娜！坦白使你變得更可愛了！」

「這才是一句不像小丑的話，」蘇珊娜凝視着他，「我相信，我會和你成為很要好的朋友的！」

「那麼，」司馬洛微笑着，「我們是連信仰也相同了，」現在他是渴望得到朋友的，朋友可以告訴他許多他本來需刺探才知道的秘密。尤其是一位會和他上床的女朋友。女人在床上通常是口沒遮攔的！

但是他們的友誼開展，給「托」一聲打斷了。那是一把閃閃發亮的斷劍，結結實實地刺在他們之間，船欄上那隻水松木的救生圈上。

司馬洛連忙轉身，蘇珊娜却沒有轉身，祗是呻吟地嘆一口氣，低聲說：「華生醫生來了，但是別惹他生氣！他正在替我編排一個新節目，這是我出頭的機會！」

司馬洛看見來的是一個上唇蓄着希特拉式小鬚的中年男人，他就是華生醫生，馬戲團的獸醫，他的手中正拋着四把刀子。那即是說，當他接住兩把刀時，就有兩把刀是正在空氣之中。這是很了不起的把戲，因為船是正在搖幌之中的。

這個人也是馬戲班中的飛刀手，獸醫祗是他的兼職而已。他的臉上是一點笑容都沒有的。他說：「蘇珊娜，你在幹什麼？已經到時間練習了！」

「來了！」蘇珊娜說着，把救生圈上的短劍拔了出來。

華生醫生把手中的二把短劍丟給她，蘇珊娜接住了，而且拋動起來，一共三把刀子，在空中拋動着，原來她也學會了這個。

「一會兒來看我排練，」蘇珊娜低聲對司馬洛說着，就走開了。華生却向司馬洛走過來，仍然毫不友善地瞪着他。他走到司馬洛的身邊，一轉身用手肘向他一撞，使司馬洛差點仆出了欄桿之外。「別纏着她，小丑！」他低聲警告司馬洛，然後就走了。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辦法，暫時，華生是這裏的大人物，他是這裏的小丑，他是發作不來的。那根香烟忽然顯得毫無味道了，他就把它丟掉，回到船艙中去。

他仍然不願意回到底艙去，於是他就到處溜溜。

他沿着走廊走到甲板下面的一層，那裏有一間大廳是給馬戲團包下了的。那大廳的門上有一個鑲玻璃的大圓洞，司馬洛可以通過這圓洞向廳中窺望。

他看見蘇珊娜正在脫下衣服。

她的身體白得像一塊羊脂玉，一塊柔軟的羊脂玉。她現在是正在以背脊對着門口，也是用背脊對着華生醫生。她把衣服從身上褪了下來，讓一絲不掛的背身露了一露，然後才踏進一座屏風的後面。

司馬洛看到，華生醫生明顯地在作着深呼吸。他看到華生醫生好幾次忍不住，幾乎要移動脚步，跟她到屏風後面去了。但跟着，蘇珊娜自己出來了，她的身上已經不是全裸了，不過還是穿得很少。她身上現在祇有一襲釘了七彩閃光膠片的比基尼。她又故意把腰腹收縮，把氣都呼出去，使她的身體看來更加美好如女神了。她在呼氣，却使司馬洛和華生醫生都在深深地吸氣了。

她以婀娜的姿態，走到一塊竪在牆邊的長木板前面，華生醫生把上裝撩開，就拔出了六七把短劍，都拋進了空氣之中，輪流地拋動着，而且間中還向她擲出去一把。那飛刀擲得十分之勁，每一把擲到，都是「托」一聲刺進了那塊木板，而且很準確，每一把的刀鋒，都是剛剛貼着她的肉，歪一點，也會把她刺傷的。

蘇珊娜勇敢地保持着一個嫵媚的微笑，司馬洛不明白，在這樣一個美女的面前，華生醫生怎麼還能集中精神。然而，華生醫生却幹得很好，他還來了二次轉身擲刀。最後一把刀擲出去，就剛好劃破了那條三角褲貼着有盆骨的地方。那塊小小的三角形布料失去了支持，就要滑下來了。蘇珊娜尖叫一聲，連忙伸手扶住，僅可遮住她的三角地帶沒有暴露。

「你——想幹什麼？」蘇珊娜脹紅着臉，恨恨地瞪住華生醫生。

華生醫生格格大笑起來。「這是我想出來的一個新主意！團長已經通過了，每一次雖然要浪費一條褲子，但是一定會使那些觀衆瘋狂，你會成為大明星的！」

蘇珊娜化嗔作喜地微笑：「那麼，我得多練習抓住褲子的手法了。不然，真的掉下來，我們可要給捉將官裏去！」

華生醫生上前一步，蘇珊娜就伸出隻手擋着。「別過來！」她一閃閃回屏風後面去了。

司馬洛轉身，就看見走廊的轉角處一個人影一閃。

他知道剛才有一個人正在注視他；他剛才就是有了一種微妙的，受到了注視的感覺。

為什麼這個人在背後注視着他，然而一看見他轉身就逃走呢？這樣想着時，司馬洛已經拔脚追過去。當他追到走廊轉角的時候，他看見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人剛剛轉了走廊轉角的下一個轉角。

「唏！」司馬洛叫着，追得更急。

當他也轉了那個轉角時，他祗看見那人的皮鞋了，因為那人正沿着一度梯子向甲板上爬了上去。

司馬洛也從那梯子上了甲板，深深地吸着那濕空氣。甲板上是悄無一人的，祗有海浪打在船旁的沙沙之聲。那細得像粉的雨落在甲板上，也是毫無聲息的。

司馬洛的眼睛小心地向四面掃視着，他並不是第一次乘船出海，對於一艘船的甲板上的情形，他是相當清楚的。那個人並沒有路逃回下面去，他一定是仍然在甲板上面的，他一定在什麼地方躲了起來。

司馬洛終於移動了脚步，向一排救生船走過去，最後在一隻通氣管口的前面停了下來。他的眼睛仍然在聚精會神地搜索着，同時傾耳而聽。

事情是發生得很快的，那個穿黑衣的人忽然在他的後面出現了，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手槍，這把手槍舉了起來，向司馬洛的後腦敲下去。然而，當這槍敲到的時候，司馬洛已經閃了開去，一側身，一手托住了那持槍的手腕。那人但覺身形一動，他給整個舉了起來，一翻身，就墮進了一艘救生船中，連那蓋在船面的油布也壓破了一點，人就滾到油布下面去了。司馬洛一手格了那人擊下的槍。

在救生船中，司馬洛看見那人坐了起來，把油布頂起了，在油布的中間是一個圓球，他在那圓球上擊了一拳，那人哎唷一聲，又躺下去了。

司馬洛掀起油布窺一窺，看見那是一張圓圓胖胖的臉，那臉上一雙小小的眼睛正在恐怖地看着他。

「哦，原來是你！」司馬洛吃吃笑着，也掀起油布，翻身爬了進去，和那人躺在一起，並且向那人一抱，他抱着的是一具胖胖軟軟的身體。

「媽的，別玩，司馬洛！」那人叫道，「我又不是女人！」

「我不是和你玩！」司馬洛說，他的確不是和他玩。他的一隻手是穿過了那人的腋下，倒過來扳住了那人的後腦，另一隻手剛把那人的手臂扭到後面。這樣，那人是給他完全制服了，一動也不能動。

「媽的，司馬洛，放手！」

「想不到會在這樣的地方碰到這樣一位朋友，」司馬洛說，「現在，老朋友，請告訴我吧，你為什麼在監視我？」

「我——我不是在監視你，」那人吶吶着，「我根本不知道你在那裏！」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還是別說謊了，老朋友！你的口才一向都不好，你是沒有希望瞞得過我的！」

經司馬洛這樣一提醒，那人就不做聲了。

「現在，」司馬洛說着在那人的頸後施一點壓力，「告訴我吧，你究竟在這裏幹什麼？」

「我不過是在渡假——」那人這樣說着，司馬洛的手再加壓力，他的頸骨上馬上又再發出「咯」的一聲，就像要折斷似的，他恐怖地尖叫起來：「不要！不——要！」

「再試一次！」司馬洛微笑着，「你在這船上幹什麼？」

這個人叫鍾錦，是一個職業間諜，司馬洛以前已經和他會過面了。他對司馬洛是既敬且畏的，因為司馬洛的本領，實在比他高了好多級。鍾錦祗出現在有利可圖的地方，現在他既出現在這船上，就表示這船上對他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了，有什麼利可圖呢？

「媽的！」鍾錦生氣地道，「別開玩笑了，你又在這船上幹什麼？如果不是有所圖謀，你會變成小丑一名嗎？」

他的頸骨又發出「咯」的一聲，司馬洛柔聲地說：「我在問你問題，你別用問題來回答我！」

「別——別這樣！」鍾錦大罵起來，「聽着，司馬洛，聽着，我們——我們可以合作的！這裏是大海，你不能逼我離開，以你平素為人的慈悲和大方，你當然也不會把我殺掉，所以，我們不如合作吧！反正這收穫也够我們兩個人分有餘的！」

「唔！」司馬洛點着頭，「這倒不是一個壞主意！」他的腦筋已經在開始靈活地轉動着了。

「到我的房間來談談吧！」鍾錦說。

「等一等，」司馬洛小心地說，「我還不知道你對這件事情究竟知道多少，你先告訴我看看！」

「豈有此理，司馬洛，」鍾錦說，「別當我是個傻瓜吧，你和我都是為了那東西而來的！」

「什麼東西？」

「史屈茲密碼，」鍾錦低聲說，「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哦！」司馬洛作內行地點頭，「史屈茲密碼，現在在那裏呢？」

「你又在開玩笑了！」鍾錦沒好氣地，「如果我知道，我已經拿了，我還在到處偷偷摸摸嗎？」

現在司馬洛知道這馬戲團已經和一件史屈茲密碼間諜案牽涉在一起了。但是，他還想知道得詳細一點。

於是司馬洛又說：「你得說得詳細一點！也許你根本知道得不多，如果我和你合作，那我豈不是等於免費向你供應情報了？」

「別小看我，」鍾錦十分不服氣，「此事從頭到尾我都知道，史屈茲密碼一卷微粒菲林，比尾指指甲還要小的，上面拍攝了史屈茲實驗的方程式密碼！」

司馬洛忽然記起了，史屈茲密碼！史屈茲是一位奧國籍的細菌學博士，不久以前他的實驗室失火，連史屈茲博士也燒死了。當局對此事却是無可奉告，不肯透露史屈茲死前是在做着什麼研究，也不肯透露起火的原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其中是有若干秘密的。

「有人謀殺了史屈茲博士，」鍾錦繼續說下去，「拍下了他研究成功的方程式，然後把實驗室燒掉了！」

「那是什麼方程式？」

「你和我都沒有興趣知道，」鍾錦狡猾地吃吃笑着，「我們祗知道有人出錢要

司馬洛一閃身，一手托住鍾錦持槍的手，另一手托住他的腰，將他整個舉起摔落救生艇中。

買回那菲林，這就已經夠了！」

「出一萬元要買回一卷菲林，」司馬洛不屑地說，「這卷菲林大概不會怎麼重要吧？」

「呀，呀！」鍾錦奸笑着，「你可在考我了，你和我都知道，有幾個方面都願出起碼二十萬元，而且是美元！」

「唔，」司馬洛點頭，「看來你果然知道得不少，但爲什麼到這裏來找？」

「菲林要在兩星期之後送到吉隆坡，交給黑虎黨，」鍾錦說，「我已經約好了的，這一艘船就是兩星期之後會到達吉隆坡！」

「你又怎知道到這船上來找呢？」司馬洛裝出莫明其妙的樣子，「我以爲祗有我一個人知道！」

「我也以爲祗有我一個人知道，」鍾錦說，「我在黑虎黨那邊有眼綫，他們說菲林是隨着馬戲團來的，因此菲林一定是在馬戲團的某一個人身上！」

「唏，」司馬洛說，「你認爲老頭子的死，會不會是和這件事有關？」

「絕對有，」鍾錦說，「他一定發現了一些他不應該發現的內幕，所以就被殺死了！」

「像那個小丑一樣？」司馬洛說。

「是的，」鍾錦說，「像那個小丑一樣！」

「我奇怪爲什麼那小丑要毒死菲菲，你知道的，母老虎菲菲！」司馬洛說。

「你憑什麼認爲一定是他下毒？」鍾錦說，「他也可能是給嫁禍的呀！下毒的人殺了他，把毒藥放在他的行李中也可以的！」

司馬洛把鍾錦放鬆了，和他並排躺在那救生船中。「但是菲林和母老虎菲菲又有什麼關係？爲什麼要毒死菲菲呢？」

「我猜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菲林是藏在菲菲的籠子裏，」鍾錦說，「一個馬戲團，還有比老虎籠更安全的地方嗎？沒有人能進老虎籠裏偷東西的——除非把老虎殺掉了！」

「唔，」司馬洛點着頭，「除非把老虎毒死了，但是這樣說，那運菲林的人豈非就是馴獸師？祗有馴獸師一個人有胆量進入老虎的籠子！」

「這是一個可能性，」鍾錦說，「但也可能是別人，當老虎離開了之後藏進去。老虎回去了之後，就替他看守着了！」

「你這個聰明鬼，你知道得眞不少！」司馬洛說。其實，他想的是感謝的話，感謝鍾錦告訴了他這麼多。不過如果他說出來，鍾錦就會殺死他了！

「你很有機會接近母老虎的籠子，」鍾錦狡猾地看着司馬洛，「你不會是已經把菲林取了出來吧？」

「我？」司馬洛聳肩，「接近籠子有什麼用？我不是馴獸師，怎敢進去！」

「但你和那個女的很要好，」鍾錦說，「那個女馴獸師，寶妮！也許，下點功夫，她會助你一臂的！」鍾錦下流地用手肘「撞司馬洛的肋骨，淫褻地吃吃笑着。

「這倒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說，「假如我見得着她！」

他進了這馬戲團之後祗和寶妮見過一次面，而那一次也沒有機會談幾句話。

「一方面，我會繼續打探，」鍾錦說，「當然，我們也不能常常在一起的！每天中午，我們在甲板上碰頭一次，交換情報，怎麼樣？」

「好的！」

鍾錦伸出手。「我們合作就是合作，五五分賬，決不食言，如何？」

「三七分賬。」司馬洛說。

「司馬洛？」鍾錦苦着臉。

「不肯就拉倒！」

「好吧好吧！」鍾錦祗好和他握手。

然後他們一起爬出救生船，鍾錦一面整理着衣服。一個老太婆站在不遠的甲板上，看着他們，在發愕。如果一雙男女從裏面爬出來，這樣整理着衣服，她倒不會覺得奇怪，可是，兩個都是男人？

她以極度鄙視的眼光看着這兩個人，司馬洛紅着臉在她身邊經過。

司馬洛現在是急不及待，要回到他所討厭的底艙去了。原來這個馬戲團裏竟然是隱藏着一個如此離奇的故事的，他急着要去看清楚那隻母老虎的籠子。

當他進入艙底的時候，菲菲的咆吼聲就使他毛骨悚然，簡直有點想嘔吐，老虎對他完全沒有吸引力；他不明白，怎麼有些人能當上了馴獸師。

他在菲菲的籠子旁邊蹲了下來，小心地看着籠中。菲菲馬上走到籠子的這邊來了。牠似乎看出了司馬洛是在計算着牠，所以牠也不懷好意地不斷向他咆吼，牠的吼聲，使司馬洛背後獅籠中的獅子也還以咆吼，一時底艙裏充滿了吼聲。

遠遠人猿的籠子裏，那隻人猿爬得高高的，好奇地看着他。

菲菲的籠子已經很舊，但是很結實，很普通，看不出那一個地方可能有暗門之類。如果菲林是藏在籠子裏，那一定就是在一個普通人伸手也摸不到的地方了。不過對於他，菲林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牽涉進了這件事之中？誰是殺死老頭子的兇手？

遭人嫁禍　絕境逃生

司馬洛正在這樣冥想着的時候，忽然有一些東西在他的頸背上輕輕一揩。司馬洛「哇」的叫了一聲，差點跳起兩呎高！下意識地，他以爲是背後的獅子已經出來了，正向他襲擊！

他連忙轉身，一身都是冷汗。

一團鮮紅色耀着他的眼睛，這團鮮紅色的中央，寶妮那張明艷的臉正在對他微笑。那是寶妮站在那裏，現在她身上穿着一套鮮紅色的喇叭褲緊身套裝。她以模特兒的姿勢站在那裏，兩腿張開着，一隻脚稍爲踏在前面，手放在腰間。「司馬洛，」她說，「你在幹什麼？」

「我——呃，在看菲菲。」司馬洛吶吶着。

「菲菲眞美麗，是不是？」寶妮也在他的旁邊蹲了下來，菲菲也對寶妮咆吼，但那聲綫似乎是不同的。

「嗯，像我一位朋友的妻子！」司馬洛說。

「眞的？」

「那位朋友沒有一天不是貼着膠布見人的！」司馬洛說，「他說他的太太兇得像一頭母老虎！」

「啊——你！」寶妮嬌笑着倒進他的懷中，捏着他，「不許你這樣說！」

司馬洛對於她的怒氣完全沒有了，一個女人長得美麗就便宜在這個地方，男人總是沒法眞正地恨她。

「我還以爲你已經忘記我了！」司馬洛說，心裏醞釀已久的毒罵，結果就是祗化作了這輕輕的一句。

「我有事情做嘛！」寶妮仍然挨在他的懷中，身子緊貼着他。司馬洛現在不但完全不生氣，而且還很高興了。

「我眞感激你，」他諷刺地說，「給我一個這樣的職位！」

「這是心血來潮嘛，」寶妮咭咭地笑着，「團長說不需要玩紙牌的，我祗好替你接受任何一個職位，而且這個職位也不錯呀，你可以接近着菲菲的籠子，保護着牠，這樣就不怕有人謀害牠了！」

「唔，」司馬洛點點頭，「很好的安排！」

「你不是想換個職位吧？」寶妮問。

「呃——不，」司馬洛說，「我考慮過了之後，又覺得我是應該留在這籠子旁邊的，這樣，我就可以保護着菲菲了！」

既然知道了關於那件菲林的事，司馬洛又不想離開這老虎籠了。

寶妮微笑，撫着他的臉。「唔，我很高興你和我一樣愛護菲菲！」

「寶妮，」司馬洛說，「現在你既然來了，你大概暫時不會走了，讓我們來談談吧！」

「好呀！」寶妮的身子一直貼着他，「到你的床上去！」

「床上——」司馬洛的血壓開始升高起來。

「那是唯一舒服的地方嘛！」

司馬洛的床，就是一張稻草墊褥，放在幾隻板箱上面，並不很舒服，不過在這霉臭的底艙，却算是最舒服的地方了。寶妮躺了下來，拉司馬洛和她一起躺了下來，然後看腕錶，在他的懷中縮成一團。她的熱力通過那軟軟的身子傳過來，使他汗冒得很多。

「寶妮，」他吶吶着，「這——這有點危險——」

「怕什麼？」寶妮咭咭地笑起來，「我又不是你的妹妹，又不是你的好朋友的太太，我們要做的話，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以做的，這又有什麼危險呢？」

司馬洛回答不出來，因爲她是說得很有道理的。事實上，這樣一個尤物投進懷中來，祗有一個傻子才會把她推開。

「唔，讓我們說說吧，」司馬洛說，「你以爲會是誰殺死了老頭子呢？」

「我怎知道？」寶妮說，「我就是找你來查這件事的，你有什麼發現嗎？」

「還沒有。」司馬洛說。

寶妮又看看腕錶，閉上了眼睛，說：「吻我吧，司馬洛，我知道，在這些事情上，你是一個專家！」

「我是的！」司馬洛說。

「那麼，最好你不要使我失望！」寶妮說。

司馬洛吻她。那是一個長長的熱吻，

很長很長，延長到無法不中斷的時候才分開。寶妮嘆了口氣，把頭枕在司馬洛的肩上。司馬洛輕輕地抱着她。她的頭髮裏升出一樣甜蜜而新鮮的香味。

靜了一會，寶妮說：「司馬洛，爲什麼你不嘗試跟我做愛？」

「你會拒絕的！」司馬洛微笑。

寶妮定住了一陣，忽然張開眼睛坐了起來：「你怎麼知道？」

司馬洛微笑：「你把時間算得很準。怪不得你老在看錶了，大約還有十分鐘，你的上司馴獸師李奧就會下來餵野獸。你並不是想和我做愛，寶妮，我猜你祇是想他看見我和你在一起！」

「你——」寶妮的臉很紅，「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當我第一次看見李奧和你站在一起時，他的眼睛已經告訴了我很多，」司馬洛說，「他看着你時，就是看着一件他又愛又恨的東西。你挑逗他，使他追求你，然而你又拒絕他！」

「司馬洛，你爲什麼不去做相命的，你這樣善觀氣色？」寶妮呶着嘴。

「這倒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說，「我們何不去找團長商量一下，增設一個看相的節目？如果這個看相的有幾個漂亮的女助手，他一定會贊成的！」

「別胡說，」寶妮說着，又倒進了司馬洛的懷中來，「幫幫我吧，司馬洛！」

司馬洛考慮了一下。「菲菲很聽你話嗎？」

「菲菲愛我！」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幫你，你也幫我一個忙吧！」

「什麼呢？」

「以後再說！」司馬洛道。

接着，他們忽然聽見有脚步聲沿着樓梯下來了。菲菲把司馬洛的頭拉低：「快，吻我！」

司馬洛吻她。她引導他的手去她的身上移動着，雖然這不過是表演，司馬洛還是覺得他的血脈在沸騰起來。因爲寶妮是個尤物！

她把嘴唇暫時拉開一下，又低聲吩咐：「解開我的衣服！」

於是司馬洛的另一隻手就伸到她的背後，拉開那件鮮紅衣服的拉鍊。「嘶」！那拉鍊拉開的聲音，使人的骨頭裏面起了一種癢癢的感覺。

「鈕子！」她以畧帶沙啞的聲音說。

那下面祇有一隻鈕子，就是乳罩的背鈕。司馬洛也把這鈕子解開了。當他的手要從背後爬到前面來時，她連忙用手臂夾住，要阻止它的進度。但他的手好像水蛇一般鑽過了堤防，他覺得，這是他幫忙她所應得的起碼代價。

漸漸地，她不抵抗了。他的手可以在前面活動，她呻吟着，身子在蜿蜒扭動。她熱得像一隻火爐。但假如她是熱得像一隻火爐，那司馬洛就是像一桶已經點燃了藥引的炸藥了。

可惜，底艙的門已經打開，脚步聲踏了進來。

他們擁抱着滾了一滾，寶妮轉到了他的身下。

拍！

司馬洛忽然覺得頸子給勒住，整個人離開了寶妮的身上，跌出了他的「睡房」，跌到空處撞到一隻獅子籠上。籠中的獅子憤怒地咆吼一聲。

司馬洛連忙伸手到頸間。他發覺勒住他的頸子的是一根鞭子，而他的手剛摸到，鞭子已經抽了回去。拿着鞭子的人是一個高大而粗壯的男人，頭髮濃黑而貼服，就像是用黑漆髹在頭顱上似的。他就是馴獸師李奧，他正在怒視着司馬洛。他那鞭子，本來是用來對付野獸的。

司馬洛伸手揉着那發痛的頸子。

「你這狗養的！」李奧罵着，又揮動鞭子。

刷，鞭子在司馬洛的頭頂經過了。如果司馬洛不是及時一矮身，鞭子準會抽中他的臉！

「住手！」寶妮叫着從籠後退出來。她那套紅衣服的上身已經退落了，一邊小巧的乳房露出來，嫩紅的乳頭好像一隻嘲諷的眼睛在瞪着李奧。她把乳罩拉起，把乳房再遮好了。

「我——就要把這小子的髒手抽下來！」李奧以發抖的聲音在叫着。

「這干你什麼事？」寶妮諷刺地說，一面扣着背後的鈕子，「你不懂禮貌的嗎？爲什麼進來之前不先敲敲門？」

「但是他——」李奧愚蠢地吶吶着。

「我和他正在做愛，你不知道嗎？」寶妮說，「如果是强姦，你會聽到我叫喊的！」

李奧臉上的肌肉難以控制地抖顫着和扭曲着，使他的樣子也變了。「你——？和一個小丑？」

寶妮驕傲地一挺胸：「我已經超過十六歲，我有權跟我喜歡的男人做愛！即使我的父母也管不了我，而且，我又沒有父母！」

李奧深呼吸着，終於放下鞭子，似乎，他是已經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自己控制住。他向司馬洛低聲喝道：「滾出去！」

司馬洛撫着頸子站了起來。他不介意幫寶妮一個忙，但是幫忙幫到要給李奧趕出去，那未免過份一點了。實在，對於剛才那一鞭，他已經是相當容忍。不過，在他還未能有所動作之前，寶妮已跳到他的前面，護着他。「留下來，司馬洛，他沒有權這樣指揮你的！」

李奧再看了她一陣，臉上的表情是難以形容的，而那臉色則有點像交通燈，一忽兒紅，一忽兒綠的。終於，他一言不發，轉身就走。

「喂！」寶妮諷刺地叫道，「野獸還沒餵呢。」

「讓牠們挨餓好了！」李奧叫嚷着走了。

寶妮看着他的背影發呆。司馬洛聳聳肩：「他不是一流的馴獸師！」

寶妮轉過來，正色地看着司馬洛：「他是一流的！他這個人雖然討厭，但他的確是一個一流的馴獸師！」

「一流的馴獸師脾氣最壞時也不會讓他的野獸挨餓。」司馬洛說，「飢餓的野獸會變成難以控制的暴徒！」

「李奧還是第一次這樣！」寶妮說。

「他第一次看見你和別的男人做愛？

」司馬洛問。

「是的，」寶妮的眼睛烱烱有光，「我許久已經想這樣做，但是我找不到一個可靠的對象！你明白的，我害怕會弄假成眞，你就不同了，你是可靠的！」

「別那麼有信心！」司馬洛苦笑，「我到底是一個男人呢！」

「總之我已經教訓了他！」寶妮扣着衣鈕，又把司馬洛拉回他的床上，「現在你告訴我吧，司馬洛，你要我幫你什麼忙呢？」

司馬洛却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寶妮，」他問道，「爲什麼你對李奧這樣憎恨呢？」

寶妮的嘴唇一歪，露出一個鄙視的微笑。「如果我告訴你，你很可能會去殺死他了！」頓了一頓，「是爲了美芝蓮！」

美芝蓮，那個放棄了司馬洛而嫁了另一個男飛人的女飛人。

「怎樣爲了美芝蓮？」司馬洛問。

「李奧看上了美芝蓮，」寶妮的眼中閃動着危險的光芒，「有一天晚上，他把美芝蓮强姦了！」

「什麼？」司馬洛霍的坐直了身子。

「那時你已經走了，」寶妮說，「美芝蓮已經結了婚。他就這樣强佔了她。美芝蓮的丈夫去向李奧找麻煩。但，馬戲班這種地方你知道的，沒有法律，强的一個就是對的，他去找李奧，李奧把他打了一頓。每一個人都知道，李奧打得他很傷，但他還是支撐着不肯承認，第二天還是要到鋼索上去表演。也不知道他是爲了面子，抑或是爲了他不想活下去。總之他在鋼索上站不牢，掉下來跌死了！」現在，寶妮的眼睛閃着淚光。

「那狗養的！」司馬洛伸脚下床，「我要——」

「不要，」寶妮拉着他，「你是小丑，你幹不了什麼的！我的辦法更好！」她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總之，美芝蓮有一天就悄然地走了，什話都沒有留下！我和美芝蓮的感情你是知道的，所以你該明白我爲什麼恨李奧了！我會不斷地擰他的心，直至他也要自殺爲止！他會看上我，這是他的報應！」

「你以爲會不會是李奧殺死了老頭子呢？」司馬洛問。

寶妮皺起了眉頭。「爲什麼他會這樣做呢？他和老頭子並沒有什麼過不去！」

司馬洛聳聳肩，說：「祇是一個主意吧了！」

「你究竟想我幫你一個怎樣的忙？」寶妮問。

司馬洛凝視着菲菲的籠子。「這個籠子裏，會不會有一個暗格之類，裏面可以收藏一些東西的呢？」他問。

「你瘋了嗎？」寶妮說，「這又不是一隻五桶櫃，這是一隻獸籠！」

「你可以讓我進去驗一驗嗎？」司馬洛問。

寶妮想了一會。「可以的，但我得先把菲菲餵飽，不然，牠也許會把你當午餐的！」

寶妮離開了司馬洛，走到另一個角落去找到了一桶血淋淋的鮮牛肉，以及馴獸的鞭子。菲菲高興地吼着，舌頭已經伸出來舐着鼻子。

寶妮把牛肉逐塊放進籠中，每投進一塊，就命令菲菲做一個姿勢。菲菲很服從，而且做得很好！

「菲菲實在是一個老太婆了，」寶妮說，「牠還動過一次手術。有一次牠和獅子打架，差點給抓瞎了眼睛，還是華生醫生替牠動手術，弄好了的！」

她把那桶牛肉餵完了菲菲，菲菲就顯得很滿足了，甚至友善地看着司馬洛。

「現在可以進去了，」寶妮說，「但，你究竟是要找一些什麼？」

司馬洛微笑：「慢慢再告訴你吧！我先去把艙門關上，免得有人闖進來。」

司馬洛去把底艙那度大鐵門關上了，寶妮已經打開籠門，進入了籠中。她揮着手中的鞭子，柔聲地說：「退後，菲菲！退後！」

菲菲低低地猛吼着，那張大花臉上似乎有着一種感到好笑的表情。牠給寶妮逼到了籠子的一角落。「坐下來！」寶妮又把鞭子揚了一揚，命令着！

菲菲坐了下來，好奇地看着他們。「現在進來吧司馬洛！」寶妮柔聲說，「不要做突然的動作，也不要讓菲菲誤會你是在拆牠的籠子！」

司馬洛困難地咽了一口涎沫，覺得身上的汗毛根根都直竪起來了。他這一生之中，危險的事已做過不知多少，事實上，冒險是他的嗜好之一種。但是現在，他要冒的這個險，却似乎太强烈一點了。

「怎麼了，司馬洛？」寶妮催促着，「我們不能浪費時間！」

司馬洛一咬牙，祇好鑽進了菲菲的籠子裏，動手檢查。他所檢查的，主要就是籠子的地板。地板的一部份，另一個小部份現在正給菲菲佔據着。

司馬洛是一個精明的人，而且，對於那些古怪的東西，他也是經驗特別豐富的。可是他却驗不出什麼來。那籠子的地板，就是結結實實，眞眞正正的地板，如果有一個暗藏的暗格的話，這暗格可眞是建設得巧奪天工了。

不過，籠子還有一部份。

他退出了籠外，讓菲菲和寶妮改換了一個位置，然後他再進入籠中，檢驗那籠子的其餘部份。「快一點，」寶妮說，「不能太久的！」

她已經盡了她的能力在哄着菲菲，但是菲菲還是在發出着不耐煩的吼聲。

終於，司馬洛退出了籠子，說：「行了！」

寶妮還是留在籠子裏，對菲菲作了一番安撫的工作，然後才出來，關上了籠門。她看見司馬洛已經坐回床上，頹喪地托着腮。「找不到什麼嗎？」她問。

司馬洛搖頭。

寶妮聳聳肩。「還有什麼我可以幫你做的嗎？」

司馬洛看着菲菲，苦笑：「除非你能跟菲菲談話！問問菲菲吧！」如果有人在獸籠中藏起了什麼，也許菲菲是唯一知道的第二者了。

「誰都沒有本事跟老虎談心，」寶妮看看腕錶，「如果沒有什麼事，我也得走了！」

她要站起來，司馬洛的手熱情地按着她的腰：「一定要急着走？」

她輕輕地，但是堅決地把他的手推開。「別這樣吧，司馬洛叔叔，你是我的養父的好朋友，記得嗎？」

司馬洛苦笑放手，她好像一隻矯捷的小貓般溜開了。「我會再來看你的！」她說。然後她就走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過去把燈熄了，回到床上。黑暗似乎反而使那些野獸好過一點，牠們的咆吼聲也低了下來。在黑暗中，老虎和獅子的眼睛都像小電炬在發亮着。

司馬洛躺了下來，閉上眼睛，讓自己墮入夢鄉。那是很不安寧的睡眠，後來，似乎過了不多久，他就醒過來了，是一陣悉索的聲音，和老虎驚覺的低吼，把他驚醒了的。一個人爬進了他在兩籠之間的角落的床位裏，坐在他的身邊。

司馬洛連忙站了起來：「是誰？」

「是我，蘇珊娜！」那人低聲回答着，一口清鮮的口氣襲進司馬洛的鼻端，「躺下來！」她用一雙小而柔軟的手推着他的胸膛，使他再躺下來。

「你來幹什麼？」司馬洛問。

「祇是想跟你談談吧了，」蘇珊娜說，「華生醫生那老傢伙，悶得我要死！」

「唔，」司馬洛倒不反對，他現在最需要的是和多一些人談談，「我們談個什麼題目呢？」

「我喜歡你，」蘇珊娜靠在他的胸膛上，「讓我們做情人吧！」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難以置信地。

「我不會和你開寶妮那樣玩笑的！」蘇珊娜說。

「你——怎知道寶妮和我的事？」在黑暗中，司馬洛的臉紅了起來。

「我了解寶妮！」蘇珊娜說，「我們都是女人，而且我們又是朋友。寶妮不會需要男人的，每當她對一個男人好的時候，她都是為了刺激李奧！」

「你也知道這件事？」司馬洛問。

蘇珊娜深呼吸着，手在司馬洛的胸膛上撫摸着。「別再提那些醜惡的事情了，司馬洛，」她說，「讓我們來做一些美麗的事情吧！」她的手移到其他地方去。

司馬洛的情慾剛才已給寶妮挑起了一半，還沒有降下去，現在又一跳而升到高舉。他的手摸到了她的腿子，沿腿而上，撩開她的裙子。她沒有抵抗。

她祇是畏羞地把腿子合上了。司馬洛的手沒有拿開，也沒有繼續前進，祇是停留在那裏。他用嘴唇找到了她的嘴唇，輕輕地吸吮，然後他的舌頭就進駐了她的口腔。

這個時候，她的腿子就放鬆了，而且慢慢地張開。他的手繼續前進，找到了那飽滿而柔軟的歡樂的發祥地。那裏潤濕着的露珠使他相信，蘇珊娜果然不會和他開寶妮那種玩笑的！

她沒有反對他的手探索她的任何部份，也沒有反對他把她的衣服解除。在昏黑之中，他看不到她的身體，但，在早些時候，當她給華生醫生用作刀靶的時候，他已經見過很多。沒有見過的一些小部份，他就用手去補視線之不足了。

他的手使她像變成了一隻蒸汽爐，不斷地喘息着，又噴射着熱力。後來，這座蒸汽爐就簡直把司馬洛熔化了……

很久很久之後，在一段長長的靜止之後，床上的稻草又沙沙地响了起來。

「你在幹什麼？」司馬洛問。

「得穿上衣服，」蘇珊娜說，「你也是的！」

他們在沉默中穿上了衣服，司馬洛說：「謝謝你，蘇珊娜！」

「別這樣說，」蘇珊娜笑了起來，「你要這樣說，我也要這樣說了！」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的心情已經很好了，可以來談些不愉快的事情了吧？」

「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李奧，」司馬洛說，「我們剛才不是在談李奧的嗎？李奧和寶妮！他們究竟是怎麼回事？」

凡是女人，都喜歡說長論短的。蘇珊娜也不例外。她把以前美芝蓮與李奧之間的恩怨說了出來，她甚至說出，美芝蓮在結婚之前，和一個男人很要好的。她卻不知道這個男人就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但這也難怪，馬戲團由上至下都換了新人，沒有什麼人認得司馬洛了！

「這個李奧，究竟是什麼人？」司馬洛問。

「他這樣對美芝蓮，你已經可以知道他是哪一種人了，」蘇珊娜說，「我聽說，他以前是做間諜的！」

「間諜？」司馬洛心中一動。

「打仗時替日本人做間諜，」蘇珊娜說，「這是華生醫生說的，打仗時我還不會出世，他還說李奧這個人為了錢，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這一點，我倒也可以相信的！」

「這樣說來，」司馬洛說，「李奧和華生醫生，也不會是太好的朋友了！」

「這倒不然，」蘇珊娜說，「他們是很要好的，常常一起喝茶談話，祇是和我單獨一起的時候才會這樣說！」

司馬洛聳聳肩，說：「許多人都是如此的！」

他覺得蘇珊娜在黑暗之中凝視着他，然後，蘇珊娜說：「你這個小丑，問題真多！」

司馬洛有點難為情，而心裏也有點着慌：「呃——我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吧了！」

「你究竟來這裏幹什麼？」蘇珊娜撫着司馬洛的髮尾。

司馬洛吃了一驚。「你是什——什麼意思？」

「你不是小丑，」蘇珊娜說，「你的樣子不像小丑，說話不像小丑，做愛也不像小丑。你不是一個小丑！」

「那你以為我是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也許，」蘇珊娜的手繼續在他的身上摩挲着說道：「你是李奧的仇家派來，來偵查李奧的？也許，你是來偵查舊團長是誰殺死的？寶妮有一次提過說，她會找個人來查的！」

「唔，講起舊團長的死，」司馬洛說，「你以為會是誰幹的呢？」

蘇珊娜在黑暗中搖搖頭。「我不知道！對這些事情我不是專家，但我也不會洩露你的秘密！不論你是來幹什麼，司馬洛，我都是幫你的！」

「你幫我會幫到什麼程度呢？」司馬洛問。

蘇珊娜笑起來：「最好別叫我替你做賊或者殺人！我說幫你，祇是指不妨碍你做事！所以如果萬不得已，最好別求我做什麼！」

「為什麼對我這樣好？」司馬洛問。

「因為你這個男人值得我對你這樣好，」蘇珊娜說，「和華生醫生那種人比較起來，你眞好上了不知道多少倍了！」她又把他的頭扳了下去，他們又熱吻起來了。她的身子那麼柔軟，那麼溫暖，司馬洛以為已經消逝了的慾火，又熊熊地燃起來了。

蘇珊娜的喉嚨裏發出着咿唔的聲音。看情形，她是要再來一次了。

但就在這個時候，司馬洛忽然用手向她的嘴巴一掩，示意她不要做聲，然後一躍而起。蘇珊娜正在驚愕之際，司馬洛已跳出了兩籠之間的縫外。在黑暗中，她祇看得見人影閃動聽見一下拳擊，一聲慘叫，一件金屬的東西「鏗」一聲掉在地上。

有人奔跑的聲音，司馬洛喝叫：「站住！」

接着，有人跑上了梯級，跑出了底艙的門外。

燈光亮了，獅子和老虎正在憤怒地吼叫着。

蘇珊娜爬起身，也鑽出去。她看見那底艙中央的地板上卻祇是站着司馬洛一個人，而地板上則放着一把寒光閃閃的短刀，而司馬洛正望着底艙的門口發愣。

「發生了什麼？」蘇珊娜問。

「有人在偷聽我們談話，」司馬洛說，「當我出來看時，他就想刺我一刀！」

「那是誰呢？」蘇珊娜問。

「很可惜，我就是沒有機會看到他的樣子，」司馬洛說，「他，太快了！」他拾起了對方掉落在地上那把刀子，這是他刺向司馬洛的時候，給司馬洛一掌擊中手腕而跌落了的。他問蘇珊娜：「認得這把刀子嗎？」

那是一把很普通的匕首，刀柄包皮，但是刀鋒磨得很利。蘇珊娜搖頭：「沒有見過！」

菲菲咆吼着，牠在籠中側起頭看着他們。

「還是熄燈吧，」蘇珊娜說，「牠不高興在睡覺的時候受到騷擾。」

司馬洛熄了燈。菲菲在黑暗中仍然瞪着他，眼睛好像一隻小電炬。

「豈有此理，」蘇珊娜說，「就是小丑，也該有個房間的，這樣隨時給生面人闖進來，算是什麼？」

司馬洛聳聳肩。「我喜歡這裏！」既然菲林可能是收藏在這下面，他就情願留在這裏了，他輕撫蘇珊娜的頭髮：「你還是回去吧，蘇珊娜，如果給華生醫生發現我們在這裏，那可不大好！」

「他不會發現的，」蘇珊娜又緊緊地擁着他，「他以為我已經回房睡覺，他不敢進房來找我的！我可以睡在這裏嗎？我要在天亮之前才走！」

「隨便你吧！」司馬洛聳聳肩。

× × ×

船又在大海中航行了二天，天還是沒有晴，但是天氣也沒有再壞下去，祇是在下着細細的毛毛雨，這雨使人們不大想到甲板上來，因此多數人都留在房間裏了。

每天中午，司馬洛都在甲板上和鍾錦見面，也和他的助手阿利美寶見面。阿利和美寶並沒有查出什麼，司馬洛很懷疑他們兩個人是一天到晚都躲在房間裏研究生理學，到要見面的時候才逼得上來見他的。至於鍾錦，他也沒有什麼提供。

寶妮也每天都來找司馬洛一次。她也並不是來提供情報，她是來追問司馬洛有了什麼發現沒有。

看來，現在是祇好由司馬洛自己一個人來努力了。

到現在，司馬洛差不多可以肯定，這馬戲團的前任團長老頭子的死，一定是和這件密碼的事情有關的。不會這麼巧合，兩件重要的事情發生在同一個地方，而兩件事卻是毫無關係的。老頭子是一個好人，即使他的仇人，也不會願意殺死他的，除非他是發現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就不能不給殺掉滅口了！

司馬洛相信老頭子很可能就是查出了有關那密碼菲林的事，所以給殺掉滅口的。現在，他祇要找到那菲林，找到持有菲林的人，就可以查出那件命案的眞相。

但是這天氣對他卻是很大的障碍。人們都不肯離開房間，這使到他要去搜搜那些可疑人物的房間，也不容易了。

他心目中的第一號可疑人物就是馴獸師李奧。蘇珊娜說李奧做過間諜，以及李奧這人為了錢，什麼都做得出，這固然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李奧是馴獸師，而這件案子是和那隻老虎有關的。

他倒希望，他有機會搜一搜李奧的房間。

這天中午，寶妮一個人在船尾，看着灰色的天空和大海讓細雨洒在她那柔軟如絲的頭髮上，凝成一顆一顆很小的珍珠。她也許是在欣賞那如詩如畫的海景，也許是在等人。

她是在等人。

李奧從裏面出來了。他身上披着一件短短的雨衣，但是並沒有戴帽子，他的兩手插在雨衣袋裏，慢慢地走向寶妮，在她的身邊停住了，也靠在欄邊望着海。

他說：「我收到你的字條，你要跟我談些什麼呢？為什麼不到我的房間來？」

「我……我們還是在這裏說好一些，」寶妮說，「我，我有了一點麻煩！」

「什麼麻煩？」李奧問。

「我和司馬洛，」寶妮說，「我想徵求你的意見，你認為他如何呢？」

「你知道我的意見的，」李奧說，「任何男人接近你，我都不贊成！你還是別理他吧！」他激動地伸出手，要去扶着寶妮的兩肩，以加重他的語氣，但是寶妮卻退後二步，避開了他的手。「聽着，寶妮，」李奧痛苦地說，「你要男人，有我！我有什麼不好呢？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你不會找到一個比我對你更好的人了！眞

的，寶妮，想一想吧！」

「我不知道，」寶妮表示六神無主的，「我的心很煩亂！」

「那很容易，」李奧說，「如果你不高興他纏着你，那麼船一上岸，我就叫老闆踢他走！」

「你以爲——團長會依你嗎？」

「當然，」李奧說，「新的小丑很容易找，但是馴獸師就比較難了！」

「唔，李奧，你對我眞好！」寶妮嫵媚地看着他。

「我對你一向都好，」李奧說，「你應該知道的！」

「我知道的，」寶妮委婉地，「不過，有時，你對我那麼兇，我就故意氣你吧了！」

「我們還是到房裏去談談吧，」李奧說，「我不喜歡這雨！」

寶妮伸出一隻手搭在他的手背上。「你不能忍受一下嗎——爲了我，我想跟你在這裏談一會！」

李奧凝視着寶妮，那眼光就像一隻利鑽，在把她心底的秘密提出來。寶妮心虛地低下了頭。李奧忽然粗暴地執住她的兩條手臂，把她一搖，使她抬起頭來。

「聽着，寶妮，」李奧說，「我不是一個傻瓜，你不知道我以前是幹什麼的嗎？這種淺薄的把戲，瞞不過我的！司馬洛叫你來纏着我，是不是？當你和我在談話的時候，他就在搜我的房間！」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寶妮吶吶着。

「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李奧說，「你從來就避免跟我談什麼私人話的，現在，在這個司馬洛來了之後，你就忽然要跟我在雨中談話了！這不是太明顯一點了嗎？」

寶妮恨恨地看着李奧，不知道說什麼好，李奧說下去：「我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這個司馬洛是你叫回來的。你想查出是誰殺死你的養父，但是別來查我！不是我殺死他的！」

「那麼你知道是誰殺他的嗎？」寶妮凝視着李奧。

這一次，李奧却避開她的眼睛。「不，」李奧搖搖頭，「我不知道！」

「爲什麼你不查一查？」寶妮問。

「這事與我無關，」李奧說，「爲什麼我要查呢？」

「爲了我！」寶妮說。

「你沒有求過我！」李奧的聲音和表情，忽然都變得柔和下來了，捉着寶妮的手臂那隻手也放鬆得多，「如果你求我，我一定會爲你做的！」

「現在我就求你！」寶妮說。

「那麼，我會爲你做的，」李奧說，「現在，讓我去告訴這個司馬洛，我的房間裏，並沒有值得他偷的東西吧！」

李奧轉身，大步地走了。寶妮站在那雨中，發愕着，似乎，李奧的坦然允諾，使她感到迷惑。她是否應該首先利用李奧去爲她的老頭子報仇，然後她自己再向李奧報復呢？

李奧要去和司馬洛攤牌，這一點她似乎是無法制止的了！反正，李奧已經知道司馬洛是正在搜他的房間。

寶妮在那雨中呆了好一會，忽然一陣涼風吹到她的臉上，使她清醒過來了。她醒覺到，兩個男人也許不會祇是談判，也許他們會打起架來的。李奧以爲司馬洛跟她睡過覺，對司馬洛一定不會太客氣，而司馬洛對李奧也一樣不會太客氣的。

於是寶妮深吸了一口氣，連忙離開船欄，向客艙走回去。

李奧的房間是在那長長的走廊的中部，門是關着的。寶妮在門上敲了兩下，沒有反應。她輕輕扭扭門球，門打開了。

起先，門內的陰暗，使她什麼都看不見。接着，視線習慣了那黑暗，她看清楚了，便不禁發出一聲抽噎，連忙把門關上，站在門外的走廊中，感到想嘔吐。

那陣噁心的感覺慢慢地沉回了下去之後，她連忙望望走廊的兩邊，看見沒有人來往，便迅速推開門閃進去。

開亮了電燈，她差點又嘔吐出來了！房間裏那麼多的血！一地都是。

血是李奧身上流出來的。馴獸師李奧伏在地上，臉側着朝向房間的門口，眼睛已經呆凝了，就像是兩顆玻璃製成的珠子。他的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血就是從刀口流出來的。他已經死了。血流得那麼多，刀子插得那麼深，他不可能仍然活着。

寶妮的眼光再移向左邊，就看見了司馬洛。司馬洛正倒在床上，一動也不動，不過身上倒沒有血。寶妮低叫一聲，好像一隻受驚的兔子似的竄到床邊，把司馬洛推轉身。

司馬洛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這倒使寶妮舒了一口氣，知道他是仍然活着的。

她執着司馬洛的肩，把他猛搖一陣，叫着：「司馬洛！司馬洛！」

司馬洛又發出一聲呻吟，却睜不開眼睛。

寶妮手忙脚亂地遲疑了一下，先過去把門下了閂，然後再走到司馬洛的身邊。

司馬洛現在可以坐起來了。他仍閉着眼睛，搖着頭，伸手摸着自己的後腦：「噢，我的頭！」

寶妮又把他搖了幾下，焦急地叫着：「醒過來，司馬洛，醒過來！」

司馬洛霍的把眼睛張了開來。他的抵抗力是比普通人高超的，所以也復原得夠快了。他的眼光向房裏掃視了一遍。

「你殺死了他嗎？」寶妮問。

「不是，」司馬洛說，「我怎會殺死他？」

「我也相信你，但是，情形看來却很像是你！」寶妮說，「所以，你得快點離開這裏了！」

司馬洛一跳下床。他知道寶妮是說得完全對的，謀殺現場，是最不適宜逗留的地方，他們必須盡快離開，一切的解釋，都可以留在以後。

但是已經太遲了。門上忽然隆隆地响起來；有人在敲門。司馬洛和寶妮面面相覷。門外有人叫道：「李奧先生，李奧先生！」

「我們怎辦？」寶妮睜大眼睛，低聲問。

司馬洛的眼睛不斷在房中搜索着，找尋一條逃路，一面低聲回答：「這是一個陷阱！如果我們開門，就會給當作兇手抓起來了！不用說，現在船上的警衛人員已接得密報，來看看李奧是不是眞的已給殺死了！」

「那我們怎——」

司馬洛忽然一躍就到了房間的窗洞前面，扳着窗洞的邊緣把頭伸出去。這個窗洞的濶度是可以容一個人鑽出去的。

司馬洛望了一望，又把頭縮回來，問寶妮：「哪一間是你的房間？」

寶妮想一想，向左邊一指：「再隔一間就是！」

「那眞可惜！」司馬洛說，「如果祇是在隣房，就易辦得多了！」

敲門聲更急了！寶妮急得臉上發青，司馬洛微笑：「放心吧，我會把你弄出去的，你在這裏等着我！」

他一縱身出了窗洞之外。外面的船身，是光滑地一直垂到海邊去的，不過，在窗洞的頂上，却有一條大約四吋寬的邊緣突出着。這條邊緣，就很方便他扳手。司馬洛可以扳着邊緣，吊着身子，一手交一手地移過去。這在普通人並非易事，尤其下面是大海，一失足跌下去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不過，司馬洛却是一個慣於歷險的人，飛簷走壁，他也簡直視作家常便飯了，所以他毫無困難地移動着，離開李奧的房間的窗洞。很快，他就到了隣房的窗洞。不行，這窗洞是關着的，而且他可以看見，一個肥大的男人正在房中的床上睡覺。但是他看見，再遠一個窗洞，也就是寶妮的房間的窗洞，則是開着的。那個窗洞，他可以爬進去。

這樣看清楚了情形之後，司馬洛又往回爬了。船身隨着海浪不斷地幌動着，但好在浪並不大，而且，飛簷走壁對於司馬洛已不是陌生的事，所以他毫無困難地又回到了李奧的房間的窗洞。

寶妮仍在那裏面，有如一隻熱鍋上的螞蟻，有時也回頭望房門口。當司馬洛的頭再出現時，她急急地低聲說：「他們走了，還有一個人守在外面，我聽見他們說是要去找一把斧頭來把門打破。」

司馬洛回房中，抓起一根馴獸師用的皮鞭，丟給寶妮：「縛住自己的腰吧，快點！我們從窗口逃走！」

「窗口——？」

「別多話了，快點！」

寶妮照他的吩咐做着時，司馬洛就走到李奧的屍體旁邊，低頭看看，便掏出手帕，把刀柄抹了一遍。

「你在幹什麼？」寶妮問。

「刀柄上必然已經印上了我的指紋的，」司馬洛說，「既然這是一個陷阱！」

他回身，看見寶妮已把鞭子的鞭梢在腰上縛好了：「很好，」他說着又拿起一根鞭子，把鞭梢和前一根鞭子的鞭柄打了一個結續起來。那鞭子每根有二十多呎長，因此現在寶妮的腰上就等於是縛着一條四五十呎長的皮索了。

「來！」司馬洛拿了皮索的末端，縛在腰間，爬上了窗洞，爬出了窗外。

門外又有了嘈雜的人聲，有一把斧頭砍在門上。

寶妮也爬上了窗洞，司馬洛吩咐她說：「坐在這裏等着，我叫你跳，你就跳下去！」

「那我會跌下海的！」寶妮慌張地望着下面。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會拉你上來的！」

司馬洛說着，又離開了窗洞，扳着窗上那條邊緣，向寶妮的房間移過去，一面帶着那根鞭子。

這是唯一的辦法了。如果叫寶妮自己這樣爬，相信她很快就會掉下去！

寶妮戰戰兢兢地坐在那窗洞口，腿子伸在外面，雙手扶緊窗洞的邊沿，以免船的搖盪使她跌下去。她看着司馬洛沿着那條邊緣爬過去，一面担心着他會失手跌下去。司馬洛一跌下去，就會把她也扯下去的。她在担心身後那度門。在斧劈之下，那度門是不能支持多久的！

司馬洛終於爬到了寶妮的房間的窗洞，鑽了進去。現在，兩窗之間，是有一條皮鞭通連着了。司馬洛在裏面轉了一個身，再把上半身伸出來。

他低聲對寶妮叫道：「跳下去吧！跳下去！」

寶妮望望下面的海。在甲板上吹海風和望海時，她曾經覺得，這海面算是風平浪靜的了，然而，當她想到自己可能掉下去的時候，觀感就完全改變了。她現在又覺得，這海面是怒濤洶湧的！

「跳呀！」司馬洛催促道，「不怕，有我在這裏！」

寶妮仍然躊躇着。

喀嚓！一把斧頭在門上一劈。寶妮回頭看看，發覺這一斧劈得很勁，斧鋒的一面已經透進了門裏，再來兩斧，門可能就要開了。

寶妮深吸了一口氣，就跳下去。

她向下跌，但是並沒有墮進海中，因爲有那皮鞭繫着她的腰。她一跌下去時，司馬洛就迅速把鞭子收過來，於是她就祇是像一隻鐘擺般盪過去，在水面擦過了一下，衣服給那冰凉的海水濕了一半，接着司馬洛便把她拉上去，拉上去，一直拉到窗洞。他把她拖了進去，他們一起擁抱着倒在床上，笑聲好像清泉一般從他們的喉嚨裏流出來。對於這件一點也不幽默的事情，他們却笑個不停！

寶妮終於放了司馬洛，喘着氣：「你眞好，司馬洛，你眞好！好極了！」

司馬洛還是在笑。「你也眞勇敢，寶妮！我還以爲你不會敢跳下去的！我還以爲你會要我把你硬拉下去！」他坐起來，喘着氣解下了寶妮腰間的鞭子，「現在我們不需要這個了！」他把鞭子捲成一束，丟出了窗外。李奧的東西，他不想留在身邊。「幸而李奧是「位馴獸師！噢，你的衣服都濕了，該換一換！」

寶妮伸手一指：「衣柜在那邊，你替我拿衣服過來吧！」

司馬洛走過去打開衣柜，拿出一件襯衣，一條褲子。但是寶妮搖頭。「不，不，」她說，「下面那個抽屜！」

司馬洛打開抽屜，取出那件衣服，皺着眉：「這個？」那是一件近乎透明的睡袍。

「我們總得解釋，你是怎會在我的房間裏的，是不是？」寶妮說。

「是的，」司馬洛說，「最好的解釋就是，我們正在這裏睡覺！」

「對了！」寶妮說，「因此，你也該脫下一點衣服！」她這樣說着，已經動手解開自己的衣鈕了。「快點呀，」她說，「我等着你上床呢！」

「你——你又來和我開那種玩笑了！」司馬洛吶吶着。

寶妮狡黠地吃吃笑。「也許，這一次我並不是和你開玩笑的！」

司馬洛脫下了外衣和外褲，上了床上，和她躺在一起。在被子下面，她那光裸着的腿子，在他的腿上一纏，司馬洛的靈魂就直向半空中升上去。但是，當他的手向她的身上抓去時，半路上，却給她執住了。

「司馬洛，究竟發生了甚麼？」寶妮說，「告訴我！」

「你不該把李奧叫來的！」司馬洛說，「你明知道我是正在搜他的房間！」

「我沒有辦法，」寶妮說，「我的演技實在壞，他一猜就猜出來了，正如上次在底艙下面，你一猜就猜出，我和你上床，是爲了故意氣他的。但，不是你殺他，那麼是誰殺他的呢？」

雜沓的脚步聲在門外响，司馬洛的身子一緊。但那脚步聲過去了，顯然是跑向李奧的房間的。司馬洛鬆了一口氣才回答：「我也不知道，我是依照我們的計劃，在搜查李奧的房間。我差不多搜完的時候，李奧就回來了！他說他已經猜透了我們的詭計，他要把我當作小偷，重重地打一頓，然後交給團長。但是他打不過我，我打了他兩拳，把他按倒在地上，接着一件硬物就擊中了我的後腦，當我醒來的時候，就是你在搖我！殺死李奧那把刀子，就是當晚那人遺下來——」

「誰？」

司馬洛臉有點紅。「那天晚上我和蘇珊娜正在黑暗中談話，有人偷聽，我出去捉他，那人拔出刀子來刺我，給我擊落了，但是我却沒有機會看到這個人的面貌。這把刀子，我一直懷在身上的，那上面有我的指紋！」

「哦，蘇珊娜！」寶妮點點頭，「和她在黑暗中談話！哼！」

「我們——她是一個好女孩！」司馬洛吶吶着，「我們並沒有做甚麼不對的事呀！」

「我沒有說有甚麼不對！」寶妮說。但是，她的聲音是酸溜溜的，語調也是冷酷的。

「我們現在不是談這個，」司馬洛說，「我是正在說，那個人把我擊暈了，之後又殺死了李奧，而要嫁禍在我的身上。當我暈在那裏時，他一定打了內綫電話向船上的保安處告密之類。如果我醒得慢一點，我可能會給當兇手抓起來了！而且，李奧不是曾經用鞭抽打我嗎？我很有理由懷恨在心，而把他殺掉的！」

「會不會，嫁禍於你的人，就是當晚偷聽的那個人呢？」寶妮問。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司馬洛說：「不過，我可以肯定的一點則是，這個人的身手一定是極快的，很少人能够走近我的身後向我襲擊，而我完全不知道的！你這馬戲班的裏面，有這樣一個人嗎？」

寶妮皺起了眉頭。「一個身手很快的人？」

「是的。」

「那麼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能了，」寶妮說，「你又不是沒有在馬戲班中住過，你該知道，這裏每一個人的身手都是很快的，如果不快，根本就當不上馬戲班藝員。」

司馬洛緊皺眉頭：「但這人至少比普通的馬戲班藝員更快，因爲，我在中擊之前，是眞的一點聲音也聽不到的。我是一個經驗豐富，又受過特別訓練的人，如果有人在身後暗算我，動的時候，衣服總會發出悉索的聲音，空氣也會給他的動作帶動，而有點風响的。但我甚麼都聽不到，就像是一個鬼魂在襲擊我一樣！」

寶妮搖頭：「我還是想不到這樣一個人！」

「繼續想想吧！」司馬洛說。

寶妮繼續想，司馬洛靜靜地躺在她的身邊，他是希望讓她安安靜靜地想想的，但是由於她的腿子仍然與他的腿子交纏着，他自己却無法靜下來。他伸出了手，指尖在她的身上輕輕地游移着，她給他弄得不斷發抖，雖然仍企圖推開他的手，却是推得愈來愈弱了。

後來，司馬洛把手伸到了她的睡袍下面，爬上去，爬到了那柔軟的尖峯。由於沒有乳罩在身上，所以是毫無阻隔了，她抖得更厲害，幽幽地說：「司馬洛，別這樣，這樣我是忍受不住的！」

司馬洛正是希望她會忍受不住，他是一個正常的，精力充沛的男人，他不能够和一個女人睡在一起而甚麼都不做的，否則，他會忍受不住了。

這樣弄下去，寶妮果然也忍受不住了。當司馬洛的手伸進了她那尼龍三角褲的象根帶內時，她也沒有拒絕。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敲門聲忽然响了，寶妮吃驚地坐了起來，司馬洛擺擺手：「別担心，大概是來問我們有沒有看見



司馬洛着寶妮坐在窗洞後，雙手交替，扳緣向另一房艙的窗洞。

兇手，或者有沒看見異狀，或者聽到異聲之類吧了！」

「那麼，我得穿回衣服了！」寶妮乘機說。

「不，」司馬洛說，「別忘記，我們是一起在床上，我們沒有理由穿齊了衣服在床上的！」

寶妮點點頭，把睡袍拉好，然後用被子遮着下半身，門又敲响了。

「誰？」司馬洛一面問着，一面穿上褲子。

「船長，」一把聲音在回答，「寶妮小姐在嗎？我想跟她談談！」

「對不起！」司馬洛叫道，「她現在呃——不大有空！」

「我是有要緊事的，」船長說，「船上發生了一件謀殺案！」

「甚麼？謀殺？」司馬洛表示吃驚地叫着，過去開了門，那蓄着山羊鬚的船長向房內窺了一眼，看見了那若隱若現的寶妮，有點難爲情地把視綫移開了。

「是誰給謀殺了？」司馬洛問。

「你們的馴獸師李奧先生。」船長解釋說。

「甚麼，你說甚麼？請進來！」寶妮也在做出吃驚的表情，不過做得並不好，她的演技實在太差了。

船長進來了，不敢正眼看寶妮。跟着他進來的，就是那個獸醫兼飛刀手華生醫生了。華生醫生不懷好意地瞪了司馬洛一眼。也許他已知道了司馬洛和蘇珊娜的事。不過總之，無論如何，他對司馬洛是不會有好感的了。

在華生醫生的後面就是那肥胖如豬，皮膚紅卜卜的馬戲團團長焦大圓。

船長對焦大圓及華生醫生擺擺手：「既然這是你的人，還是由你來講吧！」

團長焦大圓却望了華生醫生一眼，要把這個責任推到華生醫生的身上。華生醫生也樂意地把這個責任接下來了。他淸淸喉嚨，說：「李奧是給一把刀子刺死的！我們懷疑謀殺他的人是——」

「但那門是反鎖的，」團長焦大圓不願負責指責司馬洛，却又忍不住要插嘴，「你肯定是謀殺嗎？」

華生醫生不悅地瞪了他一眼，淸一淸喉嚨，又說：「對了，門是反鎖着的，我們要用斧頭才能把門劈開。奇怪，兇手却不在門內！」

司馬洛說：「既然門是反鎖着，那李奧先生，會不會是自殺的呢？」

「不，」華生醫生搖着頭，眼光在懷疑地打量着司馬洛，「如果是自殺，他怎能把刀子刺進自己的背後呢？」

「噢，」司馬洛說，「那麼兇手也許是畏罪而跳海自殺了。如果李奧先生的房間是和這間一樣，那唯一的出路就是窗口！從門口出去了的話，是無法把門在裏面反鎖的！」

「別說笑話，」華生醫生嚴肅地道，「司馬洛，你知道船長是怎會發現謀殺案的嗎？」

「怎會呢？」司馬洛問。

「有人打電話到船長室告密，」華生醫生說，「告密的人說，你正在李奧的房間裏，跟李奧吵得很厲害，恐怕會弄出命

案！」

「我？」司馬洛指着自己的胸膛，表示無辜，「我從來沒有進過李奧的房間，如果有的話，你們也可以在那裏面找到我的，是不是？」

「但李奧是給謀殺了的，」華生醫生的日光，凌厲地瞪視着司馬洛，而你與李奧，的確是有過爭執，所以希望你能解釋，事發的時候，你是正在何處？」

司馬洛微笑：「我不是幸災樂禍，但坦白說一句，我對李奧，也的確沒有好感，所以我不能為他傷心。至於剛才，我一直是在這房間裏！」

「在這裏幹甚麼？」華生醫生問着，看看司馬洛，又看看寶妮。司馬洛總覺得，華生醫生的眼色，是充滿了憎恨的。

「這不是很明顯嗎？」司馬洛露着一個有點無賴的微笑，「不過，如果你猜不到，我也實在不方便說了！」

華生醫生轉向寶妮：「你又怎說？」

「正如司馬洛所說，」寶妮聳聳肩，「他是一直都在這裏的！」

人獸易位　存亡邊緣

馬戲團的團長焦大圓不安地抓着頭皮。他說：「看來他們說的是眞話！」

「我倒有一個疑問，」司馬洛說，「船長，你有查過，那個告密電話，是來自那一個房間的嗎？」

船長也表示迷惑地皺着眉頭。「我也不大覺得清楚，」他說，「這個電話，是來自李奧先生的房間的。」

「是誰的聲音呢？」

「我不能肯定，」船長說：「好像——好像是用手帕掩住了話筒才說話，使人聽不出他的聲音的！」

司馬洛一擦手指，發出「卜」一聲。「那就是了，」他說，「殺死李奧的人，想陷害我！幾分鐘前，我在這裏也接到一個神秘電話，聲音也是這樣含糊不清。這人說他是李奧，想我到他房間去談一談，幸而那時我正——忙着，所以沒有去！」

大家都看着司馬洛。

華生醫生皺起了眉頭。「如果兇手陷害你，他應該打開了房門讓你進去的，怎會把門反鎖着呢？」

「這就非我所知了，」司馬洛說，「你最好去問問兇手自己！」

「你以為是誰會陷害你呢，司馬洛先生？」船長問。

司馬洛聳聳肩。「我想不出來，我相信我在這裏是沒有仇人的！」

「對了，」華生醫生說，「你在這裏唯一的仇人正是李奧，事實上，你們兩個人都恨李奧的！」

「華生醫生，」寶妮不耐煩說，「你是指我們殺了李奧然後打電話給船長？」

「不，」華生醫生說，「我只是說，你們倆人的嫌疑很大！你們是嫌疑最大的人！」

「華生醫生，」司馬洛說，「在福爾摩斯探案裏面，你是很出名的，但可惜的是，福爾摩斯辦的案，從沒有一件是華生醫生所破的，所以，我贊成你還是別自己對自己作偵探了！」

「這不是做小丑的時候，司馬洛！」華生說。他的臉皮慍怒地微紅着。

團長焦大圓有點難為情地轉向船長及華生醫生：「我們實在不能硬說是他們殺人的！那門是反鎖着，房裏又只有李奧一個人！」

「嗯，」船長同意道，「我們完全沒有證據！」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懶洋洋地在床邊上坐下來，說：「還有甚麼問題嗎？」

「你們已經把我們騷擾得夠久了，」寶妮說，「如果沒有甚麼特別事情，你們還是出去吧！我得穿衣服呢。」

「對了，」船長說，「我們別騷擾他們吧，船也沒有幾天就要靠岸了，我們可以把這件案子交給警方辦理！」

他們魚貫而出，最後一個出去的是華生醫生。他臉上的表情是醜惡的。他替他們拉上門，在門關上之前，他回轉身說：「奇怪，李奧的兩根鞭子不見了，你們有看見嗎？」

「沒有，」司馬洛說，「當你殺死李奧的時候，鞭子是還在的嗎？」

華生醫生看着司馬洛，眼中有一種深不可測的表情。他頓了一頓，才說：「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司馬洛！」他關上門，出去了！

寶妮放下了遮着身體的被子。「這華生醫生，他眞兇！他好像一定要把罪名賴在我們身上似的！」

「也許這是作賊心虛的表現吧！」司馬洛說着，又燃上了一根香烟。寶妮怔怔地看着他：「難道，你認為是華生醫生殺死了李奧？」

「這也不無道理，」司馬洛說。

「這沒有道理，」寶妮說，「他和李奧是好朋友，李奧給人殺了，他自然是很急於找到兇手的！」

司馬洛看着寶妮，深深地呼吸着。現在，寶妮的身上已經沒有蓋着被子了，而那件睡衣是那麼透明，他的思想，很快就離開了謀殺案！

寶妮滑了下床，走到衣柜那邊去，打開衣柜，伸手進去拿衣服。司馬洛走到她的身後，一隻手按着她的腰，吃吃笑着：「天氣似乎太熱了，寶妮！穿衣服是需要的嗎？」

「絕對需要，」寶妮冷冷地說，「因為，衣服是保持道德的重要工具！」

「你又來和我開玩笑了，」司馬洛說，「你答應過不開玩笑的！」

「那時我不知道你有蘇珊娜，」寶妮說，「我這個人最講道義，從來不奪人之所好！」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着，手又伸過去，但在他能觸到他要觸的東西時，寶妮又把他的手推開。

「不，」她說，這一次，語氣是堅決得多了！她迅速地脫下了那件睡衣，晶瑩的肉體，在司馬洛的眼前一耀一閃的，但，同樣迅速地，她又套上了一件全不透明的襯衣，以及一條使人無從入手的長褲。她在房中的一張沙發上坐下來，又指指另一張沙發，說：「坐下來吧，司馬洛，現在，我們是可以眞正詳細地談談了！」

「沒有甚麼可談的，」司馬洛說，「華生醫生殺了李奧，企圖嫁禍我身上！」

「但為甚麼？」寶妮問，「他憑甚麼要殺死李奧？我已經告訴過你的，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我不知道是為甚麼，」司馬洛說，「也不能證明是他殺人，但我知道是他。我本能地知道是他，當我查出他是為甚麼，我就能證明了！」

「現在你打算怎辦？」

「我在等他再來害我，」司馬洛說，「這一次，他也許會親自動手了！只要他來的時候我把他捉住——」他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但現在，我們先去看看李奧吧！」

「看李奧？」

「出了命案，我們怎能一點不關心呢？」司馬洛說，「尤其是，你是李奧的助手！我們雖然已經看過了一切，但是也不能不再去看一次的，以免使人懷疑，我們是已經看過了！」

「有道理！」寶妮說。

× ×

十五分鐘之後，司馬洛疲累地回到了底艙之中，在野獸的吼聲之中，回到他在籠後的房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裏已經有一個訪客。

蘇珊娜已經坐在他的床上，身上的衣服穿得很少，不過，也不能說她是穿得不端正。

她是穿着一套黃色的衣服，上身是一件乳罩一般的胸衣，下身則是一條三角褲似的熱褲。如果照面積看，這些是比乳罩和三角褲多一點的，但是誘惑性卻不相上下。

她正在對他作着一個嫵媚的微笑。

「你已經在這裏很久了嗎？」司馬洛問。

「剛剛來，」蘇珊娜微笑，「聽到你的事後，我就來了。」

司馬洛在她的身邊坐下來，嘆了一口氣。「事情眞複雜！你的上司華生醫生，想把我置諸死地呢！」

「為甚麼他要這樣做？」蘇珊娜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我倒希望進他的房間去搜一搜，你能幫我這個忙嗎？」

蘇珊娜凝視着他：「你就是為了要寶妮幫你這種忙，所以才和她上床嗎？」

「我們並沒有——」

「他們說找到你的時候，你是在寶妮的床上的。」蘇珊娜說。

「是的，但我們沒有——沒有做那件事！」司馬洛說。

「誰會相信你的鬼話！」蘇珊娜不屑地歪着嘴，「和一個女人脫光了衣服在床上，難道只是為她檢驗體格嗎？」

「我們的確沒有——」

「去熄了燈，證明吧！」

司馬洛看着她微笑：「這倒是一件我樂於做的事情。但，何必要熄燈？把燈開亮着，不是更有趣味嗎？」

蘇珊娜已經伸手到背後去，把胸衣的背鈕解開了，但她讓乳尖挑着那一塊狹狹的衣服，沒有讓它墮下來。她嬌憨地說：「熄燈吧！我不願意給野獸們看到！」

「包括我這隻野獸？」司馬洛問。

蘇珊娜咭咭地笑着。「你的確是一隻野獸，司馬洛！」

司馬洛去熄了燈，籠裏的菲菲發出一聲不悅的咆吼，大概不贊成司馬洛把光綫弄到忽暗忽亮。在黑暗中，司馬洛看到，牠的眼睛就像一隻小電炬一般，放射着使人心寒的黃光。

他回到他的床邊去，伸手一摸，就摸到了一具完全赤裸裸的肉體。他的手慢慢地，技巧地動着，這具肉體發出難耐的抖顫。後來，她用力地用指甲抓他的衣服。

「脫下來，司馬洛，」她喘着氣，「我不能忍耐！」

司馬洛把襯衣從腰間拉出來，一面在心裏把蘇珊娜與寶妮作一比較。

講到美麗方面，蘇珊娜無可否認地是比寶妮遜色一點的，但是蘇珊娜不會開那種玩笑，蘇珊娜眞正地會欣賞男人。因此這樣說來，是蘇珊娜較為可取了，一個不需要男人的女人，美麗又有甚麼用處？

司馬洛的手伸到腰間的時候，蘇珊娜的手已經先到了，她正在急不及待地動手替他解下來。

就在這時，門響了。有人推開底艙那度大門，發出吱一聲，一個女人的聲音溫柔地說：「司馬洛，你在那裏面嗎？」

母老虎比司馬洛先認得這聲音，牠在黑暗中發出了一聲咆吼，司馬洛低聲呻吟道：「眞妙極了！寶妮來了！」

「別應她好了！」蘇珊娜說。

「司馬洛？」寶妮再叫，接着燈就亮了起來。籠中的菲菲跳來跳去，表示歡迎，而對面的獅子，則發出了頗為妒忌的咆吼。

「菲菲，」寶妮温和而愛惜地說，「睡覺吧，別理大人的事！」原來在她的眼中，偌大一隻母老虎，也只當是一個小孩子而已。

接着司馬洛也從籠子的後面出來了，一面狼狽地把襯衣的衣脚向腰間塞。他全無睡意地打了一個呵欠：「我正在睡覺！有什麼事嗎？」

寶妮輕輕地投進司馬洛的懷裏，柔聲地說：「司馬洛，抱緊我！」司馬洛祇好抱緊她。她把腰貼在司馬洛的胸膛上，連連地說：「很對不起，司馬洛，我答應過不跟你開那種玩笑的！」

司馬洛心裏暗暗叫苦。他很明白寶妮的意思，當一個女人眞正地需要男人時，他是一聽就聽得懂的。他知道這一次，寶妮不是在開玩笑的了！但，為什麼偏要揀這個時間？

寶妮的手指在他的背上輕輕地溜着，製造出一種使他相當舒服的奇癢。她又幽幽地說：「司馬洛，你的床，會不會太硬呢？」

「我的床？呃——不！」司馬洛連忙搖頭，「你先回到房間去吧！我——馬上就來！」

「不！」她扭着身子，嬌弱地，「我要你和我一起去！馬上就去！」

「我——我得換一件衣服——」司馬洛這樣說着，忽然覺得，懷中的寶妮，身子硬起來了，頭也抬高了。他低頭，看見寶妮定眼東張西望，臉上充滿了憤怒，似乎她是看見了一些使她為之生氣的東西，

接着她猛然把司馬洛推開，手掌就在司馬洛的臉頰上一摑！

這掌摑得那麼重，使得司馬洛轉了一個身。

「我恨你，司馬洛！」寶妮大聲叫着，就跑掉了！

當司馬洛轉了一個身時，他也有機會看到了寶妮所見到的東西，就是一條赤裸而纖條優美的大腿，從獸籠後面，他的「房間」裏伸出來。

司馬洛呆在那裏，一時不能決定，是否應該追上去向寶妮解釋。籠中的菲菲發出一聲憤怒的咆吼，因爲牠看得出，司馬洛是把牠的馴獸師激怒了！

蘇珊娜在床上吃吃笑着：「情場如戰場嘛，司馬洛！熄了燈，過來吧！」

司馬洛熄了燈走過去。菲菲的眼睛在黑暗之中又是像一隻電炬似的瞪着他。

司馬洛回到床邊，怪責地說：「蘇珊娜！你不應該這樣！」

「我總不能讓你跟她走的！」蘇珊娜說。在黑暗中，她光裸的手臂伸過來把他抱住了，花巧的手指替他把衣鈕解開來，很快地替他把衣服除去，直至他也和她一樣，變成毫無遮掩了。然後她就把他拉近，讓他觸到她。他可以感覺到，她張了開來，深深地把他納進去。

這之後就是一段銷魂的時間。他忘記了一切，忘記了寶妮，忘記了菲林，忘記了那菲菲。一切都已忘記了。

他們做了三次愛之後才入睡，睡醒了之後又做了一次。然後又睡，司馬洛也無法知道，時間究竟已過了多少。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是被雜亂的腳步聲吵醒的。似乎，有許多人正在向底艙走下來。

司馬洛伸手摸摸身邊，摸到了蘇珊娜一隻赤裸而滑膩的乳房，知道她是仍然在那裏的。

「快點！」他說，「穿上衣服！」

他自已則拿了衣服，跳出去，在黑暗中匆匆穿上。不論來者是誰，他必須擋駕，不讓來者到他的床邊去。

腳步聲到了底艙門口，電燈亮了時，司馬洛剛剛把皮帶束好。司馬洛看見，來者又是那一羣人，和上次一樣。那即是說：來者以華生醫生爲首，焦大圓，船長及二個船上的高級人員跟在後面。寶妮在最後，冷冷地瞪着他，華生醫生的臉上，正露着一個勝利的微笑。

司馬洛心中一跳，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哈！」華生醫生向司馬洛一指，「這一次，你逃不了啦！」

司馬洛苦笑：「你是說，你能够證明是我殺死李奥了？」

華生醫生不屑地一聲冷笑：「把他捉下來！」

不過，沒有人好意思把司馬洛捉住。船長說：「司馬洛先生，你還是跟我們來一趟吧！」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

他們轉身回到上面去，司馬洛也跟着走。在走廊之間轉來轉去，他們上到了船的客艙部份。司馬洛給領到了一間房間，那門外，已經有兩個水手在守着了。他們的神色都是嚴重的。

祇是華生醫生和船長進入了房內，大家都站在一邊，等司馬洛進去。司馬洛皺起了眉頭：「這是誰的房間？」

華生醫生冷笑：「別假惺惺了，司馬洛，進來吧！」

司馬洛踏進了房中，一看，胃裏就一陣發緊。床上就躺着一個人，扭曲地躺在那裏，眼球凸出，舌頭也伸了出來，頸子上還勒着一根領帶。他身上穿的是睡衣，當然不需要結領帶，這條領帶，祇是用來把他勒死的武器。這個人是給勒死了的。他全身的皮膚都變成了靑藍色，使司馬洛也幾乎認不出他的樣子了。

這個人就是鍾錦！

「認識這個人嗎？」華生醫生冷笑。

「唔——他是我的朋友！」司馬洛囁嚅地。

「朋友？你有那許多朋友？」華生醫生冷笑着，「阿才，你來，你告訴我，這人是不是司馬洛的朋友！」

一個船上的侍役走進來了，臉上充滿了難爲情的。

他囁嚅地說：「那天，我看見司馬洛先生和這位先生在追逐打架！後來打到了一艘救生艇上！唔——看來他們不像是朋友！」

「唔！」華生醫生說，「你的朋友！現在，這房門不是反鎖的，他也不會是用領帶自殺的！你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你似乎認爲我是兇手！」司馬洛忿忿地說。

華生醫生聳聳肩。「這個人在船上不認識別的朋友，你和他結過怨打過架，所以，你含恨殺死他，這似乎是很明顯的事情了！」

「這不是充份的證明！」司馬洛說，「他還可能因爲很多的原因被殺死的！」

華生醫生冷笑：「司馬洛，總之你是一個危險人物了！兩次發生兇案，都是和你有關的！」他轉向船長，「我贊成暫時把他關起來，等船到岸交給警方查辦！」

寶妮的臉一呆。她雖然生氣司馬洛，但是她也知道，司馬洛如果被關了起來的話，就不能做他要做的事情了。

「對不起，司馬洛先生，」船長說，「華生醫生的說話有點道理！我看最好還是這樣做！」

司馬洛也冒了一額的冷汗。他也知道，如果給關了起來的話，這會給他多麼大的不便。他極力按捺着，讓自已保持冷靜，而走過去，摸摸死者鍾錦的額。

「還是溫暖的！」司馬洛說，「你認爲他是什麼時候死的？」

「這一點沒有疑問，」船長說，「他在死之前還打電話求救的。大約十五分鐘之前，船上的保安部的電話響，你知道的，緊急求救的內綫電話號碼，在這裏也是999。但是保安部接聽的時候，却沒有人說話。電話也沒有掛起。於是保安部的人趕到這裏來看看，看見這個人已經倒在這裏死掉了，電話聽筒就跌在旁邊，像這樣！」

床頭那電話是還沒有掛上的。

「他一定是在垂死之前打了電話求救！」船長說，「因此，他死了不到十五分鐘！」

「如果我能證明，我在過去幾個鐘頭之內都沒有離開過底艙呢？」司馬洛說，他的眼中，現在開始閃着勝利的光芒了。

「你離開過的！」華生醫生說道，「你離開底艙，上來殺了他！」他向那具屍體一指。

「不可能離開的！他一直都是跟我在一起！」

一把聲音在房門口說。

大家都錯愕地轉身，發覺說話的人就是蘇珊娜。她已經穿回了，她那一套面積和褻衣相等的衣服，但是，她的頭髮還是蓬鬆的，而且臉上滿含春意。一個剛剛做過愛的女人，那種神色最難遮掩。

「你！」華生喝道，「你別胡說！」

「我不是在胡說，」蘇珊娜道，「六個小時之前，我就和司馬洛在一起了，我們做愛！一直到你們找他，他才離開底艙的！」

「你在說謊！」華生醫生的神色兇暴到了極點，平時裝出的慈祥之態，不知到何處去了，「你——他們是串同的！她是在爲他說謊！」

「難道，」蘇珊娜微笑，「要由醫生檢驗一下，他在我的體內留下了多少種籽，這才能作實嗎？不過如果要檢驗的話，最好找船上的醫生來！他！哼，他正已不得有這個機會呢！」

華生醫生臉上的肌肉發抖，整塊臉皮像都要掉下來了。「你！」他伸出一隻抖着的手指着蘇珊娜，「我的節日，你沒有份了！」

「她說的是眞話！」寶妮忽然也挺身而出，「我看見他們的！」

「別胡說！」華生醫生咆吼道，「你們兩個——別讓他騙你們！別讓他迷惑你們！」

「我說的是眞話！」寶妮說。她把她去找司馬洛的時候，蘇珊娜伸出一條大腿的事說了出來。

「她說謊！」華生醫生叫道，「她們都是說謊的！」

船長有點反感地看着華生醫生。「他有兩個證人證明他在事發的時候不在現場，」船長說，「我們却沒有任何證據能指出人是他殺的，如果把他關起來，那未免不公平吧！」

「你一定得把他關起來！」華生醫生叫道，「這人是危險的！」

「別吩咐我做事，」船長開始沉不住氣了，「我是船長！這船上的一切事情都由我決定！」他轉向司馬洛，「司馬洛先生，沒事了，你可以走了！」

司馬洛轉向華生醫生，狡猾地微笑：「下一次，你殺人的時候，先查清楚我身邊有沒有證人才好！」

華生醫生的臉紅得像一塊牛肉。他指着司馬洛，對船長說道：「你聽見沒有？現在，他居然指我是兇手了！」

船長冷笑：「你指過他兩次，他指你一次，這也不算是不公平吧？」

華生醫生的喉嚨發出「格格」的聲音，就像快要爆炸開來似的。

司馬洛對寶妮：「我們走吧！」

「你走吧！」寶妮恨恨地瞪着他。

司馬洛聳聳肩，祇好和蘇珊娜一起走了。

船長看着華生醫生：「下一次，華生醫生，你最好是別那麼衝動！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我們懂得怎樣處理每一件事情的！」

華生醫生沒有睬他，祇是憤然轉身，也走了。

司馬洛和蘇珊娜離開的時候，半途碰到了他的第二個助手阿利和美寶。他們正匆匆地趕來。大概他們還是剛剛聽到命案的消息。現在才來，司馬洛猜他們聽到消息時一定還在床上難解難分，所以遲了。

司馬洛用拇指向上面指一下，暗示到甲板上去。

然後，他就把蘇珊娜送回她的房間。

蘇珊娜按着他的手：「進來吧，現在我們也不必守什麼秘密了！」

司馬洛苦笑：「很抱歉，你失去了一個出頭的機會！」

蘇珊娜聳聳肩：「這算什麼？祇要我的美麗不失去，機會多的是呢！」

她轉身，關心地執着司馬洛的手。「但是你，」她說，「我爲你担心！華生醫生——他很明顯地要陷害你的！軟的手段行不通，硬的手段就要來了，也許他會殺死你！」

「不錯，」司馬洛點點頭，「本來，他是要我死的，但是現在却不行了！現在！許多人都知道他想我死！即使他能不被人看見而謀殺我，他還是嫌疑最大的，所以，我可以放心了！」

蘇珊娜還是握着他的手。「在我的房間睡吧，別回到下面去了！」

「不，」司馬洛微笑，「我的工作還沒有完！」

「究竟你的工作是什麼？」

司馬洛輕吻一下她的頸項：「去睡覺吧，不要問這許多了！事情結束了之後，我一定會告訴你，」

蘇珊娜又緊緊地抱了他一陣，才把他放開。司馬洛到甲板上去。天色很難看，顯示有惡劣天氣來臨。阿利和美寶已經在那裏等着他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阿利問。

「還問我？」司馬洛沒好氣地道，「我叫你們到處留心，調查一下，你們查到什麼嗎？」

「有，」阿利自傲地說，「我查到了，大副和一個水手是同性戀的！」

「誰要你查那個？」司馬洛沒好氣地，「從今以後，留心着那個華生醫生！我猜他知道菲林的所在。他不是馴獸師，祇有謀殺老虎菲菲的人。他一定就是以前要把老虎殺了他才能去搜老虎籠。我猜他殺了李奥，就是爲了更容易弄死菲菲。他一定早已知道，菲林是藏在老虎籠裏。他殺了鍾錦，把禍向我嫁，以爲可以除去兩個與他爭菲林的人，可惜，這個計劃就祇能成功一半！」

「我們可以捉住他，叫他告訴我們菲林藏在何處的！」阿利咬牙切齒地握着拳頭。

「別胡說，」司馬洛斥道，「這裏是船上，周圍都是人，野蠻手段行不通的！你們兩個，少睡點床，多做點事，否則，你們是當不上好偵探的！」

「我們會釘緊他的！」阿利山盟海誓似地。

「不能釘得太緊！」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危險人物！如果他發覺你們在監視着他，他可能對你們不利的！」

「那麼——」阿利困難地咽了一口涎沫，「我們不跟那麼緊好了！」

司馬洛不能和他們談太多，在有人看見他們在一起之前，他又離開了，回到底艙中。

× ×

那天晚上，暴風雨果然就來了。船給大浪打得拋來拋去，就像輕如一隻火柴盒，但是又沒有散開或沉下去的危險，使人對造船工程師的設計精密由衷感到佩服。

馬戲班中的人暫時完全忘了彼此間的私人恩怨，都到底艙中來，合力把那些獸籠用繩子紮得更穩，以免它們在地板上滑來滑去而撞破了。但搖盪仍是無法避免的，所以野獸一直在憤怒地咆吼着。

在合力工作的時候，寶妮也有參加，但是不大理睬司馬洛，事實根本就沒有正眼瞧過司馬洛一眼。不過，司馬洛却也沒有怪她。他知道她的自尊心一定受了很大的傷害了；當一個女孩子到你的房間來向你獻身，却發覺你的床上已經有一個裸體女人，這一口氣是沒有那麼容易下的，她有權生氣一個星期。

弄好了之後，大家又走了，留下了司馬洛守在底艙中。他睡得很不安寧。

半夜裏，當暴風雨達到最高峯時，野獸的吼聲使他毛髮直豎，他有點後悔不接受寶妮的提議而到她的房間去過夜。不過，他不能去的，他必須守在獸籠的附近；他知道菲林必然是收藏在獸籠之中，或者獸籠的附近。

電燈是一直亮着的，以使那些野獸能得到較多的安全感。牠們反正是不會睡着的了。

菲菲這隻母老虎，脾氣似乎特別壞。牠老是在籠中跑來跑去，不停地咆吼着，有時聳起了身子，就像要爬到籠頂上去似的。

菲菲是最使司馬洛擔心。司馬洛這並不是第一次在馬戲班生活，他對老虎知道得不少。他知道老虎是最不可靠的一種畜牲，無論練得多麼馴的老虎，當牠發起脾氣或者恐懼的時候，就連馴獸師也無法控制牠。而且現在，馴獸師已經死了。在危險的關頭，獸性狂發時，他不相信寶妮的功力足以應付。

船身又作了一下劇烈的動盪，菲菲給拋得在籠中打了一個滾。牠跳起身，暴怒地用爪猛敲獸籠的柱子。

就在此時，司馬洛有了一種異感。感到就像有人潛入了這底艙來了。這裏本來不是禁地，馬戲班的人都有權進來的。但潛進來却不同了。潛進來的意思就是不讓他知道而進來的，不讓他知道，那一定是存心對他不利了。

司馬洛小心地爬起身，走出了那獸籠後面。聲音太多了，有海浪在狂打的聲音，有獸籠發出的吱吱之聲。他不能斷定這其中有沒有什麼不對的聲音。

但是他却可以斷定，有人正在潛伏在他看不見的地方，正在這個地方偷偷摸摸地移動着。但，他沒有看見；他祇是感覺到。

這是一種難以解釋的感覺。總之，他這種感覺是從不會錯的。

他慢慢地轉身，注視着底艙內的每一個角落。對了，在那隻很空的獸籠後面，那裏有足够可躲一個人的空位。

船身又一陣劇烈的搖擺，司馬洛差點站立不穩。

他看見了一隻腳，從籠角後面伸出！

那人一定也是站立不穩而把腳伸了出來！他一定不會是有意如此！但是站不穩，也沒有辦法了。

野獸的聲音，交响樂也似的在周圍响着。

司馬洛上前一步，說：「出來吧，朋友！」

就在這個時候，電燈忽然熄滅了，整個底艙投進了漆黑之中。司馬洛醒起，那隻腳伸出來的地方，就是很接近燈掣的，所以那人能够及時把燈熄了！

差不多在同時，一件軟中帶硬的東西擊中了司馬洛的前額，眼前的世界，爆成了萬點花雨，司馬洛的身子向後一倒，那些花雨團團亂轉，他與地板接觸，身子彈起了一下，又跌回。他極力想把知覺捉住，不讓它溜走，却又無法捉牢。

知覺離他而去了，他終於進入了絕對的黑暗之中……

一個人從那空的獸籠後面出來了。底艙內那麼黑暗，他的面目是無法可辨的，事實上，就連身裁都看不清楚。

這個人走到了司馬洛的身邊，彎身拾起了一件東西，又轉身走開了。他走到了菲菲的籠子，在那裏似乎有所動作，之後又迅速走開。

這一次，他是一直走出了底艙的門。

暴風雨繼續在海面上肆虐，船身在大浪中搖擺，雖然一直並未失去控制，船中的人却已是給顛簸得很不安寧了。

司馬洛並沒有暈很久，不會超過一分鐘，可能祇有幾十秒鐘。他又醒過來了。

周圍仍然是一片漆黑的，但他一醒過來，就知道危險已在逼近眉睫。又是那種感覺告訴他。

老虎在吼，但這一次是吼得異乎尋常的。

他看見一隻小電炬在黑暗中移動。不，不是小電炬，因爲電炬是亮一點的，而是不會發出那麼冷的光。

是老虎的眼睛。

而且，不會是在籠中的老虎！

如果老虎是在籠中，有籠柱在阻隔着，間中就會給陰影遮住的。但是現在並沒有這種情形。那隻眼睛移動着，並沒有受到陰影的阻隔。那就表示，籠柱是在老虎的身後，那也就是說，老虎已經離開了籠中。

接着，那隻眼睛忽然迅速地飛高，飛得很高，司馬洛就知道，老虎是撲出了。

老虎撲的目標是甚麼？

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目標嗎？這樣想着的時候，司馬洛便迅速地向地上一伏，滾身避開了。

一陣風掠過他的臉。「撲」一聲。一團極重之物，極爲輕盈地落在他的身後。

司馬洛馬上手脚並用地迅速向前爬，他必須快點找到一個可以躲藏的地方！

他的手摸到獸籠，摸到了獸籠的柱子。那柱子應手而動了，是給他反脫了下來？不！是有人開了菲菲的籠子，所以菲菲出來了。他現在摸到的，就是那打開了而正在動着的籠門。

思路飛快地在司馬洛的腦中閃過，和閃電一樣快的，就形成了一個計劃。他連忙向前一撲，撲進了籠中，而且隨手拉上了籠門，把門閂也推上了。

他用脚一撐籠柱，身子便沿着籠底滑動，而滑到了籠的最裏面那一個角落。

這籠裏是唯一最安全的地方了。因爲，這是菲菲進不來的地方！

籠子忽然撼動了。那小電筒般的眼睛在籠前亂閃。菲菲正在用爪敲打籠柱，希望能碰到司馬洛，把他撕成片片碎，司馬洛不由自主地戰慄了。老虎是虐殺狂的動物，一隻老虎所含有的兇暴，多過一千個人類的殺人兇手，尤其是在牠憤怒的時候。而牠那數以千磅計的氣力，也不是他們柔道或空手道招式可以應付得來的。

「救命！」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哀鳴起來。長大成人以來，他雖然經歷過無數大驚小怪，但是喊救命的次數並不多。這一次，他却開口喊起救命來了！

但是救命又有甚麼用？他不相信有人會聽見。就是在平時，底艙中的叫聲也傳不到船面上去的。更不要說在暴風雨中了。風雨的聲音蓋過了一切！

過了一會，司馬洛就覺得，他還是停止叫喊好一些了。省回一些氣力吧，不要無謂地浪費了。反正，菲菲暫時是碰不到他的，總之是一籠相隔，至於誰是在籠外，誰是在籠裏，又有甚麼大分別？

船在暴風雨中滾搖，菲菲在搖着籠柱，司馬洛則安靜地坐在那裏。

至少，在表面上，他是安靜的。

菲菲那隻小電筒般的眼睛在移來移去，現在是經常會給陰影遮一遮了。因爲他們的中間，已經有籠柱在阻隔着。司馬洛知道，菲菲是正在不斷地繞籠踱步，要找尋一個空隙，向司馬洛進襲。

司馬洛看着那隻眼睛，嘴角不禁現出了一個微笑。如果他也像一隻老虎一樣，有一雙在黑暗中也能見物的眼睛，那就好了。接着，一個奇怪的念頭忽然電光火石般地在他的腦海中掠過。

一雙眼睛！是呀！一隻老虎，應該有一雙眼睛的，怎麼，他一直看到的都是一隻？他應該看到那一雙小電筒般的眼睛的，然而他却只是看到一隻！

他再望菲菲。

電燈就在這個時候亮了起來。菲菲的確是兩隻眼睛的。

「別進來，」司馬洛連忙大聲叫着，「走脫了一隻老虎！」

他的大叫，使菲菲又憤怒地向前一撲，籠子又搖動了起來。好在籠子是結實的，可以受得起老虎的撲擊。這籠子本來就是爲了抵禦老虎的撲擊建造的！

「我們知道！」有一把聲音回答，「你沒事吧，司馬洛，你在那裏？」那是寶妮的聲音。

菲菲吼叫着轉向那聲音，離開了司馬洛的視綫。

「菲菲！」寶妮權威地叱喝着，鞭聲在空中「拍」的响了一下。

司馬洛看見菲菲困惑地退後，退回他的視綫中了。

「坐下，菲菲，坐下！」寶妮的聲音在喝令。

「不要，寶妮，不要過去，」華生醫生的聲音也在叫，「這太危險了！」

「坐下，菲菲！坐下！」寶妮還是在喝。

寶妮這位副馴獸師的本領原來倒不壞，菲菲果然坐下來了，但右前爪仍然不服氣地在眼前揮動着。

「不要緊，寶妮，」司馬洛大聲叫道：「我在牠的籠子裏！牠一時還不能傷害我！」

接着，風浪又使船身一陣劇烈的震盪，菲菲坐不穩而打了一個滾。牠暴怒地再度一躍而起，忽然向寶妮撲過去！

「菲菲！」寶妮又喝一聲，跟着「拍」的一聲鞭响，菲菲又打着滾跌回了司馬洛的視綫之內了。

菲菲一滾身又立起來，更加憤怒地的叫着，又要再度撲上前去。司馬洛叫道：「別再激怒牠了，寶妮！別管牠了！」

但是看來寶妮就是不管，也息不了菲菲之怒了。菲菲簡直已接近瘋狂。

接着「砰」的一聲槍响，菲菲的身子忽然顫了一顫。牠用後脚立了起來，舉起前足，在空氣中爬抓了一陣，然後乏力地倒在地上。牠哀鳴着在那裏滾來滾去，滾了一會，終於靜下來不動了。

寶妮飛跑着進入了司馬洛的視綫之內，在菲菲的旁邊坐了下來。她抱着菲菲的頭，臉貼在上面，痛心地叫着：「菲菲，可憐的菲菲，我的寶貝！」

司馬洛戰戰兢兢地推開籠門走出去，小心地走到了她的身邊。他看見菲菲的眼睛閉着，身子一動也不動的。

「牠死了？」司馬洛問。

「沒有！」華生醫生的聲音在後面傳進來。

司馬洛回頭，看見華生醫生正沿着那搖盪中的甲板，小心地走過來。他的手中還拿着一把長槍。他道：「我只是給牠注射了一針痲醉藥！」

他在菲菲的面前蹲下來，從菲菲的頭上拔下了一隻小小的空膠囊。於是司馬洛就明白了。那把槍是馴獸用的槍，可以射出有痲醉藥膠囊的注射針。獅子老虎在發怒的時候，只有一針痲醉藥才能使之安靜下來。但是沒有人能走近去爲他們注射，所以只能從遠處用槍射過去了。

菲菲沒有死掉，牠只是給痲醉藥弄暈了。

華生醫生把槍在地上一擱：「司馬洛，你已經受過了教訓，應該知道老虎籠是不好攪的。你打開籠子幹甚麼，想强姦菲菲嗎？」

司馬洛只是瞪了他一眼，寶妮反感地道：「別胡說，華生醫生！」

「我——只是開玩笑！」華生醫生有點尷尬。

「你們又怎會這樣及時來的？」司馬洛懷疑地問，「我以爲我是叫天不應，叫

地不聞了！」

「這是食飯的時間！」寶妮說。

「哦……」

這個時候，團長焦大圓也來了。平時是好好先生的焦大圓現在卻光火起來。也許因爲老虎很値錢，失去了就很不妙。

「怎會發生這件事的？」他指責地問司馬洛。因爲司馬洛的職責是看守着底艙，出了事他就有責任。

司馬洛搖頭：「我沒有打開籠門，也不知道怎會發生這件事的！我——正在睡覺，忽然覺得好像有人進來了……」他把他遭遇照直說了出來。

當他說完了的時候，大家都沉默不語，華生醫生卻吃吃冷笑：「又在編故事了，司馬洛，誰下來打暈你呢？」

「你用不着相信我的，」司馬洛說，「我說的不過是眞話而已！」

寶妮不悅地轉對華生醫生：「爲甚麼你對司馬洛總是有偏見！」

「我應該有偏見的，」華生醫生的敵意，現在是顯露無遺了，「你也知道的，我跟李奧是好朋友。雖然我不能証明，但我肯定就是你這位大情人殺了他，現在，他又在這下面不知攪甚麼鬼了！我警告你，司馬洛！當船靠岸時我不會放過你的！我會把你交給警察！」

司馬洛微笑：「我也不會逃走的！」

「我實在不願救你！」

「我也覺得奇怪，」司馬洛仍然冷冷地微笑着，「究竟你爲甚麼要救我？」

「你們別吵行嗎？」團長焦大圓不耐煩地甩着雙手，「快點動手把老虎搬進籠裏吧，你想牠在這外面醒過來嗎？」

聞聲趕來的其他藝員合力把那沉重的菲菲搬回籠中。在船身動盪之間，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們總算把菲菲放回了籠中，而且鎖好了籠門。

團長焦大圓鬆了一口氣，取出手巾來抹掉額上的汗。他轉對司馬洛說：「以後最好小心些，你差點丟了自己的命！」

「我會小心的！」司馬洛凝視着華生醫生，「我會很小心的！」

華生醫生有點心虛地把眼光避開了。

「你們——還是回到上面去吧，」他說，「這裏人太多，對野獸是有妨碍的！」

人們陸續離開。華生醫生卻仍然留下來，他慈祥地拍拍寶妮的肩：「現在沒事了，你可以回到上面去睡覺了！」

「不，」寶妮說，「我要和菲菲在一起！」

「你在這裏有甚麼用處呢？」華生醫生說，「讓我留下來吧！我是獸醫，我懂得怎樣照顧牠！」

「不！」寶妮說，「沒有別人懂得怎樣照顧菲菲的，只有我！」

「別傻吧，」華生醫生說，「夜已經很深了，你需要睡覺！」

寶妮聳聳肩：「反正我也睡不着的了！我還是留在這裏吧！如果菲菲醒過來時不見我，牠一定會很生氣的！」

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還有一個人在底艙內留下來的。這個人就是蘇珊娜。她幽怨地看着司馬洛，由於寶妮顯然是已決定留下來的，那麼她似乎就不大方便留下來了。

司馬洛只能對她聳聳肩，於是蘇珊娜黯然地轉身走掉了！

華生醫生在一隻木箱上坐了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抽吸起來。

「還是你去睡覺吧！」寶妮對他說，「我在這裏行了，菲菲聽我的話的！」

「我正是在担心菲菲，」華生醫生說，「牠有點不大對勁。和平時不同了。剛才他就向你襲擊呢！」

「這只是天氣的影响，」寶妮說，「牠醒過來之後就沒事了！」

「我還是留下來看着牠好些，」華生醫生固執地說。

冷眼旁觀的司馬洛，身子靠在籠柱上，笑了起來。「華生醫生，」他說，「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愛上了一隻母老虎的？你好像比丈夫關心妻子更加關心牠！怪不得你要吃我的乾醋！」

華生醫生的臉紅了起來！一條靜脈在太陽穴上跳動着，一時，他似乎要發脾氣似的。但最後，他只是平靜地笑笑：「我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你一定不高興我在這裏阻碍你們——談話，是不是？那你們何不一起到上面去呢？我在這裏照應一切就行了！」

「從來沒有見過你這麼好的，」司馬洛調侃他說：「但還是不必了，我們喜歡這裏！」

華生醫生臉上的表情變得很難看。他把手中的香烟狂抽了一會，終於聳聳肩：「唔，當我不受歡迎的時候，我是知道的。晚安！」他把抽剩的香烟丟在地上，走了。

司馬洛看着他的背影上了樓梯，出了底艙之外。他嘆了口氣。這時，船的搖盪也漸漸平息，似乎暴風雨之勢已稍弱。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寶妮問，「菲菲不會無緣無故，自己走出來的！」

「有人放牠出來的！」司馬洛說，「這個人在黑暗中把我擊暈了，這一次，他不滿足於誣我謀殺了！他要使我死在老虎的爪下。他打暈了我，就開了老虎的籠門，走掉了，他以爲我是非膏虎吻不可的！然而，我這人却就是從來都是有點小運氣的！」

「這個人究竟是誰呢？」寶妮問。

「我不能証明，」司馬洛說，「但我相當肯定這個人就是華生醫生！」

「華生醫生把你打暈？」寶妮難以置信地，「他怎能呢？他是一個老人！他沒有這麼敏捷身手的！第一次，他也許可以乘你不覺，但第二次——」

「他並不是擊暈我，」司馬洛解釋，「他是用刀擲暈我的，記得嗎？他是一個表演飛刀的人！」

「一把飛刀？」

「刀子在他手中可以像玩魔術一樣，」司馬洛說，「你大概不會沒有看過他表演的吧？他可以使刀子打着轉飛出去，可以使刀子擲到的時候，剛剛刀尖向前而擊中目標，也可以使刀柄向前而擊中目標，他兩次都是用刀柄擊中我的頭，這就解釋了，怎麼我會沒聽見有人在我後面移動，因爲他是在遠處擲刀的。第一次擲的時候，我沒有醒起，但剛才很明顯了。熄燈之前我看見他的脚，與我明明有一段距離的

，但跟着我就中擊了！他不可能有這麼快接近我，因此他一定是用一件東西擲過來的！」

「但爲甚麼用刀柄呢？」寶妮問，「我是說，假如他要殺你，他大可以用刀尖擊中你！」

「第一次，他是因爲要向我嫁禍，」司馬洛說，「我當時正在李奧的屍體身邊。如果使我暈倒在那裏，再使我被人發現，那我就水洗難清了，至於現在這一次，我正在猜他的動機！」

「擲暈了你之後他也可以用刀刺死你的！」寶妮說，「可是他却偏要放老虎出來！」

「剛才你們是怎麼下來救我的？」司馬洛問。

「他只是把我叫醒，說他聽到下面的野獸有問題，我們就一起下來了！那時他已經準備好了那把槍！」

司馬洛皺着眉頭。

「也許他也和你是同一目的，」寶妮說，「他也想在籠子裏找一找！」

「嗯！」司馬洛點着頭，「他剛才似乎很急於把我們支開，好讓他單獨和菲菲在一起。一定他也想找那菲林！」

「菲林？」

「是的！」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他把菲林的事告訴了寶妮，也告訴了她密碼與菲林的事。

「我的天！」寶妮伸出舌頭，「原來牽涉到國際間諜案！」

「是的，」司馬洛說，「可以肯定，李奧和華生醫生，都是和這菲林有很重大的關係的！」

「老頭子呢？」寶妮說，「還有我爸爸呢？」



司馬洛逃避進籠中，老虎菲菲在籠外咆吼。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他的死亡，也當然是與這個有關的了！」

寶妮的眼睛危險地閃爍着。她道：「你是說，是華生醫生殺死了老頭子？」

「我沒有這樣說！」司馬洛說，「雖然我對華生醫生是一點好感都沒有，我在未曾找到証據之前却不想寃枉他！」

「那爲甚麼華生醫生要下來救你呢？」寶妮皺着眉頭，「他方才可以裝作完全不知道這件事，等別人發現的！」

「因爲這是一個一石二鳥之計，」司馬洛說，「鍾錦說得沒有錯！菲林是藏在菲菲的籠子裏的！如果要拿到菲林，必須解決菲菲！這就是爲甚麼以前有人企圖毒死菲菲。菲菲死掉，就可以從籠中拿菲林了。只可惜，下毒不成，下毒的人反而給殺死了！」

「以前那個小丑？」

「是的，」司馬洛說，「你們不是在他的行李中找到毒藥嗎？」

「誰殺死他呢？」寶妮問。

「這一點是相當明顯的了，」司馬洛說，「李奧！一定是李奧把菲林收藏在菲菲的籠子裏的！除了他之外，誰能把菲林藏在那裏，又有把握隨時取回的呢？只有他！他是馴獸師，菲菲聽他的話！」他頓了一頓，又說下去，「假設華生醫生知道菲林的事，或者，他甚至可能是李奧的同謀！他想奪取菲林，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李奧殺掉！剛剛有我可以讓他嫁禍，這是最好的機會了！跟着，他又要利用菲菲殺我，這樣，他既可以除去我這個老是在籠子附近守着碍他事的人，又可以找到

一個藉口！向菲菲射一針痳醉劑。菲菲給痳醉了，他就可以把菲林找出來啦！」

「華生醫生的運氣眞壞！」寶妮聳聳肩，「事情的發現，和他所盤算的總是不符合！」

「也許是我的運氣特別好！」司馬洛說，「我的運氣，一向是好得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寶妮指指獸籠：「現在，菲菲也不會阻你了，你還不把菲林找出來？」

「問題就是在這裏，」司馬洛苦着臉，「上一次我已經徹底地找過了，沒有甚麼地方可以收藏菲林的！」

「再找一次！」寶妮說，「也許這一次，菲菲沒有再給你精神威脅，成績就會好一點！」

「好主意！」司馬洛說，他起來，爬進了菲菲的籠子裏，又找尋起來了。寶妮也幫着他。

以身作餌　設阱擒兇

他們很小心地，澈底地找着，後來，司馬洛還取出一條鎖匙，敲着籠子的內部，找尋一個可能是中空的地方。但是找不到。甚麼都找不到。於是，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從籠子裏爬回出來，坐在地上。「我找不到！」他說，「東西並不在這籠中。我雖然肯定它是在這裏，但我同時也肯定它並不是在這裏！」

「再找找看！」寶妮說，「怎能中途放棄？」

「不，」司馬洛搖着頭，「相信我，寶妮，我說不在這裏，就是不在這裏！我是專家！」

寶妮再摸索了一會，只好也走出來，關回了籠門。她看着尋思中的司馬洛：「我們現在怎辦呢？」

司馬洛皺着眉頭：「讓我想一想！」

寶妮道：「華生醫生差不多就等於告訴了我們，是在菲菲的籠子裏！不然，爲甚麼他要弄暈菲菲？」

「我好像有一件事應該記起，但是又一時忘記了的！」司馬洛拚命地搖着頭。

寶妮聳聳肩，伸手進獸籠內，輕撫着菲菲的毛。菲菲發出一聲軟弱的咆吼，動了一動。痳醉藥的作用已差不多過去了。

「可憐的！」寶妮心痛地撫着牠，「乖乖！」司馬洛倒眞希望和牠交換地位。

菲菲軟軟地站了起來，用前爪不斷地揉着自己的頭，也許，牠也和人一樣，睡醒過來時會感到難忍的頭痛。

司馬洛看着牠。牠也看了一眼司馬洛。那眼睛的光使人毛骨悚然。

那眼睛！

司馬洛忽然執住了寶妮的手臂，興奮地搖着她。「現在小心地聽着我說，寶妮！我記得你提過的！華生醫生替菲菲動過一次手術，是什麼手術？」

「那是幾年前了！」寶妮說，「菲菲最初買回來的時候！」

「我知道，」司馬洛還是猛搖着她，「是什麼手術呢？」

「菲菲給另一隻老虎抓傷了眼睛，傷得很重，華生醫生替牠動了一次手術！」

「還有呢？」司馬洛問。

「沒有其他的了，」寶妮說，「就是這樣！」

司馬洛捉着她，使她貼近獸籠，正對着菲菲。「看吧，寶妮，看看牠的兩隻眼睛吧！注意到有什麼不同嗎？」

寶妮瞇起了眼睛，看了一會，搖搖頭。司馬洛又一拉她：「看見沒有？牠的眼睛，你有注意到嗎？牠右眼的瞳孔擴得很大，這是正常的。貓類動物的瞳孔在晚間總是擴大，日間縮小。但爲什麼另一隻眼睛却不是這樣呢？爲什麼另一隻眼的瞳孔却既不大也不小呢？」

寶妮的眼睛瞇得成爲了一線。

她再看清楚一些，深吸一口氣。「你說得對了，爲什麼呢？」

菲菲對她作了一聲咆吼，又用爪在眼前撥着。

「我告訴你爲什麼吧？」司馬洛叫着跑去熄了電燈。頓時底艙又陷入漆黑中。

「現在再看清楚吧，」司馬洛說，「牠有幾多隻眼睛？」

「當然是兩隻眼睛，」寶妮說，「剛才你已經看到——」

「現在再看一次，」司馬洛說，「老虎的眼睛在黑暗中是發亮的！你看見幾隻眼睛？」

「怎麼？」寶妮詫異地說，「只有一隻！」

司馬洛再把電燈開亮了。他說：「對了，寶妮，菲菲的眼睛只有一隻會在黑暗中發亮的，也只有一隻會在夜間擴大瞳孔。換句話說，牠的另一隻眼睛是假眼！菲菲有一隻眼睛是假眼，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寶妮說，「我也不相信！」

「也許他們沒有告訴你吧了！」

「爲什麼會不告訴我？」

「一隻有假眼的老虎，」司馬洛微笑，「這是不值得擴大宣傳的一件事，一定不會增加馬戲班的號召力的！他們也許怕傳出去！」

「眞奇怪！」寶妮緊緊地皺着眉頭。

「你也許不知道假眼的事，」司馬洛說，「但是，華生醫生是一定知道的，因爲是華生醫生動的手術！」

「我不明白——」

「這裏只有一個可以藏菲林，而我們還沒有找過的地方，」司馬洛說，「就是菲菲那隻假眼。這就是爲什麼華生醫生要弄暈菲菲！他要趁菲菲暈去了，才能把藏有菲林的假眼換出來！」

寶妮咬着自己的手指，難以置信地看着菲菲。菲菲又對她發出了一聲咆吼。

寶妮囁嚅地說：「但菲菲的眼睛——那裏面怎藏得下東西呢？」

「我相信我已經想出了答案，」司馬洛說，「但我還要找一點證據。我們要到李奧的房間去看看！」

「但那房間已經封閉了！」寶妮說，「他們要等警方來調查，暫時是不准人進去的！」

「但你是他的助手，」司馬洛說，「你當然有權看看他的遺物的。我們大可以在看守人的監視之下去找的，我們又不是去偷東西！我們只是去看看吧了！」

寶妮狐疑地轉頭看着菲菲：「就這樣

丟下牠，讓牠獨自在這裏嗎？」

「只能這樣了，」司馬洛說，「要進李奧的房間，我必須和你一起的！」

寶妮仍然担心地看着菲菲。

「不要緊的，」司馬洛安慰她，「菲菲已經醒過來了，如果華生醫生能在牠醒着時動手的話，他早就已經動手了，是不是？」

「假如再給牠一針呢？」寶妮問。

「我看他暫時不敢做這種事情，」司馬洛說，「起碼有我和你還活着的時候不敢。他要找個能入人信的藉口，才可以替菲菲射針的。」

「你是說，他會連我也殺掉？」寶妮睜大眼睛。

「很難講的！」司馬洛說，「如果他曉得我們知道他的秘密，那他是什麼都可能做出來了！來吧！寶妮！」

他不由分說，拉着寶妮離開了底艙。

× × ×

李奧的艙房由二名水手看守着，他們聽到寶妮的要求時，有點遲疑不決的。

「讓我打電話叫船長來好了，」司馬洛說，「我可以用房間裏的電話嗎？」

那二個水手還是表示懷疑，但想不出什麼理由不能，便也同意了。他們監視着司馬洛打電話。司馬洛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小聲地說了幾句話之後便放回了，說：「好了，船長說他會自己來看看，現在我們等一等好了！」

於是他們回到房外等着。大約三分鐘之後，船長來了。他瞇着眼睛疑惑地打量了司馬洛和寶妮一遍，說：「你們要見我嗎？」

「你對他說吧！寶妮！」司馬洛說。

寶妮把舌頭伸出來，舐舐嘴唇。「是這樣的，船長，我想看看李奧的遺物，找尋一張單據！」

船長乾咳一聲。「這個——你們得知道，這件事情，現在已經是警方的事情了，在未交進警方的手中之前，我是有責任把房內的一切保持現狀的！」

「我知道，船長，」司馬洛插嘴。「但，事情是這樣的。剛才，我在和寶妮商量着。我們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能馬上就知道誰是兇手的！」

「怎樣一件重要的事情？」船長懷疑地問。

「一件牽涉私人的事情，」司馬洛說，「不便講出來！只是一種靈感，我們想搜搜李奧的遺物，證實這靈感！如果證明這靈感是錯了的，那就不好提了！」

船長還是皺着眉頭，他不喜歡這個主意。

「我們是好意的呀，」寶妮撒嬌地拉着船長的手臂，「而且你可以監視着我們的！我們的目的，也只是爲了幫忙的！」

船長再遲疑了一陣。他是公平的，他想不出，讓他們這樣做又有什麼不好，而且，他實在提不起勇氣來拒絕一位如此美麗的小姐！他說：「好吧，我想這也是沒有什麼大碍的。不過你們得小心一點，不要亂碰房裏的東西，弄壞了可能留下來的指紋。」

「我們會做的了，」司馬洛說，「我每碰一件東西都隔着手帕，這樣就不會破壞任何指紋了，是不是？」

「好吧！」船長點點頭，「最好快一點，我沒有很多時間。」他顯然一點也不相信司馬洛和寶妮有能力把兇手找出來，他不過是在幫一位美麗小姐的忙吧！

動手搜索的是司馬洛，船長和寶妮則只是在旁觀看着。他首先由李奧的抽屜搜起。

差不多把抽屜都搜遍了，司馬洛忽然從書中一叠文件裏抽出一張來，瞇起眼睛看着。船長也把頭伸過去看。

「這是一張配假眼的賬單！」船長說，「奇怪，李奧有一隻假眼嗎？」

「不是。」司馬洛說。

「那他爲什麼要配一隻假眼呢？」船長問。

「不知道，」司馬洛說着，又指着那賬單上的銀碼，「不過值得注意的却是，這假眼眞貴！」

「這就是你要找的東西了嗎？」船長問。

「不！」司馬洛忙搖頭否認，「不是這個。我只是感到好奇，拿起來看看吧了。」他把帳單小心地放回了那叠文件的中間，又繼續搜索。

終於，他仔細地搜遍了李奧的房間，嘆了一口氣。

「找到什麼嗎？」船長諷刺地問。

「沒有，」司馬洛說，「很可惜，我下的推論，是不成功了！」

「依我看，」船長說，「這種工作，還是留給警方去做好一點！現在，我可以把房間鎖回了嗎？」

「我們走吧，」司馬洛拉拉寶妮，又說，「多謝您！船長！」

「晚安！」船長說。

「晚安！船長！」寶妮說。她依偎在司馬洛的身上，和他一起走了。當他們走出了船長及那二個守門口的水手的聽覺範圍之外時，寶妮低聲地說：「那張賬單！你要找的就是那張賬單，對不對？」

「當然是的，」司馬洛說，「現在我就知道，菲林一定就是在菲菲的假眼裏面了！你明白嗎？這張賬單告訴我們，李奧新近配製了一隻假眼，而這隻假眼的價錢又是那麼驚人，所以那一定是一隻空心的假眼——只有製一隻空心的假眼，價錢才會那麼貴的。忽然在這個時間買一空心假眼，當然是爲了裝菲林！」

「那麼，你的猜想是完全對了！」寶妮說，「華生醫生想拿這隻假眼，所以千方百計要把菲菲弄暈！但是，他把假眼拿出去，人人都會知道的！看見菲菲沒有了一隻眼睛——」

「我敢打賭，原來那隻實心的假眼，一定在華生醫生的手上！他只要把空心的取去了，換上了實心的一隻，不就行了嗎？我敢打賭，他的衣袋裏，一定就放着那隻實心的假眼！」

他們已經接近了底艙，司馬洛推推寶妮：「你先下去吧，我跟着就來！」

「你要到哪裏去？」寶妮不大放心地問。

「我——呃，還有一些事情要調查一下的！」司馬洛說，「你先下去吧！守着菲菲吧！」

「好吧！」寶妮吸着嘴。

五分鐘之後，司馬洛又回到底艙下去了。寶妮正蹲在籠邊，伸手進去撫着菲菲的頭：「可憐的寶貝，可憐的菲菲！」

菲菲馴善地舐着她的手掌。

「讓我看看你的眼睛！」寶妮推着牠的頭，「我的男朋友說你有一隻很值錢的假眼！」

菲菲溫柔地咆吼一聲，仍然在舐着她的手。司馬洛走到她的身邊。他說：「很可惜，你的心肝命蒂，却不會把假眼交給我們的！」

身後忽然起了一聲冷笑，他們吃了一驚，轉身，看見華生醫生正從另一隻獸籠後面出來，手中拿着一把手槍，正指着他們。

華生醫生冷笑着：「好了，你們既然什麼都知道，你們就不適宜活太久了！」

「你不能在這裏殺我們的，」司馬洛說，「各人都會知道是你的所爲！」

「是嗎？說得很對，」華生醫生說，「當然，假如我槍殺你們，那是麻煩一點的。但假如你們是給老虎殺死的呢？」

「什麼意思？」司馬洛問。

「一會兒你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華生醫生沉聲說，「現在，打開老虎的籠門！」

「你不能這樣的！」寶妮尖叫！

籠內的菲菲也感覺到了華生醫生對寶妮的敵意，而把身子直立了起來，兇悍地咆吼着。

「我說能的，」華生醫生說，「現在快一點，不要逼我開槍！」

「是你殺死了李奧的，是嗎？」司馬洛問。

華生醫生的臉上，忍不住展開了一個得意的微笑。「當然是我了，還有別人嗎？這都是因爲你！你在他的房裏和他爭執打架，我來了，我把你擊暈，並且提議把你殺掉，但李奧反對，我就只好把他也殺掉了！」

「李奧不贊成殺死我？」司馬洛難以置信地。

「是的，」華生醫生說，「他是一個多情的人，他在替寶妮着想。他害怕你對她說了太多秘密，到最後非連她也殺死不可了！你應該多謝李奧，寶妮，你不該恨他的！」

寶妮不屑地歪着嘴：「哼，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對這個人有好感的了！」

「你怎樣殺死李奧，又怎樣再次弄暈我的？」司馬洛問，「都是用刀子？」

「當然都是刀子，」華生醫生說，「我是飛刀手嘛，不過你挨的不是刀尖，而是刀柄。當你把李奧擊倒了之後，我就擲出刀子，用刀柄把你擊暈。我想當時就把你丟下海，但是李奧反對，說應該想一個好的計劃，我們吵起來，於是我也送了他一刀子！我反正是要送他走的了！」

「你想獨佔那菲林！」司馬洛說。

華生醫生笑得更厲害。「難道你以爲我會嫌錢多嗎？」

「你是和李奧合作的！」司馬洛說，「你們合作，負責送菲林。李奧想出了一個收藏菲林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老虎的假眼之中！」

「李奧是一個聰明的人！」華生醫生說。

「以前那個小丑，」司馬洛說，「他也想把菲林偷走，你們把他也幹掉了！」

「任何想和我搶的人都難逃一死！」華生醫生咬牙切齒地，「你也不會例外，司馬洛！」

「你殺了老頭子嗎？」寶妮問。在她，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是的，」華生醫生說，「很不幸，他知道了我們的計劃！他要我們走！他說在他的馬戲班裏，不能牽涉進這種事情裏面的！」

「你！」寶妮尖叫起來，「你這——惡毒的！」

「我們和他理論過了的！」華生醫生說，「我們甚至大方地願意把利益分他一份。但不行，他一定不肯，你知道他這個人的。我們只好殺了他！我用一把槍殺了他！老頭子也太自負了，他以爲我們一定怕他，其實我們隨時可以另外找到歡迎我們的老闆！我們果然找到了！」

寶妮嗚咽地哭了起來。她現在對華生醫生是憎恨到了極點了，可是，華生醫生手中的槍，又使她不能走前。

「但是，」華生醫生說，「話已經說得太多了！我要你們打開菲菲的籠門！」

司馬洛和寶妮只是呆在那裏。他開始退上樓梯，退向底艙的門口。

華生醫生已經退到了梯頂。他居高臨下地說，「好了，把籠門打開來！」

寶妮服從地轉過身去，要打開菲菲的籠門。

「你瘋了嗎？」司馬洛低聲喝道。

「你用不着害怕的，」寶妮低聲說，「菲菲現在已經鎮靜下來！牠不會傷害我們的！」

「你也逃不掉的！」司馬洛說，「你怎能向別人解釋，你拿着槍出現在這裏這件事呢？」

華生醫生微笑：「我來救你們嘛，誰能證明，我是先等你們死了之後才把老虎殺死的呢？」

「你這狗養的！」司馬洛咆哮道：「手裏拿着槍算什麼英雄好漢？你敢把槍放下，下來——」

「不要以爲我不用槍就不能制服你！」華生醫生冷笑，「不過，激將法也沒有用的，我反正是不會上當的了！」

寶妮已經把籠開了。

菲菲在籠內遲疑着，仍沒有出來，只是懷疑地向外張望着。

「菲菲不會傷害我們的！」寶妮低聲說。

華生醫生吟吟笑：「你以爲牠不會傷害你嗎？哈哈，等我在牠的身上射一顆子彈然後出去，你就知道了！牠生氣而找不到人出氣，你們就難免一死！一隻老虎生氣起來是什麼都殺的，你不知道嗎？然後，我就再進來多放幾槍把牠殺掉，這樣情形就變成了是我想救你們而來不及，我還有機會把假眼換出來的！」他哈哈大笑起來。

他的笑聲使菲菲從籠中一躍而出，向他怒視着。寶妮推司馬洛貼身在籠上，司馬洛發抖着：「希望你沒有猜錯！」

在樓梯頂上的華生醫生一隻手拉開了門，擺動着手中的槍：「關上籠門，站開一點！離開籠子！我不想你們鑽進籠中！快點！不然你們會先死在我的槍下！」

司馬洛和寶妮只好服從了。他們把籠門關上了，又走開。「現在好了，」華生醫生舉槍瞄準，「菲菲，先讓你吃一顆子彈！」

在他還未能扳動槍機之前，那度門猛然地大開了，把華生醫生撞開。撞門而入的人一共有三個，就是司馬洛的助手阿利和美寶，第三個就是蘇珊娜。由於三個人一起把門猛然推開，那一撞之力是很猛的，華生醫生簡直整個人飛了起來。他尖叫一聲，沿着樓梯，隆隆然地直滾下去，槍在中途還響了一聲，槍聲的迴響在底艙之中十分之刺耳。

菲菲就在這個時候撲出去。牠本來已經在發怒，槍聲使牠更憤怒，理所當然地，牠會向一件突然地動作的東西撲擊。

「菲菲！不要！」寶妮尖叫。

但菲菲已經到了無可制止的程度了。

菲菲已疾如飛鳥地落在他的身上。

華生醫生發出恐怖的慘叫，菲菲緊緊地摟着他，人和獸在地上亂滾着。然後槍聲響了四聲，人和獸便都慢慢地靜止了下來，不動了。

「菲菲！」寶妮尖叫着撲過去，要把菲菲拉開，但菲菲的身體是那麼沉重，她幾乎不能動牠分毫。

司馬洛慢慢地走到了她的身邊。整個底艙的獸籠裏，野獸都在不安地吼叫着，似乎知道慘劇已經發生了。司馬洛低頭看看。他不是一個馴獸師，他不知菲菲是否已經死去了，但他看人是很有經驗的，他一看就知道，華生醫生是已經死了！華生醫生的手仍給菲菲壓在身上，也看不到他的槍。他一定是給菲菲壓倒的時候就向菲菲放了幾槍。他也相信菲菲是凶多吉少的。雖然是一隻巨大而兇惡的老虎，在這樣近距離之下挨了幾槍，也受不了的。

寶妮把菲菲搖動了一番，菲菲仍然沒有反應。而她忽然伏在的菲菲身上，傷心地哭了起來，司馬洛就知道菲菲果然是已經死了。

阿利慢慢地沿着樓梯走下來。美寶跟着，蘇珊娜也跟着。蘇珊娜快要哭出來似的：「我在找他商量表演節目的事情，發覺他不在房裏，我覺得不對了，我就來看看——」

「你來得很好！」司馬洛點點頭。蘇珊娜的來是意外，不過，阿利和美寶的來，却不是意外。司馬洛問阿利：「一切都已錄下來了嗎？」

阿利聳聳肩轉向美寶：「除非她忘記了開掣！」

美寶的手是拿着一隻小型錄音機的。

美寶微笑：「都錄下來了，除非錄音機是剛好壞掉吧！」她扭開一個掣，一段錄音便發出來，是華生醫生的聲音，正在說：「打開籠門！……」美寶隨即又把它關掉了，說：「錄音機並沒有壞！」

寶妮詫異地看着他們，問司馬洛道：

「他們是誰？」

「他們是我的助手，」司馬洛說，「讓我來介紹，寶妮，這是阿利，這是美寶，他們正在這船上渡蜜月，不過他們並不是夫婦！」

美寶的臉紅得像火一樣。

司馬洛說下去：「我剛才叫你先下來這裏，我就是去找阿利！我知道華生醫生一定會來的！我就叫阿利提防着！並且佈置一切！我認識了阿利以來，他做壞了不少事情，不過這一件他總算沒有做壞！」

阿利高興地傻笑。

「菲菲已經死了，」寶妮却不滿意，指責地叫道，「爲什麼你們不能够早點進來！」

「對不起，小姐，」阿利靦覥地說，「我們得等錄齊了證據才能進來的！」

「你們也的確進來得遲了一點！」司馬洛說，「弄得我也担心起來了！但現在一切都好了！我們已經知道誰是兇手，而且兇手已經死掉了！來，寶妮，我們去報告船長！」

寶妮伏在菲菲的屍體上，傷心地哭泣着，司馬洛輕輕擁着她的肩：「死的已經死了，哭也沒有用呀！」蘇珊娜也已經到了她的身邊，幫着安慰她。他們把她扶了起來，輕輕推向門口。寶妮六神無主地跟着走了。

他們上了樓梯，出了底艙的門口。蘇珊娜也和他們一起。當他們到了上面的走廊中時，寶妮忽有所憶地停了下來：「菲菲的眼睛——你以爲把它留在下面是安全的嗎？」

「別担心，」司馬洛說，「阿利和美寶都是我的人，菲菲在那裏會安全的——那是說，假如眞的是在那裏！」

「那爲什麼我們不先把它——」

「用不着急的，」司馬洛說，「出了一件命案，報告船長是最重要的！華生醫生死了，沒有人來爭，我們急些什麼？」

蘇珊娜瞪了司馬洛一眼，帶着一種奇怪的神色，就像能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司馬洛心虛地避開了她的眼睛，不敢與她的眼光接觸。

「但是，當我們見了船長時，却要說一些謊！」司馬洛說道。

兩個女人都轉過來，奇怪地看着他。

「什麼謊？」

「別提起阿利和美寶是我的人，」司馬洛說，「祇說錄音機是我們預放在那裏，而他們是偶然撞進來的好了！」

「爲什麼？」

「我不想船長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司馬洛說，「如果他知道了，他就會懷疑我！」

「好吧！」

於是司馬洛陪着她們向船長室走去。

但司馬洛的提議對船長隱瞞，却是另有目的的。此時，在底艙裏，阿利正蹲了下來，用力推開菲菲的屍體，急急地對美寶說：「快一點，你從老傢伙身上找出那隻舊假眼來，我把老虎身上的假眼弄下來，換一換！」

「嗯！」美寶說，「像司馬洛計劃的一樣！」……

× × ×

五分鐘之後，船長和司馬洛及寶妮與蘇珊娜都回來了。司馬洛奇怪，他的兩個助手阿利和美寶的臉孔爲什麼如此蒼白。

也許他們實在是缺乏經驗吧，做一點事，也變得胆顫心驚的。

船長看過了屍體，又把錄音聽了一遍，說：「看來沒有錯了，兇手正是華生醫生，我也老早懷疑他，因爲他太急於入你們以罪了！但是，至於菲林的問題，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我想最好是把它取出來，保管在船上的庫房中！」

「嗯，」司馬洛說，「好主意！」

蘇珊娜又帶着一個諷刺的微笑看着司馬洛，而司馬洛又不敢面對她了。他轉向寶妮：「寶妮，菲菲是你的！你把假眼拿下來吧！」又轉向阿利：「你，你可以搜搜華生醫生的身上，他一定懷着那隻舊的假眼！」

「他身上並沒有！」阿利愚笨地說。

「你不搜又怎知道？」司馬洛喝道，「快點！」

阿利祗好動手把華生醫生的身上搜了一遍，終於站起來聳聳肩沒有什麼假眼！

寶妮已經把菲菲的假眼換了下來，拿在手中，皺起了眉頭。「不像是空心的，」她說，「那麼重！」

司馬洛把它接了過來。果然是一隻完全沒有裂縫的玻璃眼球，裏面不可能藏進什麼的。他蹲下來，把眼球在地上一敲！

「不要！」船長忙喝止。

但那假眼球已碎了。果然是實心的。司馬洛假作詫異地叫起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裏面並沒有菲林！」

「讓我看！」船長說。

司馬洛把那隻碎成幾塊的假眼遞給他，船長把那假眼在手中轉動着。「唔，」他說，「好像並沒有什麼破綻！」

這時，司馬洛發覺阿利正在暗扯他的衣脚。司馬洛轉身，不耐煩地看着他。阿利的臉色，仍然是那麼蒼白的。他低聲在司馬洛的耳邊說：「的確沒有，當你出去了之後，我們再次搜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這老頭子的身上並沒有什麼假眼，我們把老虎的假眼換下來看看，發覺是實心的，於是就把它放回了！」

「你一定在開玩笑！」司馬洛說。他的臉色也開始蒼白了。

「我並不是在開玩笑，」阿利說，「我說的是眞話，也許是你的估計錯誤了，東西實在並不是在假眼的裏面！」

「不可能的！」司馬洛也一時忘形，而大聲叫了起來，「華生醫生說是在他的身上！」

船長轉身：「對了，憑錄音帶上所說，菲林是應該在假眼的裏面，而且，憑錄音帶上華生所說，你也是正在企圖奪取這菲林！因此你的嫌疑最大！」

「華生醫生的話，怎可以作準！」司馬洛大聲地叫道，「你也知道他是什麼貨式的！」

「我也不完全信任你！」船長說。

「我並沒有拿！」司馬洛激動地叫道，「寶妮和蘇珊娜，她們兩個人都可以證明的！她們剛才都在場！」

船長望着兩個女郎，寶妮聳聳肩，說：「司馬洛似乎並沒有機會拿呀！」

蘇珊娜以奇異的眼光打量了司馬洛一遍，點點頭。「嗯，他的確沒有機會拿，但是——」她的眼珠一轉，望向阿利和美寶，「這兩個人我却不敢肯定了！」

「不可能是他們拿的！」司馬洛狼狽地說，「他們祇是偶然撞進來，根本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是的，」阿利說，「我們是一雙新婚夫婦，我們不知道什麼菲林不菲林！」

司馬洛恨恨地瞪着她，很怕蘇珊娜把眞相說出來，但是，蘇珊娜却又沒有說。

船長搔着頭皮。「你們不反對搜一次身吧？」

「搜我是可以的，」阿利說，「但是我的太太——」

「如果你不反對，就由蘇珊娜小姐來搜好嗎？」船長說，「她可以跟尊夫人到那籠子後面去一趟！」

於是，蘇珊娜就和美寶一起走到獸籠的後面去，而船長則動手去搜阿利的身上。船長果然不能從阿利的身上搜出菲林，而美寶和蘇珊娜，也一起從獸籠的後面出來了。船長期望地看着她，蘇珊娜却搖搖頭，說：「她身上並沒有什麼！」

船長皺着眉頭：「那麼也沒有辦法了，祗好等明天船到岸的時候，讓警方來繼續調查！」

這時，一隊船上的事務人員也已經下來了，船長對司馬洛等揮揮手：「你們可以走了，這裏的後事，讓我們來料理。司馬洛先生，如果你不介意，這副錄音機暫時借用，等案子辦好了再還你吧！」

司馬洛軟弱地點了點頭。

「怎麼了，司馬洛，」蘇珊娜拉着司馬洛的手臂，「你的臉色很靑！」

「我—呃—」司馬洛苦着臉，「我就是忽然之間，覺得不大舒服！我猜是呃—有點暈船吧！」

「唔，」蘇珊娜說，「那你應該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當然不能在這裏休息！就到我的房間去好了！」

寶妮馬上瞪了她一眼，就像這個是她專有的權利，蘇珊娜要佔奪是不應該的。

但是司馬洛却決定跟蘇珊娜走。

他說：「好吧！」

在寶妮的瞪視之下，他和蘇珊娜一起轉過走廊，到了蘇珊娜的房間。

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了下來，苦惱地皺着眉頭，仍然想着菲林的事。蘇珊娜把門關上了，身子靠在門上，看着司馬洛：「你眞的不舒服？」

「那菲林，」司馬洛說，「一定有點古怪！華生醫生死前並沒有否認菲林是在假眼之內，他沒有理由會說謊的，當時是他的手中拿着槍，而他知道我們是要死了，他沒有理由會說謊的！」

蘇珊娜微笑着：「菲林不見了，那不是更好了嗎？這菲林是禍水，一切禍事，都是由這而起的！」

司馬洛苦笑：「你不明白這嚴重性了，菲林不見了，可能要了我的命！」

「怎會呢？」

「到後天，上了岸報了警之後，就會有不少人知道這件事！」司馬洛說。

「那你不是一舉成名？」蘇珊娜說。

「我是早已成名了！」司馬洛苦着臉，「事實上，我就祇恨我自己太出名！那些惡人們都會以爲是我把菲林拿了！沒有人會相信，我並沒有得到那菲林！」

「那又如何？」蘇珊娜問。

「那又如何？」司馬洛苦着臉，「這菲林有不少人出重金要買，有不少人也不擇手段要搶！如果眞的是在我的手中，而給我賣掉了，那還好，沒有人會怪我。但，當他們以爲在我的手中，但是又知道我並未賣掉——」司馬洛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那後果你是可以想像的！」

「我明白了，」蘇珊娜點着頭，「那些要買的人都會來逼你，那些要搶的人也會來逼你！你很麻煩了！」

「麻煩？我簡直會有殺身之禍！」司馬洛揮着拳頭，「豈有此理！我們非把菲林找出來不可！」

「這樣，你就可以發財了！」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發財還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他們會殺死我！」

蘇珊娜的手溫柔地在他的肩上撫着。「急什麼呢，司馬洛，船又未曾到步！」

「時間已經不多了！」司馬洛推開她的手。他倒不是在嚇她的！他自己的確是正滿頭大汗。

蘇珊娜的手輕輕地揉着他的頸背：「你以爲，菲林會到哪裏去了呢？」

「如果我知道就好了！」司馬洛說。

「你懷疑是誰拿了呢？」蘇珊娜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苦惱地搔着頭，「這麼多人，每一個都有嫌疑的！」

「你不懷疑我嗎？」蘇珊娜問。

司馬洛轉了過來，看着她。「你？」

「是的，我！」蘇珊娜嫵媚地看着他，「你以爲我就沒有嫌疑了嗎？」她用手指一指司馬洛的鼻尖，「難道不可能是給我偷去了嗎？」

司馬洛只是目瞪口呆。

「也許，」蘇珊娜說，「你搜搜我的身，就可以搜到了！」

「這——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司馬洛吶吶着。

「我也不是跟你開玩笑！」蘇珊娜說，「把我的衣服都脫下來，搜一遍吧！」

「我現在實在沒有心情——」司馬洛說着，但是看着她的臉容莊重起來，他又覺得，他似乎是應該如此做了。

「來，替我脫下來！」蘇珊娜拉着他的手，放到自己的身上去。司馬洛果然替她把衣服脫下來。但她似乎並不重視他搜身與否，她的兩臂只是像蛇一般纏着他。

「鬆一點，」司馬洛皺着眉道，「這樣我怎能搜呢？」

「再脫一點，」蘇珊娜咭咭地笑着，「你現在還找不到呢！」

司馬洛皺起了眉頭看着她。「你是說，那東西眞在你的身上？」

「當然啦，」蘇珊娜說，「實在答案是簡單不過的！是我拿了！」

「什麼？」

「我拿了，」蘇珊娜說，「也許，我早應該告訴你的，我學習過扒術！當我去扶寶妮的時候，我已經從華生醫生的袋裏取出了那隻舊的假眼，而換下了老虎的那隻假眼，所以你們就只能找到一隻假眼，而且是沒有菲林的假眼！」

「蘇珊娜！」司馬洛斜着眼睛瞪着她，「你不知道，這樣做是犯法的嗎？偷竊證物！」

「別跟我來這一套！」蘇珊娜不屑地說，「你那二個助手，難道就不是奉命要把它拿走嗎？我不過捷足先登就是了！」

司馬洛的臉有點紅。他嚴肅地說：「在哪裏，蘇珊娜，東西在哪裏？」

「我已經說過，如果你替我脫下衣服你就會找到了！」蘇珊娜又嬌媚地笑着。

司馬洛把她身上的衣服都脫了下來。並不很溫柔地，直至她的身上已不剩下什麼了。他說：「在哪裏？我看不見！」

「整隻眼球，就在我的身上，」蘇珊娜說，「你以爲是在哪一個部份呢？」

司馬洛知道唯一可能的是哪一個部份，但是當他要動手去找尋的時候，蘇珊娜却緊緊地把腿子合了起來。「不，」她擺手，「沒有那麼容易！你知道的，要進入女人的這個地方，你得用一些溫柔的手段，一些很溫柔的手段！」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如果我能把它拿出來，它就是我的嗎？」

「是的，」蘇珊娜說，「不過，只有一個條件！」

「別叫我娶你！」司馬洛說。

「不是要你娶我，」她又笑了，「只是要你有福同享！」

「你是要對分？」司馬洛有點不高興了，「你這個人倒眞會做生意，有生命危險的部份都由我去担當，你只是做了最安全，而且根本是不需要的一部份，現在你却說要對分了！」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蘇珊娜嬌媚地躲在司馬洛的懷中，「我只是叫你帶我走，帶我離開這個馬戲團。起碼你總有一段時間不會厭倦我的，我們就在一起，享受一段時間！這就是我的要求！」

蘇珊娜的腿子是緊閉着的，然而，司馬洛懂得不少使女人的腿子分開的技巧。在他的妙技之下，果然，不久之後，她便心甘情願地張開來了。

司馬洛順利地取出了假眼。

× ×

意外地，蘇珊娜竟然把司馬洛對她的興趣，維持了超過兩個月。兩個月之後，他們同遊西班牙南部的時候，又碰到了寶妮，和她的馬戲團。那馬戲團仍然存在着，而且是寶妮作團長了。經過那一次災禍之後，焦大圓認爲這生意不好做，就要把馬戲團出賣。

司馬洛把它買了下來，送給寶妮。那小小一片菲林，換來的錢多着呢。

在西班牙南部，他和蘇珊娜去探寶妮的班。當蘇珊娜走開了去和別的藝員們聚舊時，司馬洛就悄悄地問寶妮：「想不想放下一切，和我一起到處去玩玩？」

「不，」寶妮搖頭，「我在這裏過得很快活。我喜歡馬戲班。我仍然是一個處女，也希望保持處女之身！」

（完）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義白痴迷在廖小玫的風華絕代之下，廖小玫也因心喜其人，更欲利用他以接近李中元，是以廖小玫一說出要邀請白義生往冷魂宮作客，白義生便毫不考慮的答應下來，行非一日，這日已抵冷魂宮，依照冷魂宮立例，外來貴賓例須强闖三關，以該宮過去紀錄，最强者只用九招便已闖過，而白義生却用了八招，就已順利的闖過了三關，冷魂宮總管秦老爺子親自降階相迎，並盛讚白義生八招之下，力過三關，爲冷魂宮前所未有，照說，就應由宮主親自迎迓，惜因宮主坐息，是以由他代表恭迎——

龍潭蒙寵幸　虎穴被挾持

白義生再次欠身道：「多謝盛意。」

秦總管微微一笑，肅容道：「白大俠請！」

白義生再謝之下，與秦總管併肩走進了大廳，廖小玫則挨在白義生一旁而行。

他們舉步入廳之際，那些少女，便吹吹打打奏起了「迎賓之曲」。

大廳之上奉茶盡禮之後，白義生被請至一間華麗無匹的靜室之內休息。

秦總管告退之後，廖小玫笑哈哈的道：「生哥哥，你今天眞露臉，小妹心中好不高興，你好好休息，小妹進去見過奶奶之後，就來陪你。」說着，忽然抱住白義生親了一下，飛也似的跑出房去了。

白義生心弦一陣盪漾之下，神情一陣彷彿，定下神來，廖小玫已不見了人影。

廖小玫步履輕快的飛到了「冷魂宮」至高無上的主宰廖老夫人靜院。

秦爺爺已先她而到，廖小玫叫了一聲「奶奶」，人已「乳燕投懷」投進了老奶奶懷中。

老奶奶一面輕撫着廖小玫秀髮，一面笑問小玫道：「這孩子人很聰明，長得也很是英俊，奶奶現就要聽你一句話了，你是只想利用他的關係呢？還是對他本人也有意思？」

廖小玫把螓首伏在老奶奶懷中，既不答話，也不抬頭，只是緊緊的抱着老奶奶，老奶奶望着秦總管微笑之下，點了一點頭。

秦總管笑着站起來，便待告退而去，廖小玫忽然一抬頭道：「秦爺爺，你要幹什麼去？」

秦總管止步停身一笑，道：「把他送到玄陰洞去，你心痛不心痛？」

廖小玫張目大叫道：「你們把他送到『玄陰洞』去，他怎樣忍得了。」

要知，「玄陰洞」得地底陰氣之精，

奇寒蝕骨，乃是修習「冷魂宮」無上玄功的場所，廖小玫奠基時在裏面修練過三年，苦不堪言，因此聞之色變。

老奶奶一笑道：「孩子你放心，他內功深厚，奶奶又給了他一粒『純陰丹』，你還怕他受不住麼？」

廖小玫一聽奶奶給了白義生一粒「純陰丹」，寬心大放，又抱着老夫人，輕輕的叫了一聲，道：「奶奶，你眞好！」

白義生就這樣被「冷魂宮」留下來了，他將來會不會被「冷魂宮」的恩交色誘所收買呢？現在是無法知道。

回轉筆頭，再看廬墓之中的李中元他們，七七四十九天一過，都大功告成出了關。

第二天，仍然留下金眼神鵰蔡眇守墓，却帶着鬼影子查玄一同回了長安。

鬼影子查玄來時是威公府的老李，回去時恢復了本來面目，就留在李中元府第之內接替了門房之職。

大師兄依然回到威公府當他的西席老夫子。

郭松齡近年來，身受鬼影子查玄的摧殘，元氣大傷，李中元愛屋及烏，送了他一粒「潛龍丸」，他反而因禍得福，從此步上人生坦途。

回到長安的第七天，金蛾妃子朱錦如帶着李愷正式前來拜訪李中元夫婦。

禮尙往來，第三天李中元夫婦少不得又去回拜金蛾妃子朱錦如，金蛾妃子朱錦如安排了一個機會，把簡又青帶進了她深閨秘室之內。

金蛾妃子朱錦如取出一隻內蘊靑濛濛光色的珠球放在桌上，以作照明之用。

簡又青目光與那珠球一接，便覺神智一陣迷糊，在她的感覺上只是那麼一刹那，其實她已有問必答的和金妃蛾子談了很多話，而她自己却是完全不知道。

金蛾妃子朱錦如問完她要知道的話，另外換上一個式樣相同的珠球，簡又青的神智便立時恢復了淸明。

這時，金蛾妃子朱錦如驚「咦！」「聲，語帶關切的道：「三妹，你怎樣呢？是不是有點不舒服？」

簡又青那種失神的感覺，對她而言只是一掠而過，全未在意，因此搖頭一笑道：「沒有什麼，只是好像彷彿了一下。」

金蛾妃子朱錦如凝目望着簡又青笑道：「你不是有了喜吧？」

簡又青被她這樣一說，羞得螓首一垂，同時也覺得心頭眞有嘔吐之感，不由暗忖道：「難道我眞是有了喜？」

這念頭，使嬌羞之中與起一片驚喜之色。

金妃蛾子看在眼裏，暗暗一笑，道：「三妹，你猜不猜得出大姊有什麼話和你說？」

簡又青對金蛾妃子心理上並沒有過份的負担，因爲她和金蛾妃子的一切交往，對李中元沒有絲毫秘密，換一句話說，他們夫婦是一裏一外的合力與金蛾妃子週旋着。

簡又青含笑着道：「有什麼話，大姊還是直說了吧。」

金蛾妃子朱錦如道：「三妹，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原來約定。」

簡又青點頭道：「小妹從未忘懷，不過，現在時候未到，希望大姊不要操之過急。」

金蛾妃子朱錦如笑哈哈的道：「妹子，大姊如果告訴你，我們前言作罷，一切算是過去了，從今以後，大姊再也不逼你做對不起中元的事，不知你能不能原諒大姊過去的不是，而和大姊眞誠相交？」

簡又青驚愕得張大着雙目，發了半天楞，說不出話來。

金蛾妃子朱錦如一笑道：「你不相信是不是？」

簡又青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大姊的決定來得太出人意料之外，小妹是高興得不知所措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微微的笑道：「還是有點不敢完全相信是不是？……」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面色一正，道：「大姊說過的話就算數，你看下去就知道了。」

簡又青會眞的相信嗎？當然「不」，她回去把這次談話和李中元提起，李中元也猜不透金蛾妃子朱錦如玩什麼花招。

如說金蛾妃子朱錦如費了如許心機。現在忽然自動放棄一切安排，那是誰也不會輕於相信。

但，事實上，儘管李中元他們夫婦對金蛾妃子朱錦如暗具戒心，而金蛾妃子朱錦如的表現，却是言行如一。

一貶眼就是半年過去，這時，李中元的二師兄曹百海與三師姊徐素秋，各用不同的身份，在長安定居下來，他們明的沒有和李中元住在一起，暗中却是聲氣互通，張網以待。

可是，很叫人失望，半年多以來，不管明的暗的，竟沒有一個人找上門來。

師兄弟們暗中會合在一起，曹百海搖頭皺眉：「老五，看來你這辦法要行不通了，這樣半年多來，不但新的對手沒有出現，連風聞要來找你的七殺島，天毒谷，冷魂宮……等，都消聲滅跡沒有了下文，大家似乎對你的『翠谷藏珍』都沒有了興趣，如果這樣下去，我却不願留在長安過這種紙醉金迷的生活了。」

徐素秋接着發表她的意見道：「你們看，他們是不是顧忌長安這地方乃是重兵所在之地的一方屏障，不敢無法無天，前來動手？老五，要不要搬到城外去，給他們一點方便。」

李中元道：「長安人烟稠密，最易隱密行踪，對心生覬覦之人，其實最爲理想，至於官兵的事，小弟請問三姊你，你會把他們放在心上麼？」

徐素秋一笑道：「以我們現在的身手，當然不會把他們放在心上了。」

李中元道：「由此可見，人家不到長安來，並不是畏忌長安的環境，而是別有原因……。」

話聲停了一停，星目微轉，緩緩環視一週，接着又道：「小弟近月來，派出了很多人，四出打聽，發現一件很奇怪的現象……。」

一語未了，徐素秋快口問道：「發現了什麼端倪？」

李中元道：「那些聞風而來的武林豪強，似乎並未掩旗息鼓，打消貪念，而是

改頭換面，隱姓化名，分佈在長安三百里以外的四週，梭巡不進。」

周吉人微微一皺眉道：「查出了原因沒有？」

李中元道：「小弟怕他們打草驚蛇，沒有要他們作進一步調查。」

曹百海道：「你現在準備怎樣辦？」

李中元道：「小弟想請二師兄和三師姊親自出城去查一查。」

曹百海點頭道：「好，我正想出去走一走。」

李中元道：「這次的事情，透着非常古怪，我們不能不謹慎小心，所以二師兄和三師姊最好結件同行，同時掩去本來面目。」

曹百海似是不願與徐素秋走在一道，劍眉微蹙，方待發言，徐素秋已搶先說道：「對，該我們自己去查一查，二哥，我們這就走吧！」

說着人已站起身來，便向外面走去。

曹百海心裏顯得不大願意，可是徐素秋已經採取了行動，他只好默默的隨在徐素秋身後走去。

周吉人看着他背影消失之後，一笑道：「老五，你看老二有點不大願意哩！」

李中元皺眉道：「他們原來不是很好的一對麼？為什麼二哥好像變了？」

周吉人道：「我也問過你二哥，他只說『沒有什麼』。」

李中元輕輕的一嘆，話鋒一轉道：「大師兄，小弟也出去看一看，長安一切，就請你主持了。」

周吉人道：「你帶不帶弟妹去？」

李中元微微搖了一搖頭，說道：「她近來身子有點不大舒服，我不準備帶她出去了。」

周吉人猶豫了一下，忽然問道：「老五，你那『潛龍丸』還有沒有？」

李中元道：「有，還有五粒。師兄問它做什麼？」

周吉人訕訕的道：「我想要一粒。」

李中元若有所悟的「哦！」了一聲，笑道：「小弟早就替你準備好了，明天叫又青給你送來。」

接着又輕聲叮嚀道：「不過，你們要特別小心，不能給李愷看出形跡來。」

周吉人不好意思地點頭道：「我們知道，你不要婆婆媽媽了吧。」

李中元一笑離開了周吉人，回到家中簡又青商量了一番，定好杜門謝客的藉口，當晚就化裝出了長安。

李中元心中腹案，是探查終南山與南五台山一帶，但他乃是有心之人，繞道遠出千里之外，然後，又再度易容化裝，折身而回。

他現在是裝成一個相當俊美的少年書生，天藍色的儒衫之上，扣着一朵水紅色的桃花，手中搖着一把藍色扇面的摺扇，風度翩翩，好一表人才。

那朵水紅色的桃花，就是他的標幟，——桃花秀士潘惜花在江湖上名氣相當大，他有着多方面的才識，也有着多方面的嗜好，更有着冷傲的習性，因此，待人接物時多半盛氣凌人，很少笑面相向。

所謂很少笑臉相向，並不是絕不以笑臉對人，而是要看對方是什麼人，值不值得他一笑。

李中元曾經見過桃花秀士這個人，而且替他結束了江湖生涯，因為他的身份與習性，正適合在這種場合出現，所以李中元借用了他的身份。

桃花是真的，扇子是真的，只有人是假的，但真人已死，絕不會弄雙包案，所以李中元有恃無恐。

桃花秀士是向來獨來獨往，李中元現在就一個人搖搖幌幌的到了子午鎮，落了店。

他一個人要了一座跨院，這也是桃花秀士潘惜花的習性。

當他洗盡一身征塵，正要到外面去用膳的時候，只見一個身着勁裝，背插雙筆的漢子，正昂首闊步向他院中走來。

李中元劍眉輕揚，星目帶煞，冷喝一聲，道：「找誰？」

那漢子望了李中元一眼，抱拳一禮，道：「在下鐵筆彭三，有禮物一份，書信一封，送呈潘大俠。」揷手入懷，取出一封書信，與一隻小錦盒雙手遞給李中元。

李中元望了那書信一眼，冷冷的道：「什麼人的來信？」他只望了一眼，却不伸手去接書信。

鐵筆彭三道：「請大俠看信便知。」

李中元冷笑一聲，說道：「你不能說麼？」

鐵筆彭三臉上隱隱升起一抹忿怒之色，但又懾於桃花秀士威名，終於忍氣吞聲的道：「大俠此行可是意欲前往長安？」

李中元冷眼一翻道：「要你問！」

鐵筆彭三道：「在下不敢，在下只是實話實說，向大俠有所陳明。」

李中元凝目望了那鐵筆彭三一陣，冷冷的道：「你有什麼話說。」

鐵筆彭三道：「敝東主有請大俠緩期三月，再往長安，並奉上明珠四顆，有請大俠笑納賞臉！」

李中元臉色一變，哈哈笑道：「你給我帶話回去，叫你們那東主少管本公子的事。」

鐵筆彭三道：「敝東主以禮而來，請大俠三思。」

李中元大怒道：「你可是在威脅本公子，去你的！」右手一揮，一股暗勁已向鐵筆彭三和身湧去。

鐵筆彭三功力本就差得太多，又想不到李中元翻臉就動手，當下一條身子便被彈得倒飛了出去，飛出院門之外，摔在地上，半天才爬起抱頭而去。

那封信和那隻盛有四顆明珠的錦盒，都跌落在地上，鐵筆彭三棄之而去，李中元更是不屑一顧，一聲冷傲慢笑，跨步出院而去。

李中元到外面用過晚飯，回到院中，只見那封書信與那隻錦盒，已經被人拾起，平正的放在桌上，同時旁邊多了一張字條。

字條上面寫着：「敝東主無意開罪大俠，大俠真要不聽勸阻，一意孤行時，前途多難，並此奉聞，尚請再思再慮。」

李中元就是不看那封信和開視那錦盒，一陣冷笑之後，伸手又把那信和錦盒撥落地上。

第二天，李中元照樣安步當車，一路

向長安行去。

行到中途一處僻靜之處，只聽一聲暴喝，飛身射落四條大漢，橫身擋住了李中元。

四人都是一色厚背鬼頭大刀，刀光霍霍，殺氣騰騰。

其中一個漢子，似是為首之人，豹頭環目，滿面橫肉，厲聲喝道：「你就是什麼桃花秀士潘惜花麼？」一副尋釁的姿態，咄咄逼人的樣子。

李中元傲然相對，冷冷的道：「你們既然認識本公子，還不與我讓開。」

那為首漢子哈哈一笑道：「別人給你三分顏色，你就要開染房了，今天老子們就要教訓教訓你！」

說着一揮手，但見刀光一閃，四把鬼頭大刀同時猛劈而到。

李中元哈哈一笑，展開手中摺扇，接住了四把鬼頭大刀。

那四個大漢武功不弱，又練了一套四人連環合擊之術，展開身手，攻擊得猛烈無比。

李中元裝龍像龍，他現在是桃花秀士潘惜花的身份，便只能按照桃花秀士潘惜花的功力為準與那四個大漢動手，不敢放手施為。

因此與那四個大漢劇戰了將近百招，才擊傷其中一個大漢，衝出他們合擊包圍，繼續上路。

他一路過關斬將，一連遭遇到三批人截擊，而截擊的人，也一批比一批強，他更表現得恰如其人，在功力與機智配合之下，履險如夷。

但是這樣一路打下來，第一天他只走四十里地，便天色已晚，只好在一座村莊之內借宿一宵。

當然，他可以急趕上路，可是他所為何來，人家不找他，他還要找人家哩！

時過三更，李中元驀地一震，坐了起來，窗外隱隱傳來輕微衣袂飄風之聲，接着，有人輕輕的叩着房門。

李中元冷問一聲，道：「什麼人？」

外面人聲應道：「是我，小妹燕燕，請開開門來。」

李中元聽那女子口氣，分明是桃花秀士潘惜花老相好之一，當下暗暗一皺眉頭，冷冷的道：「你來找我做什麼？」語氣是又冷又無情，任誰聽了，誰都會被氣得掉頭而去。

那名叫燕燕的女子一點不在意的格格一笑道：「我的親哥哥呀！你說我來找你會有什麼事，給你開心呀！」

李中元道：「少來煩我，你滾吧！」

燕燕若無其事的嬌笑道：「你這人呀，就是這樣，轉臉無情，……好了，好了，開開門來，小妹有件正經事情和你談一談。」

李中元擺足架子，於是打開房門，讓那燕燕進來。

李中元藉着天外微光，細細打量那燕燕，只見她除了長得美麗非凡之外，一顰一笑更是妖媚入骨，盪人心弦。

李中元淡淡的道：「你有什麼正經事可談。」

燕燕道：「小妹來勸你不要自找麻煩，硬往長安闖了吧！」

李中元面色一變道：「好呀！你也是他們一起的人……」

燕燕點頭截口道：「不錯，小妹是替他們來說話，可是你這樣下去，他們老頭子可要發火了，小妹可真替你担心。」

李中元冷笑一聲，道：「我桃花秀士怕過誰來。」

燕燕道：「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而是你到不到得了長安的問題。」

李中元道：「我就不相信我到不了長安。」

燕燕一笑道：「小妹請問你，你自認你這身藝業，比辣手仙姬羅金鈴如何？」

李中元嗤笑一聲，道：「羅金鈴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拚拚的話，最少也要拚他個三兩百招。」話的意思，就是說辣手仙姬羅金鈴縱然能贏得他，也非使出吃奶的力氣不可。

燕燕笑了一笑又道：「你比七殺島七指老兒又如何？」

李中元一怔：「你這是什麼意思？」

燕燕道：「辣手仙姬羅金鈴，與七殺島七指老兒，現在都服服貼貼的不到長安去了。」

李中元一翻眼道：「我不相信。」

燕燕輕笑一聲，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小妹這就領你去親眼一見好不？」

李中元心中暗喜，知道不虛此行，故意猶豫了一下，勉強點頭道：「去就去吧，……不過我可要把話說在前面，你要是騙了我，可莫怪我反臉不認人。」

燕燕格格嬌笑消：「小妹認識你又不是一天兩天，你這話不是說得多餘，咱們這就去吧。」

說走就走，李中元隨着燕燕回頭到了南五台，燕燕引他進入一座廟宇之內，不但見到了辣手仙姬羅金鈴和七殺島來的七指叟杜愕，並且還見到了許多武林之中知名之士。

像桃花秀士這一級身份的武林高手，在這廟宇之內，多了不說，至少總在二十位以上。

這時，李中元不免暗暗驚凜，背後問燕燕道：「他們既然去不成長安，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燕燕道：「信上不是說得清清楚楚麼，你還問我做什麼？」

李中元道：「我當時氣極了，根本就沒有看他們的信。」

燕燕說道：「事情是這樣的，他們固然阻止人家到長安去，同時也分四處地方，設立了四處招待所，招待相當身份的武林朋友，這裏，就是他們的招待所之一，你不見住在這裏的人，又那一個是無名之輩。」

李中元皺了一皺眉道：「那麼其他身份較次的人呢？」

燕燕道：「對不起，只有自己想自己的辦法了。」

李中元道：「住在這裏方便麼？」

燕燕帶着微笑道：「你要多方便，有多方便，聲色犬馬，只要你開口，這裏是有索必得。」

李中元又道：「來去受不受約束？」

燕燕道：「人家成立這招待所，是站在江湖同道道義上表示一份歉意，除了因

為設備不夠，無法一體接待外，凡是住進這裏的人，隨你高興來就來，高興去就去，你看，我們來了這樣老半天，可有一個人過來盤問過我們。」

話鋒一轉，接着又道：「你要不要在這裏住下來？」

李中元一笑道：「我夠資格麼？」

燕燕道：「凡是有資格接受重禮，接受請柬的人，就有資格住到這裏來。」

李中元搖了搖頭：「可是我已經和他們鬧翻了。」

燕燕道：「他們不會計較這些，老實告訴你，現在住在這裏的那些人，最初還不都和你一樣，心裏是不服不憤，最後才改變了態度。」

李中元依然搖頭道：「我嚥不下這口氣來。」

燕燕道：「你如果有意思接受他們的招待，住在這裏，小妹可以替你去向他們說，叫他們這裏的負責人，當衆向你道歉，你這樣總可順過氣來了吧。」

李中元目光一凝，注視了燕燕有頃，笑道：「我知道了，你就是他們請出來的說客。」

燕燕含笑點頭道：「小妹不否認，能有這個轉圜的機會，你又何必意氣用事，各走極端呢？」

李中元道：「也罷，看在你我過去的交情份上，我答應和他們消除敵念，但我有二個條件。」

燕燕嫣然而笑道：「什麼條件？」

李中元道：「第一個條件，向我當衆道歉。」

燕燕笑道：「剛才小妹已經說過，毫不成問題。」

李中元一笑道：「燕燕別答應得太快，我的第二個條件是誰向我道歉，我就要向誰領教一二，他勝得過我，我就此不再前往長安，如果勝不過我，我不希望再有人出來干涉我前往長安的事。」

燕燕聽了，毫不猶豫的點頭道：「沒有問題，小妹先替他們答應你了，現在我且替你安排一個休息的地方，你先休息片刻，小妹就去找他們來向你賠禮道歉。」

說着，便帶着李中元轉入一處有房有廳的靜院之內，讓他休息暫住。

李中元調息了片刻，用過早膳，燕燕又飄然而到，領他來到大殿之上。

這時，大殿之上已經聚集了十幾個江湖上知名之士，李中元把握住桃花秀士的性格，高傲不羣的只向大家微微一點頭，便算是盡了禮貌。

就在這時，只見一個年約六旬左右的錦袍老人迎着他走來，雙拳一抱，呵呵地笑道：「老夫南山隱豹許大釗為昨天失禮之事，特來向潘大俠道歉賠禮，尚請潘大俠賞臉恕罪。」

李中元暗暗一皺眉頭，知道這位南山豹隱許大釗在西北道上，可是相當有名的一方霸主，想不到這裏原來由他主持，這就難怪許多知名之士都服服貼貼了。

李中元維持着臉上的冷傲，抱了抱拳，道：「好說，好說，在下的意思想必燕燕姑娘都已轉告許老。」

南山隱豹許大釗一笑道：「老夫筋骨老邁，那裏是大俠對手，不過大俠既然有心賜教，老夫也只有捨命相陪了。」

李中元一拿架式，道：「許老請！請賜教！」這正是桃花秀士的為人行事，不喜歡廢話。

南山隱豹許大釗縱聲朗笑道：「老夫久聞潘大俠卓而不羣，今日一見，果然令人心折，老夫只有厚顏有僭了。」說着雙肩一晃，踏中宮，走洪門，當胸推出一掌，拍向李中元。

李中元身形一幌，南山隱豹許大釗收掌倒退了一步，原來，這只是禮貌上的虛招，表示他已經先出手了。

李中元暗暗一點頭，他却借勢跨步向前，「力劈華山」，遞掌而出。

南山隱豹許大釗再不客氣，立卽旋身揮掌相迎，和李中元打在一團。

刹那間，南山隱豹許大釗與李中元以快打快，一口氣下來，就是五十多招。

南山隱豹許大釗功力深厚，揮動拳掌，重如山岳，而且越打越重，猛不可當，的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高手。

李中元為要顧及桃花秀士的身份，當然不能放手施為，勉强支持了一百五十多招。看看已為桃花秀士爭足了面子，忽然幌身之下，從南山隱豹許大釗狂風暴雨般的攻勢裏，脫身退出一丈開外，搖手道：「許老功力過人，在下不是敵手，認敗服輸。」

他幌身退出戰圍，身法怪異，南山隱豹許大釗但覺眼睛一花，桃花秀士已遠出丈遠之外，頗為稱許的，收招哈哈一笑道：「大俠客氣，老夫多謝高誼盛情。」

燕燕飄身過來，掏出一條香巾，替李中元揩着額頭上汗水，柔情蜜意的道：「你就留下來吧！」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道：「我不是許老敵手，自然依言不再前往長安，要我在這裏逗留一個短時間倒是可以，不過……」

一語未了，南山隱豹許大釗一旁截口答話道：「只要大俠能接受老夫招待，那怕是只住一天，老夫也倍極光榮，至於，能住多久，老夫是主隨客便，悉聽尊便概不勉强。」

李中元於是順風扯旗，一抱拳道：「那麼在下就叨擾許老了。」

南山隱豹許大釗顯然事情很忙，畧與李中元週旋，便自告辭而去，把李中元交給了燕燕。

燕燕替他準備的住處，不是原來他休息的那二間房子，而是另一處陳設得非常精美的小獨院，此外，更有一個十六七歲的美麗丫頭供他使喚。

李中元住下來之後，心裏便担心着一件事情，担心燕燕晚上的糾纏，不知採取什麼態度才好。

燕燕顯然也是忙得很，安置好李中元之後，便沒有再來苦苦糾纏他，這倒叫李中元暗暗吁了一口氣。

李中元先是聲色不動的冷眼觀察，覺得住在這裏，確如燕燕所言，不但應有盡有，而且毫無拘束，甚至暗中也絕無監視的人，眞叫他想不透，那出主意的人用心何在？

不僅是他，凡是被南山隱豹許大釗供奉在這裏的人，莫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望明瞭個中秘密，也莫不致力於暗中

探查。

可是，李中元與他們談話之下，就是比他早來四五個月的，也和他這個現在才來的一樣，所知無幾，大家之所以留了下來，與其說是貪圖這裏的享受，不如說是一綫好奇之念，繫住了大家。

據說，整個的謎底，將在三個月之後的八月十五日揭曉。

欲明眞像，似乎只有等到八月十五日那一天來到。

可是，李中元能等麼？

李中元心中暗暗着急，但却無計可施，因為他已查出這裏「方負責的南山隱豹許大釗，也和大家一樣，並不知悉眞正內情。

就是不惜暴露身份，向他逼問，也是枉然。

因此他日受招待，心中却是煩亂如蔴，暗中感到對手的厲害和可怕。

這天，李中元正準備暫時放棄追查，先回到長安去再作計較，不料多日不見的燕燕忽然飄身而到，笑問李中元道：「小妹有一個朋友想見見你，不知你有沒有這個興趣？」

李中元心中一動，暗暗忖道：「他這朋友，莫非就是我想找的綫索？……」

他心中暗喜，但却以進為退的一搖頭道：「沒興趣！」

忽然，雙手一張，攔腰抱住她道：「除了你……」

× ×

桃花秀士潘惜花為人極是古怪，他和任何女人交往，例不過三，三次一過，便不回顧。

可是，說也奇怪，照他這種行徑，凡和他交往過的女人，非恨死他不可。

但是，事實完全相反。

她們不但不恨他，反而對他蘊藏着無比深情，希望有朝一日，終能打動他鐵石心腸，重溫舊夢。

所以桃花秀士潘惜花不僅是色狼，簡直是色魔，一旦落入他魔掌的女人，便被他魔力所惑，情甘効命，至死不悔。

人以名傳，桃花秀士潘惜花這種行徑，在江湖上反而大行其道，為之風靡傾倒的人，確實不少。

李中元此舉，正是燕燕望眼欲穿的願望，當下全身一軟，便完全投到了李中元懷中。

李中元輕輕的在她秀臉之上親了一下，準備先給她吃點甜頭，然後進一步從她口中套問內情。

詎料，燕燕迷糊了一下之下，忽然全身打了一個冷噤，輕輕推拒着李中元，道：「不，現在不行，他們在等小妹的回話啦！」

李中元原就在演戲，要他繼續演下去，他自己都有點惡心，這一來，還好！當下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去你的！」雙臂一抖，硬把燕燕嬌軀推得飛了出去。

燕燕身子落地而起，一聲驚啼，撲回李中元懷中，不住的哀求道：「我的親哥哥，你不要生氣，現在實在不行，過了時間，你不但見不到他，而且，對你我都不好……。」話聲一頓，便伏在李中元懷中哭泣起來。

李中元「哼！」的一聲，道：「誰要見他。」

燕燕心中懷着一份歉疚，不打自招的，悄聲道：「你不是到處打聽一個人麼？小妹要帶你去見的就是他。」

李中元暗中好不高興，但他不能就此轉意，又裝腔作勢，使了半天脾氣才在燕燕的苦苦哀求之下，勉强的點了一點頭道：「好吧，我就隨你去見見他吧！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燕燕道：「什麼條件？」

李中元道：「不管他是什麼人，也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我要他親自相迎。」

燕燕道：「這一點不要你說，他也會親自相迎，你只怕不知道，他老人家對你非常器重啦！」

李中元傲然一笑道：「我要沒有過人之能，我會提出這種條件來麼？」

李中元隨着燕燕走出招待所，不過百十丈遠，轉入一個山坳，停在一棟茅屋之前，輕聲道：「到了，你看，他老人家不是已在門口相迎了麼。」

李中元抬眼望去，只見這座茅屋一閞三間，站在外面就看見大廳，廳前正站着一個花白鬍子的清癯老人向他點頭微笑。

李中元悶聲不响，雙肩一幌，左手一探，疾向那清癯老人抓了過去。

燕燕急得驚叫一聲，道：「潘大哥，不可無禮。」

李中元出手神速無比，燕燕叫聲出口，李中元的五指已搭上了那老人腕脈……

驀地，但見那老人手指一翻，原是李中元搭住他腕脈的，却等於送手向前，被那老人握個正着。

但那老人雖然握住了李中元來手，却未稍吐內力，只是輕輕的握住而已。

李中元出手襲擊，雖然未盡全力，但已非一般武林高手所能抵擋，出手就被那老人握個正着，那老人的眞才實學，可以想見，李中元不由得暗中驚凛不已，相信這老人就是眞正主人了。

這時，那老人握住李中元來手之後，忽然和藹的呵呵一笑道：「不要緊，你難道沒看出潘老弟，只是有心相試麼？」說着，已是放開了李中元手腕。

李中元楞了好半天，才訕訕的一笑，抱拳為禮道：「在下失禮，請前輩海涵。」心服之下，還帶着三分驕傲之氣。

那老人微微一笑，肅容道：「豈敢！豈敢！潘老弟請。」

進入廳中落座，李中元默運神功細察暗中是否另有埋伏之人，結果，並無所獲，似乎就只有他們三個人。

這時，那老人向燕燕微微一笑道：「聽說你很會做菜，廚下有現成的材料，今天我們就看看你的手藝吧！」話說得很和氣，有如家中相處一般，怎樣也看不出，他是不懷好心的人。

燕燕欣然領命轉到廚下後，那老人又是微微一笑，道：「聽說你老弟四出打聽，老夫這次請你們大家暫為老夫座上客的原因，你老弟可是眞想知道其中內情？」

李中元道：「前輩可是有意相告？」

那老人點頭道：「老夫正有此意，不過……老夫說出其中原委之後，希望老弟能與老夫携手合作，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

事，以其不負老弟這身過人的才學。」

李中元謙虛之中，帶着自負的口吻，一笑道：「彫虫小技，見笑大方，那堪前輩靑眼謬賞。」

那老人笑了一笑，說道：「那你是答應了？」

李中元道：「既蒙前輩如此推重，在下敢不遵命効力，只是在下習於四海爲家，任性無羈生活，因此不願身負重任，關於這一點，不知前輩能否特別體諒，不加約束。」

那老人帶笑沉思有頃道：「老弟的爲人，老夫完全淸楚，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所以老夫與人合作，一向是不拘小節，唯才是問，老弟既然這樣說，老夫就不以普通俗務冒瀆你老弟好了。」

說着，話聲一頓，望着李中元微微而笑，顯然下面另有文章。

李中元已看出這老人雖然滿面和氣，骨子裏却眞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老奸巨滑，陰惡險毒的東西，因此，也回望着他，先聽他的。

那老人「咳！咳！」乾咳了兩聲，一笑接道：「老弟，你既然不願身負實際領導責任，老夫就請你將你獨門絕學『悅女偸心』，與『仿古造僞』的二項絕技，傳授給幾個年輕人如何？」

李中元眉頭一皺，他又不是桃花秀士潘惜花，那裏懂得什麼「悅女偸心」和「仿古造僞」兩項絕技，微一猶豫之下……

只聽那老人呵呵一笑道：「本來這種請求，在武林之中有乖常情，不過老弟要知道，我們是在合作共創一番事業，那就不是僅憑個人藝業，單槍匹馬，所能達到目的，因此我們必需要有多數的各種人才，向各方面推進發展，才能一舉成功，老弟心中如果存有挾技自珍之念，那就最好能够改一改，嘿！嘿！嘿嘿！……。」笑聲裏已是隱隱透出了肅煞威凌之意。

李中元還沒摸淸這老人底緒，當然不能就此和他翻臉，接着一笑道：「在下對於這一點倒是看得開，只是在下不耐久居一地，這傳藝工作……」

那老人一笑道：「老弟放心，這一點老夫早替你想到了，老夫只要你抽出三個月時間，先教授老夫早已挑選出了的十二個聰明易學的少年人，以後，就完全由他們負責了，至於你老弟慨將絕學相授，老夫除了替你記名列功之外，並且現在就委你老弟爲八大令主之一的逍遙令主，任你遨遊自在，予取予求，你看，這樣可不可以。」

李中元驚喜出聲，道：「無功不受祿，在下……。」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夫一向用人唯才，你也不要推辭了。」

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面三角金牌托在掌中，面色一正道：「逍遙令主受職領憑！」

李中元伸手去接，身後已傳來燕燕的喝聲道：「潘大哥，受職領憑，應行三拜九叩大禮！」

李中元心中實在不願意，但又無可奈何，只有依言行了大禮，領過令主金牌，改稱屬下。

這時，燕燕已將酒菜送了上來，那老人却站起來，向燕燕道：「你好好的侍奉潘令主，老夫走了。」

那老人走的時候，露了一手絕世輕功，身形離地拔起五寸多高，脚不點塵，飄飄蕩蕩，一出去就是二三十丈，轉入山後而去。

李中元巧獲奇緣，在武功上有着令人想像不到的收穫，這時却看得暗暗心驚，自問不如。

回過頭來，燕燕正笑眼瞇瞇的望着他笑道：「要不要謝謝小妹。」

李中元一翻俊目道：「謝你？」他不是假的迷惑，實在想不出該謝她的理由。

燕燕抿嘴輕笑道：「你平地靑雲，一步登天，現在是令主的身份了，不謝小妹，謝誰？」

李中元「哦！」的一聲，道：「該謝！該謝！只是，我這金令能値幾文錢，剛才那位老人家又是什麼身份，我還一點不知道呢。」抓住機會，打蛇隨棍上了。

燕燕倒身偎在他懷中，悄聲細語道：「他就是小妹向你說過的『老頭子』呀！你沒想到吧！」

李中元一震，說道：「他就是『老頭子』！……。」

接着雙眉一皺，又自言自語道：「只怕不是吧！他要眞是老頭子，爲什麼不在總壇召見我呢？」

燕燕道：「你不知道，他老人家向來不講究排場，所以不擇場合。」

李中元道：「他是不是因爲組織太小，見不得人，所以才不講究排場的吧！」

燕燕一笑道：「組織小！你要這樣想的話，那你就完全錯了，不說別的，就拿這次不准武林朋友進入長安一事來說，這件事動用的人力物力該不算少吧！其實眞正負責的人，只是和你同樣身份的一位令主，老頭子不過是偶爾來看看而已。」

李中元中心暗暗吃驚，想不出他這組織有多大，正待進一步探詢時，燕燕已是一笑道：「菜都快冷了，快吃吧，吃完飯，我們也就要上路了。」

李中元一怔道：「要到那裏去？」

燕燕一笑道：「你不是已經答應了老頭子當三個月老師，小妹就是陪你到那裏去！」

李中元苦笑一聲道：「現在就去？」

燕燕道：「照老頭子的意思，我們明天就得趕到地頭，後天，你就要開始教學了。」

李中元嗟嗟！兩聲，道：「眞是一個急驚風的人。」

燕燕催着李中元用完飯，兩人立時下山，兼程趕路，一陣急趕之下，傍晚時分，到了驢馬店，用過晚飯，外面天色已是一片漆黑，燕燕忽然又催他繼續上路。

李中元不高興的道：「我不願意晚上趕路。」

燕燕笑道：「趕路的不是我們，我們只要坐在轎子上就可以了。」

李中元被燕燕說得笑了起來，只好繼續上路，走出城外，只見路旁果眞有二乘轎子在等着他們。

轎子四週封得嚴嚴密密，坐在轎內，不但看不見外面的景物，連外面的音響都聽不大淸楚。

轎行如飛，但又平穩非常，不知不覺之間，忽然睡意襲來，李中元竟然呼呼的睡着了。

這一覺睡得好香，一覺醒來，外面已是大天亮，轎簾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被打開了，山風拂面，令人神淸氣爽。

燕燕叫住轎夫停了下來，招呼李中元和他一同步行。

可是步行不到一里地，穿過一片樹林，只見眼角一亮，現出四五十棟房子，星羅棋佈般散置在「巫山谷中。

身後的轎夫，自行離開了他們，燕燕帶着他東轉西彎，最後停在一棟矮牆紅樓之前，道：「到了，這棟房子就是我們今後三個月的天下。」

燕燕每次說話，都給人一種驚訝不置的感覺，李中元直覺的反應道：「『我們』？也有你一份？」

燕燕笑道：「沒有我，你挨得下三個月去麼？」

李中元也是一笑道：「你難道不知我的慣例！」

燕燕道：「在這裏，你只怕得將就將就了。」

談話之間，兩人已經跨步進了院門，跨入院內，只見兩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人，躬身相近。

屋內陳設得非常華麗，除了臥室，書房，客廳和練功房外，還有四間大房子，據燕燕告訴他，那四間大房子，就是他教學的場所。

這倒好，用不着走出去，學生會自動前來聽講，眞是設想得週到。

奇怪的是，自他來到之後，除了那兩個少年人外，就沒再見到另外別的人，以他令主的身份，竟然也沒有一個管理人來拜見他，這似乎太不近情理了。

這裏好像是，各有各的天地，似乎誰也不互相往來。

用過晚飯，燕燕準備了兩杯香茗，和他併排的坐在庭院之中，欣賞着天上的彩霞，與計算着初現的星星。

這時，李中元一面應付着燕燕，一面暗自計算着今天晚上如何採取行動？摸淸這裏的底細之後，如何急流勇退？逃回長安去。

因爲，到了明天，他是非露出馬脚不可，他又不是眞的桃花秀士潘惜花，那裏懂得什麼「悅女偸心」與「仿古造僞」之術。

就在這時，燕燕忽然身子一靠，偎到他懷裏，悄聲道：「好了，我們得談談正經的了。」

聲音出奇的冷酷，像是換了一個人，李中元愕然失驚，右手一抬，便壓在她丹田大穴之上。

燕燕輕笑一聲，道：「我想提醒你一句話，別忘了，是我自己送過來的！」

李中元「啊！啊！」兩聲，他知道燕燕的話不完全是嚇人，她要沒有相當的把握，她會自己把命送上來麼？

李中元心中一窒，只聽燕燕又輕輕的道：「就這樣抱着我，顯得親親熱熱！」

李中元這時心中一動，暗忖道：「此女莫非她有她的打算？」

此念一生，李中元一顆心便慢慢恢復了鎭定。

燕燕悄聲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老實說來。」

李中元心裏雖然已經有了準備，但穩重的不動聲色道：「你道我能是誰？」

這話回答得很技巧，可以說是根本不承認自己不是桃花秀士潘惜花，也有含着要她猜猜自己是什麼人的意味。

燕燕冷笑一聲，道：「你自己爽快的說出來吧，說不定本姑娘可以指給你一條逃生明路。」

李中元考慮了一下，既然假不過去，何不率性道出眞名實姓，也好有本錢和她談條件，當下老老實實的道：「我說我是李中元，你相不相信。」

燕燕輕吁一聲，說道：「算你沒說假話。」

李中元暗吃一驚，道：「你早就知道我了。」

燕燕道：「不敢自己臉上貼金，我只是相信你的話。」

李中元道：「老頭子知不知道我不是桃花秀士？」

燕燕道：「目前還不知道。」

李中元道：「你爲什麼不告訴他？」

燕燕道：「告訴他我有什麼好處？」

李中元道：「你可以邀功領賞呀！」

燕燕「哧！」的一笑道：「這是你們男人的想法。」

李中元道：「你的想法呢？」

燕燕道：「我要你的那朶桃花和摺扇，同時，外帶『潛龍丸』一顆！這不算過份吧！」

李中元聽他提起「潛龍丸」一事，只差一點沒有失驚跳了起來，自己以爲外人不得而知的事情，想不到這位燕燕全知道，當下不由得一愣。

燕燕不放鬆的語聲一冷道：「捨不得是不是？」

李中元輕嘆一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燕燕道：「我就是我，多餘的話不必談，乾脆說，我要的東西，你給不給？」

李中元已是別無選擇，只好一點頭道：「現在，我只能將這朶桃花和這把摺扇交給你，至於『潛龍丸』我沒有帶在身上，所以只能暫欠。」

燕燕顯得出奇的豪爽，一點頭道：「好，就這樣說，你欠我一顆『潛龍丸』，希望你逃得活命之後，替我送到一個地方去。」

接着，又把交付「潛龍丸」的細節，告訴了李中元，然後，咬着李中元耳朶道：「抱我回房去。」

李中元現在只有遵命行事的份，整個的事情，因變化得太突然，叫他無從着手，把燕燕抱回房中，燕燕要他關好房門熄去燈，忽然又要李中元把全身衣服脫得精光。

這時，李中元實在不得不說話了，一怔道：「你到底弄什麼鬼？」

燕燕一笑道：「別盡往邪裏想，脫下衣服來，我自有道理。」

李中元被她說得，只好遵命脫衣，同時，只見燕燕也在一旁把自己的衣服脫了下來。

（未完）

七代劍

刀芒冷冽罩英豪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潛水游進鐵船幫總舵，在水上行宮外窃聽得越西鴻和小辣椒說及那口無鋒寶劍被藏進秘密室中，戚明星遂又潛往越西鴻居住地方，在院外制服兩處守哨，騙過數處卡樁，終於到達越西鴻寢室，就在他找尋秘室入口，越西鴻已回來，命守衞往召被擄的慕容燕侍寢，戚明星只好躲身床底，未幾，守衞在室外報告有兩處巡哨被挑，越西鴻猜想戚明星已潛踪進來，下令搜查中院，慕容燕向越西鴻詢問戚明星何以叛變，越西鴻遂將如何命戚明星往刺王捕頭及試其心跡之事說出——

慕容燕道：「這次他來幹什麼？」

越西鴻道：「打算行刺老夫吧。」

慕容燕道：「我看不是吧？他一個人孤掌難鳴，逃命猶恐不及，怎麼還敢前來行刺？」

越西鴻沒有再開腔，只聽一陣穿衣之聲過後，便見他伸脚下床，說道：「妳起來。」

慕容燕嬌慵地道：「幹麼？」

越西鴻道：「老夫要出去看看。」

海容燕打了個呵欠道：「那你就出去便了，我睡我的覺……」

「妳不能在此睡覺！」

「為什麼嘛？」

「妳起來吧！」

「你要我光着身子出去？」

「妳可以再穿上那個袋子。」

「哪裏去？」

「妳暫時回那間房子——」

「什麼？你仍然要把我囚禁在那間房子？」

「妳聽我說吧，今夜妳暫時回那房子，明天我派人打掃一間廂房供妳居住。」

「唉，在此睡得好好的為什麼——」

「少嚕嗦，快起來！」

慕容燕很不情願的起來了。

她光着身子走去拾起那個布袋，穿到身上，然後以背向越西鴻道：「替我扣上鈕扣！」

越西鴻替她扣好鈕扣便拉着她開門走出去。

躲在床下的戚明星，這才透了一口氣，心中暗忖道：「好了，成敗就在這一段時候了！」

正想爬出繼續尋找「九陰地心室」的入口，忽聽天井上響起：

「怎麼樣？」

長尾鷄的聲音答道：「宇文兄等十一人已經起來在院中搜索了！」

越西鴻道：「好，你先帶這位慕容姑娘回房，然後立刻回來！」

「是。」

長尾鷄於是帶着慕容燕走了。

戚明星本已爬出床外，一聽越西鴻命令長尾鷄帶慕容燕回房，忖度越西鴻可能會轉回房中，連忙又滾入床下隱伏起來。

果然不錯，越西鴻又返房中來了！

只見他關上房門後，隨即走到那座衣櫥前，蹲身拉開衣櫥下方的一個大屜，伸手入屜——

「卡達！」

一聲輕響之下，衣櫥門登時分左右張開了——原來開關就在那大屜中！

越西鴻推上大屜，起身抬脚跨入櫥中，當整個身子隱入櫥內之時，又聽「卡達！」一響，衣櫥門即慢慢復合，恢復原來的樣子。

不用說，他是進入「九陰地心室」裏去了。

但是，他在這個時候進入「九陰地心室」幹什麼呢？

莫非擔心那口無鋒寶劍被竊，是以進入「九陰地心室」看守？

戚明星想到這裏，面上不禁露出微笑來，暗暗說道：「老賊頭，我倒看你能守住它多久！」

他靜靜的伏在床下，等待着機會。

約莫過了一刻時工夫，忽聽衣櫥內又響出「卡達！」的一聲，衣櫥門又分左右啓開了！

越西鴻由櫥內跨了出來。

他一跨出櫥外，即又拉開下面的大屜，按動機鈕關上衣櫥門，然後走出去打開房門。

適於此時，只聽一陣步聲由天井上響

到，旋聞長尾鷄說道：「幫主，屬下已將慕容姑娘帶去那間囚房了。」

越西鴻「唔」了一聲，接着問道：「發現那小子沒有？」

長尾鷄答道：「沒有，大家仍在全力搜索，不過那洪發和賴二痲子已經找到了，他們也被點了睡穴，被那小子藏在削壁邊上。」

越西鴻道：「果然是那小子？」

長尾鷄道：「是的，據賴二痲子供稱：那小子先擊昏了洪發，然後威脅他說出通過五道崗哨的口號，再經把守第二，第三，第五崗哨的三個兄弟證實，那小子確已冒充洪發混入總舵之中。」

越西鴻沉聲道：「傳令下去，務必在天亮之前將那小子找出來！」

「是！」

「還有，將那賴二痲子，發交刑堂處置！」

「是！」

長尾鷄汪雁天又走了。

越西鴻就在房門口站着，毫無離開之意。

又過了一會，只聽「紅面猴聞一多」的聲音在臥房外面響起。

「幫主，屬下等已將中院找遍了，並未發現那小子的踪影。」

越西鴻問道：「外院呢？」

聞一多道：「亦無發現。」

越西鴻以嚴厲的語氣道：「那小子毫無疑問已混入總舵，不可能找不到，傳令加緊搜索！」

「是。」

「慢着！」

「幫主還有何吩咐？」

「如發現那小子，只可打傷他，不准傷了他的命！」

「是。」

紅面猴聞一多也匆匆而去。

又不久，長尾鷄汪雁天回來了，他向越西鴻禀報道：「屬下已將幫主的命令傳下，那賴二痲子也擒交刑堂收監了。」

越西鴻輕嗯一聲，道：「你看見燕護法沒有？」

長尾鷄答道：「有的，他也正在各處參加搜索，幫主要見他麼？」

越西鴻道：「你先去他房中搜一搜，如未發現那小子，再請他來一下。」

長尾鷄應聲疾去。

一會之後，鐵船幫的護法——戚明星的師父——賽諸葛燕靑雲到了！

他是個面貌清癯，帶有幾分斯文的老人，但這幾分斯文却掩遮不了他那滿臉的陰沉之氣，他是個十分陰沉而又十分冷酷之人。

越西鴻一見他來到，就先開口笑道：「燕護法，令徒可眞有一套！」

賽諸葛燕靑雲拱手一禮，神色冷靜地道：「他已非屬下之徒，幫主逮到他，儘可將他處死！」

越西鴻含笑道：「你忍得下心麼？」

燕靑雲道：「幫主若認為屬下與他尙有師徒之情，等下逮到他時，由屬下來處置便了！」

越西鴻仰頭哈哈大笑道：「燕護法莫多疑，老夫對你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燕靑雲淡淡一笑道：「既然如此，幫主召見屬下有何指示？」

越西鴻道：「你是我的護法軍師，今有外敵侵入，難道不該跟隨在我身邊？」

燕靑雲笑了。

越西鴻笑道：「上次，你我白跑了一趟莫邪島藏虎崖，此番逮到他，可得好好問一問，再不能上他的當了。」

燕靑雲點點頭。

越西鴻道：「小辣椒說他將在明晚潛入九龍潭，沒想到他今夜就來了，不知他怎能這樣快就來到此地？」

燕靑雲道：「昨天夜裏和今天晚間，可有船隻駛入總舵？」

越西鴻道：「有的，昨夜有一艘，今晚也有一艘。」

燕靑雲道：「那麼，他必是附在船底混進來的。」

越西鴻恍然道：「不錯，不錯，只有附在船底才能這樣快來到此地！」

燕靑雲道：「小辣椒此刻何在？」

越西鴻道：「我已派人送她回後宮去了。」

燕靑雲道：「那麼，屬下猜想他可能正在後宮！」

越西鴻面色一變，道：「他去後宮幹麼？」

燕靑雲道：「找小辣椒算帳。」

越西鴻頓足叫：「不錯，咱們快去看看！」

身形一騰，好像一朵黑雲飄上屋頂，朝後宮疾掠而去！

燕靑雲一提長衫，也跟着縱身上屋，隨後趕去……

×　×

躲在床下的戚明星把他們的談話聽得一淸二楚，這時聽得他們已趕往後宮，覺得機不可失，立即爬了出來，趨至衣櫥前，拉開了下面的大屜。

屜內，放着幾件衣服，他拿開衣服一看，只見屜底並無任何機鈕，伸手一摸屜上，才發現機鈕設在屜的上方，當下用力往下一按——

「卡達！」

一聲輕響應手發出，衣櫥門緩緩而開了！

他不敢怠慢，一見櫥門已開，連忙將大屜推入，隨即起身跨入櫥內。

櫥內掛着七八件衣袍，他撩開衣袍，伸手四下摸索，又在櫥上方摸着了一個機鈕——

「卡達！」

衣櫥門關上了。

他頓時置身於一片黑暗中！

向前跨上一步，再伸手一摸，發覺面前擋着一堵鐵壁，不過他再摸之下，就發覺鐵壁是一扇活動門，他用力一推之下，鐵門就開了。

鐵門裏面，是一間小小的密室，只有五尺見方，四面均是平滑的鐵板，好像一個鐵箱，但頂上嵌有一顆夜光珠，鐵門的右側上，露出一支小扳柄，此刻小扳柄往上翹起。

「這一定是進入『九陰地心室』的一個開關了！」

他心裏想着，伸手握上小扳柄，往下

一扳，只覺整個密室一動，繼之慢慢的往下沉去。

他人站在密室中，當然看不見往下沉的情景，但他的確感覺到，密室正在往下沉！

原來，密室是一間受機關控制的升降房！

九陰地心室在百丈深的地下，要進入裏面，當然要往地下沉去，但他仍然感到萬分驚奇，因爲他想像不出越西鴻是怎樣在百丈深的地腹之中闢出一間「九陰地心室」以及怎樣設計出這種升降房的。

不過，他現在可不去想這些問題，他現在想的是那口無鋒寶劍——

它是否在「九陰地心室」中？

當我拿到它時，要怎樣安全的逃離鐵船幫？

後面這個問題才使他憂慮不安，因爲他覺得在越西鴻已發覺自己闖入幫中總舵的情况下，要想逃離總舵九龍潭簡直比登天還難！

升降房繼續下降着……

忽然，他聽到「嘰！」的一聲，只覺升降房已停住不動了！

「哦，已經到了？」

他輕輕的拉開鐵門，視線瞥處，但見眼前是一間十分寬大的圓形地室，由於室中一角設有一座燈枱，一盞大琉璃燈正亮着，因此室內的一切可以一覽無遺。

這間圓形地室，無疑的就是「九陰地心室」了，它的四面是用靑石磚堆砌而成的，初看倒很像是一個特大的井底，因爲中間有水，水很淸冽，似爲地泉。

那泉水顯然其寒無比，戚明星一拉開鐵門之際，就覺有一股寒氣迎面撲來，那股刺骨砭肌的寒氣，使他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

他不禁吃驚的暗自忖道：「怪不得名叫『九陰地心室』，這裏面，果然冷得可怕，……」

他畧一遲疑，才舉步小心的跨入室中，目光一掃全室，赫然發現「九陰地心室」的左側牆壁下站着一個赤身露體的女人，不禁大吃一驚，差點叫了出來！

那的確是赤身露體的女人！

看她年紀，約在雙十左右，容貌體態均很不錯，但身子僵直的倚立着，睜大的一對眼眸直視不動，看上去就像一具殭屍鬼！

戚明星震駭欲絕的瞪視着她，失聲道：「妳——妳是誰？」

那女子不答也不動，猶若木雕泥塑之人！

戚明星覺得奇怪，再定睛一看，才看出那是個已死去的女子，心中更是驚疑，暗忖道：「原來是一具屍體，可是……越西鴻把一具女人屍體，弄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他的視綫由室左轉到室右，只見右側靠泉水之處，擺着一張石板床，床上放着一口劍。

他只看一眼，就認出那是無鋒寶劍不錯，但他沒有立刻走去取劍，他又把視綫轉回到那具屍體上。

那女子顯然已死多時，但因「九陰地心室」的寒冷，使她的屍體得以保存原狀，而且寒冷之氣僵凍了她的身子，使她能够直立而不倒。

他忽然想起了剛才躲在越西鴻床下時，所聽到的「紅面猴闞一多」與「長尾鷄汪雁天」的兩句對話——

「昨天刼來的那九個美女，個個都有一副花容月貌，要是幫主肯每人施捨咱們一個，那該多好！」

「哈，闞兄最好趕快死了心，幫主這次派人刼來的這九個處女，是要作練功用的……」

難道說，這女子便是昨天遭刼的九個處女之一？但她怎麼死了呢？越西鴻用她來練什麼功夫？

想着，想着，他不覺移步向那女子的屍體走去，走到屍體跟前，立刻看出端倪來了！

女子的下身有血漬，那是被強暴的痕跡！

雪白的酥胸和腹部，各有一個很顯明的紫黑色掌印！

他禁不住心中的好奇，伸手去摸摸那兩個掌印，只見其膚肌冰凉堅硬，好像摸着一塊冰似的，不由懍然心驚，暗忖道：「從這兩個掌印上看，這女子分明被越西鴻先姦後殺，但越西鴻發出的兩掌，是屬於何種功夫呢？」

他回頭看看那張石板床，心中頓有所悟，又暗暗說道：「是了，越西鴻練的是一種極爲陰毒的掌功，他專採女人之陰氣，練九陰之功，他殺死這女子，必是坐在那石板床上隔空發掌的，看這兩個掌印，他所練之功顯然已有相當火候了！」

想到越西鴻的殘無人性，胸中怒火熊熊直冒，忍不住開聲罵道：「越西鴻，你這個老混蛋，你總有一天不得好死！」

但現在不是衝動發怒的時候，現在最要緊的是趕快取回寶劍，在越西鴻尙未發覺之前逃出這間「九陰地心室」，萬萬不能使自己成爲甕中之鼈！

於是，他一個箭步跳過地泉，落到石板床前，拿起那口寶劍，匆匆返回升降房。他將升降房中那支小板柄往上一推，升降房果然就往上升了！

得回寶劍，他反而開始緊張起來，心裏暗暗祈禱，道：「神啊！請你保佑保佑，千萬不要讓越西鴻在這個時候回到房中來！」

×　　×

越西鴻剛好就在這個時候回到房中來了。他在房中坐下不久，賽諸葛燕靑雲跟着進入他房中，說道：「仍無發現，可能已逃入九龍潭了。」

越西鴻冷冷一笑道：「不，他一定尙在總舵之中，可能藏在某一間房子裏！」

燕靑雲道：「但十二生肖和第二守衞隊已將中院和外院尋遍——」

越西鴻截口道：「也可能混跡於衆嘍囉之中！」

燕靑雲道：「幫主要不要召集全幫兄弟逐一察看一下？」

越西鴻想了想，搖頭道：「暫時不必，老夫已下令封鎖全島，他想逃也逃不了了，等下天亮的時候，咱們親自去找一找，老夫不信會找不到他！」

燕靑雲道：「他此番潛入總舵，目的

是在竊回那口寶劍，幫主只要看住那口寶劍……」

越西鴻微笑道：「那口寶劍藏在一處很安全的地方，他拿不到的！」

燕靑雲注目問道：「是否在那『九陰地心室』中？」

越西鴻點一點頭，說道：「不錯，你看他能够進入那『九陰地心室』麼？」

燕靑雲笑笑說道：「當然不能，不過若能引誘他進入『九陰地心室』，豈不更佳？」

燕靑雲道：「那小子以前曾經到過中院，知道幫主住在這間房中，他可能想到那口寶劍藏在此房，如果幫主暫時離開此房，故意給他侵入的機會……」

越西鴻點頭笑道：「此計甚妙，但老夫得先進去取出寶劍才成——你且去通知十二生肖，叫他們分出一半去外院搜索，好讓那小子有機會潛入中院來。」

燕靑雲應是而去。

越西鴻起身跟去關好房門，然後才轉去那座衣橱前蹲下，拉開了下面的大屜，伸手進入屜內——

「卡達！」一聲，衣橱門緩緩開了！

就在這時，他突發覺橱中有異，心中大驚，但他反應很快，立卽就地一仰身，一個觔斗翻了出去！

「砰！」

一聲巨响之下，戚明星衝出才啓開一半的衣橱門，手中寶劍一吐，朝地上的越西鴻猛點過去！

換了旁人，要在倉卒間避開這猝然而至的一劍頗不容易，但越西鴻畢竟是個當今武林有數高手之一，對敵經驗極爲豐富，只見他一個觔斗翻出之後，順手掬起一個鼓凳，朝後猛抛而出！

於是，戚明星吐出的一劍正中鼓凳，只聽「拍！」的一响，整個鼓凳立告粉碎，好像在空中炸開的一個大炮竹！

戚明星「博浪一擊」無功，心中暗叫一聲「可惜」，忖度再發劍出擊未必能得手，當卽一個飛撲，砰然破窗飛了出去。

現在，他已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有硬闖一途了，他希望能够殺開一條血路闖出中外二院，若能逃入九龍潭中，憑着自己精湛的水性，或許有一綫生機。

所以，他一飛出越西鴻的臥房之後，立卽再一仰身，翻上屋頂，向外院疾掠！

「抓住他！抓住他！別叫他跑了！」

越西鴻緊追而出，大叫大嚷起來。

其實，這時的「十二生肖」尙在中院各處搜索，他們一聽到越西鴻的房中發出「砰！」然一聲巨响，就知房中有變，立卽由四面八方向越西鴻的臥房圍了過來。

因此，戚明星才掠出數丈，迎面便有二人攔到，這二人也是戚明星熟悉的人物，一個叫「笑面虎尹武亮」，一個叫「四脚蛇葉明豐」，都是「十二生肖」中的人物，前者雙手執着一對獨門武器——用精鋼打造而成的「虎爪」，後者的武器是一支峨嵋刺，他們一見到戚明星，立時大喝一聲，雙雙猛撲上前，虎爪與峨嵋刺齊出，朝戚明星頭上罩下！

戚明星手中寶劍仍未出鞘，他容得對方三件兵器襲臨頭上之際，才突然使出絕招，振劍點出。

這一劍，正是得自「瀛洲居士」的「一針見血」，他決定速戰速決，故一開始便使出絕招。

瀛洲居士的這一招劍法，名雖謂「一針見血」，其實藏的變化絕不止於「一」，它的妙處在於一劍點出時，能由點而化爲遠削，近劈，橫砍，直刺，端的神妙無方，令人不知如何招架。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一瞬間空中劍花錯落，便聽「笑面虎尹武亮」和「四脚蛇葉明豐」同時發出一聲慘叫，雙雙由屋上栽了下去！

屋上，留下了兩隻手腕！

一隻手握着一支虎爪。

一隻手握着一支峨嵋刺。

是用劍鞘砍斷的！

戚明星這才領畧到「一針見血」的神妙，胆氣爲之一壯，但他還是不想戀戰，一看「笑面虎」和「四脚蛇」跌落下去，當卽頓足疾起，向對面一座屋上掠去。

只要到了那屋上，再越過數丈外那道高牆，便可脫出中院到達外院。

但他的雙脚剛剛落到屋上瓦面之際，突見一人由對面屋脊縱出，厲叱道：「下去！」

一隻手掌挾凌厲勁風，倏忽攻到他面前！

戚明星本來可以躲過這一掌，但當他看淸了對方的面貌時，他怔了一下，就因這一怔而使他肩上「砰！」然中掌，整個身子被對方強力一撞之下，頓時由屋上栽落地上，還好他及時一側身形，卸去了對方大半力道，因此幸未受傷。

出手襲擊他的，是賽諸葛燕靑雲——他的授業恩師！

燕靑雲一掌將他震落屋下之後，立時由屋上緊追而下，又一掌向他腿上猛力砍下！

戚明星急翻身滾開，神情激動地叫道：「師父，你請讓開，不要逼弟子對你無禮！」

對於這位曾經是他師父的燕靑雲，他早已提不起尊敬之心，但「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傳統觀念使他不敢與他動手，他不願招致「大逆不道」的罪名。

但燕靑雲的想法却完全不一樣，他認爲只有親手擒下戚明星才對得起越西鴻的信任，是以一掌落空之後，第二掌緊接而出，同時口發厲笑道：「我早已不是你的師父，你不必顧忌！」

戚明星又一翻身，一掌避開，忿激的大叫道：「我不能跟你動手，你叫他們上來吧！」

一語未了，燕靑雲的第三掌又已攻到他胸前！

這時，他已忍無可忍，而且也讓無可讓，迫得只好運劍反擊，再度使出「一針見血」！

「砰！」

劍鞘一舉，便已擊中燕靑雲的腹部！

燕靑雲悶哼一聲，面色一下變得蒼白如紙，脚下踉踉蹌蹌顛出數步。

戚明星轉身便走。

但目光瞥處，才發現自己已然陷入重圍之中，想走已經辦不到了！

十二生肖中的「錢鼠萬里飛」，「黑

牛李達」，「玉兔皮纖雲」，「無尾龍康華」，「雲中馬高一雄」，「老羚羊林中坤」，「天狗胡四平」，「箭豬雷來昌」八人，已如一道牆般的擋在他面前！

另一邊又有越西鴻及「紅面猴閼一多」和「長尾鷄汪雁天」攔住另一條出路！

「小子，你還想走麼！」

越西鴻滿面獰笑的走過來，伸手道：「把劍扔過來吧！」

神情語氣均極輕鬆篤定，好像戚明星是他養熟的一隻鴨子，飛不掉了似的。

戚明星臨此局面，反而鎮定下來，微微一笑道：「此劍與我共存亡，你想要的話，得先要了我的命去，你能麼？」

越西鴻仰頭哈哈狂笑，道：「好小子，你是老夫看着長大的，你屁股上有幾根毛，老夫清楚得很，難道，老夫還怕你不成！」

戚明星道：「我不要你怕，只要你上來動手。」

越西鴻剛才雖見他殺傷「笑面虎」和「四脚蛇」的那招劍法異常神奇，但仍有信心制服這個叛徒，當下右手一翻，自背上撤下一條金鞭，大笑道：「好，老夫親自跟你走幾招，只不知你除了賭命之外，還敢不敢跟老夫賭一賭別的？」

那條金鞭，是他的成名武器，名曰「天龍金鞭」，其形若龍，一共有九個環節，是用純金打造而成的，有二十斤之重！

戚明星心中有個希望，希望能以海外三仙所傳授的三招絕學擊斃這個巨寇，是以出言挑戰，這時聽他還要賭一賭別的，便問道：「你想賭些什麼？」

越西鴻笑道：「那次在海上，你小子扯了謊，說什麼大殺門的武庫在莫邪島藏虎崖下，害老夫空跑了一趟，現在老夫要你說出眞實地點，如果你敗了，你就得說出武庫的眞實地點，怎麼樣？」

戚明星道：「如果我勝了呢？」

越西鴻道：「老夫放你離去，從此不與你爲難！」

戚明星一笑道：「這條件很好，但抱歉我不能接受，因爲剛才我說過了，我要與此劍共存亡，我人可以死，但大殺門的武功却不能落入你老賊手裏！」

越西鴻獰笑道：「老夫知道你不怕死，但你也該知道老夫不會讓你輕輕鬆鬆的死去的！」

戚明星道：「不論你使用任何酷刑，我都不會把大殺門的武庫地點告訴你！」

越西鴻道：「這倒要試試看才能知道了！」

他向前跨出一步，掂掂手中的天龍金鞭，沉容冷笑道：「進招吧！」

戚明星正待揮劍出擊，一旁的「錢鼠萬里飛」忽然一竄而出，向越西鴻行禮道：「幇主，殺鷄焉用牛刀，這小子由屬下來打發便了。」

越西鴻畧一沉吟，頷首道：「好，但不可下毒手，老夫要抓活的！」

語畢，退了下去。

錢鼠萬里飛年約五十七八歲，細目尖嘴，跟老鼠一模一樣，使用武器是一對日月雙輪，他得了越西鴻的同意之後，立刻迎上戚明星尖笑一聲道：「小子，快拔出你的劍來！」

戚明星聳聳肩，道：「還不到拔劍的時候！」

錢鼠萬里飛尖叫道：「你說什麼？」

戚明星緩緩道：「當我拔劍的時候，我就是第七代大殺俠了！」

萬里飛笑了起來，道：「哈哈，你小子以前在幫中時，還曾多次向我請教，像你這樣一塊料，居然也想繼任爲第七代大殺俠，可要笑掉我的大牙了！」

他的確有兩顆大門牙，笑起來的時候，兩顆大門牙就露在外面。

戚明星突然一劍點出，喝道：「我就叫你掉牙！」

這一劍，依然是「瀛洲居士」的「一針見血」！

萬里飛喝聲「來得好！」左手月輪疾抬，迎着他點到的一劍磕去。

但一磕之下，却磕了個空！

這使他心中一驚，因爲他明明看見戚明星一劍點到，也明明看見自己的月輪已由戚明星的劍身上劃過，但結果却如水中撈月，怎不叫他吃驚？

他慌忙移步後退。

但已太遲了，只聽「叮！」的一响，他嘴裏的兩顆大門牙已被劍鞘鐵帽撞斷，斷在他的嘴裏！

「啊唷！」

他痛得扔掉了日月雙輪，掩嘴叫了起來。

越西鴻和十二生肖中的九肖一見此情，不禁面色一變！

笑面虎和四脚蛇的斷腕，還可解釋是一時輕敵大意所致，但萬里飛顯然沒有輕敵大意，結果却「說掉牙就掉牙」了！

這使他們明白了一件事：昔日的「黑鷹戚明星」已非吳下阿蒙！

越西鴻知道他使的必是海外三仙的絕學，心中亦甚吃驚，但他不動聲色，只冷哼一聲，說道：「好小子，你果然有些門道，……」

一面說，一面舉步走出，要親自動手了。

「幇主，讓我來試一試！」

話聲中，一人從天而降，飄落到越西鴻面前！

這人，瞧年紀也不過六旬開外，却有滿頭白髮，長長的披在雙肩上，有一對像靑蛙般凸出的眼睛，而鼻子却是又短又塌，形成一張極不調和的面孔，叫人看了就吃不下飯！

他，乃是越西鴻的護法之一——七海毒蛟樓寒波！

越西鴻一見是他，不便反對，點頭笑着說了聲「小心」，再度退了下去。

七海毒蛟樓寒波隨即轉身正對戚明星，陰惻惻一笑道：「小子，你那招劍法十分高明，再使一次如何？」

戚明星道：「好啊！」

寶劍舉處，又是一招「一針見血」發了出去！

七海毒蛟樓寒波並沒有研究出破解「一針見血」之策，他只想先下手爲强，一見戚明星手勢一動，立即怪笑一聲，縱身躍起空中，雙掌猛沉，推出一股怒濤般的勁風，朝戚明星頭上打下！

他以爲先發便可制人，可是他却不知

道「一針見血」是可以隨機應變的——

就在他雙掌推下之際，突然瞥見戚明星的劍鞘鐵帽已悄然點到自己的小腹上，他當然已知道「一針見血」的威力，因之登時驚得魂飛魄散，大叫一聲，慌忙飛脚連踢而出！

由於發覺得早，也由於運氣好，他胡亂踢出的兩脚，居然「拍！」的一聲踢中了戚明星的劍鞘。

戚明星立時順勢變招，寶劍一圈，又一劍斜刺上去。

七海毒蛟樓寒波却在踢中他劍鞘之際，懸空的身子借力倒縱，倏地暴退尋丈，因之又避開了他的一劍。

他在鐵船幫中的聲譽，可說除越西鴻一人之外，沒有第二人能比得上他，而現在一出手之下，却被一個昔日呼爲「樓師伯」的晚輩迫得手脚無措，這當然使他老羞成怒了。

只見他落地之後，立刻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厲吼，袍袖飛揚中，再度推出一股凌厲的掌風！

這股掌風，較之剛在空中發下的雙掌更爲强猛。

此爲他的成名絕藝，名曰「七步追魂掌」，七步之內，可使中者立死！

戚明星自然知道他「七步追魂掌」的厲害，故不敢攖其鋒芒，連忙飄身避開。

他劍上功夫，還未練到能以劍氣傷人的地步，從海外三仙學來的一招劍法，也必須近敵攻擊才能發揮威力，是故他於避過對方的掌風之後，隨即縱撲而上，揮劍猛砍猛劈！

樓寒波是「一回遭蛇咬，二回不趟草」，只道戚明星發出的劍法招招都如「一針見血」那樣可怕，一時竟不敢出手反擊，而連連往後退去。

連退數步，看看戚明星的招式已無出奇之處，於是再次發威，猛可暴喝一聲，不退反進，手起一掌，對準戚明星頸部砍了下去！

戚明星正要誘他出手，一見他一掌砍來，疾然一掄寶劍，撒出了蓬萊老人傳授的「漁翁撒網」！

一片靑影，登時如網飛罩上樓寒波的全身！

「哇！」

靑影籠罩的一瞬間，只聽樓寒波狂叫了一聲，便見他的人由靑影中迸射出去，摔倒在三丈外的地上！

越西鴻大吃一驚，急忙飛步跳過去，問道：「樓護法，你受傷了？」

樓寒波忽然一跳而起，面上起了驚怒交迸的痙攣，說道：「幇主，這小子的劍法很邪門！」

這時，大衆才看清他受傷的情形，只見他左額上已中了一劍，由於戚明星的劍是連鞘的，故他額上只被劈開一層厚厚的皮肉，那片皮肉還留在頭上，沒掉下來。

雖然如此，但一刹那間，一張臉已被鮮血染得通紅了！

越西鴻一看他傷勢不輕，連忙掉頭喝道：「快來個人，扶樓護法下去！」

「是！」

箭豬雷來昌應聲疾上，將樓寒波扶走了。

越西鴻隨即轉身朝戚明星走來，滿面殺氣地道：「小子，你抖够了，現在是你開始吃苦的時候！」

天龍金鞭一擧，但聞「呼！」的一聲，龍首已如一點金星般，點到了戚明星胸前！

戚明星身形一側，手中寶劍正欲揮出，突覺背上一陣刺痛，繼之突然頭暈眼花起來。

他向前顚出一步，登時仆跌下去，昏迷不省人事了！

越西鴻神色一怔，接着擧目向「玉兔皮纖雲」望去，慍然道：「纖雲，是你幹的？」

玉兔皮纖雲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他含笑一躬身道：「是的，幇主乃金枝玉葉之身，不宜與這小子——」

「混帳，你難道不知老夫要活的！」

「幇主請息雷霆之怒，這小子死不了的。」

「你用的不是有毒的？」

「是有毒的不錯，但屬下可立刻爲他解毒。」

「那就快替他解毒。」

「是！」

× ×

戚明星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已被綁在一間刑房中的一張石床之上。

他的衣衫已被褫去，只剩一條內褲，雙手雙脚被連結在石床四角的四個鐵環扣住，人成了一個大字。

這間刑房，對他也是熟悉的，但當他的視力完全恢復的時候，他發現這間刑房已增設了一樣新奇而可怕的「刑具」——一口大鍘刀！

它寬約一尺，長有三尺，刃口與一般鍘刀畧異，呈眉月形狀，是用幾十重生鐵打造而成的，刃口雪亮得令人目爲之眩。

它高高的吊在樑上，正對着石床上的戚明星，可以想見當它落下時，床上的戚明星將被一分爲二！

戚明星對這個新設的「刑具」只感到新奇，而並不害怕，因爲他知道越西鴻現在最想要的東西是大殺門的武庫，而不是自己的命，只要自己堅不吐露，那口大鍘刀絕不會落下來。

他擺頭望望房外，發現已是白天，乃開口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一名站在床前看守他的嘍囉答道：「上午。」

戚明星向他微微一笑道：「那個專用淬毒暗器偸襲人的傢伙在那裏？」

那嘍囉道：「他剛在這裏，因見你即將甦醒，已向幇主報告去了。」

戚明星道：「那個兔崽子，我若不死，非捉他剝皮不可！」

那嘍囉說道：「戚明星，我覺得你眞傻，幇主對你很不錯，爲什麼你要背叛他呢？」

戚明星斜睨他笑道：「我好像沒見過你……」

那嘍囉道：「我是去年由第三分舵調回總舵來的，關於你的一切，我聽大家說過，他們都說你太傻，自毁了前程。」

戚明星道：「你認爲替越西鴻去殺人放火，把刼掠來的財寶供他揮霍，是一種

前程麼？」

那嘍囉笑道：「但幫主對我們不壞，除了每月二十兩銀子的餉銀之外，還經常有賞賜呢！」

戚明星知他中毒已深，不可藥救，當下閉上了眼睛，懶得與他交談了。

但剛剛閉上眼睛，就聽見一陣步聲響入刑房——越西鴻進來了！

隨行的，只有刑堂堂主「屠狗太歲車平」，「玉兎皮繼雲」及「江湖浪女慕容燕」三人。

江湖浪女慕容燕今天穿得很漂亮，臉上還洋溢着一片喜色，顯然她已得越西鴻的歡心，成爲鐵船幫的一位分舵主了。

越西鴻走到石床前，俯首望望戚明星，見他閉着眼睛，乃抬目向那嘍囉問道：「他還沒醒過來？」

那嘍囉答道：「已醒了。」

越西鴻一哦，伸手拍拍戚明星的身子，笑道：「小子你睡够了，咱們來談一談吧！」

慕容燕忽然啓口笑道：「這青年就是『黑鷹戚明星』麼？他長得很帥嘛！」

她不會記不得救命恩人，但今天却故作不識，好一個善變的女人！

越西鴻聽她讚戚明星很帥，心頗不悅，回頭瞪她一眼道：「妳認爲他很帥？」

慕容燕掩口吃吃脆笑道：「不要吃醋，我對年紀輕的沒興趣！」

越西鴻輕哼一聲，回對戚明星說道：「小子，咱們今天做個决定，你到底說不說？」

戚明星徐徐睜目，微笑說道：「說什麼？」

越西鴻沉聲說道：「大殺門的武庫地址！」

戚明星道：「如我不說呢？」

越西鴻獰容一笑，說道：「不說，你等於是個廢物，老夫不會讓一個廢物活下去！」

戚明星眼睛一抬，望着吊在樑上的那口大鏟刀，含笑道：「你何不叫人把那口鏟刀降下來？」

越西鴻嘿嘿冷笑，說道：「你眞不怕死？」

戚明星道：「是的。」

越西鴻眼睛一瞇，陰沉沉地道：「你道老夫不敢下令殺你？」

戚明星道：「是的。」

越西鴻似乎動了肝火，立刻轉對刑堂堂主「屠狗太歲車平」喝道：「車堂主，動手吧！」

屠狗太歲車平躬身應了一聲，隨卽走去一處角落，按動了一個機關。

那口大鏟刀，登時左右擺動起來。

一邊擺動，一邊慢慢的往下降！

戚明星斷定越西鴻不致於敢處死自己，故並不害怕，但是看着那麼雪亮而鋒利的一口大鏟刀正在對着自己一寸一寸的降下來，肚皮上不禁有些發癢，神經也隨着大鏟刀的擺動而一陣一陣抽緊。

慕容燕看得胆戰心驚，打個寒噤道：「我的媽呀！這麼大口鏟刀落到肚皮上，非當場腹破腸流不可——戚明星，好漢不吃眼前虧，我看你還是說了吧！」

戚明星一雙眼睛直盯着大鏟刀，含笑不語。

越西鴻獰笑道：「你小子若以爲老夫只在嚇唬你，那就錯了！」

慕容燕接口道：「是呀！你還是快說的好，別自討苦吃！」

戚明星還是微笑着。

大鏟刀每擺動一次，就降下一寸，這時，距離他的肚皮還有五六尺高，也就是說它還要擺動五六十次，才會觸到他的肚皮。

越西鴻又笑道：「小子，你當眞至死不說？」

戚明星道：「不錯。」

越西鴻道：「很好，老夫設計的這口大鏟刀，還沒有使用過，今天要發發利市了！」

他說完這話，便退到一張椅子之前，坐了下來。

不久，大鏟刀已降下四尺，距離戚明星的肚皮只有一尺五六寸而已！

慕容燕脆笑道：「我今天總算開了眼界，天下居然有不怕死的人！」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我也一樣開了眼界……」

慕容燕眸光一注道：「嗯？」

戚明星道：「有個姑娘自稱『江湖浪女』，據說她喜歡跟男人睡覺，喜歡玩男人而厭惡被男人所玩，但是，這次她爲了怕死，竟然屈服於一個她所厭惡的男人之下！」

慕容燕聽了吃吃笑道：「啊喲，你這是在諷刺我麼？告訴你，越幫主是我喜歡的男人，我沒有厭惡他呀！」

越西鴻道：「慕容分舵主，不要跟他嚕嗦！」

慕容燕笑道：「我來勸勸他如何？」

越西鴻搖頭道：「不必了，老夫現在要看着他在大鏟刀下哀號的情景！」

慕容燕嬌聲說道：「不要大殺門的武功了？」

越西鴻斬釘截鐵地道：「不要了！」

慕容燕不禁以憐憫的眼光望着戚明星，道：「你們男人眞是奇怪，如果是我，我絕不意氣用事，要知留得靑山在——」

越西鴻忽然說道：「妳過來！」

慕容燕一怔道：「幹麼？」

越西鴻拍拍自己的大腿笑道：「坐到老夫腿上來，讓咱們共同來觀賞一個人被活活割成兩截的情景！」

慕容燕笑道：「好呀！」

她於是扭動嬌肢，搖曳生姿的走過去，在越西鴻的腿上坐下來。

房中還有「屠狗太歲車平」，「玉兎皮繼雲」和一個嘍囉，可是他和她却表現得很大方，很放浪形骸！

轉眼間，大鏟刀已降到戚明星肚皮上四五寸之處，只要再來回四五次，戚明星的肚子就要被剖開了！

卽使是身爲刑堂堂主的「屠狗太歲車平」，這時也看得渾身緊張，頭皮發炸。

越西鴻低頭吻一下慕容燕的香頰，笑道：「小寶貝，妳幹麼發抖呀！」

慕容燕吞了一口唾沫，緊張地道：「你知道，我是個女人，我雖然喜歡玩樂，可却不喜歡看到血淋淋的場面——戚明星我看你還是說了吧，不要再跟自己開玩笑

啦！」

戚明星神色如常，兩顆眼睛依然直盯着那口業已降臨身上的大鏟刀，好像還很欣賞似的！

慕容燕叫道：「再擺動三下你就完了——一——二——三！」

她喊到「三」時，就驚叫一聲，掩面不忍卒睹。

過了一會，她聽不見戚明星慘叫，感到奇怪，才慢慢的放下雙手，定睛望去——她怔住了。

原來，那口大鏟刀已停止不動，停在戚明星的肚皮上！

「哈哈哈哈……」

越西鴻縱聲大笑，說道：「好小子，你的胆量眞不錯，但別以爲老夫已奈何不了你！」

他突然臉色一沉，厲喝道：「車堂主，照吩咐行事！」

「是！」

屠狗太歲車平應了一聲，走去按動機關，將大鏟刀升上去，然後轉回石床前，先點了戚明星的軟麻穴，再解下他手脚上的鐵環，把他拖到地上，讓他面對石床倚壁坐着。

接着，他走到刑房門口，向外大聲道：「幫主有令，帶她進來！」

「是！」

一聲應喏，便見兩個嘍囉挾持着一個頭髮散亂衣衫不整的少女走進刑房來。

那少女，正是海友蘭！

越西鴻得意的冷笑道：「小子，你抬目看看她是誰！」

戚明星一見到海友蘭，心頭「撲通」跳了一下，但仍極力裝出若無其事地道：「看來我是一敗塗地了，你是怎麼抓到她的？」

越西鴻笑道：「你們一入九江縣城，老夫派出的眼綫就已發現你們了！」

戚明星苦笑道：「你想利用她來要挾我？」

越西鴻頷首道：「不錯！」

戚明星道：「如我仍不屈服呢？」

越西鴻惡笑道：「那麼，你將看見她死在那口大鏟刀之下！」

戚明星緩緩道：「海大俠臨終之前，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要我以繼承大殺門爲重，以保護其女爲次……」

越西鴻道：「這是說，你寧願見她被殺，也不願失去繼承爲第七代大殺俠的機會？」

戚明星道：「你這種措詞雖不大妥切，但我的回答是——是的！」

越西鴻冷笑一聲，道：「老夫已從她口中獲悉你們已訂了親，你忍心看着未婚妻慘死？」

戚明星道：「是。」

越西鴻道：「有種！」

說畢，向那兩個嘍囉一擺頭。

那兩個嘍囉便將海友蘭拉到石床上，強按她躺到床上，海友蘭拚命掙扎反抗着掙扎着，哭叫道：「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明星哥，你救救我！你快救救我呀！」

戚明星無動於衷似的，輕喟一聲道：「對不起，友蘭，爲了延續大殺門一脈，爲了大殺門的武功不致落入惡人手中，我只好犧牲妳了。」

海友蘭呼天搶地的大哭道：「不！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你不能這樣自私！你爲了要做第七代大殺俠，便不惜犧牲我，這還算是什麼『俠』！求求你！不要背棄我，你知道我多麼愛你……」

那兩個嘍囉任她哭鬧，一個按手，一個按脚，把她鎖在石床上了。

海友蘭仍掙扎不休，嘶聲哭叫道：「戚明星！你這個狼心狗肺無情無義的東西！我爹瞎了眼才會看中你——救命啊！爹啊！你若有靈，趕快顯聖救你女兒……」

越西鴻哈哈大笑道：「海姑娘，妳省點力氣吧，戚明星的確無情無義，這只能怪妳自己沒眼睛遇人不淑，至於妳父親，哈哈！他更不會顯聖救妳，死人如果能够顯靈，老夫也不會活到今天了！」

海友蘭哀哀痛哭起來。

慕容燕看了吃吃笑道：「這丫頭簡直不像是海書郞的女兒，我要是海書郞的女兒呀，哼哼，才不會這麼窩囊！」

越西鴻道：「小子，老夫再給你一個考慮的機會——」

戚明星截口道：「不用考慮，我意已决，你下手便了！」

越西鴻冷笑道：「哼，當初你背叛老夫時，老夫只道你眞决心棄邪歸正，但是看你今天這副鐵石心腸，你眞是靑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越西鴻道：「你大概以爲這回又是止於恐嚇是麼？」

戚明星道：「當然不是，我替你起個誓吧，你若不敢殺她，你便是烏龜，狗娘養的！」

越西鴻勃然大怒，喝道：「車堂主，替老夫賞他兩個嘴巴！」

屠狗太歲應聲上前，左右開弓，重重的摑了戚明星兩個耳光，由於出手很重，戚明星的嘴角登時流出血水來了。

越西鴻接着喝道：「動手，把那丫頭宰了！」

屠狗太歲又應了一聲，走去按動機鈕，吊在樑上的那口大鏟刀又開始搖盪降下了！

海友蘭嚇得魂飛魄散，尖聲駭叫道：「救命哪！殺人哪！天啊！誰來救救我？戚明星，請你發發慈悲，就算我不是你的未婚妻，也請你救救我！」

戚明星正氣凛凛地道：「對不起，我不能救你，我若救了妳，便有千千萬萬的人會遭殃！」

海友蘭哭叫道：「可是你有責任救我，你只要說出大殺門武庫的所在地，我就可以不死，這對你有什麼損失？」

戚明星道：「友蘭，妳聽我說，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妳的死雖然不幸，但妳只要認淸妳的死可以使千千萬萬的善良百姓免於遭殃，妳的死便有價值！」

海友蘭嚷道：「不！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我是我爹唯一的女兒，我若死了，我們海家一脈便從此斷絕——天哪，求求你趕快救我吧！」

戚明星嘆了口氣道：「抱歉，我眞的不能救妳，妳還是認了命吧！」

大鏈刀像一個鐘擺，緩慢而有節拍的搖盪着，每擺動一次，就降下一寸，這時距離海友蘭的身子已只有兩尺近了！

海友蘭拚命地扭動掙扎，狂呼狂叫起來。

戚明星似甚厭煩，索性閉上眼睛。

越西鴻道：「現在只剩下一尺了！小子，想想看，你若是個男子漢，就該懂得憐香惜玉，就不該連累了人家一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

戚明星不予理會。

須臾，大鏈刀已降到距離五寸之處！

越西鴻笑道：「小子，睜開眼睛看看，你若有胆就睜開眼睛看看！」

戚明星睜目微笑道：「好，我看着，但是你若有胆，就不要讓它停止！」

越西鴻嘿嘿冷笑着。

一剎間，大鏈刀已距海友蘭不及二寸，海友蘭發出一聲悽厲的哀呼，嚇昏過去了。

這次，慕容燕沒有掩住眼睛，而以「興味盎然」的神情，緊緊盯視着那口大鏈刀。

大鏈刀降下一寸！

再降下一寸！

忽然，它又停住了！

戚明星大笑道：「你看，你畢竟是個老烏龜，狗娘養的！」

越西鴻眞的動火了，吼叫一聲，猛可跳起便要飛衝上去，慕容燕一把拉住他，冷靜的笑道：「不要上他的當！」

越西鴻暴聲道：「妳說什麼！」

慕容燕含笑道：「你難道還看不出來？他是在故意激怒你，希望你在盛怒之下一掌劈死他呀！」

越西鴻一聽有理，頓時怒氣全消，露顏而笑，道：「不錯，老夫差點上了他的當！」

他舉步走到戚明星跟前，揚脚「砰！」的重重踢了戚明星一下面頰，沉笑道：「小子，你毅力不錯，但老夫還有辦法對付你的，你等着瞧好了！」

戚明星因穴道受制，被他一踢之下，登時倒在地上，但他仍不改笑容，說道：「我等着就是，快吩咐大刑侍候吧！」

越西鴻獰笑道：「你猜對了，老夫現在要你嚐嚐『車裂』的滋味！」

掉頭又向屠狗太歲喝道：「車堂主，把他帶到第九刑房！」

屠狗太歲道：「是！」

慕容燕道：「且慢！」

越西鴻眉頭一皺道：「慕容分舵主，這不是妳出主意的時候！」

慕容燕嫣然一笑道：「要是我出的主意能夠使你達到目的呢？」

越西鴻哦了一聲，以懷疑的眼光望着她，道：「妳說說看！」

慕容燕附耳向他說了幾句話，然後閞聲笑道：「怎麼樣？」

越西鴻沉吟道：「這成麼？」

慕容燕道：「我想可以，男人的個性我摸透了，不信他能例外。」

越西鴻想了一會，才領首道：「也罷，就依妳的辦法試試。」

他轉對屠狗太歲說道：「車堂主，將他帶入第一號牢房！」

屠狗太歲恭應一聲，便走去將戚明星拉了起來。

戚明星忽然笑道：「別急，讓我跟她談談如何？」

越西鴻道：「跟誰談話？」

戚明星含笑道：「海友蘭——應姑娘——小辣椒！」

越西鴻呆了呆，突然仰頭大笑道：「好小子，怪不得你無動於衷，敢情你已經知道了！」

戚明星冷笑道：「只恨我發覺太遲，要不然才不會把到口的嫩鷄吐出去。」

越西鴻轉對那兩個嘍囉做了手勢，命他們放開被鎖在石床的海友蘭。

海友蘭當然不是眞暈死，當手脚上的鐵環被解開之後，她一骨剝翻下床，笑道：「戚明星，你也太狡滑了，既然你早已識破了我的身份，爲何要還看我演戲？」

戚明星沉容冷笑道：「妳記住，妳已是我的未婚妻，今後一有機會，我決不放過！」

海友蘭發出銀鈴般的嬌笑道：「只可惜你永遠沒有機會了！」

戚明星冷哼一聲道：「難說得很，我但能不死，便有機會！」

越西鴻忽然笑道：「我明白了，昨夜你小子曾隨船潛至水上龍宮，聽到了我們的談話是麼？」

戚明星不答，雙目仍然盯注在海友蘭臉上，問道：「我可以知道妳的眞實姓名麼？」

海友蘭道：「可以，我叫應巧珍，綽號小辣椒，現在已是後宮總管！」

戚明星道：「再脫下衣裳讓我看看妳腰上那塊胎斑如何？」

應巧珍笑道：「看它幹麼？」

戚明星道：「我要看看誰的紋身術那麼高明，替妳在腰上刺上那麼一朶蘭花，只可惜蘭花原是『幽客』，淸潔高雅，却刺在一個俗不可耐的女人身上。」

應巧珍臉色微紅，怒道：「你敢逞口舌之利，我請幫主割掉你的舌頭！」

戚明星大笑道：「那正好，割掉了舌頭省得說話！」

越西鴻道：「小辣椒，妳別跟他鬥嘴，返回後宮去吧！」

應巧珍不走，眼睛盯上了慕容燕，臉現敵意問道：「這女人是誰？」

越西鴻道：「她叫慕容燕，現在是本幫的一位分舵主——」

應巧珍酸溜溜地道：「你幾時得了這麼一位漂亮的分舵主？」

越西鴻皺眉不悅道：「少嚕叨，快回宮去！」

應巧珍噘嘴道：「好啊，我爲你擒到戚明星，立了大功勞，如今你却見異思遷了！不行，你得把她攆走或者調她離開總舵！」

越西鴻道：「妳是後宮總管，她是幫中分舵主，河水不犯井水，幹麼要老夫攆走她？快去，少惹老夫生氣！」

應巧珍道：「你今晚來不來？」

越西鴻點頭道：「老夫會去的。」

應巧珍這才悻悻的走了出去。

慕容燕目送她出去後，才回望越西鴻笑問道：「她今年幾歲？」

越西鴻道：「十六歲，她母親是『夜遊狐應四姑』，曾從其母學得了一種功夫，故看起來還像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

慕容燕「哼」的一笑道：「原來是『夜遊狐應四姑』的女兒，所謂有其母必有其女，怪不得有這麼大的醋勁！」

越西鴻笑道：「她畢竟年紀還輕，妳不理她就是了。」

他再轉對屠狗太歲吩咐道：「車堂主，帶他去第一號牢房，要嚴加看守，知道麼？」

屠狗太歲答道：「是，幫主請放心，跑不了的。」

於是，越西鴻和慕容燕相擁而去，屠狗太歲則將戚明星帶入地下一間牢房。

這間牢房，其實是一間設備俱全的地下寢室，原是越西鴻用來囚禁婦女的，現在用來囚禁戚明星，可說是意外的優待。

戚明星弄不淸越西鴻爲何肯如此優待自己，看着屠狗太歲鎖門離去之後，他靜靜的躺在床上思索着——

「我想可以，男人的個性我摸透了，不信他能例外。」

慕容燕這句話，意味着什麼呢？

她要使用什麼手段來迫使自己屈服？

哼，不論她使用什麼手段，都別想迫使我說出大殺門的武庫所在地！

然後，他想到那個「海友蘭」——

她，既非眞的海友蘭，那麼眞的海友蘭在何處？

在越西鴻手中？

不，如果眞的海友蘭在他手中，他何必指派應巧珍冒充海友蘭來欺騙我？

而且，如果眞的海友蘭在他手中，剛才我堅不吐露大殺門的武庫所在時，他大可把眞的海友蘭帶出來和我相見，以威脅殺害海友蘭來迫使我屈服啊！

但是，如果說眞的海友蘭不在越西鴻手中，他怎知眞的海友蘭的腰上有一塊形若蘭花的胎斑呢？

這個疑問，就這樣困惑着他，使他苦惱不堪，他不禁輕輕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現在想這些幹什麼呢！現在我應該先想辦法逃離此地才對……」

於是，他摒退腦中一切雜念，開始調息運功起來，打算先運功衝開受制的軟痲穴再說……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當他感覺軟痲穴卽將衝開的時候，忽聽房門外响起一下開鎖的聲音，接着門被推開了！

江湖浪女慕容燕手端一盤食物走了進來。

他對此女已全無好感，故一見是她，憎惡的「哼！」了一聲，閉目不予理睬。

慕容燕將食物放到桌上，然後，含笑走到床前，陡地運掌拍下，解開了他受制的軟痲穴，嬌笑道：「起來，是吃飯的時候了！」

戚明星躺着不動。

慕容燕笑道：「不要學小孩子賭氣使性，不吃飯會餓壞了的。」

戚明星突地一翻而起，掌出如電，一下扣住她右腕脈門，冷笑道：「這下有妳好看的了！」

慕容燕叫了一聲道：「快放手，你弄痛我了！」

戚明星緊緊扣住不放，面露悍笑道：「妳迷惑男人的功夫很不錯，越西鴻似乎已視妳爲禁臠，所以——」

慕容燕接口笑道：「所以，你打算要挾我，脅迫越西鴻放你離開，是麼？」

戚明星道：「不錯！」

慕容燕格格嬌笑道：「你想的太天眞了，越西鴻若肯爲救我而釋放你，他也不會答應讓我進來啦！」

戚明星一想不錯，不禁洩了氣，問道：「妳進來幹什麼？」

慕容燕道：「送飯給你呀！」

戚明星道：「送飯是下人的事！」

慕容燕道：「你是特殊人物，須要特殊的人來侍候。」

戚明星鬆開她脈門，順手將她推開，卑夷一笑，道：「妳滾吧，我對妳不感與趣！」

慕容燕退出兩三步，揉了揉被揑痛的手腕，笑道：「我知道你對我不感與趣，像我這樣人盡可夫的女子，你當然不感與趣了。」

她笑了笑，接着道：「不過，有個人陪你聊聊天也沒有什麼害處呀！」

戚明星冷冷道：「我看見妳就有氣，妳還是走吧！」

慕容燕非但不走，反在一隻鼓凳上坐下來，一指桌上的食物笑道：「那食物有毒，你敢不敢吃？」

戚明星一哼道：「少來這一套！」

慕容燕笑道：「眞的，你一再表示不怕死，所以幫主要我送有毒的食物來，看你敢不敢吃，要是你不敢，那就證明你是怕死的。」

戚明星明知是激將，却不願被視爲怕死，當下，走去桌前坐下，舉箸就吃了起來。

慕容燕笑道：「你果然不怕死，佩服佩服！不過生命是可貴的，要知一個人能够投胎降生到這世界上來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你多愛惜生命，就算不是爲了享受榮華富貴，也爲了責任！」

戚明星聽她語出不凡，忍不住問道：「什麼責任？」

慕容燕道：「做人的責任，神旣要你投胎爲人，你就得好好的活下去，直到壽終正寢爲止！」

「受痛苦，受傷害，受侮辱，都得苟安於世？」

「是的。」

「哼！」

「對你來說，你還有許多未了的責任，譬如說那個失踪的海友蘭吧，她可能正在受痛苦，受侮辱，正在眼巴巴的等着你去救她，也只有你才能救她。」

「妳說這些幹麼？」

「希望你堅强的活下去。」

「哼，我明白了！」

「嗯？」

戚明星道：「妳勸我珍惜性命，其實，是在消蝕我不怕死的勇氣，從而使越西鴻達到目的！」

「你很聰明，但只猜對了一半！」

「哼！」

「等你吃完了那碗飯，你也許會領悟出另一半。」　（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之二

血扇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壤王郎王岩誤闖長髮山，技服長髮門長老，化敵為友，長髮門主上官居獲知王岩身中慢性劇毒，慨贈石乳，速托其携獨女上官玉鳳往江湖歷練，王岩帶着上官玉鳳，直奔弋陽，接獲第三道指示，王岩着上官玉鳳在客棧中等候，他則獨赴武夷山，强闖九曲觀，向九曲觀主强索三元譜，九曲觀主懾於其武功，並獲知王岩苦衷後，慨贈劍笈及一枝寶劍，說明劍笈只有三招，均係霸道劍術，不宜女人練習，師門遺寶留贈有緣，王岩則請九曲觀主收留上官玉鳳，對劍笈及寶劍則婉拒——

****

高阜·文
盧令·圖



無心獲絕藝 有意除黑煞

九曲觀主道：「少俠不是說過麼？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劍一笈之誘惑力較三元譜更甚幾分，少俠不取，九曲觀將永無寧日了。」

王岩幾番堅持不果，只得將劍笈收了下來。

九曲觀主再將白色玉瓶遞給王岩道：「這是先師踏遍宇內名山，所製成的療毒聖品歸神丹，天下任何奇毒，無不着手成春，請少俠留作濟世之用。」

王岩慨然一嘆道：「前輩賜給的太多了，晚輩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九曲觀主道：「什麼也不必說，少俠，你該走了。」

王岩道：「是的，晚輩該走了。」舉手一拱，向山下疾馳而去。

武林之中，講的是恩怨分明，王岩成全了九曲觀，竟意外的獲得絕代異劍與曠世劍術。

回到弋陽，上官玉鳳已望眼欲穿，待她知道王岩將她推薦給九曲觀主，不由櫻唇一噘道：「不，我不要。」

王岩婉勸道：「上官姑娘，我這是為妳好。」

上官玉鳳幽幽道：「為我好？哼，你分明是討厭我，好，你走吧，我回凝雲谷去。」

王岩道：「妳聽我說，姑娘，凝雲谷的產物，已無法維持長髮門的生計，貴門踏入江湖，似乎已成定局。」

上官玉鳳道：「這有什麼相干，我爹總不會不要我吧？」

王岩道：「江湖波譎雲詭，不是凝雲谷所能比擬的，如何適應江湖現況，謀求貴門的永久生存，是長髮門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上官玉鳳道：「難道我投入九曲門下，就能使長髮門永久生存？」

王岩道：「求生之道固然很多，研習絕代武功，是生存的主要條件之一。再說，以妳的智慧，學習三元武功，一年即可小成，那時咱們再聯騎江湖，也可做一些有益人羣之事。」

王岩所說的求生之道她不懂，但對聯袂江湖則大感興趣，她接受了王岩的安排，却殷殷叮嚀的約定了一年的會期。

× ×

風雨整天淅瀝着，是一個十分惱人的天色。

百祥典當的大廳之上却觥籌交錯，一項洗塵宴會正在那兒舉行。

宴會的主人是喬曉春，主客除了王岩，還有一名神色驃悍的中年大漢。

蘇戎洵父子也在座，這雙百祥典當的眞正主人，不過聊備一格敬陪末座而已。

酒過三巡，喬曉春向王岩微微一笑道：「恭喜你啦，王大俠。」

王岩冷冷道：「有理由？」

喬曉春道：「名劍美人，兩者得兼，這還不值得恭喜？」

王岩冷冷說道：「喬夫人當眞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事無細鉅，都難以逃過夫人的耳目。」

喬曉春面色一沉道：「你知道就好，那姑娘呢？為什麼不帶她回來？」

王岩暗忖：「原來他們只釘着我，連上官玉鳳的去處都沒有打探明白。」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喬夫人忘了在下的渾號了，天壤王郎喜歡的就是那個調調，但只是逢場作戲而已，我為什麼要帶她回來？」

喬曉春一哼道：「九曲觀主送你一柄寶劍，必然也有很好的理由了？」

王岩冷冷道：「這是在下憑武功贏來的，不行麼？」

喬曉春面色一霽道：「我只是隨便問問罷了，王大俠千萬不要誤會。」

一頓接道：「三元譜為兩百年前三位武林奇人一生功力之結晶，如若與少林七十二種絕藝相較，算得是春花秋月，各有所長，王大俠為本派取出三元譜，妾身實在感激不盡。」

王岩道：「好說。」

喬曉春道：「絕世奇書，先覩為快，王大俠何不取出來讓妾身瞧瞧。」

王岩道：「瞧，當然可以，在下原本是替夫人取的。不過，王某的妻子呢？希望喬夫人有個交待。」

喬曉春道：「尊夫人已過邵陽，一二日之內就可與王大俠相見了。」

王岩道：「妳說的是朱玫？」

喬曉春道：「不錯。」

王岩說道：「浣蓮呢？她什麼時候回來？」

喬曉春道：「浣蓮遇到了一點麻煩，不過你放心，咱們已派遣支援之人，相信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王岩道：「對不起，喬夫人，在沒有見到拙荆之前，在下不得不保留一點。」

喬曉春道：「你要保留什麼？」

王岩道：「自然是三元譜了，人在狼虎之窟，不能不準備一條逃生之路。」

喬曉春面色一變，道：「你是在威脅我？」

王岩冷冷道：「不敢，但在下別無選擇。」

喬曉春目射兇光，怒哼一聲道：「姓王的！你忘了你們夫婦的生命都在咱們掌握之中了！」

王岩說道：「所以，在下必須有所保留。」

喬曉春道：「你太狂了，姓王的，放開三元譜不談，先得給你一點教訓。」

那名神色剽悍的大漢忽然長身而起道：「屬下討一個令，替夫人教訓教訓姓王的。」

喬曉春道：「天壤王郎名滿四海，左兄要小心一點。」

姓左的身形一轉，瞅着王岩傲然一哼道：「這裏不夠寬敞，姓王的，咱們外面見。」

王岩淡淡道：「很好，兄台請。」

姓左的大步走到院中，王岩隨着站到他的對面，喬曉春及蘇戎洵父子也跟出來作旁觀之人。

庭院的四週此時已湧出數十名黑衣大漢，一雙雙含着敵意的目光，像利箭似的向王岩集中攢射。

他說的不錯，這確是一個虎狼之窟。

面對如此凶險的局面，他的神態還是一般的洒脫，雙拳一抱，微咳一聲道：「咱們面生得很，閣下是那位高人？」

姓左的大漢濃眉一揚道：「奪魂摧花，人見人怕，你連大爺都不認識，嘿嘿，實在令人有點失望。」

王岩面色一沉道：「閣下原來是下五門的採花淫賊左長階，當眞久仰得很。」

左長階確是一個採花淫賊，但一身功力却也江湖罕見，否則喬曉春就不會待以上賓之禮了。

王岩揭他的瘡疤，他怎能容忍得下，一聲怒叱，拳風像鐵杵般搗了過來。

王岩身形微側，食中二指一挺，一股勁風划向左長階的脈門，不待招式用老，五指忽變為勾，以電光石火的速度，猛抓他的肩頭。

左長階一招未完，便連續受到兩記猛襲，雖然他終於逃避過去，但已迫得後退八尺。

此人縱橫江湖二十年，幾乎是無往不利，現在一上手便落了下風，還能不氣得七竅都冒出火來。

一聲暴吼他已挺身再進，右臂同時一帶，九縷烏光以飛雲逐電之勢猝襲而出。

這是他成名江湖的獨門兵刃九尾奪魂鞭，是一種堅韌的合金加淬劇毒而成。

他一鞭轚出，九尾根根挺立，分襲王岩身前的各大穴道，內力之强，在一般黑道之中尚不多見。

王岩身形一錯，向右前方跨出三尺，突然擰身出招，手叉子以雙龍戲珠之勢，

分襲左長階持鞭的腕脈及腰脅。

不動如山岳，一動如脫兔，是王岩陷陣對敵堅守的原則。

對左長階這等惡跡如山之人，他已存下爲江湖除害之心，因而雙叉遞出，快如閃電，左長階來不及收招自保，右腕及腰脅已同時傳來錐心蝕骨的劇痛。

不待左長階身形倒地，他已急退五尺，日光向喬曉春冷冷一瞥道：「那位還願意賜教？」

喬曉春心頭一震，一張美麗的粉頰，變得一片鐵青，微作沉吟，冷冷道：「姓王的，你當眞想死？」

王岩道：「妳不必以生死二字威脅王某，只要妳划下道來，王某接着就是。」

喬曉春道：「閣下勇氣頗佳，可是你忘了尊夫人了，大丈夫怎能逞一時之忿而不顧妻子的死活？」

王岩道：「這可不能怪我，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妳這麼着着進逼，王某還有選擇的餘地？」

喬曉春道：「好吧，我不逼你，不過，朱玫到達之後，你必須交出三元譜。」

王岩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這一頓洗塵宴弄得凶終末隙，王岩固然不好過，喬曉春同樣感到難以心安。

好在他們都有顧慮，犧牲了一個姓左的，並未絕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王岩回到他原先居住的小院，孤零零的度過了一晚，直到翌日午後，終於將蘭陵郡主朱玫等了回來。

月餘小別，如同隔世，他們依偎於斗室之中，互相敘述着別後的遭遇。

原來朱玫的任務是到貴州境內的雷公山找雷公雷母，他們是一雙成名多年的武林怪傑，在雷公山雙雙隱居。

論武功，他們算不得一流頂尖高手，但對奇門術數之學，天下無人能出其右。

朱玫的運氣不壞，她到達雷公山，正值雷公雷母大限已到。

這雙怪傑沒有傳人，朱玫趕得巧，就變作承受他們衣鉢的惟一弟子了。

雷公山之行，朱玫是幸運的，但她也有太多的感觸。

「相公，你說我能够不接受將死之人的請求麼？」

「妳沒有錯，雷公夫婦能够收下妳這位弟子，也可以安心瞑目了。」

「可是我怎樣向喬曉春交待？」

「妳服過石乳，劇毒已除，咱們不再受她挾制了，何須向她交待！」

「但蓮妹妹她……」

「現在惟一的顧慮是浣蓮，不過咱們還有九曲觀主所賜的歸神丹，只要此丹解毒有效，我要好好的治治那個壞女人。」

「嗯，我想到一個辦法了。」

「什麼辦法？」

「我去找蘇少達。」

「哦！」

「我相信他與咱們命運相同，給他兩粒歸神丹，蘇氏父子必然爲咱們所用。」

「好，咱們一道去。」

他倆避開監視之人，終於找到蘇少達的住處。

王岩點破窗紙，向室內傳音道：「蘇兄弟，王某夫婦求見。」

蘇少達聞聲大喜，急忙將王岩夫婦請至房中，然後抱拳一揖道：「家父被制，小弟實在情非得已……」

王岩知道他要說什麼，擺擺手微微一笑道：「不必解釋，兄弟，我只是問你，如若我能祛除賢父子所中之毒，令尊對喬曉春會採取什麼態度？」

蘇少達道：「這個麼？小弟有點難於啓齒。」

王岩道：「兄弟是說令尊對喬曉春還存有夫婦之情了？」

蘇少達黯然道：「家父自覺對不起她，所以……」

朱玫冷哼一聲道：「你自然要子隨父意，甘心替喬曉春做賣命的工具了！」

王岩道：「咱們倫常之間最重要的是一個孝字，這不能怪蘇兄弟。」

朱玫怒道：「那就該不辨是非，爲虎作倀了！」

王岩取出兩粒歸神丹放於桌上道：「這是兩粒可祛百毒的靈丹，顧不顧服賢父子自己斟酌，咱們走。」

蘇少達呆呆的瞅着王岩夫婦，直待他倆退至門外，他才如夢初醒似的奔出來招呼道：「姊夫，請稍待……」

王岩腳下一停，冷冷一笑，道：「什麼事？」

蘇少達口中吶吶半晌，方說道：「小弟雖是順從家父之意，但決不替喬曉春傷害他人……」

朱玫撇撇嘴道：「這個咱們管不着，不過王某夫婦行俠江湖，對作惡害世之人決不會放過的。」

蘇少達面色一紅道：「小弟如是口是心非，願在姊姊之前俯首就戮。」

王岩不想給他過份難堪，一面用眼色阻止朱玫再予責難，一面淡淡道：「還有事麼？兄弟。」

蘇少達道：「有一不幸的消息……」

王岩心頭一震道：「是浣蓮？」

蘇少達道：「是的，她在越城入伏，力戰不敵，已被越城城主所害！」

王岩夫婦身軀一顫，一片嚇人的煞光立即飛上他們的面頰。

半晌，朱玫纖足一跺道：「相公，咱們上越城。」

王岩道：「越城自然要去，不過罪魁禍首是姓喬的女人，咱們更饒她不得。」

朱玫道：「走，咱們去找她。」

她語音甫落，一股陰惻惻的冷笑忽然遙遙傳來。

「兩位如果不想死，最好給老夫安靜一點。」

此人只怕還在百丈之外，但語音鏗鏘，如雷貫耳，內力之强，實在駭人聽聞。

王岩冷笑一聲，也將語音以內力逼出道：「閣下與喬曉春八成是狐鼠一窩了，何不亮亮相讓王某見識見識？」

那人暴叱一聲道：「不要狂，小子，老夫會教訓你的，可惜你沒有機會了，瞧，你能逃出這般箭手的射程之外麼？」

此時走廊一端已湧出十餘名箭手，他們每人抱着一具鐵匣，可能是一種特製的連珠强弩。

雙方相距約莫一丈五六，此等距離已在連珠强弩的射程之內了。他們還在緩緩

迫近，形勢緊張得扣人心弦。

走廊的另一端是一扇沉重的黑門，它緊緊的關閉着，封着了他們的退路。

惟一可能暫避之處，只有蘇少達的房間了。但困守絕地亦非善策。

蘇少達雖是立身房門之內，對當前的凶險場面，他已全部瞭然，因而悄聲道：「進來吧，這種連珠强弩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的。」

王岩道：「好意心領。」身形一轉，逕與朱玫併肩向箭手迎了上去。

他倆不退反進的行動，大出箭手意料之外。不管王岩夫婦有無尅制弩箭之能，單憑這份豪勇，這般弩箭手就不由連吸兩口寒氣。

他們不敢再進，只是手按機簧，待命發射，形勢的緊張，使人有點兒喘不過氣來。

忽然，喬曉春排衆而出，她那冷峻的面頰之上，綻出一絲笑容道：「你是怎麼啦？王大俠，好好的覺不睡，却跟弩箭手鬥氣來了！」

王岩冷哼一聲道：「不要得意，這點陣仗還難不倒王某夫婦，如若不信，咱們不妨試試。」

喬曉春道：「王大俠不要誤會，這般弩箭手只是戒備內院而已，並不是派來對付你王大俠的。」

弩箭手在她揮手示意之下，全部退出走廊，她微微一笑，接道：「王大俠如無睡意，咱們可以聊聊。」

王岩冷聲道：「很好，在下正有事請教。」

喬曉春哦了一聲道：「那麼王大俠請說。」

王岩道：「浣蓮當眞死了麼？」

喬曉春畧作沉吟道：「我很難過，因爲她是我唯一的女兒。」

王岩仰天一陣狂笑道：「妳如若將她當作妳的女兒，就不會逼她吞食毒藥，也不會叫她赴越城送死了。」

喬曉春面現愧色道：「我何嘗願意如此，唉……」

忽然她又面色一沉道：「三元譜呢？王大俠，你說過待與尊夫人相見之後交給我的？」

王岩道：「不錯，我說過。」

喬曉春道：「那麼王大俠就該履行諾言了。」

王岩冷哼一聲道：「妳忘了浣蓮也是我的妻子了，妳害死了浣蓮，我還能够履行諾言麼？」

喬曉春柳眉一挑道：「你想吞掉三元譜？」

王岩道：「有何不可？三元譜原是我取來的。」

喬曉春道：「我早知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只可惜除了交出三元譜你別無生路。」

王岩道：「那妳就不必儘說廢話了，有什麼能耐使出來就是。」

喬曉春道：「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到院中去。」

王岩道：「上刀山，下油鍋，王某無不奉陪。」

× ×

新月像一彎蛾眉，四週陪伴着無數的星星。

但在這明媚的夜色之下，百祥典當的庭院之中却瀰漫着一片殺機。

近百名黑衣大漢，分作五隊散佈在每一個角落，其中半數配有連珠强弩，將這塊花木扶疏的庭院守得像鐵桶一般。

王岩夫婦並肩立在庭院中心，對面八尺之外是幾個名震江湖的黑道魔頭。

除了喬曉春及蘇戎洵父子，還有一名青衣老者及一名紅衣少婦。

青衣老者名叫黑煞神江淮，是名列天宇八魔的魔頭之一。

紅衣少婦也有個响亮名頭，四喜娘子曹欣兒的芳名，在江湖上可說無人不知。

喬曉春目射煞光，向王岩冷冷一瞥道：「姓王的，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王岩道：「喬夫人的心腸原來這般慈善，只是在下吃了秤錘，這顆心已經變作鐵的了。」

喬曉春怒叱道：「它縱然變作鋼的，我也要將它掏出來瞧瞧。」

王岩道：「那咱們就無須多費唇舌了，妳划下道來就是。」

黑煞神江淮道：「喬夫人可否讓老夫活動一下筋骨？」

喬曉春道：「那就有勞江前輩了。」

黑煞神江淮趨前三步，伸手摸了一下山羊鬚，輕蔑的冷哼一聲道：「小小年紀竟這麼不知死活，老夫實在替你難過。」

王岩道：「這麼說，適才要教訓王某的就是你麼？」

黑煞神江淮道：「那就要看你的骨頭够不够硬了，希望你不要叫老夫失望。」

王岩道：「在下的骨頭够不够硬一試便知，出招吧，閣下。」

黑煞神江淮不再言語，左掌一揮，一記如勾似拳的怪招，直取王岩的前胸。

王岩面色微變，寒光一閃，手叉子以奔雷逐電之勢，猛划黑煞神的腕脈。

黑煞神左腕微挫，右掌帶着一片勁風，橫擊王岩的「大橫」「腹結」二穴。口中同時嘿了一聲道：「動傢伙了，小子，不要急，咱們爺倆還沒有玩够。」

王岩身形微側，手叉子順勢划過一溜寒光，黑煞神的兩記攻勢便被他全部擋了回去。

他將手叉子拋了一下，聳聳肩道：「這可不能怪我，閣下的黑煞掌中人必死，在下不得不借重這對手叉子。」

黑煞神哼了一聲道：「兩枝破銅爛鐵，就能阻擋老夫的黑煞掌力？姓王的，你太過自信了！」

這位名震江湖的魔頭，似乎存心要將王岩立斃掌下，變掌忽然一抖，一股重逾萬鈞的壓力，像山岳般撞了過來。

王岩面色一肅，冷冷道：「黑煞神橫行江湖，殺人無算，王某要讓你再作惡下去，天地間就沒有公理了！」

語音未落，手叉子平胸急吐，一絲無堅不摧的寒芒，忽然突破江淮的黑煞掌力，噗的一聲輕响，遙遙點到他胸口之上。

黑煞神估不到王岩的功力，已達以氣御刃，以意克敵的極高境界，利那之間，他已震駭得面無人色。

生死一搏的場合，是不能有半絲錯誤

的，如若你不幸犯了錯誤，那錯誤的代價必然十分殘酷。

黑煞神只攻不守，犯了輕視敵人的錯誤，他以生命付出了他的代價，結束了他滿身的罪惡。

這結果是驚人的，四週虎視眈眈的敵人，全都嚇得目瞪口呆。

名列天宇八魔的黑煞神功力何等精湛！他既喪生在王岩手乂子之下，還有何人能承當王岩全力一擊？

只是王岩這威震敵人的武功，並未震住曹欣兒，這位名滿江湖的四喜娘子忽然發出一陣嬌甜的媚笑，接着紅衣飄飄，搖擺她那一握柳腰向王岩緩步而來。

「天壞王郎果然名不虛傳，小妹：：咳，咳，當眞開了一次眼界。」

王岩道：「好說，在下只不過一次僥倖罷了。」

對四喜娘子，王岩頗具戒心，但對方來意不明，他只得隨口敷衍着。

「只是小妹有一點問題，希望王大俠能予解答。」

「請說，在下知無不言。」

「江湖傳言，天壞王郎不僅武功蓋世，而且行俠江湖，專管人間不平之事，這些話可是眞的？」

「這個……在下只是盡其在我罷了，江湖傳言似乎渲染過甚。」

曹欣兒道：「好，就算江湖渲染過甚吧，但如若你眼見一個女子的丈夫被人所殺，你該不該伸張武林正義，替她失去丈夫而復仇？」

「夫人定然有所指的了，何不說個明白？」

「不錯，我是有所指的，不過這不要緊，請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爲夫復仇自然應該，但……」

「好，請你自裁吧。」

王岩愕然道：「怎麼說？」

四喜娘子道：「你殺了我的丈夫，如若不自裁謝罪，豈不砸了天壞王郎行俠的招牌？」

王岩道：「尊夫是誰？」

四喜娘子道：「黑煞神江淮，唉，我雖然是不太喜愛於他，但他總是我的丈夫啊。」

王岩道：「原來如此，對不起，江夫人，尊夫名列八魔，惡跡如山，在下殺了他尙不足洗淸他的罪惡。而且過招搏鬥，非死即傷，如是在下喪生在尊夫的黑煞掌下，尊夫也是否也要自裁？」

四喜娘子道：「我不管這些，你殺了我的丈夫可是鐵的事實。」

王岩說道：「在下殺了尊夫，妳可以爲夫索仇，只要妳划下道來，在下無不遵命？」

四喜娘子道：「你是要斬草除根？」

王岩道：「此話怎講？」

四喜娘子道：「你明明知道我打不過你，要我划道豈不是想連我一併剷除！」

王岩道：「江夫人誤會了，在下決無此意。」

四喜娘子道：「你認爲我會相信？」

王岩道：「江夫人如若不信，在下也無可奈何。」

四喜娘子一嘆道：「一個女人無論多大的能耐，總是以丈夫爲依靠的，你殺了我的丈夫，我豈不變做一片孤萍了。」

王岩咳了一聲道：「人死不能復生，在下只得向江夫人說一聲抱歉了。」

四喜娘子道：「我有一個兩全的主意，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接受。」

王岩道：「江夫人不妨先說出來讓在下考慮考慮。」

四喜娘子道：「你殺了我的丈夫，你就應該負起做丈夫的責任，唉，我曹欣兒不是無名少姓之人，配你天壞王郎還不致怎樣寒酸……」

四喜娘子原來並不是想替黑煞神報仇，說到後來圖窮七現，竟然毛遂自荐起來了。

蘭陵郡主朱玫勃然大怒道：「不要臉，天下的男人多的是，妳不會去隨便檢一個麼？」

以朱玫的性格，他早該發作了，只以強敵當前，不得不抑壓着怒火。估不到四喜娘子這麼厚顏無耻，竟敢在丈夫屍骨未寒之際，當着衆人向王岩大送秋波。

而且她對朱玫的怒罵，連眉頭都沒有聳動一下，似乎要王岩做她的丈夫，是理所當然一般。

對付此等無耻之人，除了憑武功一拚，似乎別無善策，因此，朱玫一聲嬌叱，挺劍撲了上去。

四喜娘子啊了一聲，嬌軀一擰，橫跨三尺，朱玫這全力一擊，連她的衣角也沒有碰上。

朱玫一招走空，接着身隨劍進，指顧之間，一連向四喜娘子刺出五劍。

這五劍宛如雪花亂舞，每一招都指向四喜娘子的關節要害，劍風激盪，吹得她那身紅衣飄飄欲飛。

她沒有還手回擊，紅得噴火的身子像游魚，閃得幾閃，便已脫出朱玫的劍光之外。

「喂，小妹子，妳聽我說，咱們都是女人，挑漢子誰不想揀個像樣的？妳男人殺了我的漢子，難道他不應該負一點責任嗎？」

一個根本不知廉耻的女人，說什麼也是白費。可是這女人的功力眞高，朱玫恨得牙齦發癢，可就是對她無可奈何。

身爲主持之人的喬曉春也覺得看不順眼，而且她担心一旦四喜娘子倒了過去，她就憑空多了一個勁敵。

她不再緘默了，踏前幾步，哼了一聲道：「江夫人，妳這是算什麼？難道妳忘了本派的規矩了？」

四喜娘子白眼一翻，冷冷一哼，道：「妳不必跟我戴大帽子，我根本不是萬劍派的門下，老娘愛幹甚麼就幹甚麼，妳管得着麼？」

四喜娘子在萬劍派是客位，喬曉春自然管她不着。不過如此一來，就引來了喬曉春的殺機，她不願憑白的多出一個强悍的對頭。

駭人的煞光在喬曉春雙目中打滾，她的語氣却顯得溫和已極。

「我不是這個意思，江夫人千萬不要誤會。啊，注意妳的身後……」

四喜娘子的身後什麼也沒有，但喬曉春唱做俱佳，使她不得不扭頭查看。

她只不過剛剛回頭，一股急風勢如鐵杵，以閃電般的速度猛襲她的氣海重穴。

她做夢也想不到喬曉春這般陰險，一記碎玉指帶着撕心裂帛的異響，無情的襲上身來。

所幸她功力夠高，在千鈞一髮之際擰身逃竄，總算避開了重要部位。

不過碎玉指爲武林一絕，她雖是避開了穴道，傷勢仍然不輕。

好在這一指使她淸醒了過來，她知道爭丈夫目前無望，說不定腹背受敵，會將小命留在這裏。

一聲悲憤的怒叱，她身化輕烟一般，向院外彈身急竄，紅影迅捷的一閃，她已越墻而出。

喬曉春估不到四喜娘子在中了碎玉指之後還能負創而逃，她不甘心放過這位名滿江湖的曹欣兒，却無暇追趕下去。

無暇的原因很簡單，是王岩攔了她的去路。

「姓王的！你待怎樣？」

「這就要問妳了，妳擺出這等陣仗，爲什麼還要問我？」

「哼，不要狂，你們毒發的時間，還只有兩個時辰，依我相勸，你最好聽話一點。」

「嘿嘿……妳錯了，喬夫人，妳幾曾聽說王某聽過別人的話的？」

恐嚇不生效用，浴血一戰已然無法避免，先下手爲强，單憑庭院中的佈置，王岩夫婦就無法討得好去。

而且她還有兩個有力的後援「蘇氏父子」，縱然單打獨鬥，勝券可能仍然操之在我。

於是，她柳眉一挑，回顧蘇戎洵道：「老爺子！勞你的駕……」

蘇戎洵淡淡道：「咱們院中擺下了刀山箭林，老夫……嘿，豈能自弱名頭！」

喬曉春一怔道：「你怎麼啦？老爺子，我要你獨自生擒姓王的，誰說咱們依多爲勝了？」

蘇戎洵道：「好，叫他們退出吧。」

喬曉春道：「爲什麼叫他們退出去？難道就不怕姓王的漏網麼？」

蘇戎洵道：「這等場面，對王少俠是一種心理上的威脅。老夫以大欺小已是不該，怎能再估此等便宜。」

喬曉春大怒道：「蘇戎洵，你敢不聽我的指使？」

蘇戎洵長長一嘆道：「曉春，別忘了我還是妳的丈夫，那指使二字，似乎頗爲不妥。」

喬曉春嗤之以鼻道：「你還配做我的丈夫？告訴你吧，你父子毒發的時間已到，我如若不給你們解藥，明年今日就是你父子的忌辰了！」

蘇戎洵淡淡道：「人生百年，終有一死，不給解藥也沒有什麼，何必說得那麼難聽。」

喬曉春面色一沉道：「很好，那你就等着毒發身死吧，上。」

素手一揮，人潮急湧，數十名勁裝大漢，由四週向王岩夫婦迫來。

王岩向那般黑衣大漢一瞥，急忙對朱玫傳音道：「這般人神色呆板，兩眼發直如非武功特異，就是神智受到了控制，此等人一經纏鬥，可能會除死方休，他們人數如此之多，實在殺不勝殺。因此，擒賊先擒王，只要制住了喬曉春，這般人就不足爲患了。

朱玫道：「相公說的是，我先上。」

點足彈身，出手如電，長劍振起三朵劍花，分襲喬曉春左右期門及玄機各穴。

喬曉春怒叱一聲道：「妳既是找死，可怨不得本夫人心狠手辣。」

語音未落，素手急揮，一片凌厲的刀光反襲朱玫持劍的腕脈。

朱玫哼了一聲，玉腕一挫，纖足斜踏，右臂順勢一帶，長劍橫掃而出。

喬曉春見朱玫步法精奇，出招快如閃電，知道一時之間不易分出勝負，如若王岩再出手參與，今日之戰，她可能要凶多吉少。因而撮口一聲徑嘯，向黑衣大漢發出了催戰的指示。

王岩一見大事不妙，不待黑衣大漢迫近，身形急晃，手乂子以電光石火的速度，突破喬曉春的刀幕，噗的一聲，不偏不倚的點上了她的脅門。

然後身形一轉，左手一抓一帶，已將喬曉春的嬌軀掄了一個圓週。黑衣大漢神色一陣錯愕，果然一起停止了前進。

——下期續完——

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獨角龍王、藍純青等大獲全勝，假冒石松齡和獨角龍王的賊人，均因身負重傷，逃亡無路，自戕而亡，石中英自僞冒石松齡的賊人屍身，揭下人皮面具，得盲目附和的趙玄極、鄧錫侯、高翔生憬悟過來，但因身中賊人慢性毒藥，均急欲趕返石家莊捉拿屈長貴，這時却發覺留守船上的衞士全皆中毒身亡，戚婆婆與高順已逃之夭夭，獨角龍王知此時趕往石家莊，已無濟於事，轉問石中英如何發落八青衣少女，石中英主張廢去她們武力，放她們離去，獨角龍王乃命穆五娘下手——

立心擒虎倀　反而被虎咬

穆五娘的外號，是「奪命金丸袖底針」，一個以暗器出名的人，認穴自然準。

她走近兩個青衣少女身邊，雙手齊發，右手出指如風，勁透指尖，連點了三處要穴，左手輕推，却解開了「米粒打穴」受制的穴道。

她不但出手奇快，身法也迅速絕倫，身形一幌，又點了兩個青衣少女，同時推開了她們的穴道。

但就在這一瞬之間，突聽接連響起四聲「砰」「砰」之聲！

剛剛被廢去了武功，又解開「米粒打穴」的四個青衣少女，竟然一個接一個的倒了下去。

這下，不禁看得穆五娘一呆！

穆愼行倏地站起身來，低喝一聲道：「五妹住手！」

穆五娘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穆愼行道：「也許是妳出手重些。」

楊杏仙俏皮的道：「娘方才還不相信我呢！」

穆愼行走到四個少女身邊，俯身瞧了瞧，道：「她們已經死了。」

穆五娘奇道：「這怎麼會呢？」

穆愼行道：「讓我來試試。」

說完，揚手朝邊上一個少女點出一指，然後左手一拂，解開了她受制穴道。

他外號「劍軟掌柔」，使的完全是一種柔勁。

那知一掌拂出，那少女身形一歪，同樣的「咕嚕」摔倒地上。

穆五娘笑了笑道：「三哥出手也重了麼？」

穆愼行臉色微變，詫異的道：「這不可能。」

他這回不再出指點廢武功，只是左手一拂，起下了另一個青衣少女嵌在身上的兩顆石子。

但那少女依然應手倒了下去。

八個青衣少女，轉眼之間，倒下了六個。

但就在此時，那最先摔倒的兩個，嘴角間忽然流出了黑血！

藍純青道：「她們口中含有毒藥。」

穆愼行走近還未倒下的兩個青衣少女身邊，伸手揑開牙關，果見她們口中，含着一顆烏黑的藥丸，只是穴道受制，劇毒未曾入喉，沒有發作而已。

不覺輕輕歎了口氣道：「這兩個也不中用了，她們何以口中都會含着這種毒性奇烈的毒藥呢？」

藍純青道：「由此看來，她們倒是眞正的賊黨了，老賊爲了怕她們對敵時被擒，洩漏機密，故而在出手前，每人都得口含毒藥，也許這種毒藥，含在口中，有一定的時間，必須吐出，她們因穴道被制，超過了時間，毒藥才會融化。」

獨角龍王點點頭道：「藍兄這番分析，頗有道理，這老賊手段眞是毒辣的很。」說吧，朝向開山揮了揮手道：「向兄，要兄弟們把她們抬出去埋了。」

向開山答應一聲，招來了幾個勁裝漢子，把八名青衣少女的屍體抬了出去。

風雲子趙玄極感歎的道：「老賊縱然心計深沉，處事愼密，但他仍然失敗了，這眞所謂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藍純青只是微微搖着頭。

他沒有開口；但搖頭當然表示不同意風雲子的看法。

百步神拳鄧錫侯焦急的道：「咱們目前該當如何呢？」

高翔生忽然詭秘的一笑道：「兄弟倒有一個計較在此，不知是否可行？」

鄧錫侯道：「高兄說出來聽聽。」

高翔生笑了笑道：「天機不可洩漏，鄧兄且附耳過來。」

鄧錫侯果然附耳過去。

高翔生附在他的耳邊，低低的說了好一陣。

鄧錫侯雙目神光連閃，洪笑道：「好計策，這辦法不錯。」

藍純青道：「高兄有何妙計，怎不說出來大家聽聽？」

高翔生聳聳肩，苦笑道：「咱們身受賊黨控制，在咱們動身前來君山的前夕，屈長貴雖送了一顆藥丸，但算來也只能再熬過一個月的時光，心痛症就要發作了，咱們不得不死中求活，只是此事還得藍掌門人幫忙不可。」

藍純青慨然道：「只要用得着兄弟之處，兄弟自當効勞。」

高翔生目光一掃，朝大家低低的說出一番話來。

當天，黃昏時分，藍純青和高翔生，鄧錫侯，風雲子四人，悄悄的離開了龍門幫。

石中英，左月嬌也在他們走後不久，跟着別過獨角龍王，連夜走了。

獨角龍王當晚宣佈，由雙槍楊天壽升任了龍門幫副幫主，安慶分舵，則由雙斧向開山繼任。

龍門幫由一場險惡的風濤中，轉危爲安。

只有新任副幫主楊天壽的掌上明珠楊杏仙楊姑娘，內心却有一絲無法言宣的悵觸。

×　　×

石門山南麓的石家莊，依然抱山枕流，平靜如首。

此刻，已經快是太陽下山的時候了！

依着一條溪岸而鋪設的平坦的石板路上，正有一道人影，一路奔行前來。

這人走的十分急促，但身法恰似行雲流水，足不揚塵，迅速異常。

眨眼工夫，已經到了石家莊大門，他急步而又飄洒的，昂然跨進大門，朝裏行去。

坐在大門口的兩個青衣勁裝漢子看到此人，不禁一呆，趕忙雙脚一挺，筆直站起身子，垂手叫了聲：「盟主。」

「盟主」，當然是六合劍石松齡了！

沒錯！這人修眉朗目，貌相淸癯，兩鬢微見花白，一部疏朗朗的飄胸黑髯，青衫飄忽，腰懸六合劍，那不是石盟主還有誰來？

當然，兩個勁裝漢子喊出「盟主」來的時候，石盟主可能連聽也沒有聽到。

他脚步顯得有些急促，一脚朝着書房那邊行去。

剛走到迴廊轉角處，正好有一個人急匆匆迎面走來。

當那人一眼看到「石盟主」，立卽雙手一垂，迎着道：「盟主回來了？」

他，正是石家莊的總管屈長貴，石盟主面前最得力的人。

石盟主臉色凝重，沉着聲道：「長貴，你可曾接到老夫的飛鴿傳書？」

屈長貴瘦削臉上，堆着笑容，連連躬身道：「收到了，屬下已經遵照盟主指示，莊上的人，已經分批撤走。」

望望石盟主，遲疑的道：「盟主，這是……」

他敢情在心裏蹩了幾天，本來不敢問的，終於問了出來。

石盟主舉步走去，口中忽然悠長地歎息一聲沉重的道：「咱們徹底失敗了！」

屈長貴身軀陡然一震，一時間幾乎目定口呆，驚異的道：「徹底失敗了？」

石盟主沒有理會他，口中哦了一聲，問道：「高翔生他們，可有消息？」

屈長貴跟在他身後，躬躬身道：「高掌門人和趙道長，也是下午到的，正在書房之中，恭候盟主。」

石盟主「哦」了一聲，又道：「戚婆婆呢？」

屈長貴道：「還沒有消息。」

這幾句話的工夫，已經走到書房門口，石盟主一手掀簾而入。

果見八卦門掌門人高翔生，和風雲子趙玄極，已經先在，此時正在隔着一張茶几，低聲說話。

石盟主跨進書房，高翔生，趙玄極同時站起身來。

石盟主含笑點頭道：「二位比兄弟來的還快。」

高翔生拱拱手道：「兄弟和趙道兄也剛到一回，方才聽屈總管說起，盟主六概也是下午可到，這話說了不過一刻工夫，盟主果然到了。」

說話之時，一名小童，沏了一盞茶送上。

石盟主清癯的臉上，陡現鬱怒，恨恨的道：「咱們這一次，居然會覆敗在一個豎子手上，唉！二位總算脫險歸來，只不知鄧兄如何了？」說罷，伸手從几上端起茶碗，但他並沒有喝。

只聽門外响起一個洪亮的聲音接口道：「兄弟自然也脫險歸來了。」隨着話聲，走進一個身材短小，面紅似火的老人！

百步神拳鄧錫侯！

石盟主雙目一亮，急步迎了過去，歡然道：「鄧兄來了就好。」

高翔生堆着滿臉皺紋，接口笑道：「這叫做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石盟主目光一掄，朝屈長貴問道：「祝兄呢？怎麼不見？」

屈長貴道：「祝掌門人出去了，他知道盟主午後可以回來，大概就會趕回來的。」說話之時，在書房伺候的小童，又替百步神拳鄧錫侯沏了一盞香茗送上。

石盟主迅速的掃了高翔生、趙玄極、鄧錫侯三人一眼，然後輕咳一聲，目光一抬，朝屈長貴道：「屈長貴。」

這聲輕喝，帶着些威嚴的口氣。

屈長貴自然聽的出來，趕忙躬身應「是」。

石盟主道：「他們要問你一件事。」

屈長貴連連躬身，道：「盟主但請吩咐。」

石盟主回頭道：「高兄，你問吧。」

屈長貴臉露驚異的望望高翔生，沒有作聲。

高翔生一臉陰笑道：「屈總管，兄弟想知道咱們患的心痛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屈長貴聽得不禁一怔，朝石盟主道：「盟主……」

石盟主道：「不要緊，你告訴他們好了。」

屈長貴又恭謹的應了聲「是」，才吞吞吐吐的道：「這是盟主吩咐的……」

他敢情當着石盟主面前，不敢再說下去。

石盟主一手捋鬚，徐徐道：「你只管說好了。」

屈長貴道：「因為盟主綜理天下武林糾紛，怕追隨他的人，未必忠於盟主，才要兄弟在諸位身上，下了穿心毒藥。」

鄧錫侯身軀一震，厲聲道：「你在我們身上，下了穿心毒藥！」

屈長貴應道：「是的；但這並不要緊，只要每隔三日，吞服一顆延緩毒發之藥，就可無事。」

鄧錫侯道：「如果不服顆藥丸呢？」

屈長貴道：「三日之內，毒發穿心，無藥可救。」

鄧錫侯怒哼一聲道：「如此說，你給我們的，不是解藥了。」

屈長貴點點頭道：「那是暫時抑制毒發之藥。」

高翔生道：「那麼解藥呢？」

石盟主頷首道：「不錯，三位老哥此次追隨老夫，出生入死，才能脫險歸來，老夫已經答應他們解去穿心之毒，你給他們解藥好了。」

屈長貴面有難色，抬頭望望石盟主，才道：「只是……」

高翔生大聲道：「只是什麼？盟主已經答應了，你還不給？」

屈長貴道：「高掌門人誤會了，只是解藥不在兄弟身上。」

鄧錫侯道：「那在什麼人身上？」

只聽門外有人應聲：「在我身上。」話聲甫落，已從門外緩步走進二個人來。

前面一個身材頎長，穿着一襲青綢長袍，面目冷森，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一望而知，臉上戴着面具。

第二個身穿銀白長袍，黑鬚飄胸，腰懸銀鞘長劍，丰神脫俗，正是華山掌門人祝景雲。

石盟主目中精芒飛閃，沉哼道：「景雲兄，這位是誰？」

青袍人忽然仰天大笑一聲道：「石盟主也許不認識在下，但在下對石盟主却是熟悉的很。」

石盟主聽他口音，確實有些熟悉，只是一時想不起他是誰來？

這就冷冷說道：「閣下戴了面具？」

青袍人大笑道：「彼此彼此！難道石盟主沒有戴着面具麼？」

石盟主已然覺出形勢不對，冷喝道：「景雲兄，你帶這位朋友進來，有什麼事嗎？」

青袍人沒待祝景雲開口，搶着說道：「盟主不是答應給他們二位解藥麼？在下就是給盟主送解藥來的了。」

石盟主霍地從太師椅上站了起來，沉喝一聲道：「此人形迹可疑，你們給我拏下了。」

這情形，誰都看的出來，祝景雲，屈長貴，都是一夥的人！

對方祇有三人，自己這邊却有四個人，在人手上，較佔優勢，自然是先下手為

強。

風雲子趙玄極，坐的離青袍人較近，身形一閃，已經到了他側面，冷聲道：「閣下既是送解藥來的，那就拏來。」

右手一探，朝他手腕扣去。

青袍人不避不閃，忽然轉了個身，右腕一抬，反而朝趙玄極手上送來。

這一下，自然輕而易舉的拏住他的脈腕。

趙玄極沉喝道：「解藥呢？」

青袍人面上毫無表情，咧嘴一笑道：「趙玄極，你扣緊了。」

這話不說，趙玄極倒也並未感覺到什麼？但他說了這句話，趙玄極就立時發覺不對！

那是因為自己扣着對方脈腕的五指，竟然使不出絲毫氣力。

青袍人也不理他，只是右腕輕輕一翻，一下反而扣住了趙玄極的手腕，向旁摔出。

他五指一鬆，趙玄極一個人再也站立不住了，腳下踉蹌，摔出數步之多，砰然摔倒地上。

這原是電光火石般事，百步神拳鄧錫侯看出情形不對，口中怒喝一聲，揮手一拳，直搗過去。

「百步神拳」，是南海門的絕技，一拳出手，拳風可以直逼百步，也就是俗稱的「隔山打虎」。

「隔山打虎」，當然是誇大之詞；但傷人於百步之內，却是事實。

這回鄧錫侯一拳搗出，同樣有了不對的感覺！

「百步神拳」擊出的時候，縱然沒有凌厲拳風，但已貫足了內勁，應該透拳而出！

可是這回，他一拳搗出，自己就感覺到一絲勁力也沒有。

不！一拳擊出，腳下跟着一個踉蹌，往前衝去，「咕冬」一聲，跌了下去。

石盟主看的大吃一驚，右腕一抬，長劍嗆然出鞘，嗔目喝道：「你們使的什麼詭計？」

高翔生跟着站起，忽然「咦」了一聲，回頭苦笑一聲，道：「兄弟……兄弟也不成了……」

雙足一屈，一個身子歪着，往地上倒去。

青袍人大笑一聲道：「藍純青，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了，我勸你還是束手就縛的好。」

石盟主曾是藍純青！這話大是出人意外！

但就在此時，石盟主已經發出一聲蒼勁的長笑，倏地從他的臉上，揭下一張面具。

這一剎那，他清癯的貌相，登時變得面如重棗，也平添了許多皺紋。

只見他雙目寒星飛閃，沉聲道：「不錯，老夫正是藍純青，你們要待怎樣？」

屈長貴忽然從左首緩緩逼了過來，瘦削臉上，隱露獰笑，冷冷說道：「藍掌門認命了吧！」

右手「呼」的一掌，直劈過去。

他出身旁門，但「玄冰掌」却已練到十二成火候！

一掌甫出，一團奇寒徹骨的冷風，急如雷奔，已經撞到藍純青身前，凜冽寒氣，直砭肌骨。

藍純青怒笑道：「屈長貴，你是什麼東西，也敢在老夫面前，出言無狀。」

左手揚處，打出一記內家真力的「劈空掌」。

兩股掌風，在兩人身前驟然一接，發出「蓬」的一聲輕震！

藍純青這一掌，凝聚了內家真力而發，功力何等深厚？

掌風一接，屈長貴的「玄冰掌力」立被震散！

寒風在空中，揚起了一陣激蕩，登時烟消雲散。

差幸屈長貴見機的快，才未被掌風直接擊中，但却連連退了三四步。

藍純青縱然一記「劈空掌」把對方掌風擊散，但亦覺着身上微有寒意，不禁暗暗一怔。

就在此時，他突然察覺到那青袍人和祝景雲，同時忽然欺了過來，掌力已然近身。

他連看都來不及，身形一個急旋，拍出左掌，人却向旁側閃開數尺。

青袍人和祝景雲同時發掌，是因屈長貴的掌風，被藍純青擊散，怕他趁機追擊之敵。

此時却被藍純青一掌封開，人也隨着旋了出去，兩人不約而同的，同時衝了過來。

屈長貴只是掌力被藍純青震散，人原並未負傷。

此時眼看藍純青向旁閃出，似是大有奪門而逃的企圖，也立即雙掌護胸，疾然欺來。

藍純青手中六合劍（他扮演石盟主，自然佩上六合劍才是）一橫，冷冷喝道：「你們三個想一齊上，還是想輪流和老夫動手？」

青袍人冷漠的道：「藍純青，你不覺得太狂了麼？」

藍純青橫劍當胸，冷笑道：「你們什麼卑鄙的手段都使的出來，難道還怕江湖上，笑你們不懂規矩麼？」

祝景雲抬手抽出太白劍，凝聲道：「藍純青，你太囂張了，倒要領教領教你的劍法。」

藍純青笑道：「祝景雲，你大概也是冒名頂替之流吧！你會華山太白劍法？」

祝景雲聽的勃然大怒，怒道：「老匹夫，死在臨頭，還敢逞口舌之利，看劍！」

「刷」的一劍，斜劃而出。

藍純青自然認識，他這出手第一劍，使的果然是華山派「太白劍法」中的「西嶽流雲」，劍走偏鋒，光芒如電，勁勢十足！

心頭暗暗冷笑，右手一擺，六合劍一招「迎風破浪」，猛向對方劍上撞去。

但聽「噹」的一聲，雙劍交擊，竟然旗鼓相當，勢均力敵，兩柄長劍，碰在一起，各不相讓。

第一招上，就拚上了內勁！

藍純青心裏明白，若論內功，自己應該還勝過他一籌！

但此時自己成了單人隻劍，對方却還

有兩個人虎視眈眈，站在一旁，伺機而動，利在速戰速決。

心念閃電一動，立即大喝一聲，左手揚處，打出一記「劈空掌」。

祝景雲看他一掌劈來，不由得冷笑一聲，左手駢指如戟，凌空一指，朝藍純青掌心點來。

一縷指風，居然尖銳如嘯，發出破空輕嘯！

藍純青心頭不覺一楞，暗暗納罕，暗忖道：「這廝使的，居然會是華山『仙人指』！」

華山「仙人指」，專破各種掌風，因此亦稱「破風指」。

據說華山派開山祖師太白神翁，曾在華山東峯的石崖上，留下了五個指痕，昭示後學，後人稱爲仙人掌。（地名）

這是華山派不傳之秘，師徒口授，不是嫡傳弟子，外人無法學得。

藍純青心頭驚疑不定，自然不願和他硬拚，身形陡然一旋，劍使「御」字訣，疾快的向右側閃出。

青袍人早已掣劍在手，長劍一領，突然迎面欺來，獰笑喝道：「藍純青，放下劍來，饒你不死。」

藍純青沒待對方欺近，唰的一劍，朝前劃出，怒哼一聲，道：「你們早該一齊上了。」

青袍人冷冷的道：「你一再和本教作對，說不得只好把你除去了。」

他竟然不顧江湖規矩，和祝景雲聯手來鬥藍純青。

藍純青雖不知這青袍人是誰？但聽他口氣，分明身份不低。

尤其他這句「一再和本教作對」，更使得藍純青心頭猛然一動！

對方無意之間，露出了口風，他豈肯放鬆？

手中六合劍連揮，仗着幾十年功夫，沉穩化解兩人攻勢，一面問道：「你們是什麼教？」

青袍人冷聲道：「你去問閻羅天子吧！」手中長劍，攻勢突然一緊，劍劍辛辣，攻勢凌厲無匹。

藍純青心頭又急又怒，眼看高翔生等三人，一齊着了對方的道，此刻仍然昏迷不醒，自己既不能棄之而去。

對方三人武功劍術，均又不在自己之下，別說救人，就是連自己能否突圍，尚未可知。

他究竟是久經大敵，眼前形勢，雖然大大的對他不利，但心知高手對劍，絕不能動怒，自然更忌焦灼不寧。

因此沉穩化解，連擋了兩人七八劍之後，漸漸定下心來。

聚氣凝神，施展出「崆峒劍法」中，攻守兼備的招術，緊守門戶，乘隙反擊。

但見劍光如練，週身繚繞，力敵兩名絕頂功力的高手，兀是毫不退讓。

三人打到急處，三道劍光，竟如交織的一面銀網，劍風激盪，聲如裂帛。

書房地方雖然寬敞，但許多精緻擺設，和兩邊的几椅等物，只要被劍光掃中，莫不紛紛碎裂。

這樣持續了三五十個照面，青袍人和祝景雲兩柄長劍，劍勢漸盛，而且也在逐步緊緊收束之中。

藍純青的劍光，却被逐漸的壓縮了下去。

天色逐漸昏暗！

書房中劍光盤旋，對面已經看不清人影！

屈長貴雙目炯炯，嚴神守住了門口，自然是防備藍純青突圍。

激戰中，藍純青已經用盡了一切應敵的方法，如今漸感到再也支撐不下去了。

在兩人全力迫攻之下，他自己估量，最多大概也只能再支持一二十招，就非落敗不可！

既然註定了落敗，不如想辦法突圍。

四個人來，總不能全落在他們手裏。

當然，他也知道，要想突圍，也並非易事。

他這一心萌退，正待奮起全力，先把兩人逼退開去，才有機會奪門而出。

就在此時，他身後忽然無聲無息的掃來了一記「掃趟腿」！

屈長貴守在門口，青袍人和祝景雲正在揮劍搶攻，身後自然不可能有人。

這一記「掃趟腿」，自然出於藍純青意料之外，那裏還有閃避的機會？

一時但覺雙脚劇痛，一個人「砰」然摔了下去。

藍純青雖是久戰疲乏之軀，但他數十年修爲，一身功力，何等精湛，一跤摔落下去的人，上身還未着地，左掌一按，人已騰身躍起！

但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他忽覺右背「鳳尾」，「精促」，「笑腰」三處穴上，忽然一麻，一個人重又「砰」然一聲，跌落下去。

也在此時，青袍人忽然跨上一步，劍勢直落，朝藍純青當胸刺下。

但見劍光一閃，另一枝長劍，飛快的從旁撩封，「噹」的一聲，架開了青袍人的劍勢。

青袍人不覺一怔，沉聲道：「祝兄這是什麼意思？」

祝景雲躬身道：「副座，此人對咱們有用。」

他稱青袍人「副座」，那麼青袍人敢情是什麼教的副教主了。

青袍人長劍一收，頷首笑道：「祝兄說的極是。」

× ×

如今天色已經全黑了。

一片夜霧，籠罩在山林間，暗影空濛，使人視綫不清。

石家莊巍峨的莊院，黑壓壓地矗立在山麓間，看不到一絲燈火。

這時，從十里長的谷道間，出現了兩條人影，一前一後，沿着山溪，朝石家莊奔行而去。

這兩條人影，好像有什麼急事，奔行的相當快速。

不過眨眼工夫，他們已經奔近門樓前面的一片草坪中間。

後面那人，忽然輕輕的叫了聲：「大哥。」

她這一開口，聲音又嬌又脆，顯然是一位姑娘家！

看，夜影中，她那身形瘦瘦俏俏的，

有多苗條！

走在前面的是個頎長人影，他聽到叫聲，立即刹住了奔行中的身形，問道：「妹子，有什麼事嗎？」

苗條人影道：「我覺得有些不對。」

頎長人影舉目四顧，問道：「那裏不對了？」

苗條人影道：「這時，正當上燈時光，又不是半夜三更，大家都入睡了，莊上怎會連一點燈光都沒有？」

頎長人影望望莊上，果然沒有一點燈光，不覺微微一怔，沉吟道：「莫非賊黨已經得到消息？」

苗條人影道：「這不可能，我們一路上，行踪十分隱秘，而且，曉宿夜行，賊黨耳目雖靈，也絕防不到我們來的如此快法。」

頎長人影道：「那妳担心什麼？」，

苗條人影道：「我也不知道，只是我到了這裏，突然心裏害怕起來，好像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頎長人影笑了笑道：「這是妹子平日對賊黨的毒辣手段，知道的較多，心裏一直籠罩着陰影，一旦回到舊地，就打心裏生出怯意。」

說到這裏，接着道：「別說老賊已死，莊上只有假冒祝伯伯的賊人和屈長貴兩人留守，如今藍老前輩四位，已經穩住對方，先進去了，就是只有咱們兩個人，也何懼之有？」

苗條人影睜大眼睛望着他，好像只要有他在身邊，她就有了安全感。

她輕輕的點點頭，嬌婉一笑，低低說道：「大哥說的是。」

頎長人影道：「那就快走，裏面也許已經動上手了。」

苗條人影道：「大哥，藍老前輩分派給我們的任務，是要你截住所有逃出來賊黨，因爲假冒祝掌門人的賊人和屈長貴，可能都戴着面具，只要取下面具，我們就認不出他是誰來？因此不能讓他們有一個人漏網，這裏正當莊院前面，視野較寬，我看還是留在這裏的好。」

頎長人影微一點頭，笑說道：「好吧，那麼咱們還是先坐下來，免得讓賊人們看到。」

苗條人影看了他一眼，問道：「大哥，你碎石準備好了麼？」

頎長人影已在草坪中間席地而坐，左掌一攤，笑了笑道：「早就準備好了，大概十丈之內，就算他是飛鳥，也保證逃不出去。」

苗條人影傍着他身旁也坐下，低低的道：「大哥，你這手『米粒打穴神功』眞管用，幾時教給我好不好？」

頎長人影笑道：「妹子一手飛針，也不錯啊！上次要不是妳給他們一把飛針，我差點就被截住了。」

苗條人影道：「我飛針比大哥的碎石子，差得太遠了，我最多只能打到一丈四五尺以內的人，再遠就失去了準頭。」

說到這裏，不覺「嗯」了一聲，偏着頭道：「大哥是不是故意拿話岔開，那是不肯教我『米粒打穴』了。」

頎長人影笑了笑道：「妹子要學，我還會不肯教妳麼？」

苗條人影心頭漾起一絲甜意，雙目之中，閃着星星一般的光亮，嫣然一笑，低低的道：「大哥，你眞好。」

這句話，口氣顯得十分親密。

頎長人影聽的心頭不禁怦然一蕩！

一時之間，兩人不期而然都沉默了下來。

半晌之後，苗條人影忽然抬起頭來，低低的叫了聲：「大哥。」

頎長人影應了一聲，回過頭去。

苗條人影抿抿嘴，問道：「大哥，你想不想念小時的伴侶，祝掌門人的女兒祝琪芬？」

頎長人影聽她提起祝琪芬，眼前不禁浮起兒時的景象。

一個人對小時候，青梅竹馬的伴侶，印象是最深刻的。

他想起阿榮伯牽着自己和祝琪芬的手，一同上街。

也想起自己和祝琪芬在後院捉迷藏。

有一次，自己從阿榮伯那裏，學了半記「掃趟腿」，就拿祝琪芬試驗，把她掃倒地上，跌了一跤。

她只是坐在地上哭，自己不知說了多少好話，她才不哭……

苗條人影咭的輕笑道：「大哥，瞧你，一說起祝琪芬，你就想的出了神！」

頎長人影臉上一紅，道：「妹子休得取笑，我只是在想，琪芬可能也落在賊黨的手中。」

苗條人影低「啊」一聲道：「對了，大哥，我想那祝掌門人，可能是眞的！」

頎長人影愕然道：「何以見得？」

苗條人影道：「這道理很簡單，祝掌門人如果是賊人假扮的，就不用叫我假扮祝琪芬了，因爲祝琪芬並不是很重要的人物，那時他們也不會想到大哥會突然回來，他們要我假扮她，自然是爲了要騙一個人……」

她「啊」了一聲，又道：「對了，乾爹告誡過我幾次，不准我和祝掌門人多說話，每次祝掌門人來的時候，我從沒和他單獨說過話，不是有乾爹在旁，就是有屈長貴陪着，如今想來，我好像是留在乾爹身邊的人質。」

頎長人影目光一亮，唔道：「這有可能，也許祝伯伯也被他們下了心痛症的毒，這麼說，祝伯伯該是眞的了！」

他舉目望望黑壓壓的石家莊，依然沒有燈火，也不見有半點動靜。

心中不覺起了一絲疑竇，劍眉微蹙，說道：「鄧老前輩最後一個進去，也快有半個多時辰了，怎麼莊中還會一點動靜都沒有？」

苗條人影說道：「大哥怕他們出了岔子？」

頎長人影不安的道：「如論武功，有藍老前輩四位，已經足够應付，只是賊黨詭計多端，令人防不勝防。」

苗條人影道：「大哥，我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頎長人影一躍而起，說道：「不錯，我們還是進去看看的好。」

說完，舉步朝前走去。

苗條人影跟着站起，叫道：「大哥，我們一起走咯！」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和林百合自白衣庵返回寂寞山莊後，得到神手會會主鄧嘯天的報告，知道了秦天祥許多秘密，原來鄧嘯天把應飛用迷魂酒毒倒，他便假扮應飛，追隨在林天祥左右，郭長風爲依約將男用香羅帶換交大悲師太，交換林元暉、公孫茵的安危，擬定卽晚下手在秦天祥身上盜取，爲配合鄧嘯天行動，田繼烈在前莊備配人手，郭長風因事要進城一趟，說明午夜當趕回相助，詎迄子夜，仍未見郭長風返回，田繼烈焦急不已，恐郭在城中出事，要趕進城偵查，囑咐呂堃不要讓林百合知道——

巧手龍轉鳳　妙化鹿爲馬

田繼烈話猶未完，却見林百合飛步奔了進來，喜孜孜道：「郭大哥回來了！」

郭長風緊隨而到，滿身風塵，精神却很振奮。

田繼烈忙問道：「出了什麼事？到現在才回來？」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沒什麼，只是安排明天交換的事，多費一點時間……」

接着便問：「前莊情形怎麼樣？」

田繼烈道：「一切尙稱順利，因爲久等你不見回來，還沒散席。」

郭長風道：「時間不早了，告訴楊百威快些散席，依計行事。」

田繼烈吩咐傳話前莊，準備行動，然後尋了個單獨的機會，偷偷問道：「郭老弟，這半夜你究竟去了什麼地方？」

郭長風却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低聲道：「現在沒有時間詳談，麻煩老爺子準備點乾粮和食水，要够五六個人一整天的需用。」

田繼烈一怔，道：「要乾粮食水作何用途？」

郭長風道：「老爺子現在別問，如果羅帶能順利到手，那時自會詳細奉告。」

田繼烈越打聽越糊塗，只好不問，自去依言準備。

沒多一會，已屆子夜。

郭長風隨身携帶了那條女用香羅帶，和呂堃準時來到前莊客院。

千手如來鄧嘯天已在院中等候，三人照面，呂堃留守窗外，郭長風和鄧嘯天却移身院牆牆脚下。

郭長風道：「情形如何？」

鄧嘯天低聲道：「秦老兒多喝了幾杯酒，剛躺下就睡熟了，現在正是下手好機會。」

郭長風把女用羅帶遞給了鄧嘯天道：「咱們不僅要取得那一條男用羅帶，把這一條換繫在他腰上，更不能驚動他，鄧兄有把握嗎？」

鄧嘯天笑了笑道：「放心，不會有問題的。」

郭長風又道：「萬一失手驚醒了他，寧可不取羅帶，也不能硬奪，鄧兄要先求脫身，咱們自會給你掩護。」

鄧嘯天胸有成竹地笑了笑，道：「我想，大約還不致糟到那種地步吧。」

揣了羅帶，竟大搖大擺向秦天祥的臥房走去。

郭長風放心不下，一閃身，掠上房外一棵樹上，屏息靜觀變化。

那棵樹，斜對着房外迴廊通道，恰好可以居高臨下，同時看到臥房的窗口和房門。

只見鄧嘯天去迴廊盡頭轉了轉，不片刻，竟變換成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大丫鬟，手裏捧着茶盤，忸忸怩怩走到秦天祥房門口，舉手在門上輕叩了三下，低叫道：「老爺子，睡了沒有？」

郭長風看得直想笑，皆因那鄧嘯天雖然襟衫長裙，鶯聲嚦嚦，扮得維妙維肖，裙下却露出一雙男人的大脚。

何況，今夜侍候客室的丫鬟僕婦，都已經奉命避開，那兒還會有這麼「標緻」的大姑娘。

房中鼾聲隱隱，不聞回應，看來，秦天祥的確已經睡熟了。

鄧嘯天毫不猶豫，逕自推門，走了進去。

他一脚跨進房中，便反手掩上了門。

郭長風看不見裏面的情形，又捨不得錯過「精彩」場面，忙跟呂堃打了個手勢，飄落樹下，欺近窗前。

側耳細聽，房內鼾聲未輟，這證明秦天祥並沒有被驚醒。

郭長風沾濕指尖，輕輕將窗紙挖破一個小孔，眇目向裏望去。

這一望，不禁楞住了……

原來僅這霎眼工夫，房內已不見鄧嘯天的人影，那隻茶盆却擱在床邊小几上。

秦天祥仰面而臥，手脚伸張擺成個「大」字，身上祇穿着內衣袴，鼾聲起伏，睡意正濃。

或許因爲酒後身熱吧，床上被褥全被秦天祥推去一邊，那條閃閃發光的男用羅帶，就繫在他貼身褲腰上。

郭長風目光掠過羅帶，忽然眼中一亮，奇怪，羅帶左右怎會多出了兩隻手！

天！那兩隻手竟是由床下伸出，正迅速地解着帶子結扣……

×　　×

郭長風眞是又驚又喜，他做夢也想不到，鄧嘯天早已在秦天祥的臥床下弄了手脚。

難怪他要事先觀察秦天祥的起居，難怪他敢誇口有把握將羅帶換取到手，敢情他是在秦天祥臥床上挖好了洞，人藏在床下，雙手由洞中伸出，等於環抱着秦天祥的腰部，輕而易舉便將那條貼身羅帶解下來，換上另外一條……

鄧嘯天不愧「千手如來」之稱，手法既迅速，又俐落，不過片刻，已將羅帶換下，從床底輕輕滑退出來。

床上的秦天祥仍然熟睡如故，毫無所覺。

鄧嘯天好心替他蓋好被褥，含笑搖搖頭，低聲道：「這麼大年紀啦，也不知道愛惜身體，當心招了凉啊！」

說完，端起茶盆，從容退出房外。

郭長風連忙迎了過去，同時招呼院中的呂堃，迅速離開了客室。

田繼烈在院外接應，急問道：「怎麼樣？」

郭長風揮手道：「成功了，叫武士們全部撤回休息，咱們回後莊去再詳談。」

田繼烈聽說東西已經順利到手，也欣喜不已，連忙傳話下去，武士們都神不知鬼不覺地撤出了前莊院落。

大夥兒返回小樓，林百合更是興奮，忙命備酒慶功。

席間，衆人傳觀那條男用羅帶，却看不出有什麼奇特之處，除羅帶形式較女用者畧爲寬長些，上面所嵌珠花圖案，幾乎毫無分別。

郭長風感嘆地說道：「就爲了這條羅帶，掀起無邊風波，眞叫人想不透，原因何在？」

鄧嘯天也搖搖頭，道：「憑良心說，這羅帶頂多值萬把兩銀子，除此之外，並沒有特別珍貴的地方，若說咱們『神手會』同道看中它猶有道理，以紅石堡的財勢，爭這東西就不近情理了。」

林百合道：「咱們不必管它有什麼珍貴，既然東西已經到手，就該儘快救回我爹和公孫姐姐。」

郭長風道：「這個我早已安排妥當了，不過，咱們不僅要用它救回林莊主和公孫姑娘，同時也要瞭解它的珍貴處，據我猜想，香羅帶所藏秘密，很可能跟整個武林禍福有關，咱們絕不能從此置身事外，任憑他們去爭奪。」

林百合道：「你有什麼安排呢？」

郭長風道：「這要看你是否信得過我了，如果你相信我，就讓我全權作主，否則，我就把羅帶交還給你，由你自己決定如何處置。」

林百合不覺一怔，說道：「你這是什麼話？我當然相信你，當然由你全權作主呀！」

郭長風道：「可是，我處置的方法，多少有些行險，萬一不巧，或許會毀了你們林家的傳家之寶，爲了查證羅帶秘密，或許會延緩救回令尊……你都願意聽我的安排？」

林百合道：」只要最後能救回爹爹，一切我都聽你的，別說區區林家寶物，卽使毀了整個寂寞山莊，我也絕不會有半句怨言。」

郭長風點頭笑笑，道：「好！這樣我就放心了……」

回顧田繼烈道：「乾糧和食水，不知都準備妥當了沒有？」

田繼烈道：「早已妥當，隨時都可取用。」

郭長風收斂了笑容，站起身來向衆人舉杯敬酒，正色說道：「諸位都是郭某人的朋友，也曾爲寂寞山莊殫精竭慮，流血流汗，甚至不惜犧牲性命，大恩不言謝，郭某人謹代寂寞山莊奉敬薄酒一杯，聊表寸心……」

衆人連忙謙謝，都乾了一杯酒，靜待他的下文。

郭長風接着道：「目前，爲了爭奪香羅帶，紅石堡和玉佛寺已經劍拔弩張，志在必得，武林黑白兩道也都捲入了漩渦，而寂寞山莊原本無辜，却受沉寃所蔽，反成衆矢之的，郭某人既承林姑娘託付全權處理羅帶和營救莊主之責，自問菲才，深恐難負重任，尙望諸位能一本初衷，繼賜鼎助，俾使林莊主沉寃得以昭雪，寶物藏珍不致落入貪婪奸徒之手。」

衆人紛紛道：「我等都願効死力，郭大俠但有差遣絕不推諉。」

郭長風道：「諸位既然如此看重我，郭某人就當仁不讓了，當前形勢險惡，相較之下，以咱們寂寞山莊力量最弱，處境也最不利，稍一不愼，後果將不堪設想，諸位若決心共赴危難，就必須忍受點委屈，凡事以大局爲重。」

衆人都道：「這是當然。」

郭長風道：「現今咱們人手已屬單薄，又須兼顧內外，因此，不得不事先將任務畧作分配……」

微頓，環顧了在座衆人一眼，便一一指名分派道：「莊中防護，由馬兄負責指揮，後莊小樓責成田石頭小兄弟留守，同時看顧櫻兒和兩位替身。」

馬魁和田石頭都頷首應諾。

郭長風又道：「楊兄專對秦天祥，從現在開始，必須隨時緊跟他左右，以便必要時先發制人，讓他措手不及，如和玉佛寺的人遭遇，却要僞作恭順，以免危及令堂的安全。」

楊百威點點頭，好生感激。

郭長風接道：「對付玉佛寺大悲師太，由我和林姑娘出面，我已經跟老福記錢莊連絡妥當，明天午夜時分，在北門城樓上空場，用羅帶交換人質，屆時，咱們除了跟她交換林莊主，公孫姑娘和吳姥姥，當然還要設法替楊兄營救令堂出險，以及索取『失魂毒酒』的解藥……」

田繼烈突然岔口道：「郭老弟，你們個個都分派了任務，還剩下我老頭子和鄧，呂二位，難道就閒着沒事做嗎？」

鄧嘯天和呂埅也異口同聲道：「是啊，咱們雖才不堪大用，至少也能搖旗吶喊，充充塲面。」

郭長風笑道：「三位別性急，我對三位不僅另有安排，而且要借重大才，負担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

田繼烈等三人連忙問道：「是什麼任務？」

郭長風道：「你們暫時別問，天亮之前，請携帶五人份量乾糧和食水，趕到七賢樓客棧後院上房，跟金沙雙雄會合，他們自然會告訴三位應做何事……不過，三位可得受點委屈了。」

田繼烈等三人欣然起身，含笑說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咱們就先告辭，動身了……」

郭長風沒有挽留，只在田繼烈耳邊密語叮嚀了一番。

田繼烈連連點着頭，道：「放心吧，我知道了。」

帶着鄧嘯天和呂埅，匆匆告辭而去。

×　　×

郭長風在後莊調兵遣將，理當絕對機密，然而，這些經過，却不料落在一個人眼中。

偏偏這個人，竟是紅石堡主秦天祥。

田繼烈等三人剛走，秦天祥也從一棵大樹上飄身落地，冷笑了一聲，屈指輕彈三响。

暗影中迅速閃出柳寒山，低聲道：「堡主都看見了？想不到應老爺子這麼豐富的閱歷，竟然也落在人家算計之中……」

秦天祥以手捋鬚，臉上浮現一抹陰沉的冷笑，緩緩道：「郭長風自認聰明，也一樣落在老夫算計之中了。」

柳寒山阿諛地道：「當然，堡主妙算無遺，那郭長風怎會是堡主的對手……」

秦天祥打斷了他的話，沉聲道：「你現在跟踪姓田的進城，看看他們究竟安排了什麼花樣，探查清楚後，順便去七賢樓救出應飛，但不必再回這兒來，就在北門城外等我。」

柳寒山連忙應道：「小的遵命……」

「還有！」秦天祥又道：「你那四個女人，全留在莊中不用跟去，以免郭長風起疑。」

柳寒山應諾，如飛而去。

秦天祥目送柳寒山去遠，低頭看看腰際那條女用羅帶，陰沉的臉上，突然閃過一層殺機，切齒作聲，道：「哼，你會魚目混珠，難道我就不會移花接木？咱們倒要試試誰的手段高明……」

×　　×

柳寒山奉命追蹤田繼烈，遠遠尾隨着三人直入襄陽西門。進城不久，却見三人聚在一起，窃窃低語了幾句，鄧嘯天和呂埅突然轉身奔向西南方，田繼烈則加快脚步，獨自向北門奔去。

柳寒山暗忖！三人之中以田繼烈最重要，北門又是預定交換人質的地方，田繼烈直奔北門，必有緣故。

當下便撇開鄧嘯天和呂埅，緊釘着田繼烈。

這一來，柳寒山可就受了罪了。

田繼烈號稱「千里追風」，別看他壞了一條腿，奔行起來仍然捷逾快馬，疾似流星，可憐柳寒山年紀雖輕，早被女色淘空了身子，幾乎連吃奶的力氣全使出來，依舊跟不上速度。

好在由西門往北門尙不太遠，一陣急奔也就到了。

柳寒山剛想喘口氣，忽見田繼烈以指擊額，喃喃自語道：「糟！怎麼把重要東西給忘了呢？」

說完，掉頭又往來路奔去。

柳寒山無奈，咬咬牙，只好也跟着重回西門。

來到西門城樓，田繼烈又停步自語道：「不行，時間已經來不及了，不如先把城裏安排妥當，明天再回去取東西！」

於是，返身又奔北門。

柳寒山不敢放鬆，只得也緊緊隨着轉身，……

回到北門城樓，田繼烈忽又跺脚道：「唉！我眞是老糊塗了，這麼重要的事，怎能不先通知金沙雙雄？」

一轉身，又飛步奔向七賢樓客棧……

柳寒山跟了兩個來回，早已上氣不接下氣，直在心裏哀求道：「我的親爹，你老人家就不能先拿定主意嗎？再這樣繞城跑下去，我可要被活活累死了……」

抵達七賢樓客棧，田繼烈總算沒有再改變主意，飛身一躍，掠進了後院店牆。

柳寒山望望那幾丈高的院牆，人已快要虛脫，但田繼烈既然進去了，說什麼也非跟進去不可。

他吸一口眞氣，勉强抑住喘息，飛身縱起……

將近牆頭，正想伸手勾搭牆上瓦脊，不料牆上也同時伸出一隻手，輕輕一把，扣住了他的腕脈穴。

接着，一聲低笑，道：「柳相公累了吧？俺來扶你一把。」

笑語聲中，牆頭探出一張又瘦又長的臉孔，赫然正是金沙雙雄老二，「鐵臂蒼鷹」甘天侯。

柳寒山還想掙扎，早被甘天侯拖進牆內，駢指點了穴道。

院子裏站着八九個人，其中有四名和尙，肩後各負兩面巨大銅鈸，分明是少林弟子。

甘天侯向客房裏叫道：「諸位，打扮好了沒有？時間不早啦。」

「來了！」

隨着應聲，房裏魚貫走出三個人。

第一個人錦袍博帶，正是「應飛」，第二個人身著紅色儒褲，却是另一個「柳寒山」……

柳寒山不禁呆了，若非親眼目覩，他幾乎要懷疑那人和自己誰是眞的？

不過，看見最後出來的人，柳寒山總算恍然明白過來，敢情那人一邊走，一邊在扣袈裟，面貌雖已扮成「木尊者」模樣，顯然是由田繼烈喬裝的。

不問可知，另外兩人必是鄧嘯天和呂埅。

田繼烈整好袈裟，又將外貌作最後檢查，然後對金沙雙雄道：「爲了爭取時間，咱們必須分頭行事，我帶這四位去青牛宮，鄧兄和呂兄往北門，其餘的事，就付托你們二位了。」

甘天侯道：「放心，咱們兄弟一定會依計行事。」

田繼烈望望柳寒山，又道：「這小子和應飛都是助紂爲虐的東西，千萬要小心看管，如果他們妄想脫逃，不妨當塲格殺，免留後患。」

丁蓬笑道：「老爺子不用交待，咱們會好好『侍候』他的。」

田繼烈點頭道：「總之，大家務必謹愼行事，尤其你們這兩路伏兵，擧止成敗，莫不關係大局，希望諸位多多警惕忍耐，萬勿掉以輕心。」

再三叮嚀，才領着四名假和尙越牆而去。

接着，鄧嘯天和呂埅也離開了七賢樓客棧。

丁蓬等衆人去後，忽然望着柳寒山呲牙一笑，道：「柳相公，聽說咱們這次跟五大門派的事，是你閣下從中挑撥的，對嗎？」

柳寒山見他笑得陰森，心知要糟，忙道：「丁大哥，莫要誤會，那跟小弟一點關係也沒有……」

丁蓬冷哼道：「呸！憑你柳寒山也配跟丁某稱兄道弟？打從金陵洪記麵店，大爺就看你小子不順眼了，想不到你也有落在咱們手中的時候？嘿嘿……」

柳寒山急道：「大爺，你高抬貴手，小的是受人逼迫，身不由己。」

丁蓬道：「姓柳的，放光棍些，咱們金沙雙雄可不是吃齋唸佛的，你招惹上咱們，那只怪你運氣不好……」

回頭問甘天侯道：「老二，你說怎麼辦？」

甘天侯木然道：「老爺子既然交待過，留着是個後患，不如宰了省事……」

柳寒山一聽這話，心胆俱裂，連聲哀求道：「丁大爺，甘二爺，你們是頂天立地的英雄，小的只不過一條狗，二位要殺小的，就像宰條狗一樣容易，何必沾污了二位貴手？」

丁蓬聳聳肩，道：「好吧，既然你這麼說，咱們也不屑殺你，不過，這些年來，你自命風流，毀人名節，缺德事幹了不知多少，咱們只割了你的命根子，叫你將來老老實實做人……」

柳寒山大驚道：「丁大爺，你老人家手下留情，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丁蓬左手一伸，將他從地上提了起來，右手從靴筒子裏拔出七首道：「下次？下次你『敢』也沒有用嘍！」

×　　×

就在柳寒山被「修理」的同時，田繼烈帶着四名假和尙也到了青牛宮。

這兒是武當派的別業，廟宇規模雖不算宏大，戒備却十分嚴密。

田繼烈等人才到距宮門二十丈外，一塵道長已和其餘三大門派掌門聯袂迎了出來——那是武當一塵道長，峨嵋白雲禪師，華山掌教靈飛道長和崆峒派掌門「鐵戟鎭三山」李華陽。

大夥兒見田繼烈身後跟着四名背負飛鈸的假和尙，都顯得高興萬分，只當是少林高僧援手，誰也不知道田繼烈也是西貝貨。

一塵道長以地主身份，首表歡迎，笑道：「大師眞是言而有信，果然帶來了生力軍，一路辛苦，快請進宮奉茶。」

白雲禪師也道：「我等計算行程，總以爲尊者最早也得明後天才能到，眞沒想到來得這麼快。」

田繼烈傲然一笑，用低沉的聲音說道：「救兵如救火，老衲以飛諭傳訊回寺，恰好他們四人正在信陽附近，就近兼程趕來，故能提前抵達。」

他有意流露出些微傲慢，話音儘量低沉，只因怕口音模仿得不像木尊者，被人聽出破綻。

四名假扮少林僧人的，都是黑道英雄，平時，一開口總難免語帶粗野，這時也只好故作冷漠之態，緊閉着嘴，儘量少說話。

大夥兒進入宮內坐下，田繼烈順口替四人各取了一個「法號」，並且得意地道：「這四位同門，都是本寺專練飛鈸陣的高手，老衲將他們召來，非僅爲了對付那蔴衣蒙面人，也要叫紅石堡見識見識少林絕世武學。」

一塵道長笑道：「正是，他們這些武林豪門平時也太猖狂了，以後要叫他們認識五大門派的厲害。」

田繼烈道：「襄陽城中，近日可有什麼動靜嗎？」

一塵道長道：「大師來得正是時候，昨夜秦天祥曾派柳寒山前來知會，說是明天午夜時，要咱們會集在北門口，可能想利用咱們替他對付一個仇家……」

田繼烈道：「他憑什麼可以指使咱們五大門派？」

一塵道長道：「據柳寒山說：這次約會，對紅石堡十分重要，如果咱們能全力相助，事後，秦天祥就將金丹秘方交給咱們。」

田繼烈輕哦了一聲，遊目四顧道：「諸位的意思以為如何？」

白雲禪師道：「我等商議了很久，尚無定論，如今尊者既然回來了，還是由尊者作個決定吧。」

田繼烈搖搖頭，道：「老衲想先聽聽諸位的意見。」

白雲禪師道：「咱們的意思，原則決定答應，但武當和崆峒主張要秦天祥先交出秘方再赴約，華山和咱們峨嵋兩派，則主張不妨依約前往，到時再看情形相機行事，是以尚無最後定論。」

一塵道長連忙接口道：「大師請想想，這次約會既然對紅石堡如此重要，那秦天祥必是自忖力量不够，才向咱們求援，咱們當然應該藉機逼他交出秘方，若等事後，他很可能會食言反悔……」

白雲禪師道：「貧衲却以為不宜藉機要挾，咱們怕他事後反悔，難道他就不防咱們東西到手扯他後腿？倒不如暫時答應下來，方不失咱們正大門派的氣度。」

一塵道長道：「咱們目的在取得金丹秘方，何必參與他們的是非恩怨？秦天祥若非對手太強，不會求咱們相助，咱們又何苦去替他出頭，招惹強敵……」

田繼烈擺擺手，道：「好了，大家先別爭論，老衲想請教諸位幾件事。」

白雲禪師和一塵道長停了爭論，在座眾人，都默默等待他的問話。

田繼烈輕咳一聲，緩緩道：「諸位可知道秦天祥的對頭是誰？他們之間因何結的怨？明晚之約，是為了什麼？咱們若參與此事，會落個怎樣的結果？」

眾人面面相覷，全答不出話來。

田繼烈肅容道：「老實告訴諸位吧，咱們都被人利用了，所謂金丹秘方外洩，本來就是一項毒惡的謠言陰謀，秦天祥對咱們示惠求助，也全是虛情假意，他們雙方的目的，都想利用五大門派去爭奪一件名叫香羅帶的寶物，事成則彼等獲利，事敗則以五大門派為代罪羔羊。」

眾人驚問道：「大師這是從何處得來的消息？」

田繼烈道：「諸位不必問消息的來源，但消息絕對正確，據老衲所知，那秦天祥的對頭本是一位武林豪門的遺孀，在玉佛寺落髮修行，法名大悲，她手下有兩名得力弟子，就是當年毒魔君藍彤的瞎妃和瘸妃。」

在座都是武林一派掌門，他們雖未聽過「大悲師太」的名號，却都深知毒魔君藍彤，所謂人名樹影，聽了這話不禁都駭然變色。

田繼烈道：「那位大悲師太能將瞎瘸二妃收為己用，自然不是等閒之輩，秦天祥冒俠義之名，陰懷奸詐，也不是平常人物，咱們五大門派夾在其中，無論助誰都難求必勝，何況還有郭長風和寂寞山莊也捲入了這場漩渦，咱們應該如何自處？諸位也該拿定主意了。」

在座眾人除了錯愕相顧之外，都惶然無計。

一塵道長道：「大師的意思，咱們應該如何自處呢？」

田繼烈沉聲道：「這就要看看諸位，是否信得過老衲？是否願照老衲的安排行事了？」

眾人忙道：「咱們當然相信大師，願以大師馬首是瞻。」

田繼烈道：「好！既承如此推重，老衲有兩個方策供諸位擇一而行……」

微頓，接口道：「第一個方法，明哲保身，及時撤出襄陽，遠離是非，無論他們誰勝誰負，五大門派都不插手，這是上策。」

眾人互相觀望都帶着猶豫之色。

田繼烈淡淡一笑，道：「老衲也知道這辦法有些礙難，所謂不到黃河心不死。諸位為金丹秘方不辭千里而來，空手而返，自是不肯甘心的。」

一塵道長苦笑道：「大師請說說那第二個方策又是如何呢？」

田繼烈道：「第二個方法，咱們不妨事先趕去北門，隱身暗處，暫不露面，也不幫誰，等他們雙方爭奪有了結果，才突然現身，就以排解紛爭為藉口，要他們交出香羅帶和金丹秘方，由五大門派共同保管。這叫做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咱們就做那得利的漁夫……」

話未完，眾人都欣然鼓掌，道：「好計！好計！」

一塵道長笑道：「大師此計，可謂深得眾心，論理，咱們五大門派，屬為武林正道，也的確該為他們排難解紛，主持公道。」

白雲禪師道：「不過，貧衲却担心他們雙方皆非易與之輩，萬一不肯聽從咱們的排解，會不會聯手對咱們……」

一塵道長搶着道：「這個不須多慮，咱們有少林絕學『羅漢飛鈸大陣』為奧援，又在他們彼此鬥得兩敗俱傷之際，還怕他們敢不低頭嗎？」

田繼烈道：「話雖如此，但要行此計，還得聽從老衲一件事。」

眾人忙問：「甚麼事？」

田繼烈道：「趁現在天色未亮，咱們必須立即撤出青牛宮，另覓隱蔽處藏身，並且斷絕一切聯絡，不到明晚午夜，絕對嚴禁洩露行踪。」

一塵道長道：「移地隱藏自是應該，但斷絕聯絡却是為甚麼？那樣一來，咱們也得不到他們的消息，豈不……」

田繼烈截口道：「不！絕對不能有任何聯絡，因為一有聯絡，便可能洩漏咱們的行踪，一旦行踪洩漏，秦天祥和大悲師太便必然會發覺咱們的企圖，很可能招致他們的聯手合擊。」

白雲禪師道：「尊者顧慮得對，咱們行踪越秘密，就越令他們莫測高深，屆時突然出現，才能發生震懾之效。」

一塵道長道：「連青牛宮弟子，也不讓他們知道去處麼？」

田繼烈斷然道：「任何人都不能讓他知道。」

一塵道長道：「那麼，咱們去甚麼地方等候這一天時光呢？」

田繼烈道：「他們約會地點在北門城樓，最好的辦法，就是僱一艘大船在江心碇泊，大家隱身舟中，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

眾人齊聲讚同，道：「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動身吧。」

五大門派掌門人紛紛起身，各自召集門下弟子，連夜潛離了青牛宮。

田繼烈献此計策，一則是要使五大門派不再被秦天祥或大悲師太利用，二則是担心真正的木尊者趕到，怕當面被拆穿了身份，五大門派既已撤離青牛宮，又跟外界完全斷絕聯絡，木尊者縱然重回襄陽，也孤掌難鳴了。

誰知這番顧慮竟成多餘，迄至次日午夜止，木尊者和少林寺馳援高手，根本就沒有在青牛宮出現過……

× ×

約定交換人質的時間即將到了。然而，最先抵達北門城樓的，既非郭長風，也不是大悲師太，却是紅石堡主秦天祥。

時才初更，秦天祥已首先趕到北門，但他並未在城樓上逗留，逕自穿城而出，來到江邊。

岸傍停靠着十來艘小船，艙篷都緊緊掩閉不見燈火，其中一艘梭形快艇上，揷着一面三角小黃旗。

秦天祥剛到快艇邊，艇上輕輕躍下一名背揷雙劍的少年，躬身一禮，道：「徒兒見過師父。」

這人竟是雙飛劍常洛。

秦天祥「嗯」了一聲，目光一掃岸傍小船，道：「帶了多少人來？」

常洛道：「徒兒遵照師父的指示，挑選了五十名劍術精純的武士，業已分批趕到，堡中事務都交給了徐叔負責。」

秦天祥點點頭，道：「很好，這批武士，可說是紅石堡的精銳，你可知道師父要你到襄陽來的用意？」

常洛道：「徒兒知道，是為了對付玉佛寺。」

秦天祥道：「那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師父最主要的用意，却是想給你一次將功贖罪的機會，你懂嗎？」

常洛低下頭，道：「徒兒懂得。」

秦天祥伸出左手，輕拍着常洛的肩頭，道：「孩子，你是師父唯一傳人，明雖師徒，實際就跟父子一樣，上次你護守不力，縱放郭長風逃走，論律就該處死，師父却不忍心殺你，你知道為甚麼？」

常洛俛首道：「師父恩典，徒兒永生難忘。」

秦天祥慈藹地道：「可是，師父捨不得殺你，並非故示恩惠，要你永遠記在心裏，而是希望你從此革面洗心，奮發自強，留此有用之身，將來繼承師父的這片基業。」

常洛道：「徒兒身負罪戾，粉身碎骨難報師父的厚德。」

秦天祥微笑道：「粉身碎骨倒不必，你的心意，師父很瞭解，若不是為了百合，你絕不會放過郭長風，對麼？」

常洛低頭不語。

秦天祥道：「其實，傻孩子，你錯了，那郭長風除了心機比你深沉，比你會討好女孩子外，還有甚麼比你更强的？你既然對百合有意，就該跟姓郭的較量個高下，殺了他以除後患，為甚麼反助他逃走，想用這種笨方法去贏取百合的歡心？這不等於將百合雙手送給姓郭的嗎？」

常洛仍然沒有開口，似乎愧怍得抬不起頭來。

秦天祥又道：「孩子，你要記住，男子漢大丈夫，必須敢愛敢恨，絕不能做情塲儒夫，女孩子傾心的是成功的英雄，不是儒弱的男人……」

停了一下，接着道：「現在咱們暫且不談這些，師父只要你知道，今夜一戰，關係咱們紅石堡生死存亡，你必須全力以赴，將功贖罪，如果咱們成功了，師父保證將百合許配給你做妻子，師父答應的事，就一定辦得到。」

這句話，果然打動了常洛的心，他猛可抬起頭，眼中閃耀着欣幸的光輝，興奮地道：「徒兒謝謝師父……」

說着，便屈膝下跪。

秦天祥一伸手，攔住了他，含笑道：「不過，這也得看你今夜的表現，你想得到百合，第一件事就是先殺了郭長風。」

常洛遲疑了一下，道：「徒兒一定全力以赴。」

秦天祥道：「這就對了，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他要搶走你的意中人，你當然不能對他留情……好了，現在你先吩咐武士們下船，分頭在城樓四週埋伏，屆時聽師父的號令出手。」

常洛躬身應諾，一招手，小船上武士紛紛躍上岸來，迅速散開，向城樓四週奔去。遣走了常洛和武士們，秦天祥仍然留在岸邊沒有離開，似乎還在等人。

約莫盞茶光景，兩條黑影如飛而至，却是應飛和柳寒山。

不！應該說他們是鄧嘯天和呂堃才對，因為應飛已經中了失魂之毒，柳寒山在客棧被擒，都無法趕來了。

秦天祥見了鄧嘯天假扮的應飛，不禁眉峯一皺，微帶責備地道：「應兄也是老江湖了，怎會落在郭長風手中？」

鄧嘯天沒有解釋，只無限慚愧地拱拱手，道：「小弟無能，中了那厮的暗算，若非秦兄及時命人解救，這張老臉眞要無處存放了。」

秦天祥搖搖頭，又對呂堃道：「你跟踪那田繼烈進城，他們究竟在城裏幹了些甚麼？」

呂堃道：「他們進城以後，就逕自來到此地，顯然在審視附近形勢，後來又赴城東一處木屋，跟一個面垂黑紗，身穿蔴衣的人晤面，然後又……」

「且慢！」秦天祥突然截口道：「你說田繼烈他們去城東，跟一個身穿蔴衣的人見過面？」

呂堃道：「是的，那人單獨住在一棟破爛的木屋裏，顯得十分神秘的樣子。」

秦天祥臉色連變，道：「他們見面說了些甚麼？」（未完）

綠林英豪傳奇故事之一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猛龍强壓境　雛鳳試新聲

萬曉光兩道眼神凝注在愛女和弟子臉上，神情十分凝重的說道：「你們兩人過來！……」他緩步走到桌案之旁，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聲音十分低沉的說道：「爹爹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們，不知妳會不會聽？」

萬映霞呆了一呆，流下兩行清淚，說道：「爹爹可是要女兒和師兄離開此地，避仇遠去麼？」

萬曉光輕輕嘆息一聲，道：「孩子！你很聰明，猜的不錯……」

萬映霞道：「爹爹武功絕世，爲甚麼要這般害怕白陽道長尋仇？」

萬曉光道：「武當派乃當今武林中一大劍派，門下弟子衆多，咱們萬月峽這點實力豈能抵拒得住，爹爹已年過花甲，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在心上，近兩年來，每日愁苦難遣，全都是担憂你們兩個……」

文天生急急上前兩步，拜伏地上，恭謹說道：「弟子身受師父一十五年教養之恩……」

萬曉光臉色一整，冷冷接着說道：「武當派的劍術，素有領袖武林之稱，連我都未有勝人之能，你們縱然留在此地，也是於事無補，快些去準備一下，立刻隨我出谷。」

萬映霞突然展顏笑道：「爹爹可要和我們一道走麼？」

萬曉光微微一歎，道：「自你母親死後，我一直對你寵愛有加，縱有錯誤之處，也不忍責罰於你！……」話至此處，緩緩抬起頭來，凝注壁面一帆山水畫上，接道：「這幅山水圖畫，就是你媽媽手筆，你母親幼年本有才女之稱，除了武功之外，琴棋書畫無所不精……。」

萬映霞，文天生一齊轉過頭看去，只見一片濛濛雲霧之中，隱現出幾座山峯，峯下翠竹環生，小溪回繞，一座宏大的宅院，突起於溪，竹環繞之中。

萬曉光站起身來，指着壁畫說道：「乍看之下，這畫中景物，和我們萬月峽頗多相似之處，其實這畫中顯示的景物，却是你母親的故鄉，你母親從小在這等山明水秀之處長大，習愛山水，我費了數年苦心，經營這萬月峽，原想把峽中景物，建築成和你母親的故鄉一般，使她歡歡樂樂的生活其中，那知道天不假年，我費盡了苦心，找遍天下名醫，仍然無法使她沉重的病勢好轉……」淚水滾滾，奪目而出。

萬映霞大叫一聲：「爹爹。」直向萬曉光懷中撲去。

萬曉光輕輕拂着愛女秀髮，繼續說道：「我爲你母親放棄名位，退出江湖，雖然無法挽回她的性命，但爹爹已是盡了最大的心力，凡是我力能所及之事，都已經做到……」

但聞嬌啼婉轉，萬映霞伏在爹爹懷中

，大哭起來。

文天生垂首靜靜站在一側，日中淚水也自滾滾而下。

萬曉光黯然歎息一聲，接道：「如不是爲了看顧你這孩子，爹爹早已追隨你媽媽於九泉之下了……」

大廳之中，瀰漫着悲愴氣氛，個個淚水如泉，萬映霞嬌啼之聲，更是遠傳廳外，誰說丈夫不垂淚，只爲未到傷心處……

忽聽一個洪亮的聲音，起自大廳門口，道：「甚麼事，害大哥這等傷神。」

萬曉光推開愛女，拭去淚痕望去，只見虬髯繞頰的雄偉大漢，和一個絕世無倫的美女，並肩站在大廳門口。

來人正是領袖天下綠林的冷面閻羅胡柏齡，和他的愛妻谷寒香。

萬曉光急急迎了上去，強作歡顏，抱拳笑道：「不知賢弟夫婦駕到，未曾遠迎，尚望恕罪。」

胡柏齡緩步入廳，躬身作禮，答道：「大哥怎的對待小弟也這等客氣起來？」

他日光緩緩掃掠過萬映霞和文天生兩人臉上，又道：「大哥這等感傷，定然有甚麼憂苦之事，不知可否相告，小弟或可爲大哥一解憂慮。」

萬曉光日睹壁上山水圖笑道：「今日是你大嫂逝世忌日，我們談起此事，不自覺的悲從中來，倒叫賢弟恥笑了。」

胡柏齡微微一笑，也不再問，搬轉話題說道：「兄弟近數月中，一直忙碌着內部瑣事，未能前來拜望大哥……」

他微微一頓，臉上泛出歡愉之容，笑道：「總算這數月時間，沒有白費，『迷蹤谷』已爲兄弟整理的粗具規模，後日中午，兄弟準備盛宴屬下，是以特來奉邀大哥，……」

萬曉光一皺眉頭，說道：「賢弟一代霸才，竟能在短短數月時間之中，有此大成，『迷蹤谷』人跡難至，賢弟却把它改作天下綠林盟主的總寨，天然形勢，再加上賢弟一番苦心佈署，想來定當如銅牆鐵壁了……」

他微一沉吟，又道：「不過，近日之中，正值你大嫂忌辰，小兄心緒不寧，赴會之約歉難應邀了。」

谷寒香正待開口勸說，胡柏齡已搶先起身說道：「大哥既是心情不佳，小弟怎敢相強，兄弟這就告辭！」站起身來，深深一招，拉着谷寒香向外走去。

萬曉光緩步送到大廳門外，高聲說道：「賢弟慢走，小兄不遠送了。」

胡柏齡回身說道：「大哥心緒不寧，怎敢有勞相送！」

萬曉光站在大廳門口，直待兩人背影完全消失不見，才緩緩轉回廳中，說道：「你們即刻收拾點應用之物，咱們馬上動身。」

萬映霞櫻唇啓動，話還未有說出口來，萬曉光突然一沉臉色，接着說道：「你如是有着些微孝心之人，就不該再傷老父之心……」

萬映霞不禁呆了一呆，道：「女兒怎麼敢……」

萬曉光道：「那麼，快些去收拾行李去吧！」

萬映霞舉起衣袖，拂拭一下面上淚水，慢慢的轉過身子，緩步向後走去。

萬曉光目光轉動，瞧了文天生一眼，看他仍然站着不動，微怒叱道：「你還不快去收拾行李，站在這裏等甚麼呢？」

文天生垂淚道：「師父請帶師妹離此，這峽中之事由弟子出面……」

萬曉光冷笑一聲說道：「好啊！你的武功已經比師父強了麼？」

文天生撲身拜倒地上，道：「弟子怎敢存這等狂妄之心……」

萬曉光道：「那你還不快去收拾衣物，當眞要惹我生氣，教訓你一頓麼？」

文天生仍然跪在地上，垂首不言。

萬曉光心中正當心緒欠佳之時，看他不言不語，心中怒火更大，飛起一脚，踢了過去。

文天生既不敢縱身躍避，也不敢運氣相抗，吃萬曉光一脚踢的全身飛了起來，撞在廳中大桌之上。

但聞一陣碰碰亂响，撞的桌上茶壺茶杯橫飛，文天生也被撞的皮破血流，但他却仍然跪在地上不動。

萬曉光踢中文天生後，已覺出他沒有運氣抗拒，心中甚感失悔，但一時之間，又無法收住去勢，百忙中一吸眞氣，力道雖然被收住許多，但去勢仍極凌厲。

抬頭看去，只見萬映霞眼含淚光，濡濡欲滴，站在樓梯口處。

原來她聽到了茶壺茶碗的撞擊之聲，轉回身來。

萬曉光緩步走到文天生身後，揮手對站在樓梯口處的萬映霞道：「快去收拾衣物！」十幾年來萬映霞一直未見過父親發過這樣大的脾氣，瞧了被打的師兄一眼，轉過身子緩步向樓上走去。

萬曉光輕輕嘆息一聲，望着文天生說道：「白陽道長，志在找我，我如不在谷中，事情就不能算完，你認爲留在谷中，就可以代替我了，孩子！你用心雖然可貴，但江湖險詐，却不是你能想得到的！」

文天生慢慢的抬起頭來，挺身站起，滿臉堅毅之色說道：「師娘早逝，師妹一直追隨在師父身側長大，武當人多勢衆，如若眞的大舉尋仇，决非咱們萬月峽能够抵拒得住，師父留此，和弟子留此，實無甚麼不同之處……」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師妹毫無江湖閱歷，弟子年幼無知，對江湖上的事情，也是毫無經驗，一旦遇上甚麼凶險，弟子實難相護師妹安全，不知師父以爲弟子之言，是否有些道理？」

萬曉光被他說的怔了一怔，沉吟半晌，道：「話是不錯，不過你看的只是過於短見，別說我還未必眞的會傷在武當派道人手中，縱然傷亡在武當派羣攻劍陣之下，他們也將付出代價……」他黯然歎息一聲，又道：「孩子，我已活了六十多歲，早已把生死之事看穿，你師妹和你，都還是十幾二十歲的人，來日方長，你們青梅竹馬，從小在一起長大，兩小無猜，情愫早植，這些事早就看到了我的眼中，我送你們離開萬月峽，你們可一直奔她外公之處，那裏山明水秀，風景絕佳，霞兒的外公和幾位舅父，都是飽學之士，和他們相處一起，對你們都有甚大益處，唉！如果你們能够常留那青山綠水之中，作一對深

山隱士，閒暇之時，遊玩於山水之間，養情逸性，眞眞正正的渡一生快樂時光，我縱然死在萬月峽中，也將含笑九泉了，快去收拾衣物，立刻隨我出谷。」

這一番話，無疑已把萬映霞終身之事，托付於他，只聽得文天生滿臉緊張之色，呆在當地，半响才拜伏地上說道：「弟子！弟子……」他心中實在早已對師妹傾心，但又覺保護師妹安全事大，非自己力能勝任，心中情緒矛盾，使他不知該說些甚麼？弟子了半天，仍然是說不出所以然來。

萬曉光道：「你們能否逃出武當派道人之手，還難預料，此事一半天成，一半人謀，還不快去收拾携帶之物，再要延誤時間，想走也走不了啦！」

文天生見師父心意堅決，知道再說無用，當下站起身子，轉身回房，收拾好應用之物，帶上兵刃，暗器，重回到大廳之時，萬映霞已經先在廳中等候。

兩人携帶的行囊，都很簡單，除了幾件隨身的衣服之外，就是兵刃，暗器。

兩個人似都有千言萬語要說，但却又似覺無從說起，互相瞧了一眼垂下頭去。

忽聽大廳外傳來了萬曉光的聲音，道：「你們都只帶這一點衣物，够用嗎？」

原來他早已到大廳外面相候。

萬映霞當先奔出大廳，但見萬曉光背負雙手，身背着一個藍色包裹，站立大廳外台階之上，臉上微現憂忿之色。

他回頭望了女兒一眼緩步向前走去。

萬映霞一看爹爹神情，已知他不願多延時刻，緊隨爹爹身後而行。

萬曉光腳步逐漸的加快了速度，行約百丈，已是步履如飛，萬映霞，文天生不得不施展輕身功夫疾追，不大工夫，已然翻越過兩座山峯。

萬映霞忽然想到，此次離開萬月峽，不知何時才能回來，該到母親墳上拜拜再走，當下高聲叫道：「爹爹請慢走一步，女兒要到媽媽墳上奠拜一番再走。」

萬曉光停了腳步，回頭道：「此刻寸陰如金，不拜也罷！」

萬映霞幽幽說道：「女兒這次一走，不知要那年那月才能重返萬月峽中，奠拜母親之墓……」兩行清淚，順腮而下。

萬曉光仰望着無際藍天，沉聲說道：「可以，但却不許久留。」

萬映霞道：「女兒拜過就走！」

萬曉光不再多說，轉身向丈許寬窄的峽谷之中走去。

原來萬曉光心痛嬌妻之死，不忍把她屍體埋去，異想天開，開鑿一個巨大的石棺，把愛妻屍體放在石棺之中，然後灌滿清水，讓它結成堅冰，棺蓋是用一塊白色透明水晶石作成，把這具石棺存放在十分陰寒之處，不使棺內結冰溶化，只需到石棺之前，即可瞻仰愛妻遺容。

這條峽谷，十分陰寒，山峯倒掩，非到午夜時分，難見峽月，但谷底兩側，都是堅硬的石壁，看去雖是陰森，但却十分乾燥。

深入約五丈之後，地勢逐向上升，萬曉光領先帶路，向上奔行。

這道峽谷，除了萬映霞隨父親來過兩次之外，平日甚難得父親允准來此，文天生在萬月峽中居住了十幾年，却一直沒有來過，他幼年之時，曾受過萬夫人撫育之恩，對那多病嬌弱的美麗師娘，懷念甚深，但却一直無法找到師娘的墳墓奠拜一下，他也曾暗中問過師妹，探詢師娘遺體下葬之處，萬映霞雖是對他無話不說，但獨獨對此事，不肯告訴於他，文天生問了幾次之後，得不到答覆，也不再問。

但是地勢愈來愈高，直向一處崖壁所在走去。

萬曉光似是十分小心不時回頭張望。

走完那崖壁傾斜的坡度，到了一處突岩下面，抬頭看去，立壁如削已無去路。

萬曉光又四下望了一陣，才回身在突岩下的光滑石壁土，用力一推，但聞一陣輕微軋軋之聲石壁突然裂開了一座石門。

一陣凉風吹出，使人猶生寒意。

這是一座兩丈深淺的石洞，四面石壁，光滑如鏡，靠後壁處，橫放着一具石棺，萬映霞目睹石棺，早已忍不住悲傷之情，嬌喊一聲：「媽媽。」撲在地上，大哭起來。

萬曉光舉起手來，輕輕揮彈一下臉上的淚痕，緩步走近石棺，低頭凝視，默然無語，一顆顆淚珠，滴在石地上，發出輕微的音響。

文天生緩步隨在師父身後，探頭望去，但見那石棺之中，一片晶瑩冰層裏，仰臥着一個美麗的中年婦人，她嘴角間，仍然流現着微微的笑意，神態十分安詳。

翠綠羅衣，在瑩瑩透明的堅冰層中，仍然光彩耀目……兒時的回憶，一幕幕展現腦際，他想到這美麗慈祥的婦人，對他諸般的愛護，殷殷親情，視若己出！……

他想到她輾轉病榻的痛苦呻吟，聲聲如訴，但當她清醒時，她仍然拉住他的手問長問短……。

只覺胸中熱血沸騰，淚水奪眶而出，終於難再抑制住滿腔悲苦，大叫一聲，撲到那石棺之下，放聲大哭。

萬曉光默然長歎一聲，强忍着滿腔痛苦，說道：「時間已然不早，咱們要上路啦！」

文天生長長吸一口氣，緩緩站起身子，拭去臉上淚痕道：「師父，弟子……」

萬曉光搖搖頭不讓他再說下去，接道：「我決定之事，永不更改，快些拿着東西走吧！」

萬映霞經過一陣痛哭之後，心情似是平靜了不少，拿起放在地上的衣物，站起嬌軀，當先退出石洞。

萬曉光關好石洞密門，正待急步下山，忽見四個佩劍道人，並肩站在十丈外狹谷之中。

四個道人都在三旬以上，一色的靑布道袍，滿頰黑髯。

文天生回頭望着師父問道：「這四個道人之中，可有白陽道長麼？」

萬曉光一且臨敵，激動情緒反而平復下來，搖頭笑道：「沒有。」大步直向山下闖去。

文天生，萬映霞緊隨身後，疾撲而下，驟見敵踪，三人都爲之精神大振，下山的奔行之勢，快速了不少。

頃刻之間，已然到了那四個道人身前一丈左右之處。

萬曉光停下腳來，抬頭打量了四個道人一眼，冷然問道：「四位可是來自武當山中麼？」

左邊一個佩劍道人，答道：「不錯，閣下想必是萬大俠了？」

萬曉光說道：「不敢，不敢，在下萬曉光，幾位深入我萬月峽來，不知有何見教？」

那左邊的道人，似是幾人之中的首領，合掌笑道：「貧道等是奉白陽師叔的遺派，不讓萬月峽的人隨便他往，至於敝派白陽師叔，和萬大俠有些什麼約會，晚輩等則不敢多問了。」

這幾句話答的十分得體，婉轉之中，和緩的說出了自己的心意。

萬曉光仰臉大笑了一陣，道：「這萬月峽乃是萬某人費盡了千辛萬苦開闢的地方，萬某人要出就出，要入就入，幾位既然想阻攔我們，不知憑藉些什麼？」

那左邊道人微微一笑，道：「大俠譽滿江湖，貧道已久慕大名，怎會妄生狂想，但白陽師叔之命，貧道又不敢違抗，只好請萬大俠原諒一二，好在我等只是奉命，監視一方，待白陽師叔和萬大俠見面之後，我等立即撤守……」

他微微一頓之後，繼道：「不敢相瞞萬大俠，這萬月峽四面八方，都早已有人守望，而且彼此之間，早已約定互通聲息之法。」話至此處，倏而住口不言。

萬曉光微微「皺眉頭，心中暗自忖道：聽他之言，武當派早已在這萬月峽四週滿佈暗樁，這兩個孩子，毫無經驗閱歷，不知隱密行踪，縱然闖過攔截，也難擺脫人家追蹤鐵騎……心念及此，忽想到了胡柏齡來，如若把這兩個孩子交他帶走，護送出去，縱有武當派層層攔刼也是不懼。

正在爲難之際，耳際又響起那道人的聲音，說道：「萬大俠名重一時，又和敝派掌門相識，縱和白陽師叔有些誤會地方，也不難解釋清楚，貧道等却不敢無故相犯。」左手一揮四個道人一齊向後退去。

萬曉光聽他說的甚是有理，暗道：這話確也不錯，白陽道長這等勞師動衆，決難瞞得紫陽道長，只要紫陽道長親身趕來，此事就不難圓滿解決，如其讓這兩個毫無江湖經驗的孩子，冒險遠去，到不如留在峽中靜待變化……。

他原是有着豐富閱歷，處事果決之人，但對這等重大之事，也非一時之間，所能決定，因這一決定的後果，將直接影响到他唯一女兒的生死……。

抬頭看去，只見四個佩劍的道長，早已退過山彎不見。

萬映霞聰明絕倫，看父親猶豫神色，知他心中正在爲自己之事愁苦，她不願避仇遠走，離開年邁老父，當下說道：「那老道士說的不錯，師兄和我都是毫無江湖經驗之人，與其避仇遠走，倒不如和爹爹守在一起好些……」

萬曉光輕輕的哼了一聲，緩步向前走去。

出得峽谷，只見八個佩劍道人，遠遠站在一處山壁之下剛好把出峽之路擋住。

原來武當派中之人，早已把這萬月峽進出之路，摸的清清楚楚。

忽聽兩聲長嘯，接連響起，對面山峯之下，流星飛瀉般奔下兩人。

來人身法奇快，片刻工夫，已到八個佩劍道人身前。

只見那八個佩劍道人，疾向旁側一閃，讓開了一條路，那兩人也同時放緩腳步，昂頭挺胸而過，神態之間，甚是倨傲。

萬曉光微微一皺眉頭，暗道：「這兩人是那裏來的……」

但見來人重又加快腳步，疾行如飛，眨眼之間，已到了萬曉光等身前。

當先一人黑紗蒙面，一身勁裝，腰中微微隆起，也不知佩帶的什麼兵刃。

隨後一人，一身落魄的文士裝扮，腰掛銅鑼，肩插鐵筆。

奔到萬曉光身前三四尺處，陡然停了下來，那面蒙黑紗之人，抱拳說道：「在下等奉了盟主之命而來，萬大俠有什麼事，盡管吩咐。」

萬曉光明知故問的道：「在下和兩位素不相識，不知是那位盟主派遣而來。」

那當先之人，因有黑紗蒙面，無法看出他臉上神情，那較後文士裝扮之人，臉色微微一變，似要發作，但終於忍了下去，仰天打個哈哈道：「萬大俠雖和我們素不相識，但總該知道當今天下綠林盟主胡柏齡了……」

萬曉光冷冷接道：「胡柏齡雖和我萬某人有着金蘭之義，但我萬某之事，從來不喜別人插手，敬請兩位上覆盟主，說我萬曉光心領盛情就是。」

那蒙面之人突然插嘴說道：「武當派在這萬月峽外，早已設下天羅地網，萬大俠武功再高，也難以寡抵衆，我們奉命而來，只是聽候差遣，一切悉遵吩咐，決不擅自出手，萬大俠尚請三思！」

萬曉光將手一揮，道：「盛情只好心領，兩位還是早些請回。」說着話，緩緩轉過身，向前走去，頭也不回的叫道：「生兒，霞兒，咱們走啦！」

那面垂黑紗之人，冷笑一聲，罵道：「好大的架子……」

中年文士低聲接道：「他不願咱們插手相助，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咱們回去請命盟主，看他怎麼處理？」

那面蒙黑紗之人，重重的哼了一聲，說道：「這老兒如此狂傲，如非他和盟主有過結盟之義，就憑這副神情，也得出手敎訓他一頓！」

那文士裝扮之人，微微一笑，道：「鍾兄也不必把此事放在心上，咱們既是受命而來，只要能够覆命就行，此人外形雖是狂傲，但他心中何嘗不知萬月峽這點實力，決非武當派中之敵，他所以這般惡言相加咱們只不過怕失去俠客身份而已。」

那蒙面怪人仰臉呵呵一陣大笑，道：「想不到我鍾一豪竟然會甘心受人命？」

那中年文士裝微微一笑，道：「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鍾兄和盟主，都是當今豪俠之士，自然一見相惜。」

這一番話，說得甚是牽强，但鍾一豪却默然無言，輕輕歎息一聲，轉身向前奔去。

且說萬曉光帶着弟子，愛女，緩緩直向谷中走去，他心中一直在想着是否該讓弟子，愛女離開萬月峽，心有所思，不知不覺間，重又走回到莊院前面。

萬映霞幾度啓動櫻唇想和父親說話，但見他一直皺着眉頭，幾度又忍了下去。

只待到了莊院前面，萬曉光才似有了決定，突然長歎一聲，道：「好吧！你們避仇遠走，既然未必能逃得武當派追踪鐵蹄，倒不如留在萬月峽中。」

文天生聽得萬曉光允准他和師妹留在峽中，才算放下心中一塊石頭。

萬曉光心中似是甚爲沉重，回頭對兩人說道：「你們先回去吧，我要到外面去查看一下。」

也不待兩人回答，放下肩上包裹，逕自走去。

原來他突然變了決定，想單人匹馬去找白陽道長，尋一處幽靜的山坳之中，單打獨鬥，硬拚一場。

萬映霞望着父親背影，心中忽然生出一種不祥的預感，大叫一聲：「爹爹！」追了上去。

萬曉光突然加快了脚步，但見人影一閃已穿入翠竹層中不見。

萬映霞追過翠竹圍牆之時，早已不見了父親的蹤影。

不知何故，她心中泛起一種莫名的淒涼，只覺父親此去，難再相見，連聲大叫：「爹爹！爹爹！」

但聞滿山回音盡都是呼喚爹爹之聲。

她愈叫愈覺淒涼，叫了十幾聲後，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她在這數日之中，有如度過了漫長的數年時間，由一個天眞的少女，陡然間老成了很多，她開始嚐試到生命旅程上的痛苦，生死離別，萬千愁慮，割碎了她一寸芳心，只覺滿腹委屈，無處發洩，這一哭哀情大慟，愈哭愈覺傷心，一時之間，竟難遏止，熱淚泉湧，奪眶而出。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忽聽一聲沉重淒涼的歎息，起自身後，道：「霞師妹！別哭啦！眼下大事正多，妳如哭壞了身體，那就更不值得了。」

轉臉望去，只見文天生劍眉愁鎖，靜靜的站在一側，他雖然在勸師妹不要哭，但自己却是熱淚滾滾，直落下來。

萬映霞揮袖拭去淚痕，道：「走！咱們找爹爹去！」

文天生道：「師父不要我們隨同前去，縱然找到了，也將招惹他老人家生氣，還是先回去吧！」

萬映霞嬌聲叱道：「那你一個人回去好啦！我要找爹爹去！」轉身向左面山層之中奔去。

文天生只得隨她身後奔行，轉過幾個山彎，到了一處峽谷出口。

但見四個身佩寶劍的道人，一排攔在谷口。

萬映霞畧一停頓脚步，疾衝過去。

四個佩劍道人忽然分散開來，中間兩個向後疾退五步，拔出寶劍，當先兩人却齊齊合掌當胸，垂首說道：「女英雄請留玉趾。」

萬映霞哼了一聲，收住脚步，問道：「我爹爹到那裏去了？」

左首道人被她問的微微一怔說：「貧道等奉命守此谷口，已有一日時間之久，並未見到令尊。」

萬映霞心中滿是怨憤之火，怒聲說道：「我瞧着我爹爹到這裏來哦！你們爲什麼沒有見到，哼！牛鼻子老道士，就是不肯說實話。」

四個佩劍道人被她罵的個個臉色大變，互相瞧了一眼，右首道人答道：「姑娘不可出口傷人，貧道等素來不說謊言，確實未曾見到令尊。」

萬映霞道：「這萬月峽是我們居住之處，你們未得我們允准，跑到這裏來做什麼？」

左首道人答道：「這個貧道很難解說，師長之命，我等不敢不遵。」

萬映霞身子一側，直向谷口衝去，口中嬌聲叱道：「閃開！讓我們過去。」

當先兩個道人同時向中間移動身形，推出一掌。

萬映霞只覺對方推擊過來的掌力，十分強猛，被逼後退了一步，道：「好啊！你們還敢出手打人！」

右首道人合掌答道：「我等奉命守此谷口，任何人也不許擅自通過，只要姑娘不從此谷經過，貧道決不敢出手相攔。」

萬映霞怒氣愈大，大聲喝道：「這萬月峽是我住家之地，我高興往那裏走，你們還能管得了麼，我非要從此谷經過一次試試！」翻腕拔出寶劍，硬向谷中闖去。

當先兩個道人，一見萬映霞拔劍攻來，突然向後退去，五步外兩個手橫寶劍的道人，却猛向前衝來，一退一進，迅快如電，彼此之勢，剛剛錯過，兩個仗劍道人手中寶劍已自探臂擊出，雙劍交錯，阻住去路。

萬映霞長劍急出，一招「野火燒天」，玉腕翻揮，手中劍由底向上一抬，竟把兩個道人手中寶劍一齊挑開，嬌軀側進，劍鋒左右掃擊，分向兩個道人攻去。兩個道人似是未曾料到她竟然施展這等險招，出手兩劍，又狠又辣，被她迫的各自後退了一步。

萬映霞一擊得手，搶了先機，借勢猛攻，玉腕揮動，連攻八劍。

兩個仗劍道人還眞被她這一搶猛攻急襲，迫的連向後退了三步。

陣勢一穩，展開反擊，但聞兩聲大喝，雙劍分由左右兩個方向攻來。

萬映霞初次和人眞正動手，心中又急於尋找父親，戰志激昂，銳不可當，出手劍勢，常走險招，一見對方雙劍合擊過來，突然一提丹田眞氣，嬌軀凌空而起，右手寶劍，疾向左面一個道人頭上點去。

忽聽左面道人長嘯一聲，喝道：「小姑娘未免欺人太甚，當眞就這等藐視我們麼？」振臂躍起，懸空出劍，一招「穿雲射月」連人帶劍，疾向萬映霞猛衝過去。

原來萬映霞挺險出劍，幾招猛攻，激起兩個道人的怒火。

萬映霞一見二人出劍兇猛，嬌軀側讓，一聲嬌叱，道：「你們身爲清修之人，竟然找上我們這裏來欺人，要是不給你們一點教訓，你們還要恥笑我萬月峽中無人呢。」

右面那道人哈哈一聲狂笑，道：「丫頭，妳要是乖巧一點，還可以饒妳一遭，想不到妳小小年紀，口齒却如此之兇，這是妳自討苦吃，可怨不得道爺心狠了……」一語甫畢，與左面那道人，施了一個眼

色，但見二人同時躍起，兩柄長劍，宛如兩條出雲神龍，直向萬映霞攻到。

萬映霞滿臉憤怒，銀牙輕咬，正待舉劍封架，突然眼前人影一閃同時暴出一圈劍幕，已將道人兩道攻來的劍勢架開。那兩個道人但覺來人劍氣如虹，趕忙抽回劍勢，舉目一看，來人正是萬曉光的愛徒文天生。

文天生躍落場中，橫劍當胸，側臉向萬映霞微微笑道：「師妹乃是千金小姐之體，犯不着跟這種人生氣，這牛鼻子讓小兄來對付就是了。」

左面那瘦道人，一見眼前這少年，英氣勃發，靜如山岳，一時倒也不敢貿然出手，打量了文天生一眼，沉聲問道：「你是何人？何必硬要淌這次渾水，與我等作對？」

文天生朗朗一笑，高聲說道：「你們是來者不善，我可不買你這假人情。」

萬映霞道：「你退開去，誰要你來帮我？」當着四個道人之面，文天生受她這樣一頓申斥，不覺窘的滿臉通紅，半晌說不出話。

萬映霞似是自覺說的重了一點，歉然一笑道：「文哥哥，你在旁邊替我掠陣，等我打不過時，再上來接替我。」

他們雖然從小在一起長大，竹馬靑梅兩小無猜，但像這般親熱的稱呼，還是第一次，萬映霞叫過之後，不覺粉頰上泛起兩朶紅暈，振劍猛向左面一個道人刺去。

文天生口中啊了兩聲向後退了幾步。

萬映霞寶劍刺向左面道人，左手也同時一掌向右面一個道人劈去。

她似乎存心要對方兩人一起出手，左一劍，右一劍的同時分襲兩人。

兩個道人都被她逼的心頭火起，雙劍齊振，展開反擊，武當派被尊爲江湖第一大劍派，門下弟子在劍術上，大都有極深的造詣，兩支劍施展開來，攻勢凌厲絕倫，剎那間兩道劍光，結成了一片劍幕，但見寒光飛繞，片刻間已把萬映霞困入劍光之中。

萬映霞和人動手幾招，攻的十分銳利，但待對方劍法展開，反擊過來，才知道逢上勁敵，當下暗咬銀牙，拚出全力，一支劍盡展所學，力鬪兩個道人。

她自小在萬曉光細心調敎之下，可以說一出娘胎，就開始練習武功，不但劍術上造詣甚深，內功上也有了十幾年的火候，耐戰之力甚强，在兩個道人凌厲劍勢夾擊之下，仍然能抽暇反擊。

文天生看師妹被兩個道人的劍光所困，心中十分担心，暗中提聚眞氣，凝神觀戰，只要一發現萬映霞難再獨支，立時躍入場中搶救。

那知瞧了一陣，萬映霞竟然支持不敗，十幾個回合之後，更見沉着，反擊之勢，逐漸增多，心中暗暗忖道：平常之時，看她一派天眞少女之態，想不到武功，竟然有這等造詣，這兩個道人劍法，我也未必能勝得了……。

正在忖思之間，忽聽萬映霞一聲嬌叱，手中寶劍奇學突出，一招「鳴鴻離葦」，猛向左面一個道人刺去，嬌軀隨着一轉，避開了右面道人一劍，全力向左面一人攻去。

這一招攻勢異常猛惡，那道人竟然被迫向後疾退三步，才算把一劍避開。

萬映霞一招得手，第二招立時緊接着攻了上去，寶劍一偏，「金絲纏腕」，綿連而上。

原來她見兩個道人劍術高强，一時之間想勝兩人，甚是不易，心念一轉，立時專指向其中一人猛攻。

右面道人見她劍勢只攻同伴一人，反而向後退了五步。

文天生看的十分奇怪，暗自忖道：如果一人和師妹單打獨鬪，二十招內，定將傷在師妹劍下。

正在忖思之間，忽聽那退到一側的道人長嘯一聲，振劍而上。

右面道人這次出手，攻勢凌厲至極，劍若驚虹，洒出滿天寒星，迫的萬映霞不得不回身接架。

左面道人一見同伴施出武當派中攻勢最爲凌厲的八仙劍法，立時揮劍相應，劍勢一變，也施展出八仙劍法，剎那間，寒光若水，精芒電射，層層劍影，有如怒潮澎湃而來，萬映霞登時被困入一片劍影之中。

兩個武當弟子的全力合攻，場中局勢立時大變，萬映霞不再像初次被困劍影之中那般從容，只覺對方劍勢，有如長江大河一般，綿綿不絕而上，單是招架，已覺十分吃力，根本就無法抽暇還擊，勉强支撐過十合，已是險象環生。

文天生越看越覺不對，右手一鬆腰中扣把，抖出龍頭軟鞭，左手一翻，抽出背上長劍，大喝一聲，直衝過去。

他本和師父萬曉光施用的一樣兵刃，金絲龍頭鞭，因爲萬映霞不喜用鞭，改用寶劍，好在萬曉光精通各種各類兵刃的武功，隨把鞭法易化作劍招，傳授萬映霞。

文天生看師妹習劍，不禁見獵心喜，也挈了一隻來跟着學習，他乃學有恒心之人，每日除了練習鞭法之外，又練習劍法，兩種兵刃，居然都被他學的十分純熟。

劍法學好之後，又開始自行摸索着混合應用，常常在夜深更靜之時，起床自行練習，居然被悟出鞭劍合用的對敵之法。

但他爲人拘謹，因師父沒有正式傳授他的劍法，平日不肯帶劍，今後要和師妹避仇遠走，故而把寶劍也帶上同行。

他這裏剛向場中躍去，準備解救師妹之危，那守候在一側的另外兩個道人，也一齊飛身撲來，雙劍齊出，「力屏天南」，擋住了去路。

文天生猛一沉丹田眞氣，身子疾落實地，右手金絲龍頭鞭一抖，疾向左面點去，身隨鞭進，左手長劍忽化一招「神龍出雲」刺向右面一個道人。

他手中兩般兵刃，同在一剎那間擊出，搶了先機。

左面道人身子一側，避開龍頭點擊之勢，右面道人，却一揮手中長劍，硬把一劍封開。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雙劍交觸，文天生立時收劍暴退出六七尺遠近，畧一停息，重又揮劍舞鞭而上。

兩個道人目睹萬映霞和另外兩個道人動手情形，對文天生已不敢存輕視之心，一動上手，立時施展開八仙劍法，分由兩

個方向搶攻，寒鋒疾轉，劍風似輪。

文天生左劍右鞭交互運用，分抗兩個道人的攻勢。

他自學成武功之後，第一次和這等勁敵過招，不但全神凝注應戰，而且求勝之念甚切，在兩個道人全力猛攻之下仍然強行反擊，不時響起金鐵交鳴之聲。

白陽道長帶來的人，都是由門下弟子中挑選出來的高手，個個劍術，都有着甚深的造詣，而且久習合搏之術，雙劍聯手，威力更增大不少，武當派的劍術，又講求以靜制動，耐戰之力甚大，萬映霞，文天生，又都是毫無江湖經驗閱歷之人，動手之初，攻的十分凌厲，但經過一陣搏鬪之後，氣力消耗過多，攻勢也漸轉遲緩，四個道人却是愈打愈快，攻勢愈猛。

萬映霞生性靈巧，打到五十合後，已覺出不對，再這般打下去，只是自討苦吃，趁現在尚有餘力，早些衝出圍困，施展暗器求勝。

心念一轉，暗中運集真力，忽然揮劍反擊，刷刷刷一連三劍，果然把兩個道人聯手的綿密劍光衝開，脫出圍困。

兩個道人也不追趕，忽的分向兩邊一躍，橫劍而立。

萬映霞衝破劍光向後躍退的刹那間，已探手從懷中摸出一支燕尾銀梭，但見兩人橫劍不追，倒不好立時打出，微微一怔後，說道：「你們兩人合力出手，我也要施放暗器了。」

兩道人齊聲道：「姑娘但請出手。」

萬映霞冷笑一聲，道：「要是你們傷在我暗器之下，可別怪我暗箭傷人。」玉腕一揚，一道銀光，破空向左面一個道人襲去。

那兩個道人見她出手暗器，挾帶着強勁的尖風嘯聲，心中暗忖道：此女手勁好大。心念初動，尖嘯之聲又起，又一道白光劃空飛來，指向右面一個道人襲去。

兩個道人都是武當弟子中，挑選出來的高手，不但劍術上有着甚深的造詣，內功，暗器之學，亦都有甚好基礎，一見那萬映霞暗器來勢強勁，立時各自一吸真氣，揮動手中長劍拍出。

但聞一陣金鐵猛擊之聲，兩人同時覺着手中長劍，受了甚强的震動，不禁微生驚駭，暗道：一個女孩子家，手勁這等驚人，倒是少見。

萬映霞目睹暗器被兩個道人擊落，立時嬌叱一聲，玉腕連揮，燕尾梭連續飛出，但見白光閃動，直向兩個道人飛去。

此等連珠手法不難，難在勁道均勻，支支挾帶着破空嘯風之聲。

兩個道人登時被迫的手忙脚亂，只見連珠飛梭有如一道綿連不絕的銀線，接續飛來，盡管兩人不停的揮動寶劍擊打，移動停身的位置，但那連綿的銀梭，却如長了眼睛一般，緊緊的追着兩個人。

眼看兩個道人卽將傷在連環飛梭之下，萬映霞却突然停下手來，道：「你們兩人之中，有誰認識白陽道長。」

兩個道人被她這等突然的一問，怔了半响，那左面的道人才冷冷的回答一句，道：「白陽道長乃貧道等師叔，自然是都認識了。」

右面道人指了指萬映霞：「白陽道長四字也是妳叫得的麼？哼！沒有規矩。」

萬映霞道：「一個老道士，有什麼了不起，偏要叫他，白陽道長、白陽道長……」她一連叫了十幾聲，才停下口來。

兩個道人氣的臉色鐵青，拿她沒有辦法。

要知道武當派門規素嚴，門下弟子平時言行均甚謹慎，不便惡言相加，兩個道人互相瞧了一眼，誰也想不出該說什麼。

萬映霞看兩人氣急之態，不禁嫣然一笑，道：「你們兩人，決無法躲過我『滿天花雨』和『三元聯第』的燕尾銀梭手法，如想活命，只有一個辦法，那就帶我去見那白陽道長。」

她初次試用暗器手法，眼看把兩個道人迫得慌亂無措而自己最爲厲害的三種手法，尚未施用，不禁心中一動，暗道：父親和武當派中結仇，全是白陽道人惹出的麻煩，只要把白陽道人打敗，或是把他打傷，事情就好辦了，我何不先找白陽道長打上一場，如能勝得了他，也可替爹爹出一口氣。

她雖聰慧絕倫，但對江湖上的規矩，却是一點不懂，想到之事，就說出口來。

右面道人冷笑一聲，道：「我等白陽師叔，是何等身份之人，豈肯和妳一個後生晚輩的女孩子動手。」

萬映霞怒道：「你們不帶我去見他，哼！當心傷在我燕尾銀梭之下。」

兩個道人雖已領教了她暗器的厲害，但也不能示弱，彼此互望了一眼，齊聲說道：「女英雄還有什麼本領，盡管施展就是……」

萬映霞道：「施展容易不過，但咱們要得賭什麼才行。」

右面一個道人道：「不知如何一個賭法，還請姑娘說明。」

萬映霞道：「我在三種手法之內，如果傷不了你們，立時退出此谷，如果傷了你們，那就請兩位帶我去見你們的白陽師叔。」

兩個道人被她拿言語一激，未作考慮的就答應下來。

萬映霞道：「好吧！咱就一言爲定了。」探手入懷中，摸出一把燕尾銀梭，說道：「這一招叫『滿天花雨』手法。」玉腕一揮，七支銀梭一起飛去。

兩個道人的目光，一起投注那破空而來的燕尾銀梭之上，凝神橫劍蓄勢戒備。

因那七支破空飛去的銀梭，並不指向兩人，而直向高空飛去，兩個道人雖然覺着奇怪，但却絲毫不敢大意。

但見那銀梭飛到二人頭頂之後，突然一起向下落來，四支襲向右面道人，三支向左面道人襲去。

這等手法，極是少見，兩個道人心中先爲之大生震駭，舉劍盤頂疾旋，劃起一片劍光。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緊接着響起兩聲悶哼！劍光忽的斂去，兩個道人步履踉蹌的向後退了幾步。

萬映霞初試這等手法，能否傷得兩人，心中亦無把握，定神看去，只見兩個道人左肩頭上，各中一枚銀梭，不禁微微一怔，暗暗忖道：這兩個道人，同時被打中左肩，倒是十分奇怪之事。

原來兩人功力相若，運氣施劍，劍勢到左肩上時，勁力減弱，速度亦爲之緩慢了很多，那盤空疾落而下的銀梭，借勢而下，是以，兩人同時被打中了左肩。

武當派乃領袖武林的一大劍派，門規極是森嚴，兩個道人對承諾之言，極是認眞，中了銀梭之後，果然不再揮劍反擊，同時把手中兵刃，投到地上。

萬映霞本想出言調激兩個道人幾句，但見人家大方磊落的風度，那裏還能說得出口，緩步走過去，伏身檢起地上的燕尾銀梭，收入鏢袋之中，說道：「兩位既然輸了，就請帶我去見白陽道長吧！」

兩個道人互瞧了一眼，一語不發，轉身向前走去。

萬映霞見兩道人，左肩之上的銀梭，也不拔下，心中暗暗忖道：我那銀梭之上，都製有倒鬚，兩個道人不知，用力一拔，定然要帶出一片肉來，心中忽生慈悲，高聲說道：「我那銀梭尖端，製有倒鬚，如不知起梭之法，定然十分痛苦，兩位請等上一等，待我替兩位起下銀梭，再去找你們白陽師叔。」

兩個道人同時停下脚步，轉過身來，左面一人冷冷說道：「別說是區區一枚銀梭，就是斷去一條臂膀，又有何妨？姑娘盛情，我們歉難接受。」

萬映霞暗暗罵道：哼！不知好歹的老道，不吃一點苦頭，也不知我這燕尾銀梭的厲害。

回頭望去，只見文天生和另外兩個道人，打的難分難解，不禁心中一動，暗道：眼下幾個道人，個個武藝高强，單憑眞實本領，決難打得過人，我如去找白陽道長，留得師兄一人在此，如果抵不住兩人聯攻之勢，連個救應之人，也沒有了。

萬映霞自小與文天生一起長大，萬曉光對二人一般鍾愛，兩人眞是情同手足，這時乍逢變故，彼此之間，自是極爲關懷，尤其在這等緊要關頭，更是生死與共，是以萬映霞原想去找白陽道長，但一見文天生獨鬪二人，一時之間，又放心不下，不知是去是留，難以自決，呆呆的立在那裏出神。

那兩個道人似是抱着速戰速決的主意，施展出八仙劍，這八仙劍若是單打獨鬪，尚顯不出什麼奇奧妙處，如果有人聯手呼應，那就多一個人有多一個人的威力，要是八人聯劍出手，按八卦方位，分佈劍陣，那威力便如風雨齊發，雷電共鳴一般，這原是武當絕藝，極少使用。

今天這兩個道人施展出八仙劍，幸好只是兩人配合，尚未把八仙劍的威力完全發揮出來，文天生一人能鬪二人，一時還不至落敗。

武當道士兩柄長劍，勢如游龍，前後左右，互相策應，交織成一面極大的劍幕，把文天生圍在當中。

文天生初生之犢，又抱着敵愾之心，右手金絲龍頭鞭，左手長劍，左封右擋，前衝後擊，這一鞭一劍被他使運的得心應手，熟練已極竟宛如兩人聯合出手一般。

轉眼間過了三十餘招，武當道士一看鬪了半天，連一個尚未出道江湖的後生都不能取勝，縱然師門不見責，一旦傳揚出去，那實是有傷武當盛名。

兩個道士互相遞了個眼色，左手也暗中打了個暗號，那左邊年長的道人，猛的抽回長劍，倏的向後退了兩步。

文天生右鞭正迎拒另一道人的劍勢，及見左邊道人忽然後躍，心中還怕他要乘隙施放暗器，那裏能容他得逞，一個滑旋，身子也左閃二尺，長劍疾吐，直逼那年長的道人。

年長道人，既被選派來此，自非弱手，同時他已是成竹在胸，早有打算，一見文天生劍到，却不舉劍封架，微一冷笑，雙肩略一晃，人已拔空而起。

文天生一見那年長道人凌空飛起，不由得就提高警覺，本能的左腿斜跨一步，一個旋身，身子一挫，同時右腕微抬，金絲龍頭鞭，舞起一圈鞭影，以拒上面的襲擊。

就在文天生挫腰矮身，收鞭揮鞭之時，那中年道人已暴喝一聲，長劍一招「撥草尋蛇」，直向文天生下盤刺到。

文天生側邊受敵，這時自己身矮腿屈，要想躍避，已是無法施爲，同時那年長道人凌厲的劍勢又在半空壓下，這一來上下受敵，要想化解乃是大爲不易，而且對敵經驗又少，一時間，竟不免慌亂起來。

眼看下面長劍就要刺到文天生大腿之際，陡然銀光一閃，其速無比，接着一聲脆響，同時間響起一聲嬌叱，道：「眞不要臉，兩個人打人家一個，還用這等歹毒的打法，眞不知武當派好意思在武林立足現世。」

原來萬映霞在一旁，難以決定行止，但是一雙秀目依然凝神注視着場中的變化，她一看師兄竟然鞭劍同時出手，而且使運得奇招迭出，一時童心大發，覺得師兄這等打法，很是好玩，所以就全神的在一旁觀戰。

等到那兩個道人，倏然分開，上下分襲文天生之時，她已料到師兄處境危險，自己無法躍前解救，她情急之下，只得一抖手，發出一枚燕尾銀梭，砸開那直逼文天生下盤的劍勢。

那中年道人長劍吃那銀梭斜地裏一擊，但覺虎口一震，劍勢被逼的偏開去七八寸遠，心頭一凜，轉臉一看，冷哼了一聲，道：「小姑娘，妳好厚的腕力……」說着便緩緩向萬映霞立身處走來。

在萬映霞銀梭震開那道人長劍之時，那年長道人也已脚落實地，他橫劍當胸，護戒着文天生以防突襲，一面口中說道：「小姑娘，妳口不擇言，辱及我武當清譽，如不是看妳年幼無知，定然……」

那道人一言未完，萬映霞圓睜秀目，叱了一聲道：「你少自鳴清高，你們這班牛鼻子，率衆侵犯我萬月峽，誰知你們所存何心？依我看，哼，你們是自標清高，其實以你們這等作爲，連黑道上，那些下五門的勾當的都不如……」

這萬月峽原本是一片樂土，如今却因他們的尋仇，弄得愁雲慘霧，甚至骨肉分離，萬映霞自是氣惱萬分，越罵越氣，罵到後來，一掄手中長劍，憤憤的罵道：「你們這班鬼牛鼻子，不要如此欺人，姑娘今天非拿點顏色給你們看不可。」一躍身，就往前撲。

那中年道士心中正恨萬映霞發梭解圍

，見萬映霞撲到，立時揮劍相迎。

二人心中正各懷怒恨，更不打話，劍光飛閃，便已鬬在一起。

文天生一見師妹已出手，自然沒有袖手旁觀的理由，右手金龍絲頭鞭往腰間一圈，劍交右手，對那道人微微一笑，道：「武當以劍馳名天下，領袖武林，今天我要在劍上領教幾招武當絕學。」脚下微移，左手一引，劍如長虹，便向那年長道人刺去。

二人這一交手，各出絕學，但見劍影似幕，劍勢綿綿，鬬在一起。

那邊萬映霞滿腔怨怒，再加上方才力鬬另外兩個武當道人，是以在交手二十招過後，便感到有點心氣浮動，後力不繼，心中不免一動。暗道：我何苦與他這等長拚下去，何不用燕尾銀梭取他。心念微動，手中不覺間就慢了下來，待她取出銀梭，那道人已暴喝一聲，長劍挾着萬鈞之勢襲來。

萬映霞手下一慢，先機頓失，要想扳回劣勢，已是不易，只得硬着頭皮，一抖手，打出兩枚燕尾銀梭，但凌厲的劍勢，也已襲到。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猛然響起一聲：「霞兒不要慌亂…………」隨着話音，一股強猛絕倫的內勁嘯空而至，但聽一聲悶哼，那道人被震得踉蹌跌出一丈多遠。定神看去，只見七八尺左右之處，站着面色鐵青的萬曉光。

萬映霞一見父親，立時大叫一聲：「爹爹！」撲了過去。

萬曉光目光流動，瞧了兒女一眼，輕伸右手，把萬映霞撲來的嬌軀，撥在一邊，仍然一語不發。

這時，全場的搏鬬，都停了下來，那個被萬曉光劈空掌傷的道人，似是受傷不輕，嘴角間鮮血汩汩而出，但却圓睜着雙目，靜靜的躺在地上不出一句呻吟之聲。

萬映霞發覺了父親臉色有異，心中甚是惶恐，只覺千言萬語，齊湧喉間，一時間也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文天生倒提金絲龍頭鞭，緩步退到師父身側，變方面形成了對峙的局面。

萬曉光眉宇，幾度泛上殺機，緩緩的舉起手來，但又幾度又放了下來。

忽聽那被萬曉光掌力震傷的道人，大叫一聲，噴出一大口紫血，雙腿一伸，閉目而逝。

萬映霞生平未遇過此等之事，嚇的啊喲一聲驚叫。

仔細看去，只見那一灘紫血之中，不少團團的血塊，敢情這道人已被萬曉光強勁的劈空掌力，震的內腑碎裂。

三個武當道人的眼中，緩緩的流出淚水，但却無一人去扶那躺在地上的屍體。

萬曉光臉色逐漸恢復了正常，低聲對文天生，和萬映霞道：「咱們走啦。」當先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萬映霞，文天生緊隨在師父身後，走約五六丈遠，突見一道橫過峽谷之中，急奔而出十幾個人，個個手捧長劍，一字排開。

萬曉光冷哼一聲，停下脚步，但見一股黑氣，泛現臉上，片刻間，滿臉盡成了鐵青之色，雙目圓睜，眉宇間殺機重重。

萬映霞從未見過父親這等臉色，芳心中大為震駭，低喚了一聲：「爹爹，你是怎麼……」

文天生輕輕的拉下萬映霞衣角，說道：「師父已默運神功，準備克敵，妳別分散了他老人家的心神。」

只見那一十二個捧劍道人，一齊停下脚步，個個臉上，一片肅穆。

萬曉光只道幾人要佈置什麼劍陣，右手一抬，平胸推出一掌。

一股強厲絕倫的暗勁，直撞過去，左首一個三十多歲的道人首當其衝，悶哼一聲，身軀飛了起來，摔出去七八尺遠，跌在地上，口中噴出一口紫血，抱劍而逝。

餘下的十一個道人，臉色同時為之大變，但也只回目瞧了那傷亡在地上的道人一眼，仍然靜站在原地未動。

萬曉光右手連揮，强勁的劈空掌力，連續擊出，但聞悶哼之聲，不絕如縷，眨眼之間，被他連傷五人，每人都摔出七八尺外，口噴紫血而死。

奇怪的是活着的道人，仍然一動不動的站在原地，捧劍而立，毫無出手之意。

萬曉光突然心頭一凜，暗道：一個人生死之事，是何等重大，但這十幾個道人何以竟會把生死看得這等輕賤，縱有視死如歸的豪氣，也不致這樣的束手待斃。

緩緩放下舉起的掌勢，心中疑竇重重，不知這些道人們，用心何在。

只見餘下的七個道人，仍然原姿不變的捧劍而立。

這等藐視生死的豪氣，不但是文天生，萬映霞看的心寒胆顫，就是久走江湖的萬曉光，也看的暗生敬仰之心，當下閉目而立，散去凝集的功力，正待開口相詢，忽見那山谷之中，又緩緩走出來四個清秀的年輕道童。

四人一般打扮，髮挽道髻，身着青色道袍，背上斜插寶劍，手中拿着拂塵，年紀都在十八九歲左右。

萬曉光只覺這四個道童，面目形貌甚熟，但一時之間，却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四個道童一見那五具屍體，嫩臉上立時泛現出一股殺機。

當先那道童，望了萬曉光一眼，冷冷的問道：「我這五位師兄，可都是萬大俠殺的麼？」

萬曉光聽得那道童聲音，忽然想到這四個道童正是武當派門人紫陽道長的隨侍護法，不禁大吃一驚，暗道紫陽道長也來了不成，一面微一點頭，答道：「不錯，他們五人都是傷在我的手中。」

那當先道童冷笑一聲，說道：「萬大俠，你好辣的手段，無怪被人尊為神鞭飛梭……」

萬曉光接道：「他們雖是傷在我的手中，但我並無存有傷害他們之心，事出誤會，一時間收手不及。」

那道童又冷笑一聲，道：「連傷五人，個個被震破內腑，還說是事出誤會，如果萬大俠有了殺人之心，只怕我這十二位師兄，盡要送命在萬大俠的手下了？」

五屍橫陳，鐵證如山，萬曉光縱有蘇秦的辯才，也無法解說的清楚。

正自沉吟的當兒，忽聽一聲朗朗大笑，道：「萬大俠別來無恙，還識得貧道紫

陽麼？」

抬頭看去，只見一個五綹長髯垂胸，身着藏青道袍，身軀修偉的道人，出現在谷口之處。

此人一派仙風道骨，望去飄飄出塵。

萬曉光抱拳說道：「不知道長鶴駕光臨，萬某未能遠迎。」

紫陽道長目光一掠橫臥在地上的五具屍體，說道：「貧道因事他往，師弟白陽擅傳令諭，派遣門下弟子，相犯萬月峽，貧道返山之後，驚悉此訊，連夜趕到此地。……」他輕輕歎息一聲，望望橫陳在地上的五具屍體，倏而住口不言。

這位譽滿武林的大宗師，雖然目睹五個弟子的慘死之情，仍然能保持着鎮靜神態……。

萬曉光忽然向前欺進兩步，抱拳說道：「道長晚到一步，萬某已鑄成大錯，連傷了貴派中六名弟子。」

紫陽道長單掌當胸，還了一禮，笑道：「不知萬大俠施用的什麼武功，竟能在片刻之間，連傷了本派中五個弟子。」

萬曉光沉吟一陣，道：「萬某施展的武功難登大雅之堂，對連傷貴派門下六個弟子之事，願憑道長裁決。」

紫陽道長微微一笑，還未來得及說話，忽聽身後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萬大俠連傷了我們武當派六個弟子，償還三條人命，不算苛求吧」

萬映霞抬頭望去，只見兩個身佩寶劍的中年道人，聯肩而立，站在紫陽道長身後四五尺。

萬曉光大笑道：「青陽道兄說的不錯，萬某人既然殺了人，自是應該償命，不過，諸位無緣無故的侵入我萬月峽中，只怕也非武林公道。」

剛才說話的道人，轉臉對身旁的人說道：「師弟，掌門師兄，既已親自趕來，你還有什麼隱瞞的必要，還不快把經過之情，告訴掌門，聽候裁奪。」

紫陽道人突然回過頭去，冷冷的說道：「兩位師弟，過來一步，愚兄有話要問你們。」

原來在他身邊這兩個道人，都是紫陽道長的師弟，和紫陽道長，並稱武當四陽的青陽，白陽，還有一位金陽道長，因修習上乘內功，閉關十年，限期未滿，沒有同來。

青陽，白陽急急奔到師兄身前，躬身說道：「師兄有何教誨。」

紫陽道長冷冷說道：「那個擅傳令諭，調遣門下弟子來此的？」

白陽道長急道：「小弟擅自作主，私傳令諭，願受門規裁制……。」

青陽道長截住了白陽道長未完之言，接道：「師兄神目如電，豈能容得師弟欺蒙……」他回頭望了橫陳在地上的五具屍體一眼，接道：「白陽師弟有心要代我受過，其實擅傳令諭，調遣弟子來此之事，全是小弟所作所為。」

紫陽道長冷笑一聲，道：「你們可記得派中規忌條律麼？」

青陽道：「小弟記得，願領罰。」

紫陽道：「那很好，你們兩人雖然輕重有別，但却已犯了本門戒律，雖然輩份尊長，但也得一樣受罰……」

他略一停頓，突然聲色俱厲的喝道：「給我拏下。」

四個眉目清秀的道童，立時奔了過去，從懷中取出兩條金索，把兩人綑了起來，推到一邊。

萬曉光一陣羞紅，泛上臉來，疾向後面退了五步。

紫陽道長高聲說道：「萬大俠但請說出重創本派弟子的武功手法，貧道也有解救辦法。」

萬曉光歎息一聲，道：「道長雖有靈丹妙藥，只怕也無法救得幾人性命了，他們已被極歹毒黑煞掌力，震碎了內腑。」

紫陽道長臉色忽然一變，沉聲說道：「萬大俠練有黑煞掌力，倒是大出了貧道意外。」

萬曉光苦笑一下說道：「在下雖有這等歹毒的功力，但生平之中，很少用過！……」他本想開口認錯，但在話到口邊之時，竟又難以說出來，倏然而住。

紫陽道長面色漸轉緩和，但聲音仍冷峻的問道：「萬大俠這黑煞掌力，不知是何人傳授？」

這等口氣問話，本極難使人忍受，但萬曉光目睹紫陽道長下令綑綁了兩位師弟之舉，心中甚感慚疚，對紫陽道長這等咄咄逼人的口氣，也不放在心上，長歎一聲，答道：「此事說來話長，在四十年前，無意之中救得一位身受重傷的黑道高人，曾在一所荒涼的廟宇之中，陪他養息傷勢，俟他傷勢稍好之時，就開始傳我這黑煞掌力，當時在下年紀尚幼，不知這功夫歹毒無比，他傷勢在一月之後，已然好轉，但却故意拖延時間，留在那座破廟之中，過了三月之久，直待我黑煞掌奠了基礎，他才飄然而去，臨走之際，曾經再三叮嚀我，要我日夜苦練，三年可望小成，五年中成，十年大成，……」

紫陽道長接口問道：「那個授你武功之人叫什麼名字？」

萬曉光搖頭說道：「他一直未告訴過他的姓名。」

紫陽道長道：「他的形貌，萬大俠總該記得吧？」

萬曉光點頭答道：「那人長像怪異，任何人只要見上一面就不易忘去，雖已相隔了四十多年，但我至今想來，仍可清晰的記得他的形貌。」

紫陽道長仍然異常冷漠的說道：「萬大俠記得那人形貌，最好不過，快……」言未盡意，但却倏而住口。

萬曉光雖覺着紫陽問話神情不對，但他心中愧咎於連傷人家六個弟子之事，仍然忍了下去，仰臉思索片刻說道：「那人五短身材，瘦骨嶙峋，手臂特長，直垂膝下，其他面形如何，恕我已記不得了。」

紫陽道長冷然說道：「他和你相處三月，當眞就沒有告訴你他的姓名麼？」

萬曉光聽他口氣，愈來愈是不對，不禁一皺眉頭，答道：「在下生平之中，從未說過謊言，道長如果不信，那也是無法之事。」

紫陽道長突然一拂胸前長髯，笑道：「萬大俠如若眞的不知道人姓名，貧道倒可奉告。」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　非·文
盧　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康浩得蛇神董明嵩及小紅二人之助，擒獲冉肖蓮，在復壁中救出神志昏迷的齊眉兒和易湘琴，以冉肖蓮爲人質，要脅獸神倪森，讓他們平安出谷，倪森鑒於冉肖蓮在董明嵩手中，投鼠忌器，與毒神苗廷秀密議一番後，願依康浩提出的條件，讓他們出谷，以交換冉肖蓮，康浩等隨倪森至出谷必經的那棟機關石屋，因載重關係，那機關房每次只能運送三人，康浩要董明嵩押着冉肖蓮和小紅先走，董明嵩却要康浩偕二女先行，兩人原都存着一番好意，但却未能體會對方打算，僵持下來——

一語懾毒魔　百獸困羣雄

康浩他們却沒有想到，那載人出入的機動石室，早已被毒神苗廷秀暗中做了手腳，無論誰先誰後，都同樣難逃暗算。

當然，站在倪森和苗廷秀的立場，還是盼望能够先對董明嵩下手，擒了董明嵩，再擒康浩那就易如反掌了。

至於獸神倪森要求與董明嵩同乘，只不過是故作姿態，用以轉移他們的注意而已。

×　　×

小紅久居復仇谷，對那載人機動石室，具有較深的了解，她雖然不知道毒神苗廷秀已經做了手腳，却始終覺得由谷口甬道外出這一段路程，最容易發生危險。

於是，她悄悄將康浩的衣角拉了拉，低聲說道：「少俠請過來一下，婢子有話奉告。」

康浩隨她走到石室側面僻靜處，問道：「有什麼事？」

小紅輕輕道：「這座載人石室，全由機關操縱控制，人到了裏面，便與外面隔絕，最容易遭人暗算，所以，婢子覺得少俠和董老前輩都不必爭先讓後，咱們還是分作三批，由婢子帶着易姑娘先行……」

康浩道：「這樣不妥，既有危險，怎能讓你先行……」

小紅道：「不！你先聽我把話說完，——我在谷中住得比你們久，對這機關石室，也比你們知道得多些，由我先走，可以替你們試探虛實，假如我平安出谷，就將隨身絲絹留在石室中，你們見到這條絲絹，才能進入石室，如果不見絲絹，那就証明我已經遭遇意外，千萬不可再上他們的當。」

康浩驚問道：「據你猜想，這石室有什麼危險呢？」

小紅道：「我不知道。但除此之外，他們已經沒有下手的機會，如果他們要下手，八成兒就在這最後一段路程中了。」

康浩沉吟了一下，點頭道：「好！就

這麼辦，你要多多謹慎。」

兩人計議妥當，一同回到石室門前，將出谷順序的決定轉告了董明嵩和獸神倪森。

董明嵩只求殿後，其他毫無意見，獸神倪森却詭異的笑了笑，竟然也不表示反對。

小紅懷着臨淵履冰的心情，緩緩踏入石室中，舉目四顧，石室中空空蕩蕩，並無異狀。

康浩親到門邊，低聲叮囑道：「別忘了咱們約定的暗記，出去之後，就在附近等候，休要遠離！」

小紅點點頭道：「知道了。」

室門閉闔，接着，「隆隆」機聲響處，那棟聳立着的石屋峙然如故，但內部石室却已經向下沉落，循着地底甬道，向谷外馳去。

小紅一手提劍，一手反臂護着背上的易湘琴，全神傾注四壁，以防有人突襲。

開行了片刻，四週石壁毫無異狀，空氣中却突然滲入一股醉人的幽香。那香味宛如花粉般淸淡，但嗅入鼻孔，却令人頭腦暈昏，四肢酸軟，頓感倦意濃重。

小紅發覺那香味有異，心中大驚，連忙運功閉住呼吸，人已搖搖欲倒……

這時候，恍惚聽見一縷陰沉的笑聲起於近處，有人說道：「丫頭，來不及了，老夫這特製花粉，豈是閉氣所能抗拒的，你雖然謹慎，可沒料到這石室暗藏着夾壁吧？嘻！嘻嘻……」

石室抵達谷外，暗門啓開，毒神苗廷秀拄着兩支拐杖，當先躍了出來。

在他身後，緊跟着藥童沉香，兩人從石室內拖出昏迷不醒的小紅和易湘琴，將她們併放在屋側草叢中。

苗廷秀得意的笑道：「小鬼，去把石室裏的餘香淸除一下，然後把這丫頭的隨身絲絹，放回室內，你就留在這兒看守這兩名丫頭，老夫還得去接另外四位。」

沉香道：「長老這方法太妙了，求你老人家把這種花粉賜給弟子一些可好？」

苗廷秀道：「你要這東西做什麼？莫不是想去整治那些小丫頭？」

沉香臉蛋一紅，赧然垂下頭去。

苗廷秀正色道：「你才多大年紀，就想討女人便宜？告訴你，女色一事，千萬貪圖不得，你要學學老夫，摒色絕慾，潛心功藝，才有今日這番成就，你再看看那姓康的小輩，若非爲了女人，昨夜早逃了，何至拖延到如今，又落在咱們手中？」

沉香道：「弟子知道了。」

苗廷秀叱道：「快去做事，等你長大，老夫自會將一身功夫傳你，要是你自己不上進，却休怪老夫無情。」說完，一頓拐杖，重又隱入石室夾壁，掩閉了暗門。

那沉香驅散了室中餘香，放回絲絹，目送石室「隆隆」而去，却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喃喃罵道：「去你媽的假道學，你的腿如果沒斷，你不整夜摟着女人叫媽才怪哩！」

復仇谷口的載人石室，實際就是一副活動石匣，兩端建屋掩蔽，昇降各有托盤，而且在地底築有滑道，配備轉輪，設置牽引鋼纜和絞車，是以石匣滑行極爲迅速，不片刻，又回到谷內。

康浩迫不及待跨入石室查看，果然在壁角下找到了一條絲絹，不由沉吟道：「這是最後一段路程，他們居然仍無舉動，難道要等咱們全部出谷之後再下手?」

心念電轉，便向董明嵩低聲說道：「晚輩先走一步，如果途中未遇變故，便將這條絲絹仍置室中帶回來，老前輩務必請查看仔細，以免中計。」

董明嵩點頭道：「知道了，你放心去吧!」

冉肖蓮被蛇神緊扣住腕脈，一直跟隨在董明嵩身邊，也一直沒有見過她開過口，這時突然幽幽嘆了一口氣，說道：「康少俠眞是世上第一個幸運人……」

康浩微怔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冉肖蓮道：「不是嗎?少俠每逢逆境，便總有那些痴心女子，甘冒危險，相助脫險，這不是幸運是什麼?」

康浩心中一動，忽然想起在蘭封莊院中，冉肖蓮甘冒生命之險，縱放自己脫身的往事……於是，點了點頭道：「你放心，康浩不是忘恩負義的小人，待出谷之後，自有圖報之法。」

室門緩緩閉闔，石室冉冉移動，「隆隆」聲中，室內再度散溢出醉人幽香……

× ×

載人石室去而復返，那條代表「平安」的絲絹，仍在石壁角落下。

蛇神董明嵩寬心大放，含笑對倪森說道：「十年關顧之情，董某不敢或忘，咱們在谷口相候，屆時當另約時地，再作了斷。」

倪森也笑容滿面道：「賢弟請便，愚兄隨後就到，冉副會主與賢弟無怨無尤，務盼留情一二。」

董明嵩道：「這個不勞叮囑，寃有頭，債有主。董某人不會過份爲難她的。」

他故意將「過份」兩字說得大聲些，說完哈哈一笑，拉着冉肖蓮一同走進了石室。

室門一閉，倪森立即傳令道：「準備刑具和水牢，所有刑堂執事弟子不准散隊，等候提解人犯。」

董明嵩功力深厚，耳目極爲敏銳，雖然隔着一道石門，仍隱約聽見了這番話語，方自一驚，石室已開始向下沉落……

他左手用力一帶，右掌疾探，掌心緊緊抵住冉肖蓮的背心「命門」死穴，沉聲喝道：「丫頭，你若還不想死，趕快通知他們安份些，否則，我老人家先震散你的眞氣，再點你的五陰絕脈，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受一輩子活罪!」

冉肖蓮無力反抗，索性將一個軟綿綿的嬌軀，偎向董明嵩懷中，呢聲道：「倪老前輩，你就是殺了我也沒有用，咱們都在石室裏，你叫我怎麼告訴他們呢?」

董明嵩喝道：「這石室中總有和外間通話的設備?」

冉肖蓮搖搖頭，說道：「沒有，石室現正在地底甬道內，他們如果想下毒手，我也毫無辦法，只有陪着老前輩一塊兒死了。」

這時，迷魂香味已經源源不絕湧進石室，但因冉肖蓮依偎得很近，董明嵩竟誤以爲是女人身上的香粉氣味，以致毫未警覺。

突然間，發覺冉肖蓮語音逐漸低弱，嬌軀一陣搖幌，似欲跌倒……

董明嵩還當她是故意做作的，掌心微一用力，叱道：「站好了!你別打錯主意，老……老夫不吃……不吃這一套……」

話猶未畢，冉肖蓮混身一軟，倒了下去。

董明嵩自己也感到頭腦暈眩，猶自撐持着欲去拖起冉肖蓮，誰知甫一折腰，便「噗通」栽倒，再也站不起來了。

石室抵達谷外，暗門開處，毒神苗廷秀大笑而出，用拐杖指點着石室笑道：「四師弟，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你我雖無仇怨，却不能容你破壞愚兄的大事，說不得，只好得罪了。」說着，啓開石室門，只見董明嵩仍然緊扣着冉肖蓮的手腕，身子橫壓在她身上，皓首偎着嬌靨，倒像是鴛鴦交頸，相擁熟睡一般。

苗廷秀搖頭笑笑，道：「這模樣幸虧是愚兄看見，若換了二師兄，豈不打翻醋缸麼?」

於是又回頭叫道：「沉香，過來替他們搬開些，把那邊四個也拖過來，咱們該回去了。」

那邊樹下，併排放着康浩等四人，一個個昏迷不醒，狀如熟睡。

藥童沉香却背着身子坐在樹下，正低頭撥弄一個形如魚網般的東西，苗廷秀連叫了兩聲，他竟都充耳不聞，生像沒有聽見。

苗廷秀怒道：「小鬼，你聾了麼?」

沉香漫應道：「來了!來了!我在這姓康的身上搜到一件奇怪的東西，正準備呈給長老過目。」

苗廷秀道：「是什麼東西?」

沉香道：「好像是個虫窠，裏面養着兩條金頭蜈蚣。」

苗廷秀以「毒」成名，平生最喜搜求各種罕見毒虫，一聽「金頭蜈蚣」四個字，心中猛然一動，急問道：「可是全身赤紅，只頭部呈金黃色的?」

沉香道：「一點也不錯，乍看就像一根紅絲綫，嘻嘻!兩個傢伙還絞纏在一起呢，不知道在幹什麼……」

苗廷秀低喝道：「快別動牠們，那是世上最毒的『金頭蜈蚣』。」

話落，雙拐一點，人已掠到樹下，一面由懷中取出一副銀絲手套，匆匆套在手上，一面連聲道：「牠們正在交尾，不要驚動牠們，輕輕連窠一齊遞給老夫……」

沉香道：「好!給你吧!」突然回轉身來，一把扯開了網口，大股黑烟般的飛虫，登時向苗廷秀臉上撲去。

那些密如烟霧般的飛虫，顯然並非什麼「金頭蜈蚣」，而是數以千計細小毒蜂。

苗廷秀措手不及，慌忙揮袖拍打，無奈那些毒蜂體積太小，數量又多，顧得前面顧不到後面，加以苗廷秀雙腿俱斷，全靠拐杖支撐，一陣忙亂下，未能挾牢拐杖，「骨咚」一聲，跌了個「四脚朝天」。

身軀倒地，大羣毒蜂立即飛捲而下，饒是苗廷秀滿地翻滾，後頸和前額也被螫中了好幾處。

他乃施毒的名家，一被毒蜂螫中，便知道蜂刺帶有劇毒，他懷中本有解毒奇藥，却來不及取用，人便昏迷了過去……

這時候，遠處林中接連奔出三個人，竟是千手猿駱伯倫，鬼臉書生黃石生和飛蛇宗海東。

宗海東運步如飛，當先奔到，用脚踢了踢苗廷秀，又舉手拍拍「沉香」的肩膀，笑讚道：「阿毛，眞有你的，姓苗的號稱毒神，終朝打雁，這一回可叫雁兒啄了眼睛啦。」

齊效先一面招收毒蜂，一面笑道：「方才我眞有些心怯，怕被他聽出口音不對，幸虧這老毒物貪心過重，竟沒注意。」

正談笑間，駱伯倫和黃石生也隨後奔到，黃石生內傷初癒，體力仍嫌虛弱，喘息着，說道：「此處仍在復仇會勢力區內，休多躭擱，效先速將這裏五個人搬進樹林去，宗六弟快去搬石室內的冉肖蓮和那老頭子，先離開險地，再向苗廷秀追取解藥。」

齊效先指着草叢裏的藥童沉香，問道：「這傢伙怎麼辦?要不要一齊帶走?」

宗海東接口笑道：「帶他走毫無用處，反是累贅，倒不如放在石室內送回去，也叫復仇會知道咱們的手段。」

駱伯倫道：「無論怎麼辦，事不宜遲，越快越好。」

宗海東答應一聲，挾起沉香，直趨石屋——幸虧他快了一步，剛將董明嵩和冉肖蓮搬出來，換進藥童沉香，石門便緩緩關閉，開始馳返谷中去了。

黃石生催促道：「谷中發現有變，必然會派遣大批高手追出來，咱們得快些才行。」

地上昏迷的人，連苗廷秀在內，共有男女七個之多，撤運的却只有四個人，其中駱伯倫僅有一條手臂，黃石生重傷初癒，都幫不了大忙。

齊效先年輕力壯，首先抱起月眉和康浩，大步向樹林奔去，宗海東也鼓足氣力，挾起小紅和易湘琴，駱伯倫不願袖手，探臂挾起了苗廷秀，剩下黃石生，本想由董明嵩和冉肖蓮之中，先擇一人搬進林子裏，誰知那董明嵩人雖被毒烟燻迷，扣在冉肖蓮手腕上的五個指頭，却像鐵箍似的緊扣不放，怎麼也沒有辦法分開。

那樹林距離谷口石屋，約有十丈開外，轉眼之間，駱伯倫等人都先後奔進林子裏，只剩黃石生守着董明嵩和冉肖蓮，正感無計可施，一陣「隆隆」聲響，載人石室已飛馳而回。

室門啓開，獸神倪森滿臉驚怒之色跳了出來。

黃石生一時走避不及，急中生智，連忙在冉肖蓮和董明嵩身邊盤膝趺坐下來，望着倪森露齒一笑，緩緩說道：「閣下就是黑谷獸神倪大俠麼?」

他本不認識倪森，只是從月眉利用巨鵰的傳訊中，對谷內情形畧知大概，現見倪森的年貌氣勢，冒叫一聲，不想恰好叫對了人。

倪森微微一怔，答道：「不錯，老夫正是復仇會總堂堂主，朋友是誰?如何識得老夫?」

皆因倪森也從未見過黃石生，又懍於冉，董二人都落在黃石生手中，心裏先有了疑懼，加以自從「黑谷」瓦解，倪森迄未在江湖上露過面，突然被黃石生一口叫出姓名，驚疑更盛，越發估不透眼前這瘦削怪人是何來路了。

黃石生見他滿面驚容，索性再詐他一下，便含笑着，說道：「在下與倪大俠，雖素未謀面，但家師兄却是倪大俠的故人，只是闊別多年，倪大俠或許已記不起來了。」

倪森詫道：「是嗎?但不知令師兄是那位?」

黃石生道：「家師兄複姓東方，單名一個烈字。」

倪森駭然失聲喃喃道：「太陽叟東方烈?」

原來太陽叟東方烈名列「大荒三老」之一，正是當年黑谷四凶的尅星，倪森心驚胆顫之下，不由自主向後倒退了兩三步，精目暴睜，瞬也不瞬的瞪視着黃石生。

黃石生鎮靜的淡淡一笑，道：「倪大俠是覺得在下年紀太輕，有些不信嗎?其實，在下與家師兄雖屬同門，彼此却也沒有見過面，只不過依門譜相叙，應是同輩罷了。」

倪森茫然道：「那是什麼原因?」

黃石生道：「原因很簡單，咱們雖然同一位祖師，所習也是同一種武功，更同一輩份，但入門有先後，且相差甚遠。」

這是黃石生謹愼之處，他自忖武功不高，又不知道太陽叟有無傳人，更要顧慮倪森的盤問，是以，牛皮不敢吹得太滿，得替自己先留下退步的餘地。

倪森聽了，輕哦一聲，驚懼之情畧減，但想到此人既是太陽叟的同門師弟，武功自然也不是庸俗之輩，語態上不敢怠慢，便再度拱了拱手，問道：「閣下尊姓大名?駕臨敝谷，有何見教?」

黃石生含笑道：「不敢。在下姓黃，草字蜀樹，今日冒昧而來，有點小事，意欲見見復仇會主。」虧他這時候還有閒情佔人的便宜，「蜀樹」與「叔叔」諧音，敢情竟要倪老魔頭做他的侄兒哩!

倪森眉頭微皺道：「但不知黃兄欲見敝會會主，究有何事?」

黃石生道：「不瞞倪兄說，在下和鳳鈴魔劍楊君達曾有八拜之交，近日聞得他做了復仇會主，特來一叙。」

倪森大喜道：「原來黃兄與敝會主有舊，這就更不是外人，敝會主因事外出，不在谷中，倪某忝爲會中總堂堂主，理當代會主接待貴賓，請黃兄入谷奉茶……」

黃石生沒等他把話說完，搖了搖頭：「且慢，在下必須先與貴會主見面，然後才能入谷。」

倪森道：「爲什麼?」

黃石生正色道：「因江湖傳言，都說鳳鈴魔劍楊君達已在承天坪仰毒而死，如今復仇會主，乃是他人假冒他的名號。」

倪森笑道：「這是從那裏說起，敝會主乃堂堂一代宗師，豈是他人能够假冒的?黃兄快別相信那些胡說……」

黃石生道：「不然。如今武林中易容化裝術風行一時，令人不能無疑，是眞?是假?在下必須當面一見，才能斷定。」

倪森爲難的道：「但目下敝會主不在谷中。」

黃石生道：「在下願意在此地等候，嘿嘿，在下必先弄清眞假。」

倪森道：「敢問黃兄，是眞如何？是假又如何？」

黃石生仰面吁了一口氣，肅然答道：「如果是眞，在下願助他一臂之力，掃平四門五派，報雪承天坪的奇恥大辱，如果是假，嘿！嘿嘿……」

倪森接口道：「怎麼樣？」

黃石生咬牙切齒的道：「那時在下要以平生所學，替故友報仇雪恨，將四門五派和假冒匹夫！一個個斬盡殺絕。」

倪森心頭一震，目注黃石生頷首微笑道：「黃兄義重如山，令人欽佩，這也正是倪某加盟復仇會的動機，看來眞是英雄之見，不約而同了。」微頓又道：「既然黃兄立意先與敝會主見面，倪某不便多說，但有一樁不情之請，尙希黃兄俯允。」

黃石生道：「請說！」

倪森指着冉肖蓮道：「這位姑娘乃是楊大俠的得力助手，現任敝會副會主職務，不知何事冒犯了黃兄……」

黃石生故作驚異的道：「原來她竟是復仇會的副會主，在下倒失敬了。」

倪森靦覥的笑道：「此女武功雖然不濟，平日參贊會務，頗富機智，深得敝會主信賴，倘有冒犯之處，務希黃兄看在楊大俠和倪某薄面。」

黃石生笑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方才在下初抵谷口，見她正與毒神苗大俠爭論，在下好意上前詢問，不料他們竟反責在下偷窺復仇谷，一時言語衝突動起手來，在下也因氣憤之下，才冒昧將他們一併擒下了，既是倪兄討情，在下決不會難爲他們，只等復仇會主回來，定將他們當面交還，保證毫髮無傷。」

倪森道：「黃兄能否現在就將他們交倪某領回呢？」

黃石生露齒一笑，道：「這個要請倪兄原諒，在復仇會主的眞假未明之前，敵友尙難論定，請恕在下無法應命。」

倪森心中大怒，却強自將怒火壓抑下去，冷笑道：「黃兄這是不給倪某人面子了？」

黃石生傲然道：「在下不願開罪朋友，更不願輕易縱放敵人，倪兄能諒解固所感激，如果不能，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倪森眼中凶光一閃，沉聲道：「但站在倪某人的立場，却不能坐視本會會友，落在外人手中。」

黃石生臉上毫無懼色，聳肩而笑道：「倪兄一定要把在下當作外人，在下也不便厚顏以朋友自居，該怎麼辦，但憑倪兄吩咐就是。」

倪森見他應對從容，彷彿早已胸有成竹，倒不由遲疑起來，暗忖：這黃蜀樹名不見經傳，却能將董，冉二人一併制住，委實令人莫測高深，一旦翻臉動手，萬一勝不了他，豈非弄巧反拙，自討沒趣麼？

想到這裏，態度不禁軟化，堆笑說道：「敝會主一二日內卽返，稍緩數日本來不要緊，倪某是担心谷外旣無房舍，又缺欵待，生活起居皆有未便，黃兄堅持須等敝會主見面之後才肯入谷，實叫倪某放心不下。」

黃石生淡淡一笑，道：「山野之人，何處不可安身，旣然會主一二日內卽可返谷，在下就在那傍樹林中等他回來。」

倪森畧一沉吟，點了點頭道：「黃兄如此堅持，倪某也不便勉强，只是在敝會主返谷之前，務必請黃兄不可離開那座樹林，以免彼此滋生誤會。」

黃石生道：「倪兄是怕在下帶人逃走麼？那儘請放心，在下不辭千里而來，見不到復仇會主，便是用八人大轎來抬也抬不走的。」

倪森微笑道：「但願如此，倪某這就放心了。」

話落，舉手一揚，嗤嗤連聲，數道帶烟號箭破空射起，直昇到二十餘丈，方先後爆裂開來，在空中結成一幅形如猛獅般的烟霧圖案。那圖案隨着風勢，舞爪扭頭，捲尾擺頭，栩栩若生，歷久不散，奇妙生動，令人嘆爲觀止。

就在那獅形烟霧逐漸淡糢之際，黃石生哈哈笑道：「獅乃百獸之王，倪兄以獅爲誌，不愧獸神之稱。」

倪森陰惻惻道：「多承謬譽，請黃兄謹記諾言，倪某暫時告退了。」說着，大袖一拂，退回石屋，刹時機聲隆隆，飛馳而去。

黃石生仰面凝注着空際業已零亂的烟霧，暗暗吐了一口氣，緩緩站起身來。

齊效先由樹林中飛步趕了過來，低聲道：「四叔，眞有你的，一番話，就將那老魔頭唬住了！……」

黃石生揮揮手，道：「快把人帶着，先回林中再說。」

效先連忙挾起董明嵩和冉肖蓮，跨開大步，奔回林中。

駱伯傖和宗海東迎住黃石生，彼此都鬆了一口大氣。駱伯傖道：「虧得四弟機警鎭靜，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愚兄見你應付那老魔頭，眞替你揑着一把冷汗。」

宗海東笑道：「好一齣絕妙的空城計，四哥不輸諸葛亮，那老魔頭可連司馬懿也不如。」

黃石生搖頭道：「眼前雖然渡過一關，事情並未算完，相反的，咱們已經被困在這座樹林裏，隨時隨地都有危險。」

三人駭然道：「爲什麼？」

黃石生道：「那倪森號稱獸神，擅長驅御猛獸，方才臨去的時候，曾經施放號箭，並且一再要求不得離開這座樹林，很顯然的，他已經在樹林四週有所布置。」

駱伯傖道：「你的意思是說，那斯已召集猛獸，暗中包圍了這座林子？」

黃石生凝重的點了點頭，道：「正是如此。」

宗海東接口道：「光天化日，獸羣多半匿伏不肯外出，那斯縱有御獸之能，未必就能在頃刻間召來許多野獸，咱們快些動身，也許還來得及。」

效先忙道：「大家別急，讓我先出去看看……」

話猶未畢，林外已傳來一聲刺耳的狼嗥。

嗥聲一起，四野迴應，刹那間，虎嘯獅吼併作，整個樹林內羣鳥爭飛，兎狸奔竄，亂成一片。

駱伯傖嘆了一口氣道：「果然不出四弟所料，咱們已經陷在獸羣包圍之中。」

齊效先奮然道：「幾隻野獸有什麼難鬥，咱們衝出去！」

駱伯傖道：「千萬魯莽不得，如今獸羣只在林外，咱們不去招惹，尙可相安無事，一旦激怒了牠們，我等四人縱能上樹躲避，還有康浩和月眉以及這五個昏迷不醒的人，必將傷在獸羣之口。」

齊效先道：「難道咱們就困守在林子裏坐以待斃不成？」

黃石生道：「那倒不至於，我看倪森那斯一心急於援救冉肖蓮，只要她在咱們手中，倪森便絕不敢妄動，趁此時機，咱們先設法救醒康浩和月眉再說。」

說着，舉步走向毒神苗廷秀身邊，低頭一看，只見苗廷秀仍然昏迷未醒，衣衫已被解開，地上零亂的放着十七八個藥瓶子。

宗海東沒等黃石生詢問，便皺眉說道：「這些藥瓶都是從苗廷秀身上搜出來的，可惜咱們不知道哪一種才是解藥。」

黃石生拾起那些藥瓶，一一審視了一遍，回頭對齊效先道：「你守在老毒物身邊，先閉住他的穴道，然後才給他蜂毒解藥。」

宗海東急忙叮囑道：「四哥要當心，這老毒物出了名的奸滑。」

黃石生微笑道：「不妨，我自有方法。」說着，就在苗廷秀身傍盤膝坐下來。

齊效先依言點閉苗廷秀的雙肩穴道，又餵了他一粒蜂毒解藥，沒多一會，苗廷秀便悠悠醒來。

黃石生不待他開口，便右掌連揮，「拍拍」給了他兩記耳括子，兩眼一瞪，惡狠狠的喝道：「姓苗的，你也有今天？老子若不把你一刀刀凌遲寸磔，難消心頭之恨！」

一面喝罵，一面跳了起來，拳打脚踢，掌劈指戳，不由分說，先將老毒物結結實實狠揍了一頓。

而且，落拳着掌之處，避開了要害，專找老毒物傷殘的地方下手，不是掌摑醜臉，便是脚踢斷腿，只揍得苗廷秀昏頭轉向，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黃石生打得累了，又從靴筒裏拔出一柄寒光閃閃的匕首，憤憤插在地上，自己却一面坐下來喘氣，一面叱道：「阿毛，把這老賊開刀，從兩條腿開始，給我一塊塊向上面割。」

齊效先應聲上前拔起匕首，一脚踏住苗廷秀的胸膛，手起刀落，果然在他大腿根部割下了一塊肉。

苗廷秀疼得大叫道：「喂！你們究竟是什麼人？跟老夫何怨何仇？爲何要下此毒手？」

黃石生冷哼道：「你不認識咱們，咱們可認得你這老匹夫，我問你，你就是毒神苗廷秀吧？」

苗廷秀道：「不錯，可是老夫……」

黃石生叱道：「不錯就行了，阿毛，給我再割！」

效先也不開口，揮起匕首，又狠狠割下一塊肉。

可憐苗廷秀滿頭霧水，直疼得呲牙咧嘴，冷汗涔涔，急忙又哀叫道：「我和諸位素不相識，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只求你們把話說明白了，好歹別叫我死後仍做個糊塗鬼呀！」

黃石生咬牙切齒道：「老匹夫，你平生做的惡事太多，才會記不得咱們，可是，咱們却一點也不糊塗，是你殺害了我表兄全家，今天就要將你千刀萬剮，祭奠我那可憐的表兄全家老小在天之靈。」說到這裏，氣憤難抑，一叠聲又催促道：「阿毛，快些動手，咱們先把這老匹夫割成血人，再用鹽將他醃起來，然後剖出他的心，替你表叔報仇雪恨。」

利刃割肉已經痛徹心肺，何況還要鹽醃活人。苗廷秀想到那疼死人的滋味，不由頭皮發炸，心胆俱裂，急急叫道：「我沒有殺害你的表兄，我連你的表兄是誰都不知道，你們千萬不要弄錯人了！」

黃石生道：「弄錯人？嘿嘿！咱們千里迢迢，去萬毒谷沒有尋到你，又一路追踪趕到復仇谷來，守候到今天才將你擒住，咱們會弄錯人嗎？」

苗廷秀聽他一口說出萬毒谷的名稱，心裏已吃了一驚，但仍强作鎭靜道：「老夫息隱深山，數十年不聞外事，你那表兄叫什麼名字？怎知是被老夫殺害的呢？」

黃石生冷笑道：「事到如今，你還敢抵賴？」

苗廷秀急道：「並非抵賴，而是老夫雙腿殘傷，困居山谷，根本不可能出去殺害別人，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黃石生道：「好！你既裝傻，咱們就叫你做個明白鬼。我問你，兩年之前，有一位姓徐的鏢師，爲了避仇求隱誤入萬毒谷，是你這老匹夫將他全家老小，用來試驗毒藥，一個個都被害死，這件事你還記得嗎？」

苗廷秀心中大震，默然不答。

黃石生又道：「你害死他一家老小也還罷了，又將徐綜徐綸兩個可憐的孩子，割去舌頭，充作藥童，最後也慘死在你手中，這件事，你該還沒有忘記吧？」

苗廷秀啞口無言，心中却風車般疾轉，尋思着辯解脫身之策。

黃石生怒目喝道：「姓苗的，你心狠手辣，只說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可沒想到蒼天有眼，仍有報應臨頭的時候，告訴你，那姓徐的鏢師，便是我的表兄，徐綸兄弟倆，便是我的兩個侄兒，現在我要替他們報仇，你明白了麼？你還有什麼話說？」

苗廷秀假作沉思，默默不語。過了好一會，才恍然哦了一聲，含笑道：「老夫記起來了，的確有過一家姓徐的人，誤入萬毒谷，全家都在谷中先後去世的，不過，事情經過，却和你所說的恰好相反，老夫非但沒有傷害他們，論起來，還是他們的恩人……」

黃石生叱道：「老匹夫，你敢胡說八道誆騙咱們？」

苗廷秀輕輕嘆了一口氣，正色道：「老夫句句實言，你若一定不肯相信，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唉！這年頭好人難做，恩將仇報的事，實在太多了！」說完，搖頭嘆息不已。

黃石生瞪着兩隻眼睛，追問道：「你倒說說看，咱們怎樣恩將仇報？怎樣寃曲了你？」

苗廷秀故作黯然之色，道：「不說也罷，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的。」

黃石生道：「只要你說得有理，咱們

自然相信。」

苗廷秀苦笑道：「事隔多年，死無對證，是眞是假？早已無從查明了。不過，老夫要問你一句話，這件事，可是康浩告訴你們的？」

黃石生道：「不錯，是康浩說的。」

苗廷秀長吁道：「這就難怪了，那康浩原和老夫有隙，無怪會挑撥是非，陷害老夫。」

黃石生似已被他言詞所感，臉色漸趨緩和，凝目道：「咱們恩怨分明，並非不辨是非，只要你說的是眞話，咱們決不誣害好人。」

苗廷秀道：「你一定要問，老夫就將事實經過相告，信與不信，那是你們的事了。」

微頓，繼續說道：「當年你那表兄閤家到達萬毒谷時，同行共有老少七個人，其中五人都受了傷，尤其你那表兄，傷勢最重，另外兩名婦女和兩名隨行弟子，也是遍體鱗傷，血染衣袍，只有徐綸兄弟倆尚稱完好……」

黃石生關切地道：「他們怎會無故負傷的？」

苗廷秀道：「老夫也曾以此相詢，據他們說，是在途中被仇家追截，且戰且走，一路退入亂山。老夫查看他們的傷勢，才發現你那表兄夫婦都被淬毒暗器擊中要害，又未能及時療傷逼毒，業已無藥可救，果然沒過多久，他們夫婦倆便相繼毒發身亡，那女兒悲傷過度，竟趁老夫不備，拔劍自刎而死……」

黃石生明知他說的鬼話，卻裝作悲愴的樣子，點頭嘆息道：「這倒可能，我那侄女兒從小性情就太剛烈，確能做出這種傻事來。」

宗海東等人見黃石生表情逼眞，唱做俱佳，心裏想笑，又不能笑，一個個都扭過頭去，暗中竊笑不已。

苗廷秀只當他們都受了感動，越發吹得起勁了，接着又道：「令侄女刎頸殉親，也還罷了，最難得的是那兩名隨行弟子，一見師父亡故，雙雙跪下叩了三個頭，痛哭了一場，不顧本身傷勢，竟然奮勇起身，立志出谷要替師父報仇，聲言：如不成功，決不偷生，寧願追隨師父，同赴九泉……」

黃石生脫口讚道：「好漢子，有義氣，不枉表兄疼他們一場。」

口裏誇讚，心裏卻暗罵：老小子，你儘管胡謅吧，等弄明白那一瓶是解藥，老子要叫你哭不出來。

苗廷秀那裏想得到這許多，兀自胡謅亂吹道：「老夫只恨自己行動不便，未能及時攔阻他們，不得已，只好全心全意照顧着徐綸兩兄弟，一面掩埋死者，一面等候他們的消息，誰知他們一去音訊全無，吉凶難料，老夫苦等了兩年，卻等來了那該死的康浩……」

提到康浩，他似乎餘恨未消，憤憤的說道：「康浩那小鬼，跟他師父一樣的薄情陰險，他偷入萬毒谷，竊取老夫手植的奇樹異果，老夫都寬大爲懷，不跟他計較，豈料那小鬼竟然得寸進尺，妄想謀害老夫，霸佔萬毒谷……」

黃石生道：「他要霸佔萬毒谷來作什麼？」

苗廷秀深痛惡絕的道：「他們師徒在九峯山承天坪的居處，被四門五派所毀，他想竊據萬毒谷作爲藏身之所，老夫因見他浪跡天涯，無家可歸，本來已有收容之意，但徐家兄弟卻憤憤不平，要替老夫驅逐惡客，一言不和，就和康浩動起手來，結果，徐綜被康浩用風鈴劍射死，徐綸下場更慘，被康浩以沸騰滾燙的一鍋藥汁，活活燙死在石屋門口……」

黃石生哦了一聲，悲慟的道：「依你這麼說，我那兩個侄兒，竟是死在康浩手中了？但他爲什麼反說是被你殺害呢？」

苗廷秀道：「這就叫做惡人先告狀。他自己做的事，反嫁禍在老夫名下，由此可見其用心何等陰險可怕了。諸位試想：老夫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在武林中也算得成名多年的人物，難道還會冤枉他一個乳臭未乾的晚輩麼？爲了這件事，老夫一怒之下，才二次出山，假意加盟復仇會，目的就在尋他們師徒，替徐家報仇雪恨，諸位再想想，如果不是爲了這個原因，以老夫在武林中的身份，豈肯委屈自己，做那復仇會的區區一名長老？」

這番話，乍聽起來句句入情合理，無隙可尋，就憑這一番話，康浩反成了兇手，苗廷秀倒變成天下第一個俠義好人了。

黃石生忍住笑，臉上裝作半信半疑的神情，沉吟說道：「你說的話，聽來也有道理，但究竟只是一面之辭，令人不敢深信，除非咱們也把康浩弄醒，大家當面對證一下。」

苗廷秀毫不考慮便一口答應道：「正該如此，老夫敢說他若與我當面對質，必然會俯首認罪，不過——」

黃石生道：「不過怎樣？」

苗廷秀道：「不過，他在復仇谷中，業已負了內傷，只怕咱們現在救他已經太遲了。」

黃石生道：「你是說他傷勢很重，活不久了麼？」

苗廷秀點點頭，道：「他受傷不輕，如果清醒時，看見老夫在場，內心必定恐懼，或許就此一命嗚呼了也難說。」

黃石生道：「那不要緊，咱們只要盡了心，如果他眞的畏罪而死，算他遭了報應，咱們的仇恨也解決了。」

說着，隨手抓起一個藥瓶，問道：「這是解藥麼？」

苗廷秀略一注視，搖頭道：「不！這是毒藥。」

黃石生將那個藥瓶交到左手，又另取了一瓶，問道：「這個是解藥了？」

苗廷秀仍然搖頭道：「也不是，那一個扁形瓶子內的紅色藥丸，才是解藥。」

黃石生依言又取了那個扁形藥瓶，將前後三個藥瓶放在手中細細辨認，發覺三個瓶子的形狀和所盛藥丸顏色都各不相同，第一次所取，是圓瓶黃丸，第二次是扁瓶黑丸，第三次則是扁瓶紅丸。

再看地上所剩餘的藥瓶，也是圓形和扁形兩種，藥丸顏色，則也分爲紅，黑，黃三類。

他心裏暗暗冷笑，口裏卻故作好奇的問道：「苗兄，你身上揣着這麼多藥瓶，瓶上並無標誌，怎能記得哪一個是毒藥？

那一個是解藥？不怕匆忙之時弄錯嗎？」

苗廷秀笑道：「老夫的藥物甚多，瓶上雖無標誌，實則皆有區別。」

黃石生又將藥瓶反覆看了幾遍，恍然道：「啊！我明白了，你是以藥丸顏色來分辨，黃的有毒，紅的無毒？」

苗廷秀道：「正是如此。」

黃石生笑道：「你不會騙我吧？」

苗廷秀正色道：「老夫偌大年紀，爲什麼要騙你？」

黃石生聳聳肩道：「俗話說，老奸巨滑，有時候年紀越大，越善於說假話。」

苗廷秀怫然道：「你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黃石生冷笑道：「我的意思你還不明白嗎？我只怕你存心殺人滅口，故意將毒藥說作解藥，把康浩毒死了，來個死無對證。」

苗廷秀倏然變色，吶吶道：「你……你……」

黃石生笑道：「你先別緊張，我只是說說笑話罷了，如果我眞的起疑，我只消把這紅色藥丸給你先吃一粒，豈不就知道有毒無毒了麼？」

苗廷秀倒吸一口冷氣，連忙堆笑道：「不錯，哈哈……一點也不錯，老夫是何等身份，豈會用假話騙你……」

黃石生道：「說的是，我對苗老哥的話，絕對相信，所以，咱們也不必再驗證了，索性給康浩一粒毒丸，叫他死了就拉倒吧！」

說着，取出那個圓形黃丸藥瓶，含笑遞給宗海東，接道：「麻煩六弟，給他們每人餵一粒，這就是毒神苗廷秀的獨門解藥。」

宗海東接過藥瓶，仍有些遲疑，低聲道：「四哥，不會錯吧？」

黃石生笑道：「錯不了，你若放心不下，不妨先給苗大俠嚐嚐，相信他會毫不猶豫吞下肚子去的。」

宗海東點點頭道：「這倒是個好主意，古時有孝子親嚐湯藥，苗大俠當不會讓古人專美於前。」說着，向苗廷秀含笑走了過去。

苗廷秀廢然嘆道：「不用嚐了，這黃色的就是解藥。」

宗海東笑道：「我相信你說的是眞話，但爲了愼重些，還是麻煩一下的好。」

苗廷秀沒等他用强，自動張開嘴巴，吞下了一粒藥丸。

宗海東又候了將近頓飯光景，不見藥丸有含毒的反應，這才放心把瓶中黃色藥丸，分別餵給康浩等人吞服。惟因駱伯倫不認識蛇神董明嵩和小紅，又要防範冉肖蓮逃脫，故在餵服解藥之前，先點閉了三人的穴道。

不多久，迷藥化解，衆人都紛紛清醒過來。

康浩見到駱伯倫和黃石生等人，驚喜交集，恍如隔世，正急於互述別後經過之際，忽然聽見齊效先一聲驚呼，竟被月眉一掌擊中胸口，直滾了出去。

緊接着，月眉又從地上躍身而起，雙掌連揮，對準宗海東猛劈過來。

宗海東大吃一驚，急忙閃身趨避，一面大叫道：「眉姑娘，你瘋了麼？我是宗六叔……」

月眉兩眼發直，恍若未聞，也不顧追趕宗海東，嬌軀一轉，揚掌又向康浩和駱伯倫撲到。

駱伯倫正自驚愕，應變稍遲，肩頭上登時挨了一掌，踉蹌倒退了五六步，方才拿樁站穩，只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一句話來。那月眉毫不留停，又撲向黃石生。

康浩急忙叫道：「四叔快躲，她已經被搜魂大法所制，變成鬼武士了。」

黃石生機伶伶打個寒噤，急急拔步便逃，躲到一棵大樹背後，宗海東忙不迭從地上抱起效先，縱上樹頂躲避。

月眉見人就打，出手就是狠招，彷彿跟誰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直逼得駱伯倫和康浩等四散逃避，林中登時大亂。但她神志顯然有些遲頓，只顧追擊活動的人，對那些穴道受制，倒臥在地上的，卻並不下手。

一陣瘋狂追逐之後，康浩和駱伯倫都在樹後躲好，沒有再被她擊傷，月眉狂性激發，無可宣洩，竟大步向林外奔去。

黃石生驚呼道：「快些截住她，林外都是獸羣，千萬不能讓她出去！」

駱伯倫道：「可是康浩眞力未復，效先又受了內傷，咱們都不是她的對手，這可怎麼辦？」

話未畢，宗海東忽由樹頂飛身而下，接口道：「小弟先去將她引回來，你們快想辦法對付。」說罷，身形疾閃，穿林緊追而去。

這時，冉肖蓮業已清醒，覩狀說道：「要阻止她有何困難？只要你們替我解開穴道，我自有方法使她安靜下來。」

康浩叱道：「她落到這般地步，都是你這賤女人害的，你還有臉嘵舌麼？」

冉肖蓮冷然一笑，道：「不錯，是我害的，但我爲甚麼要害她？還不是爲了你嗎？」

康浩怒道：「爲我甚麼？」

冉肖蓮道：「因爲她們一個是你的紅顏知己，一個是你的未婚妻子。我妒忌她們，更不甘心讓你娶她們，所以，要害她們……」

康浩怒喝道：「你……簡直在胡說八道！」

冉肖蓮平靜的道：「一點也不是胡說，男女之愛，本來就是自私的，我得不到的，我也不會讓她們得去。」

康浩罵道：「你卑鄙！你無恥——」

冉肖蓮微笑答道：「我承認自己是個卑鄙無恥的女人，可是，這些卑鄙無恥的手段，卻是跟你們男人學的……」

康浩被她胡纏得說不出話來，只有重重哼了幾聲。

駱伯倫輕輕拉了他一下，低語道：「賢侄何苦與她鬥口，這種女人連臉都不要，還有甚麼醜話說不出來，依愚叔之意，不如讓她試試，她若眞能使月眉安靜下來，咱們就放了她。」

正說着，忽聽林外羣獸怒吼，人聲呼叱，亂成一片，不多久，一條人影踉蹌奔了進來，竟是飛蛇宗海東。

只見他披頭散髮，衣衫破碎，臉上和身上遍佈獸爪血痕，尚未抵達近處，便一頭栽倒在地上。（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單于紅·文
盧　令·圖

梟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爲要擴充兄弟會，急於籌措三百萬兩，乃往風塵知己園園處，擬找尋金算盤施笑乾，詎知晤面後，大失所望，施笑乾因棄文就武，被他父親逐出家門，莫說三百萬兩，就是三十萬兩，施笑乾也一籌莫展，君之楓和施笑乾相對噓吁，束手無策，一旁的園園爲報君之楓過去對她的恩眷，毅然要肩負起這重任，着君之楓在此等候，她去去就回，園園走後，施笑乾恍悟她要向洛陽第一首富翁萬金籌欵，遂向君之楓詢問，愛不愛園園，君之楓被他弄得一頭霧水，拒絕回答他這莫明其妙的問題——

一場生死鬥　兩顆破碎心

像是沒奈，施笑乾只得道：「三四個月前，園園便要我問你愛不愛她？但她不要我讓你知道是她的意思，事隔百日之久，咱一直沒碰頭我也差點忘了……」

又是一楞，加上一驚，君之楓脫口道：「園園問這幹嘛？」

兩眼一翻，施笑乾道：「他奶的，你是裝蒜？裝葱？還是裝他娘的菜瓜？你眞不知道園園一直在愛你？」

心中一陣搖撼，君之楓努力的定了定神，抓着施笑乾，哈哈笑道：「噢，天爺，這不會是眞的吧，我從來就沒想到這關節上去，一直，我一直把她當成是個要好朋友而已，園園她應該知道的，死要錢，你也知道，對不？」

聳了下肩，施笑乾道：「誰知道？男女間的事知道得多了就要短命。」一頓，貶眼問道：「這麼說，你並沒有愛上園園啦？」

瞪了他一眼，君之楓道：「你何必明知故問？」

施笑乾朝他咧咧嘴，才又道：「那翁老頭非常喜歡園園，簡直就要喜到骨裏頭去了哪，三番幾次向園園表明，你是知道園園她那副硬得像塊鋼片的倔強脾氣，當然一口給回絕了。」

蹙着眉心，君之楓不解道：「那園園還跑去向他借錢幹嘛？」

望着他直笑，施笑乾道：「這你還想不通，那你眞是個十足的呆鳥笨瓜了。」

心頭一震，君之楓當然不是笨虫傻瓜，他馬上想到了，他脫口道：「園園，她爲我……」

說了一半，君之楓便這樣張着口，整個人彷彿觸電般似的呆着，楞著，臉上，是一片又一片的驚異……

兩手支着下巴，施笑乾望着他道：「喲，瞧你這樣子，別嚇人了，其實園園去向翁老頭借錢，當然是爲了你，不用說，翁萬金那老色鬼，當然不會憑白就給她錢的……」

正說着，君之楓忽地扯了他一把，急道：「錢鬼，我絕不能要她這筆錢，這是賣身賣魂之錢啊！我怎能要？」

說着，拖着施笑乾便往外走……

差點沒被拖了個倒栽葱，施笑乾哼喲道：「哎，哎，你拖我去見閻王啊？」

一臉凝穆，君之楓道：「走，咱去阻止園園！」

於是，兩人匆匆離開「舒心樓」，急急追趕園園……

兩人一路快馬加鞭，施笑乾轉首道：「小君，說歸說，目前除了園園有辦法弄到三百萬之外，咱到那去搞呢？」

手裏揮着鞭，君之楓冷冷道：「天無絕人之路，我不相信弄不到那筆錢。如眞搞不成，我寧願讓『兄弟會』垮也決不能讓園園那朵花插在一堆爛泥上！」

說着，正要拐個轉角，忽地斜刺裏衝了個人出來！

這，來得太突然，突然得令君之楓和施笑乾一時間竟收韁煞馬不及……就這樣眼睜睜的撞上了那個人！

一聲簡短的哀號，那人被撞了出去，彈出好幾尺外去，滾了又滾……

心頭大驚，連忙扯韁勒馬，君之楓叫了聲：「唉呀！糟糕！惹出禍來了！」

在馬上一個仰翻，施笑乾已如箭般射向那人身旁，扶起那人之時，他口中不自覺也叫道：「糟，小君，咱撞倒了個小女娃啦，啊唷，偏偏在這節骨眼來上一手，這娘兒也眞是，沒魂似的像隻楞頭青蠅，也不瞧淸楚，亂竄的！」

君之楓上前，是個女娃沒錯，但却不小了，少說也十七八來歲，只見她已昏迷過去，唇角正汩汩流出一縷血絲……。君之楓蹲下身去察看傷勢，口中說道：「這怎能怪她，怪只怪咱不該在大街上狂馳疾奔……」

拿出絲帕擦去那少女唇邊的血漬，施笑乾道：「這大寒天裏，又何況這麼晚了，幾乎家家戶戶都躺在被窩裏啦，大街上連個耗子都要看不見，咱才這麼放心，誰知……唉，眞個要命哪！」

施笑乾似乎還懂得點醫理，一面說着一面探手把脈……，忽地眉頭輕皺，噫聲道：「咦，心跳氣息都很正常，這麼猛力一撞，這丫頭只不過昏了一昏而已，似乎她身懷武功，否則平常人不被撞得嗯哼哎唷，頭破血流，那才是怪事！」

吁了口氣，君之楓道：「這就好了，否則咱眞吃不了兜着走。」

施笑乾把她交到君之楓懷裏，口中道：「你抱着一下，我這有點傷藥，讓她吃了包準就沒事啦！」

說着，掏出兩粒藥丸子，納入那少女口中，施笑乾忽又道：「我說小君，這丫頭既有武功，怎會躲不開咍？」

聳了下肩，君之楓道：「誰知道？或許是轉角的原故，一時收不住脚吧。」

嘖了聲，施笑乾道：「嗟，這娘兒跑這樣快幹嗎的，活像見了鬼逃命似的。」

瞪了一眼，君之楓道：「不管怎麼樣，咱撞了她就是我們不對，怎可一再埋怨她？」

正說着，懷中那名少女不知是傷勢本來就很輕，還是施笑乾的丹藥靈驗，只聞她嚶嚀一聲，悠悠醒來……

方一撩開眼睫，那名少女顯然是不知怎一回事，陡見自己躺在個大男人懷裏，芳心大驚！一個彈身，倉忙躍開去……

君之楓連忙起身拱手道：「這位姑娘，非常抱歉，在下不愼撞傷姑娘，還請妳多多原諒。」

甩了甩頭，那少女摸了摸後腦蓋，似乎覺得有點痛的樣子……

施笑乾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送到她面前，陪笑道：「姑娘，對不起啊，這廿兩銀算是我們對妳的賠禮，請妳收下。」

話聲甫落，忽見左側一條小巷——就是那少女由那衝出來的小巷——陡地又竄出一個人來！

那少女臉色猛地大變，滿是恐怖，驚悸，駭怕之色，但見她眼眸大睜，雙手掩口，畏懼的退後了兩步，驀地一個轉身，便想逸去……

但那來人身手好生矯捷，不過一閃身，已如老鷹噬小雛般的扣住了少女腕脈！

這一切過程，眞如驚鴻一瞥，曇花一現，只叫一旁的君之楓和施笑乾，兀自發楞……

那名少女眞被施笑乾說對了——就像見了鬼似的，倏然嘶叫：「救，救命！」

本能的，也是下意識的施笑乾驀地一個撲身，口中大喝道：「放手！」

那來人似是沒料着，待他驚覺，施笑乾已幾乎要撲到他身上了！他連忙鬆開那名少女，橫身飄開……

那名少女宛如死裏逃生似的，一骨碌竄到君之楓身後，嚇得面無人色，不住哆嗦着，打顫道：「俠士……救救我……」

君之楓凝足眼力望去，雖是在黑暗中，仍大致可以看淸那人的面貌身材——一個看去已是六七十歲的素衣老者，但看來健碩非常，沒點兒龍鍾老態之樣，但臉孔却有點嚇人，五官是平平常常，沒啥出奇，倒是他那張面色蠟白如死，慘森森的。乍看之下，嗯，就眞像是鬼魅白無常似的，令人牙齦兒打顫……

但見他倏地一睜眼，更叫人有股邪氣，陰涼涼的恐怖味兒，他瞪着施笑乾桀桀道：「小輩，你胆敢管爺兒的事？」

赫，那聲調陰惻惻的，就眞像發自幽靈魅魍口中似的，聽得叫人打從脚跟底兒一直麻到背脊上！

踏前一步，君之楓望着他道：「這位前輩，在下是否可問一聲：怎一回事？」

拂拂袖口，施笑乾道：「這還用問嘛？這老傢伙欺負弱女，事實擺在眼前，還問啥子？」

君之楓平靜道：「不行，事情沒問個淸楚，萬一我們不分皂白的把事情弄錯，我們豈不寃枉透了？」

掩在他身後的那名少女，畏縮道：「俠……俠士，他是……是個歹徒壞人！」

這時那名素衣老者嘿嘿一笑，睨眼哼道：「小輩，老夫勸你們別管閒事比較好，如果你們還要命的話。」

面無表情，君之楓淡淡道：「我也不喜歡管閒事，但既然讓我碰着了，我也只好問上一問啦，實在也說不上管，但我做事也不是憑直覺，看表面的人，或許你們

有你們的恩怨。假使你是站在有理地方，那我自然抽手不管，但假若你閣下眞如這位姑娘所說的，很抱歉在下便管定啦！」

那名少女又連聲呼道：「俠士，我說的是眞的，他，他要强暴我……」

一咬牙，施笑乾怒道：「好個不要臉的老甲魚！」說着身形一動……

伸手攔住他，君之楓望着那素衣老者道：「我不聽信一面之詞，你說呢？」

桀桀一笑，素衣老者欺前一步，道：「小輩，就算她說的是眞的，你又要怎麼樣？」

兩目倏睜，泛起一絲煞氣，君之楓道：「那我算上一份！」

扯動了一下白痲痲的眼角，素衣老者哼聲道：「小輩，老夫第三次，嗯，也是最後一次叫你們別管閒事，別以爲老夫仁慈，告訴你小輩，老夫殺個人就像切個菜瓜似的，你相信不？」

露齒一笑，君之楓平靜道：「哦，老傢伙，你錯了，這不是閒事，這是正義與暴戾，邪惡的對抗，噢，老笨瓜，你也別以爲你少爺能容忍你再叫一聲小輩，那聽來令我慢慢要生氣起來了，知道麼？也順便告訴你老色鬼，少爺殺人不貶眼，嗯，就像一隻指頭捻死了一隻螞蟻一樣稀鬆，平淡，你相信不？」

「哇哈哈——」

驀地仰首長笑，素衣老者那陣笑聲尖尖的，怪怪的，假使現在有個行人走來，在這大冷夜天裏，別說看到他那張白森森的臉，單就聽到他這陣怪笑，便叫人心裏發毛，頭皮欲炸！

兩眼怒瞪，施笑乾冷叱道：「老龜頭！你娘的死了人，你這是哭還是笑啊？」

倏然停止那刺耳的笑聲，素衣老者掃了兩人一眼，寒聲說道：「好，好，好小輩，有胆識，有魄力，老夫不出江湖已十七八年了，江湖上居然有你們這種狂妄自大的小鬼頭，眞是件令人高興的事哪！」

掩嘴打了個呵欠，君之楓懶懶道：「老匹夫，廢話少說，臭屁少放，假使你願意掉頭就走，放過這位姑娘——我想你是不會的，但我還是願意給你考慮的機會，我通常都讓人有選擇的餘地——否則，嗯，那我不僅要狂妄自大，而且要心黑手辣了！」

慘白的臉倏地凝僵住，素衣老者面無表情的直瞪覷君之楓，那兩道眼光裏，君之楓只要一瞥眼便可以知道那裏包含着什麼——殺氣，殺氣！

一刹時，整個原本是凜冽稀薄的空氣，陡像僵凝住，醬死住般的窒人鼻息。心頭本滿就是火，施笑乾忽地冰叱道：「老鬼！看，看看看你娘的大頭！」

「好！就拿你小子先開刀！」

一陣陰桀桀夾着憤怒的語音，從素衣老者磨切的牙縫中噴出，一個廻身，已凌空撲向施笑乾！

袍袖猛抖，一雙枯癟的手掌像把刀似的，刮起一陣排山倒海之勁，銳不可當的劈向施笑乾頸項！

施笑乾衝迎的身形不禁一窒，往斜暴閃，倉惶的躍開……

噢，就只這麼一招，施笑乾便幾乎要招架不住！

但戰鬥並沒有因此終止或停頓，就當施笑乾喘息，驚駭，甚至發楞當中，素衣老者猝然一個廻旋，雙掌斜劈微拐，原招原式砍向施笑乾上身！

抽了口氣，脚下一滑，施笑乾顯得狼狽而又踉蹌的急退後去……

如蛆附骨，如影隨形，施笑乾雖快，但素衣老者更快，一陣獰笑當中，一雙手影掠過——

「嗯哼！」

一聲悶哼，施笑乾急退的身子倏地被拋了起來！

被拋起的當中，可以看到施笑乾的臉孔正痛苦的曲扭着，但素衣老者那駭人的身形並未就此停止，套句話，嗯，就像是「幽魂不散」似的，緊跟追上。

眼看——

說時遲，那時快，眼看施笑乾在千鈞一髮之際——素衣老者那雙枯瘦而乾癟但却像刀般鋒利的手掌，已快要沾到他的腰眼之時，一個斜刺裏，一條人影已激飛射到，嗯，夾着雷霆萬鈞之勢！

急追的身形不由得一頓，素衣老者憤怒的，也無可奈何的，一回雙掌，使勁的劈開君之楓一連串如驟雨狂風般的十七拳九腿！

這當中，施笑乾急拋的身形，方得以「順利」的墜到地面上去；叭一聲，跌了個四脚朝天，施笑乾悶哼一聲，一口甜血衝口溢出，掙扎着起來，他捂着左胸——那地方，在一刹時以前，已着着實實的挨上了兩掌。

藉着對方閃身之空檔，君之楓一個旋身，已射到他身旁，扶着他搖搖欲墜的身軀，君之楓有些焦急的道：「小施，挺得住麼？」

用力嗆了一口血水，施笑乾透着氣道：「小，小君，不是我不行，實在是這老鬼眞他娘的厲害……」

幫他從懷中掏出兩粒小藥丸，納入了他口中，君之楓凝聲道：「我知道，咱的對手不僅臭，而且十分硬。」

一拂袖口，擦去唇邊的血水，施笑乾憤怒的瞪着那站在對面一臉得意獰笑的素衣老者，低聲道：「小心點，我還不曾遇到這麼棘手的點子。」

面無表情的點點頭，君之楓目不轉睛的，看來有點陰沉的注視着他的對手。哦，他很少有這種神情的，除非，除非他遇到了一個强硬而且棘手的對手。

强硬而且棘手的對手？噢，是的，眼前的那一位就是！事實上，就不說「金算盤」施笑乾在一個照面便着人家的道，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單是素衣老者那怪異的身形與詭譎的掌法，君之楓便可以明確的知道對方是不同凡响和凡响不同！

呵呵笑起來，素衣老者看似很悠閑的揮了揮袍袖，但却很令人噁心的桀桀道：「小輩，你後悔了對不？」

生澀的撇了撇唇角，君之楓道：「不錯，我後悔，假使讓你留在人間繼續爲惡作歹的話。」

不知是惱羞成怒，還是心存不服，受創的施笑乾驀又猝擊而出！

飛身之時，袍袖一抖，在這黑空裏驀

然劃起一道刺目流光，而且還夾着喳喳亂响——哦，沒錯，那便是施笑乾的兵器「金算盤」，它當然不是純金打造的，只不過是泥金生鐵鑄成的吧，它不過六、七寸長方形大，一行七個算珠子，七七共四十九個，那喳喳聲响，便是從它們的撼震中而發出來的……

懶慵而閑散的一抬眼，素衣老者不退不避，五指箕張，倏地一掄，劃起一個半弧——

弧形猛漾，流光失色，也像上回一樣，施笑乾不僅倉惶而且顯得窩囊的急急退避！

似乎是顧慮到還有另一個對手，素衣老者並沒有欺身追去，饒是如此，施笑乾也已嚇驚得面無人色啦……

冷冷的，不屑的，素衣老者道：「小毛頭，滾遠一點，憑你這拙劣得令人可憎的道行，老夫『毒蜈蚣』看到你就要短命三天！乖乖給我站在那，說不定老夫會讓你死得舒服一點。」

心胸猛如鎚擊，君之楓大吃一驚，脫口道：「你，你就是『毒蜈蚣』？」

掉頭轉目，素衣老者詫聲道：「哦，你這等小輩莫不成識得老夫名號？」

定一定神，君之楓咬牙道：「毒蜈蚣，不錯，少爺識得你名號，而且，也在找你……」

森白的臉一怔，毒蜈蚣道：「你找老夫？」

徐徐的吐了口氣，君之楓道：「毒蜈蚣，你可知道有個『死谷老者』……以前叫做『魔君』的人？」

猛又是一楞，毒蜈蚣驚異萬分的注視了君之楓好一會，這才哼一聲道：「知道，怎地？」

冷漠一笑，君之楓道：「你姦污了他的女人白夢萍，對不？」

吃吃——就像猙獰魅魑般的低笑着，毒蜈蚣道：「沒錯，怎麼樣？」

一貶眼，暴射出一道狠光，君之楓寒聲道：「十七年前，在『生死坪』你閣下送了他一掌，有這事麼？」

眯着眼角，毒蜈蚣說道：「有的，如何？」

扭轉了一下脖子，君之楓淡漠道：「你知道我會怎地；你也明白我將怎麼樣；你更瞭解我可能如何！不是麼？」

慘森森一笑，毒蜈蚣道：「這實在是令老夫很驚異的一件事，小輩，怪不得你能頂老夫幾招，想來他是你的師父吧？」

靜靜的望着他，君之楓道：「你錯了，僅止朋友而已。」

哦了聲，毒蜈蚣道：「非常動聽，你是個够義氣的朋友；我猜，你那個朋友大概死了吧？」

貶動了下眼睫，君之楓道：「該死的沒死，不該死的怎能死？」

兩眼暴睜，毒蜈蚣恨聲道：「小輩，呆會我第一個便撕下你的舌頭，那張生了繭的舌頭！」

頓一頓，冷聲道：「但假使你願意告訴我你那位朋友現在在那，老夫或許能饒過你那張爛舌。」

吃吃一笑，君之楓道：「當然，我不僅願意告訴你，而且還願意帶你去……」

突兀的楞了下，毒蜈蚣道：「你這是眞的？」

冷冷的睨着眼，君之楓道：「當然是眞的啦，但我只願意提着尊駕那顆又笨又大的腦瓜子去。」

陡地一聲嗥叫，那張冷森森的臉上已很明顯的映現出一股子的被戲弄，被侮辱的激怒、憤怨！號嗥當中，毒蜈蚣瘦癟的身子，猛如惡虎衝犢般的彈躍而起！

雖早凝神仍不免心頭一凜，一個彎身，君之楓宛似白鶴冲天的，也激射而去！

驟見黑空裡，兩條身影一錯而過！

雖只那麼一錯，但那一錯裡却已實實在在的對拆了十八拳七掌和九個掃腿！

「笑話！老夫連你這黃毛小輩也拿不下，笑話、笑話，眞是笑話！」

兩脚甫一站地，毒蜈蚣驀如彈簧般的又一個倒翻，電射而起！

脚底一點，一滴滴停留也沒有，君之楓那條頎長的身子也已電掣般斜衝而上！

掄手搗拳，掃腿之際，君之楓也楞楞道：「老色虫，笑話年年有，你不知道今年特別多嗎？」

一貶眼，兩人已激烈的硬拆了三四十招……

這當中，已不見那名少女，只是施笑乾站在一旁瞪大了眼觀戰，是的，除了觀戰之外，他實在是多餘的。

在他睜得如銅環大的瞳孔裏，正清晰的映着兩條身子如出犢猛虎，衝柙獅的來往着……

儘管，他一直相信君之楓的武功能頂天，也能立地，他不止一次的親眼看過他和頑强兇悍的對手厮殺撲搏，不管過程是如何的激烈，險惡，但每一次的最後，倒在地上的都不是他，但是，這一回，經過這麼久，他還沒有看到君之楓有獲勝的跡象……

他發覺自己的口腔有些乾澀了，緊握的手心，也有了些汗水，哦，他開始緊張了……

緊張，緊張，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抽……驀地，他那顆幾乎提到喉嚨的心子，倏然一陣收縮——他看到了，第一次看到了君之楓已漸有敗象！

這幾乎使他昏過去，不過彈指瞬眼間，君之楓的情勢已是十分的，明顯的惡劣了！

在這以前，他一直認爲君之楓的身手是最快的，但目前的事實已否定了他的看法——毒蜈蚣，那老鬼，他的身手比君之楓又是要快了那麼一點點，就只那麼一點點，便使得君之楓看上去有些慌亂的感覺，每每他不過遞了半招，出了半式，便叫毒蜈蚣先予截堵，封死！

這還不止，更令人胆寒的是毒蜈蚣那怪異詭奧的身法招式，施笑乾別說看過，就連聽也沒聽說過！

哦，眞是兵敗如山倒，儘管君之楓起初還能與毒蜈蚣平分秋色一時，但一旦他露出敗象之後，很快的便處於挨打的餘地，幾乎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

吃力的，艱辛的咬着牙，君之楓那張臉已是紅得像條烤地瓜了。猛提丹田一口眞氣，藉對方劈來的一拳，君之楓單掌擋着，順着那個勁子，連忙豁身出去！

君之楓這抽身後退是蓄意的，但却一點徵兆也沒有，乍看之下，嗯，彷彿他是被震退出去！

施笑乾那顆懸在喉嚨的心，差點沒跳出了口腔！

桀笑着，獰笑着，毒蜈蚣那張白青如鬼的面龐，已勾劃起勝利的笑容，他的身形依然那般快速的，瞧不出一絲兒的倦累，是那般氣勢磅礡的撲向歪歪斜斜，踉踉蹌蹌的君之楓！

絕望的，施笑乾閉上了眼……

驀然，也就是毒蜈蚣已逼向君之楓十分近的一刹那，一道，不，是千萬道的强光橫流暴然閃起！

勝利的獰笑倏地凝縮，在毒蜈蚣用力閉眼的時候，君之楓手中的那柄「一刹刃」業已穿過他的左肩！

狂嘷着睜開眼，毒蜈蚣那張森白陰慘的臉已被左肩如噴泉般的血水染紅了，他暴睜着眼，厲挫着牙，凌空的身子不過短短一頓，又猝然拔起！

這是一個無法用形容詞來形容的快，快！快得速讓君之楓把揷在他左肩上的一刹刃拔出來的機會也沒有，像隻吊葫茄似的，他狼狽的，而又驚惶的被直拖而起！

半空裏，腦中的意識已警告他不可迷戀「一刹刃」，一咬牙，君之楓已鬆開緊握着一刹刃劍柄的手，身形如中箭蒼鷹般的直墜而下！

急射的身子，倏地一頓，一個跟斗，毒蜈蚣的身法依然矯捷詭秘得令人不可思議，要不是他染着血，以及他肩上露出一支金光閃閃的劍柄，就憑他這個俯衝，誰敢相信他在刹那以前已受了傷？

俯衝的勢子，依然是那句話兒——快！快得令君之楓不過兩隻腳掌剛剛一貼地，還沒二個念頭，毒蜈蚣那雙枯皺得可怕，但也鋒利得可怕的手掌，已呼的一聲，切斬向君之楓的喉間！

面色慘變的猛一仰頭，十支烏黑的指甲就差那麼一點兒，驚險的從君之楓頸間劃過，一陣指風刮痛了他，駭極，也怒極，一聲暴吼，雙掌倏揚，「大妙手」已如水銀瀉地般的狂傾而出！

挫牙怒笑，不退反進，毒蜈蚣竟無覷於那漫天匝地的掌影手幕！幾道鮮血在他的身上噴起的同時，他那雙鋼也似的手掌，業已巧妙的突過那層手影掌幕，並且也已深深的扣進君之楓雙肩！

身子一陣劇烈的搖晃，長吸了口氣，君之楓急急如喪家之犬，惶惶如漏網之魚的斜歪暴退！

毒蜈蚣身上的一襲素袍，也幾乎全染紅了，儘管他身上已被君之楓的大妙手弄了十幾處傷，鮮血淋淋，好不駭人！但他那猙獰可怕神情，彷彿一點也沒有感覺，嗯，就像一具空洞而沒有感應的軀體，他，仍然緊逼向君之楓……

呆了又呆的施笑乾，好不容易猛醒過來似的，陡地一聲焦雷暴喝，飛也似的撲向毒蜈蚣！凌空當中，手中急掄的金算盤突然一陣輕響——那七七四十九粒的算珠子，忽地脫「盤」跳出！

「呃哼！」一聲沉重的悶哼，毒蜈蚣猛一停頓，身子猝然急劇猛烈顫撼——那四十九粒算珠子已一個不漏的射進他的肚腹！但他却沒有在施笑乾的預料——倒下去，就只那麼幌了幾幌，猝然一個轉身，雙掌怪異的猛旋倏揚，就像一隻蜈蚣的毒螯鈎似的……

大驚，更駭！施笑乾急撲的身形此刻那煞得住？就像羊入虎口般的，一把衝將前去！

「唉哇！」一聲痛叫，施笑乾已翻仰跌開！

回過身來，但已經有幾分的呆滯了，毒蜈蚣怨毒惡狠注着君之楓——他正靠着巷口邊的土壁上，兩肩血流汩汩，他倦累的喘着氣，他對施笑乾的翻跌出去，一丁點兒援助的餘力也沒有，因爲，嗯，他本身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

儘管身子在搖幌着，但毒蜈蚣的腳步依然還很踏實，一步，又一步的，他開始欺向君之楓了，嘴角上還掛着那麼一縷微笑，死神的微笑……

大口的喘透着氣，除此之外，君之楓只是瞪大了眼，淌滿汗水的一張臉一無表情……

驀然！顛幌的身子急劇向前一傾，毒蜈蚣嚎笑着、獰笑着撲向君之楓！

但，他失敗了，他並沒有撲着君之楓，那雙箕張如鈎的指掌，離君之楓的腳尖不過寸許，毒蜈蚣永遠也無法超越過那寸許的距離！

然儘管他扒伏在地上，毒蜈蚣似乎還不甘心嚥下他最後一口氣——他艱辛的抬高他的頭，以便讓他那雙充滿怨毒、邪惡、殘辣、冷酷和暴戾的眼球能够看見君之楓的臉，但他不過抬起一半，忽地呃了聲，腦瓜子像顆洩了氣的球，倏地垂下——在那刹那中的一刹那裏，毒蜈蚣他已吐出了他這一生中的最後一滴氣。

也在那個同時，一場驚天動地的險惡搏殺，業已完全結束。

依然緊靠着土墻，氣息也依然濁重、雜亂，只是瞪大的眼已經闔了起來，哦，流露在君之楓臉上的，除了一把濃深的虛脫似的疲倦勞累之外，還有一撮隱隱的餘悸——從鬼門關兜了一轉的死亡餘悸……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迷朦中的君之楓被一陣强勁而冷冽的寒風，刮得打了個哆嗦！

他張開眼，他發覺兩肩傷口的疼痛已經減弱了不少，吁了口氣，他撐起身子走向那依然俯臥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施笑乾之時，他發現全身的骨骼疲乏得幾乎要鬆散掉……

扳過施笑乾的身軀，君之楓發現他似乎比自己傷得更厲害，自己不過是兩肩被紮了十個小洞而已，而施笑乾却挨了毒蜈蚣好幾掌拳，但君之楓知道他死不了的，他只不過是在毒蜈蚣挨上自己一劍，吃了自己的「大妙手」十幾記，和中了他的四十九粒算珠子——這樣的重創之下，才被毒蜈蚣劈飛出去的，自然那勁道是小了太多，不足致人於死的。事實上，毒蜈蚣只不過是「打發」施笑乾而已，他把最後所有的功力，準備孤注一擲的放在君之楓身上，拉他做墊本，企圖同歸於盡，但遺憾的是，他只差那麼寸許！

從他懷中搜出了一小瓶藥丸，君之楓把兩顆納入他的口裏，然後自己服了兩粒，再把藥瓶放回施笑乾懷中。

然後，他有些吃力的在施笑乾的筋骨上推拏……

過了片刻，施笑乾終於悠悠醒來……

他似乎很驚異自己仍能活着，捂着仍隱隱作痛的胸腔，他哼着聲道：「小君，咱在第幾殿上了？」

用力的吐了一口氣，君之楓也哼聲回道：「已經到了你乾爹閻老大的金鑾殿上啦。」

咬了下舌尖，痛得皺眉，施笑乾道：「咱沒死？」

帮他擦去嘴邊的血漬，君之楓滋牙道：「死過去又活回來啦。」

望着他肩上的傷口，施笑乾道：「你傷得怎樣？」

疲憊的笑笑，君之楓道：「一點皮肉之傷，算不了，倒是你的內創，够你躺上好幾天的啦。」

嗆咳了一聲，又吐出一灘血來，施笑乾道：「那老鬼死了？」

攙他起來，君之楓道：「笑話，他要是沒死，咱還能在這打口風啊？」

猶有餘悸的打了個寒噤，施笑乾沙聲道：「那簡直就不像個人，根本就是個老怪物。」

君之楓彎身把毒蜈蚣的屍體翻過來，抽出「一刹刃」，刹時，一幕琉璃光墻激射而起，劃破了這寂靜的黑空，君之楓把發光的刃身朝下，是以施笑乾並未被刺激得閉下眼，但他已是够吃驚的了，他道：「咱從來沒見過你的傢伙，原來恁地子邪門！」

揷回刀鞘，流光頓斂，君之楓把一刹刃揣回懷中裏道：「我管叫它『一刹刃』，它奪命於人僅僅一刹那，不是麼？」一頓，注視着地下的毒蜈蚣，感慨似的接道：「但這次却栽到了家。」

瞪着毒蜈蚣猙獰可怖的死相，施笑乾道：「不，咱只栽到家門口去，不是嗎？這老怪物終究躺下去了哪。」

笑笑，君之楓道：「別忘記是二對一呀，終歸是有點兒勝之不武，贏得並不光彩，對不？」

望着離他腳尖尺餘外的金算盤——它已支離破碎矣，施笑乾有些心痛的道：「俺的招牌叫他砸了，咱要是講光彩，恐怕已經光到閻老大那兒吃喜酒去啦！」

君之楓笑了一下，忽又想起什麼似的，又撈出一刹刃，蹲下身去割毒蜈蚣的頭顱……

驚楞了下，施笑乾道：「怎麼？你還想『梟首示衆』呀？」

沒哼聲，君之楓割下毒蜈蚣的腦袋之後，順便在他的衣襟上扯下一大塊來，把血淋淋的頭顱層層包好，繫在腰間，這才張口道：「我要把它交給一個人。」

施笑乾訝異道：「誰？是否賣給藥材舖做補藥？」

瞪了他一眼，君之楓忍笑道：「別缺德了。我是要交給一個叫『死谷老人』的老傢伙，你大概沒聽說過這人吧？」

聳了下肩，施笑乾貶眼道：「死谷老人？算了，活墩老人我也沒聽說過。」

「方才毒蜈蚣那老怪物，要是敲爛了你的脋頭，恐怕也撕不爛你這生了蛆的舌根兒。」

口中雖然這般笑說，但君之楓確實打從心底喜歡他這股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都保有的風趣，詼諧，扯遠一點，君之楓也就是因爲曾和他相處過一段日子，才懂得風趣豪放的。

君之楓潤了下唇皮，這才大畧的把自己和「死谷老人」的關係述說了一遍……

拋眼望向毒蜈蚣的無頭屍首，施笑乾嘖嘖稱奇道：「什麼？這老怪物已百來歲？他看來不過六七十吧，嗟，瞧不出他還活了這大把年紀，眞是禍害千萬年哪。」

頓了一下，用舌尖捲了下唇嘴，意猶未竟似的又道：「嘖嘖，難怪老怪物一再稱咱黃毛小輩，咱兩人的歲數加起來也够不到他的一半哩，這麼說來，咱聯手幹他，也算不得什麼丟臉的事。」

語落，施笑乾忽又想起什麼來的，四處張望了一下，噫聲道：「咦，那個女娃呢？」

君之楓這也才猛想起那名少女來，他環首望了一下街頭巷口，並無人影，說道：「大概早就嚇跑了啦。」

施笑乾嘖聲道：「她倒好，一跑了之，差點沒坑死了咱。」

君之楓却笑說道：「倒該謝她呢，否則我眞不知上那去找這老怪物哩。」

施笑乾忽地哈哈笑道：「這老不死的眞行，行將就木啦，還想嘗嘗消魂蝕骨之樂，眞老牛吃嫩草，勁子不小。」

君之楓哧笑道：「可不是，換了你錢鬼，早就昏昏忽忽的啦，啥子味都不曉得了。」

瞪了他一眼，施笑乾道：「喲，狐狸笑貓，我說呀你這短命鬼，活有這老怪物的一半年齡五十歲，你家的祖神牌便算够靈的啦！」

君之楓佯怒道：「可惱，你竟敢咒我夭壽？」

隨即轉口道：「錢鬼，咱總不能讓這無頭屍首擱在這吧，否則明天的洛陽城有得一陣騷了。」

施笑乾頷首道：「這當然，咱該把他掩埋起來。」

正欲停嘴，連忙又加上一句：「告訴你，頭是你割的，我可不馱他喲！」

提起屍首放在肩上，君之楓沒好氣道：「敢上山，却不敢打虎，胆小鬼！」

施笑乾到巷裏去轉了一圈，才找到他們的坐騎，跨上馬鞍，他道：「近北門邊，有片荒地可供咱埋人。」

一挺腰，君之楓也躍上馬鞍，正欲振韁前去，忽見背後一隻人影奔來……

掉頭望去，施笑乾怔道：「小君，是那女娃哪。」

側轉馬首，君之楓只見那名少女手裏提着一把劍，正氣吁吁，上氣接不到下氣的急奔而來！

停在君之楓身側，她氣吁吁道：「俠，俠士，我，我去拿劍來殺那惡魔……」

話落一半，她顯然是看到了君之楓肩上的那具無頭屍首，猛可地啊了聲，眸珠子一滾，一翻——昏忽過去啦！

翻眼聳肩攤手，施笑乾望着君之楓道：「小君，死諸葛亮嚇死活司馬懿，大概就是這樣吧。」

君之楓噴笑道：「別風凉了，還不快

去招她回魂。」

飄身下馬，施笑乾彎身在那少女的粉腮上輕刮了兩下，口裏唸唸有詞：「天靈靈，地靈靈，天黑黑，地黑黑，叫三聲南天門太白金星老蛋，喚五回北地門閻羅王混帳，快快送回這位姑娘的三魂六魄，外加九九八十一氣竅……」

沒好氣的，君之楓哼道：「錢鬼，你可以改行當土道士了。」

朝他滋牙，施笑乾道：「你不是叫我招魂麼？」

瞪了他一眼，君之楓正欲張口，却見昏在地下的那位姑娘眞的嗯哼着，醒過來啦。

那娘兒臉上餘悸猶存，她張着小嘴兒，硬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施笑乾連忙放柔聲音道：「姑娘，別怕，那惡魔已叫我們殺死啦。」

這才哦着聲站起來，那少女畏懼的在君之楓肩上的屍體望了兩眼，微顫聲道：「那，那惡魔死了也這樣怕人。」

君之楓含笑道：「姑娘，我們只是取下他的首級，你別怕。」

拂拂胸襟，少女朝君之楓和施笑乾彎腰恭禮道：「多謝兩位俠士仗義相助，小女子感恩不盡。」

君之楓微笑道：「姑娘，沒事了，你快回家去吧，免得你家人操心，以後最好不要獨自一人在這半夜裏行走。」

忽地咦了聲，那少女像發現了什麼，衝前兩步，睜大着兩眼，瞪着君之楓，驚異道：「你，你不是君大哥麼？」

「原來姑娘認識我？」

猛一楞，君之楓趕忙凝目細瞧她的面孔，一剎時，他恍然大悟的哦了聲，他想起這個人來啦！……

這個時候，那少女已急急又道：「君大哥，我是沈貝紅啊！」

沈貝紅？哦，那不就是曾經在洛陽酒樓受過君之楓濟助的沈貝紅嗎——她因其弟沈貝雄受「黃家莊」莊主「黑手」黃正志之子「惡棍」黃振駿拐騙欺凌，而欲賣身與君之楓，君之楓不僅未蹂躪其身，且隻身怒闖「黃家莊」，救出沈貝雄，還送了一筆爲數不少的銀子給她姊弟倆……。君之楓幾乎要記不得這件事了，尤其是沈貝紅他根本就忘記啦，一來事隔將近半年之久，君之楓歷盡滄桑，那記得這檔子事？縱算他記得，但在這黑夜裏，而且是身懷急事，又加上與毒蜈蚣的生死撲殺，他怎有機會和心情去細認沈貝紅？

而沈貝紅顯然是因爲過度的驚駭，所以一時也認不出君之楓來……

這眞是令人驚異的巧合，只見那少女——沈貝紅，她滿臉歡愉欣悅之色，道：「君大哥，想不到你又救了我一次。」

君之楓本欲下馬來，忽想起肩上這具屍體若讓人看見不大好，而且還要阻止園園向翁萬金借錢，深覺不能再耽擱了，便道：「沈姑娘，對不起，我還有些要緊事辦，改天……」

沈貝紅連忙道：「既然如此，君大哥，你去辦事好了，這惡魔的屍體就讓我來掩埋吧。」

遲疑了一下，君之楓望着她道：「沈姑娘，你不怕？」

搖了下頭，沈貝紅嬌聲道：「我不怕，君大哥，我也學會了武功咧，剛才我只是沒注意，才不小心被嚇着的。」

揉搓着胸口，施笑乾道：「小君，沈姑娘既然這麼說，咱就把老怪物的臭皮囊交給她吧，我想遲了，園園可能……」

想了想，君之楓只好道：「沈姑娘，那就麻煩你了。」

沈貝紅仰首道：「君大哥，你怎說這種話？」

接過毒蜈蚣血淋淋的無頭屍首，沈貝紅忽問道：「君大哥，你大概和以前一樣在洛陽酒樓落脚吧？明晨我當帶着舍弟去向你面謝。」

君之楓道：「這兩天我可能呆在那沒走……，不過，沈姑娘，區區小事情說啥謝的？免了吧。」

這時，施笑乾忽蹙眉催道：「哦，小君，我的胸口發痛了，咱快去吧。」

於是君之楓告別沈貝紅，與施笑乾快騎趕向翁萬金的住處……

才走沒兩下子，施笑乾忽勒馬停韁，君之楓忙不迭停下來問道：「小施，怎麼了？」

眉心緊鎖，施笑乾捧着胸口哼道：「他娘的，胸口越來越痛……」

扶住他的肩，君之楓關注道：「我早說過你要躺幾天的，不相信你是鐵打的，我看我還是先帶你回酒樓去休息吧……」

倔強的咬了下牙，施笑乾攔阻道：「還不致於這麼糟糕，我撐得回去的，你快找園園去就是。」

微微猶疑了一下，君之楓這才道：「事已然眉，咱方才擱了那麼一陣子，園園恐要向翁老頭拿到了那筆銀子啦，非快去不可，小施，你就忍耐點，熬到洛陽酒樓去，小秋會照顧你的。哦，對了，你順便把這發生的情形講給她聽，我可能慢點回去，免得她操心。」

輕揉着胸膛，施笑乾道：「把園園的事也告訴她麼？」

君之楓頷首道：「無所謂，她老早就知道我有園園這位朋友。」

施笑乾揮手道：「省得了，你這就去吧。」

握起韁索，君之楓忽又側首道：「慢，這老鬼的腦瓜子順便帶回去，這樣掛在身邊，挺不舒服的。」

哼了哼，施笑乾道：「幹嗎？」

解下首級包遞給他，君之楓道：「吩咐小秋弄個小盒子裝起來，當她到藥材店爲你買傷藥之時，順便要她買些防蝕汁，免得老鬼的腦袋爛臭了，日後無法帶給死谷老人。」

把首級包繫在腰間，施笑乾道：「知道了，園園的事辦完快回來，咱再想別的辦法弄錢。」

點點頭，君之楓低喝一聲，一振韁索，便疾馳而去……

這兒離洛陽城城中心很遠，平素便就不怎麼熱鬧，加上這又是隆冬的寒夜，且又近子夜，所以這幾條街可說全都關門睡覺了，街道上連隻野狗也不見，所以君之楓便毫無忌憚的放馬狂奔了……

翁萬金是洛陽的第一巨富，君之楓當然聽說過他住在城東，離這相當遠……

奔馳間，君之楓忽聞老遠處傳來一陣轆轆馬車聲，眯目望去，瞧見對面街道的盡端，一輛馬車急駛而來……

這條街不寬，君之楓只得慢下騎勢，自然那輛馬車也相對的慢下速度來，正當擦身錯過之時，那輛馬車忽地停下來，車上門扉啓處，探出一個面孔來，朝君之楓招手道：「小君，停停！」

一聽聲音，猛可一楞，那不是園園麼？君之楓連忙轉過馬頭來，策馬上前，口中呼道：「園園，我正找你得緊。」

攬起雪白白呢絨披風的下擺，園園下了馬車，道：「小君，你上那兒去？」

躍下馬背，君之楓道：「找你啊。」

用手壓着被風吹亂的髮絲，園園詫聲道：「有事？」

目光一轉，瞧見君之楓雙肩凝血傷口，驚呼道：「啊！你受傷了？」

「一點點皮肉傷痛吧了，沒啥。」被風吹得瞇下了眼，君之楓道：「園園，這兒風大，又冷，當心着了凉，你快上車裏頭去，咱好說話。」

掏出綵絹，園園輕拭着他的傷口血漬，柔聲道：「小君，咱快回去，我幫你敷藥。」

輕攙她上車，君之楓向車夫張口道：「再等一會。」

掀起車簾，園園探出半個臉來，訝道：「怎麼？咱不是回去麼？」

挨近車口，君之楓凝眸道：「園園，你弄到那筆錢了？」

用力的點了下頭，園園歡愉道：「放心，我弄到手啦……」

說着，一面低頭在袖中取出一紙飛錢，送到君之楓面前，道：「那，這就是三百萬兩銀票。」

瞥了下那張紙錢，君之楓沒有伸手去接，却把她按回去；强抑住心頭的激翻滾波，君之楓嚥了口口水道：「園園，謝謝妳，但我不需要這筆錢啦。」

呆了呆，園園疑惑的滾了下眼珠，道：「我不明白……」

又向她手中的飛錢瞥了一眼，當君之楓看到飛錢上翁萬金三個字之時，他說不出他心中是啥子一股滋味，他重重的吐了口氣，低聲道：「妳又何苦爲我糟蹋妳自己？」

垂下眸光，園園低聲道：「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凝視着她，君之楓道：「園園，咱把這錢送還給翁萬金。」

園園抬抬眼道：「爲什麼？你不急需這筆款麼？」

苦澀的笑笑，君之楓道：「園園，妳知道我決不答應妳這樣做……」

不解的望着他，園園攔嘴道：「我做些什麼了？我只不過是向翁萬金借這筆錢吧了，這有什麼不對？有嗎？」

舐了下冰冷的唇皮，君之楓道：「園園，別再瞞我，小施都告訴我了……；園園，我謝謝妳，打從心底謝謝妳，但妳這樣做，除了委屈了妳自己，和加添我心中一輩子的不安外，這是沒有意義的。」

沉默了半晌，園園仰臉道：「這是沒有啥嘛，我早就打算從良，不再呆在火坑了。小君，你別把事情看得太嚴重，當然，我並不太願意嫁給翁萬金爲妾，不過，這也沒什麼不好，他人雖老了點，但却能讓我生活得非常富裕愜意——至少，他可以幫我償清債務，不必讓我再拋頭露面，而且我的一家人爹娘他們，從此可以生活舒適，再說……」

頓了一頓，她凝視着君之楓接道：「再說我這樣做可以了却我一樁心願……」

定定的注視着她，君之楓問道：「什麼心願？」

移開了眼綫，園園徐聲說道：「回報你，……」

心靈輕輕一顫，君之楓脫口道：「妳應該知道我是不會接受的！」

把視綫拉回來，重新放在君之楓的臉上，園園道：「小君，你知道我這一生中最快樂和最痛苦的事是什麼？」

有點承受不住她的眸光，君之楓低聲道：「我想知道……」

唇角牽起一絲微笑，那絲微笑似乎含有濃郁的快樂和刻切的痛苦；園園微微瞇起眸子，眸中閃漾起一撮朦朧似的夢霧，她喃喃低道：「我最快樂的是愛上了你，最痛苦的是並沒有得到你的愛……」

避開她那使他感到沉重的眸光，君之楓掙扎似的搖了搖頭，他竭力使自己的心湖平靜，但他却連自己的音調都無法平穩，他奇怪自己的語音居然顫抖得這樣厲害：「園園……，我，我眞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眞的，我從來沒想到這……」

微笑依然，園園道：「原諒我直說了。我認爲在這個時候，我應當把它說出來，我一直沒有機會……」

苦澀的掉開眼光，君之楓眞的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雖然，他此刻很想說些話……

漆黑的天空，一顆流星拉長着尾巴，一閃而逝。園園瞇着眼眺望，似乎想尋覓追求那顆流星遺留下來的迷惘、惆悵，和一股淡淡的寞落和傷感……哦，無論如何，那顆流星是再也追尋不回來的了……

「很早，很久，打從你幫了我那次大忙，替我解圍之後，我就無法制止自己愛上你。但許久以來，我一直把它藏在這心田裏，不敢向你傾訴——也或許是因爲你從來不曾向我露出愛的跡象的緣故，也許是我覺得自己打滾風塵，自慚形穢一直殘忍的逼迫自己不敢向你表露愛意……」

扶持住顫顫欲墜的心靈，君之楓有點窘的，不知所措的搓着手，他低啞的道：「園園，現在妳又爲什麼要告訴我？」

痴痴的望着他，園園柔聲道：「我也不知道，或許我認爲告訴你，我將會感到好過一點……也或許我認爲我對你的愛是不應該無息無聲的逝去的，應該讓你知道的，對不？」

緩緩垂下頭，君之楓開始感覺到他的一顆心在劇烈的噬痛了，笑了笑，勉强的，他道：「園園，妳就是因爲愛我，爲了幫我籌三百萬兩，才下嫁可以當妳父親的翁萬金爲妾？」

臉色一黯，隨即平靜的笑了笑，園園道：「並不全然如此，當然我承認這麼做是有爲了你的因素存在，但也不無有爲我自己的歸宿打算存在。」

迷惘的望着她，君之楓道：「我不太



明白妳所說的意思。」

園園靜靜的道：「儘管我知道你只不過把我當作朋友看待，一直沒有愛上我，但在我還不知道你有個叫小秋的伴侶之前，我仍然願意痴迷的期待你的垂愛，然一且我知道你情有所鍾，不能成爲我歸宿的寄託之時，我就不能沉迷於幻想中了，我必需爲我自己的將來打算，對不？」

微一停，接着又道：「這一生中，我對自己發過一項宏誓，假如今生我無緣無福爲君之婦，而無法爲君執帚，那我無論如何要回報以往對我的照拂，幫助……」

抬眼，君之楓截口道：「我說過，我不會接受的。」

園園道：「你這人未免太專橫了，難道說只許你幫助我，不容我幫助你麼？」

搖了下頭，君之楓沉聲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假使我有困難，而妳有幫助解決這困難的能力之時，我當然樂於接受妳的幫助，我們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是不？」稍停了一會，君之楓苦澀的笑了下，接道：「問題是現在我眞不需要那筆錢了，這麼一來妳也無從幫助我了，對不？」

疑惑的，不相信的凝視着他園園沉默了好久，才啓口細聲道：「我已經把事情說得很明白了，你不要以爲我是爲了要幫你籌這筆錢才嫁給翁萬金的；就算你現在不接受我的幫助，我依然要嫁給翁萬金，我強調這一點。」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始終不敢接着她那雙銳利的眼光，君之楓微低着頭，他看來有點做賊心虛似的，他囁嚅道：「哦，我，我是眞的不需要那筆錢了，園園。」

一瞬也不瞬的逼視着他，園園此刻像個嚴峻的判官似的，冷冷的，咄咄的逼視着君之楓；當她看到君之楓那微微不知所措的樣子，她不禁有點氣，她哼聲道：「小君，莫非，莫非你瞧不起這個朋友？嫌我這錢髒，是麼？」

像是受了傷害，君之楓猛地抬起頭，說道：「園園，不要這樣侮辱妳自己！」

唇角掛着一縷無意識的微笑，園園道：「小君，我們現在必需冷靜的面對現實，你通常都是這樣子的，對不？我知道，你之所以不接受我這筆錢，是因爲你始終——我是可以用『自作聰明』來形容你，不是麼？你始終自作聰明的認定，我是爲了幫你籌這筆錢，才嫁給翁萬金，所以你心中一股歉疚，才不願接受我的幫助，是不？」

沉默了半晌，君之楓終於咬牙道：「是的！」

面無表情的望着他，園園道：「哦，這樣你不僅自作聰明，而且太死心眼了！我不是和你強調過麼？就算你現在不接受我這筆錢，我仍然要嫁翁萬金；你這樣堅持你自以爲是的想法，那不顯得太愚笨了麼？」

一窒，君之楓張了張口却沒再說話。

園園接着又道：「小君，你無須歉疚，你對我自始至終都是光明磊落的，你沒負我什麼，一點也沒有，有麼？我愛你，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你並沒玩弄我，何需歉疚？小君，讓我再繁贅的說下去，我終究是要嫁人的，嫁給翁萬金又有什麼不妥？難道你認我嫁了個老頭子，便瞧不起我，不認我這個朋友了？」

急急的，君之楓道：「園園，妳知道我決不是這樣的人！」

「那就好了，我雖然不能得到你的愛，但我依然高興擁有你的友誼；而小君你雖然沒愛我，但你仍然喜歡我這個朋友，是不？」

君之楓沉緩的點了頭，他總覺得心頭被什麼壓着似的，老是開朗不起來……

把飛錢緩緩送到君之楓面前，園園微笑着道：「小君，收下吧，如果你還把我當朋友看的話。」

注視了她良久，君之楓終於接下來了；他壓抑着嗓子低聲道：「園園，我至遲明晚便還你這筆款子。」

君之楓把園園送回「舒心樓」，再折轉到洛陽酒樓時，已差不多是二更天了。

不過剛到酒樓門前，便見夏秋心迎了上來，君之楓躍下馬來，驚異道：「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妳還在這做什麼？」

一臉歡愉的接過韁索，夏秋心深情欵欵道：「我剛爲小施煎好藥，讓他吃下，算算你差不多也該回來了，所以我在這等你，免得讓你叫了老半天的門。」

心湖陡地掀起一陣狂瀾，君之楓只覺一天的勞累，忽地化爲烏有；他情不自禁的，握住夏秋心柔若無骨的柔荑，柔聲道：「秋，累妳久等了。」

夏秋心含情微笑道：「楓，外頭風冷，咱快進去。」

推開虛掩的門，君之楓和夏秋心相偕進入酒樓裏去；夏秋心叫醒正在櫃台縮着頭子打盹的伙計，吩咐他照料坐騎，另外還囑咐他燒熱水……

一邊上樓，君之楓一邊問道：「小施他怎樣了？」

夏秋心掠髮回道：「吃了藥，便睡了，想沒什麼大碍，那點內傷，躺個三兩天便沒事的。」

說着，夏秋心忽地嚇了一大跳，驚呼道：「啊！楓，你也受傷了？」

望了一下兩肩凝血的傷口，君之楓淡淡道：「別大驚小怪的，這只不過一點皮傷吧了。」

停下身子，夏秋心細瞧他的傷口，發現確實沒有什麼，這才放心道：「瞧這傷痕，明明是十指抓傷，那厮竟然這樣厲害呀？」

君之楓猶有餘悸似的道：「別提了，一提到他，我可要睡不着覺了。」

忽又想起什來似的，君之楓又道：「哦，秋，那老鬼的腦袋，妳弄妥了沒？」

點了下頭，夏秋心道：「放心，都給你弄好了。」

話落，他們停在一間房門口，夏秋心推開房門，君之楓伸進半個身子去，忽又縮回來，低聲道：「死要錢的睡得正香，咱別吵醒了他。」

輕輕點頭，夏秋心又推開了隔壁的房門……

君之楓一踏進房裏去，便累得躺在床上去……

（未完）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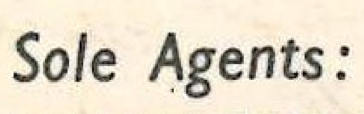
剪下此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